

武俠世界

死亡婚禮（無敵女金剛故事）

婚禮結束，新郎紛紛斃命，一星期內去世之倒運新郎竟達十三名之多。女金剛馬丁妮如何運用超人力量破獲連串命案？



\$2.00

908

編後話

十三個倒運的新郎，在一個星期裏相繼死亡，是被謀殺？是自殺？……「死亡婚禮」是今期精選推出的「無敵女金剛」巨型故事，內容奇詭，橋段新穎，情節曲折，鬥智驚人，故事裏，處處佈有陷阱，步步伏下危機，陰謀者施展聲東擊西狡謀，令警探疲於奔命，精彩百出，女金剛馬丁妮渾身解數，捨死忘生，陷身虎穴，揭發了上述驚人事件的大陰謀，本文是一篇別開生面的偵探鬥智奇情小說，由名作家岑凱倫小姐執筆，幸勿錯過。

蕭逸的武俠長篇「廿十九妹」今期故事發展淋漓盡致

，高潮更迭迭起，展開了一場風雲變色的水陸大混戰，鬼哭神嘯！「銀心殿主」樊銀江安排妙計誘強敵，令你拍案叫絕！「金刀盟」頭兒「洗雪刀」李洞，偷襲敵羽，劍下亡魂……欲知該故事的精彩發展，請留意本刊的刊出吧！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劫雲奪雨」，這是一篇描述有關一場氣象戰爭正在美洲秘密展開，敵對雙方各施詭謀，結果勝利屬誰？它將會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故事，愛好馬雲君作品的讀者們，千萬不要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死亡婚禮（無敵女金剛傳奇故事）

陰謀者聲東擊西，警探們疲於奔命。本故事內容奇詭，橋段新穎，佈局巧妙，處處陷阱，步步危機，是一篇別開生面的偵探鬥智奇情小說，幸勿錯過。

岑凱倫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血雨（司馬洛傳奇故事）

凌空飛血雨 單刀搏狂徒……馮 嘉 42

紅袖刀訣（新穎俠情中篇）

冰宮埋英骨 迷谷鬥強徒……高 庸 50

血雷飛珠（俠義傳奇故事）

方幸逃虎口 又苦陷情關……倪 匡 59

四大名捕會京師（武林四大名捕故事）

魔頭分設伏 四捕齊負創……溫 涼 玉 67

圈套（民間俠義傳奇小說）

各要陰謀計 互逞手段狠……朱 羽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廿十九妹

妙算誘強敵 玄陣殲狂徒……蕭 逸 75

春秋筆

雙肩肩重任 鐵掌掌帥符……臥 龍 生 93

拳壇近事·武林珍聞

龍虎劈手張元稱霸（武林軼事）…希 華 56

徐田創立自然門（秘事珍聞）…慧 心 81

踢拳道一蹶不振（拳壇近事）…麥 海 雲 9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90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古代的俠骨柔情，那情——却是「情到濃時濃轉薄」，愛得淒迷，愛得無可奈何，也愛得至情至聖。

武林出版社出版長篇俠義奇情故事

白玉老虎

第一集 320頁 定價港幣四元二角

新派武俠小說



是一部出色的武俠小說，
却有着濃得化不開的文藝氣息！
邵氏影業公司購得電影版權，
由楚原導演，經已開拍。



一二集 經已出版

第二集 320頁
定價港幣四元二角

第三集十一月十日發行

本外埠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第三集 450頁
定價港幣五元八角

古龍最新鉅著

全書七十五餘萬言，分三集出版
全套定價港幣十四元二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5-488261（十線）

再版發行中

流星、蝴蝶、劍



是一部寫人性，寫意
景，文藝氣息極強的
武俠小說。男主角性
格突出，他靠個「誠」
字，竟避過致死的
環境而戰勝武功比他
強的高手。

全書700頁
定價HK\$ 8.00

明月刀



明月是個騙人者，
刀是個騙者，明
月是被利用，刀
是孤獨無助。作者
從這兩個人身上勾
引出一個又鬥智又
鬥武的動人故事。

全書514頁
定價HK\$ 6.00

失魂引



月白風淒夜，血紅
屍滿亭。一個世家
子誤闖深山發現一
宗武林奇案，並牽
涉上身。由此引出一
個恩怨情仇的俠
義動人故事。

全書328頁
定價HK\$ 4.00

殺人花樣

層出不窮

「我願意！」新郎說。
「我願意！」新娘含羞答答。
「祝福你們！」神父一臉的慈祥。

笑聲，琴聲，紙花，人羣，花車，酒會……

春風滿臉的新郎，拿着酒杯週旋於賓客之間，突然，他按着胸口，酒杯落地開花，他的身體也搖晃着，一，二，三，躺在地。

賓客看着他，嚇得口呆目呆，新娘聞報由裏面衝出，她蹲在地上抱起丈夫，拚命的搖。

醫生匆匆趕來，檢驗一番，站起來，搖搖頭，新郎死了……

× 月黑風高之夜，黑夜的山，黑夜的海，黑色的崖，黑色的沙灘，黑色的房車，黑色的人影。

× 兩個人影，抬着一個大個子，由沙灘爬上崖頂，把大個子一搖一拋，卜通一聲响，他，給大海淹沒了！

× 「波士，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了九個人。」亞傑一面看報紙一面說。

馬丁妮在整理電腦資料的咭片，她偶然抬頭說：「每天都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我是說那些倒運新郎，波士……」這件案是由戴局長負責的，我不想傷腦筋。

「最近戴局長他們連破了幾宗案。」「理應讓他們威風一下，不能老是依靠我這女流之輩。小香呢？」

「練槍，她現在的成績是八份三。」「發出八顆子彈才射中三次？」馬丁妮搖着頭：「你呢？」

「我在學校的時候是六份五。」

「接近神槍手。」

「回來後，換了你的八發槍，我每次的成績祇是八份六。」

「你退步了，應該多練習，一個月後，我會發給你一枝連環發射槍，可以連續發射十五顆子彈。」

「真的，」亞傑跳起來道：「那太好了。」馬丁妮搖頭笑一下，她和亞傑雖然同樣二十歲，但是在思想上，馬丁妮比亞傑成熟多了！

「我最大的希望，是可以像波士那樣能用雙槍。」

「那你要學會左手發槍，史隊長告訴我，你在特警學校受訓的時候，已經開始學習左手開槍，成績如何？」

「差勁，六份二。」

「哈，才六份二，要想成為雙槍俠，必須左右手皆能百發百中。」馬丁妮站起來，在閉路電視裏看見章占美正走向她

們的家門。

「占美來了，開門。」

亞傑按下了花園外大鐵閘，和屋子前電動門的開關。

不一會，章占美垂頭喪氣的走進來。

「啲，章探長！」馬丁妮張開兩手：「兩天看見你還是神彩飛揚的呢，怎麼今天變了喪家狗？」

「亞力失蹤了！」

「亞力警官？」亞傑問：「章探長，聽說亞力警官是你的表哥？他由Q城調職到我們這兒來。」

「剛到任兩個星期，他的未婚妻在這兒，他是準備來這兒成家立室的。」

「占美，亞力為甚麼突然失蹤？」

「最近發生一連串離奇命案。戴局長認為亞力初來此地，面口生，所以派他暗中調查此案。」

「面口生？亞力半年前接受過電視訪問。他又得過服務獎，警探實錄的冊子裏，有他的大頭相，」馬丁妮大不以為然：「戴局長這次用錯了人，如果亞力有不測，戴局長應該負全部責任。」

「對！黑人物一定會認出亞力，我竟然沒有想到，真笨！」章占美用力打一下拳頭。

「你是甚麼時候發現亞力失蹤？」

「昨天！我們約好每天中午十二時通一次電話，交換情報，昨天十一時五十分我依約到十六街的公衆電話亭等他的電話，可是，他的電話一直沒有來。」

「今天你有沒有赴約？」

「有！我還等了兩個鐘頭，然後到處

找他。」

「亞力的未婚妻怎樣說？」

「亞力怕露比擔心，根本沒有把這次工作告訴她。露比和亞力最後一次通電話，是前天下午一時。」

「這些日子，亞力查到了甚麼？」

「亞力是四天前開始調查此案，第一二天毫無線索，直至前天，他祇告訴我四個字——黑貓酒吧！」

「黑貓酒吧？亞傑，到電腦室，找一份黑貓酒吧的資料給我。」

亞傑連忙出去。

占美坐立不安，來回踱步。

「坐下來，我眼睛都花了！」馬丁妮喝止他。

「我真擔心亞力出事！」

「我和亞力，雖然祇不過吃過一頓飯，但總算是朋友，我會幫助你，把他找回來。」

「他會不會……死了？」

「很難說，如果被歹徒發現他是警探，他就凶多吉少。」

不一會，亞傑拿着一張紙進來。

紙上祇有幾行字，黑貓酒吧老板——田中野，中日混血兒，開業三年，無犯罪記錄。

「這麼少？」馬丁妮極不滿意。

「我們的資料室祇有這些資料。」

「立刻召小香回來，」馬丁妮說：「占美，警局可能有黑貓酒吧的資料，同時，我想知道有關田中野的事。」

幾個人分工合作。

晚上，四個人圍起來交換資料。

可惜，一無所獲，黑貓酒吧，幹的是正當生意，而田中野亦是守法公民。

馬丁妮正在嘆氣，突然電話鈴响了。

小香立刻去接電話，一會，她按着電話說：「警務處長的電話。」

馬丁妮拿起身邊的另一隻電話筒，她按一下按鈕，說：「警務處長，我是馬丁妮。」

「馬總探長，我想請你辦案件。」

「請吩咐！」

「祈烈福老法官的兒子被綁架了！」

「噯！」馬丁妮愕然。

「祈法官反對報警，因此，請你保守秘密，不要讓警方人員知道。」

「我明白！」

「現在請你立刻去祈家一次。」

「我立刻去，」馬丁妮放下電話，她對占美說：「對不起！我有新任務，無法再替你找亞力。小香，亞傑我們出發。」

在汽車裏，亞傑問：「波士，我們去哪兒？」

「祈家，祈烈福法官。」

「他家出事？」

「唔，祈小福被綁架了！」

「祈小福？是不是那天才音樂家？」

「他才祇不過十一歲，就獲得了國際天才音樂獎，他會彈奏鋼琴，電子琴，電子吉他，手風琴和中國七絃琴。」

「真是天才！」亞傑嘖嘖稱讚。

「還是個小美男子。」

汽車駛進祈家大宅，馬丁妮走進去，看見六十歲的祈法官和四十五歲的祈太太，哭得像個淚人兒。

死亡婚禮



「新法官，祈太太，我是馬丁妮。」
「啊！馬小姐。」新法官連忙抹去眼淚：「請坐。」

祈太太和傭人全部迴避。

「新法官，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
新法官看了亞傑，又看了看小香，馬丁妮連忙說：「他們是我的助手，有話請說。」

「小兒喜歡音樂，五年前他隨祖母去了意國，直至一個月前，他領了國際音樂天才獎，這一個月裏，我們一直沒有讓他離家半步。今天早上，他接到一個小朋友的電話，中午，小福堅持要去探望他那受傷的小朋友，我極力反對，他又哭又嚷，我六十歲了，才祇有這麼一個兒子，我扭不過他，就讓他去了。」

「他一個人去？」

「不，有司機，有一個男工，一個女工護送他去，可是，汽車剛駛出大路，就被兩輛汽車夾攻，小福就這樣被劫走。」

「司機，男工，女工，都可靠嗎？」
「他們在祈家工作，超過二十年以上，他們都中了槍，現在仍在醫院留醫。」

「唔！」馬丁妮突然想起來，她輕聲說：「我想檢查屋裏有沒有偷聽器。」

「偷聽器？」

「是的，請你帶我的女助手到處檢查，她有雷達探測器。」馬丁妮說：「亞傑，你去調查一下有沒有可疑人物。」

馬丁妮本人，用袖珍望遠鏡，瞭望屋子外面四週。

奇怪，附近竟然一片寧靜，一絲一毫破綻都看不出來。

困難，應該向我們求助，我們會隨時協助他。」

「他向誰求助？他化名臥底，孤立無援，況且，他是個好警官，他自信，他祇要認為自己可以應付，就不會隨便求援，亞力的死，你要負責。」

「你……你要我怎樣？」戴局長一向死要面子，他頭聲說：「我是你上司，你竟敢對我無禮。」

「你不是我上司，我本人直屬警務處長，總之，一句話，亞力之死，要由你負責。」

「你……你要我怎樣？寫悔過書，向你叩頭謝罪？」

「你向自己的良心懺悔吧！你太剛愎自用了。占美，我們走。」

馬丁妮氣呼呼的離開警局，她問：「亞力的未婚妻怎樣了？」

「量過去，我已經把她送去醫院，亞力那兒，有甚麼線索？」

「我遲到一步，到公寓時，他的房間一團糟，顯然有人比我先到一步。」

「現在我們的線索，祇有黑貓酒吧四個字。」

「晚上，我們去走一趟……」馬丁妮衣服內發出了DOOT DOOT聲響，她拿出通訊機來：「馬丁妮！」

「十五分鐘內準到！」馬丁妮關上電話機，她對占美說：「我有事要辦，今晚到我這裏來，我們一起去黑貓酒吧吧。」

馬丁妮跳上一號跑車，汽車呼的一聲開走了。

小香和新法官回來，小香說：「每一個電話機都裝了偷聽器，而且祈法官和小弟的床下也有偷聽器。」

「我們剛才說話的地方？」

「沒有！」

「在偷聽器旁加一個反偷聽器。」馬丁妮囑咐小香，「祈法官我向你道歉！」

「你做錯了甚麼？」

「我踏進貴府，第一件事應該先了解貴府內外情形，但是，我疏忽了，幸而大廳沒有裝置偷聽器，否則，我們說每一句話都會被對方偷聽。」

「你及時發覺，為時未晚，其實，我打電話給警務處長，他們也會知道。」

「你在電話裏說了甚麼？」

「我也明白電話裏談話不方便。我祇告訴他，小福被劫走了，請他不要報警，處長答應我，他說會派一位馬小姐來。」

「他們一定會知道馬小姐就是馬丁妮，幸而，我從不上電視，也絕不登照片，因此認識我的人不多，祈法官，剛才你說小福弟弟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給小弟弟的人，到底是誰？」

「是他一年級最要好的同學。」

「他叫甚麼名字？還有他的地址。」

「他叫莫加慶，父親是莫偉良醫生，至於地址，出事後，我已經去過一次，那兒祇有一間空樓。」

「人呢？」

「隣居說，莫家兩年前已搬走。」

「他的新地址？」

「沒有人知道。」

馬丁妮寫下一切，亞傑進來，他說：

到祈家，祈法官很興奮的對馬丁妮說：「馬小姐，歹徒答應我，祇要我肯付一百萬，他們就會把小福送回來。」

「交款時間？」

「因為我不够現款，他們願意等我兩天，那就是說，後天。」

「他們用甚麼方法通知你交款？」

「他們打電話來。」

「小香，歹徒打電話的方位？」

「櫻桃街公眾電話亭。」

「又斷了一條線索，對方的說話已錄了音？」

「是的！波士。」

「交款地點？」

「開車由東行，在松樹街的電話亭，等候他們下一步的指示。」小香說：「歹徒指明要祈法官親自交錢。」

「太危險，祈法官不能去。」

「爲了救我的兒子，我非去不可。」

「我明白你的心境，爲了你和你兒子的安全，你必須和我合作。」

「我不去送錢？誰去？」

「我。」

「你？那怎麼可以？」

「祈法官，我和我的身裁差不多，我會化裝成你的樣子，他們祇不過要錢，不是來看相，除非那歹徒和你相處甚久，否則，他們不會把我認出來。」

「你？有信心？」

「幹我們這一行的，豈能沒有信心，我雖然是私家偵探，但在非常時期，我也政府聘請的總探長，我希望你對我同樣有信心！」

「波士，我已經調查過了，這兒裏外外都沒有可疑人物。」

「祈法官，爲了小福弟弟的安全，我們要盡量保密，不可張揚，我們三人留在府上，會惹人注目。」

祈法官道：「馬小姐，我和你的想法完全相同。」

「歹徒綁架小福，無非想要錢，他們的電話，來了沒有？」

「還沒有。」

「會來的，我派小香留在府上冒充僕人，她隨時會和我聯絡。」

「感謝你，馬小姐。」

「別客氣，我是公事公辦。」馬小姐吩咐了小香，便帶著亞傑離去。

出祈家，馬丁妮說：「你去調查莫偉良，莫加慶兩父子，一切小心，不可張揚，祈小福是個重要人物。」

馬丁妮飛車趕去海邊。

沙灘上，擠滿了人羣。

馬丁妮排開衆人，走上前，看見章占美面孔發青。

「占美，怎樣了？」

「亞力，亞力。」占美非常悲傷。

馬丁妮揭起黑氈，下面是濕透同時開始發脹的亞力，馬丁妮檢視一下說：「他的死亡時間超過四十八小時。」

「你是說，亞力和我通電話的同一天，給人謀殺。」

「是的，可能是下午，可能黃昏。」

「亞力真不幸，他是個好人，」占美雙手掩住臉：「你叫我怎樣向他未婚妻交代？」

「馬小姐，我信任你。」
「很好，準備錢，我後天來。」

「兩年來，莫加慶一家人已經移民加國。」

「打電話給祈小福的就不可能是莫加慶。」

「當然不可能，祈小福也真糊塗，連聲音也認不出來。」

「祈小福祇不過十一歲，而且他和莫加慶已經分別五年，又怎可能認得出聲音。」

「馬丁妮用鉛筆敲着枱：「不過，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綁架祈小福的人，一定很熟悉祈家的一切。」

「波士，你的意思是，歹徒要不是祈家的敵人，就是祈家的親友？」

「問題也可能出在祈小福的身上，因爲這孩子很傑出，太惹人注目，」馬丁妮吐了一口氣：「祈小福做了幾十年法官，朋友和敵人都會有不少，再加上一個天才兒子，那末，問題就更複雜了！」

「現在我們怎辦？」

「我會和祈法官詳細談談，並且要他寫列一份人物名單給我，我要調查每一個。除非，後天歹徒真的肯把祈小福送回來。」

「聯絡上了。」

「唔，我代替祈法官送錢。」

「真的要付錢？」亞傑大加反對：「爲甚麼不把歹徒一網打盡，然後救回祈法官的兒子？」

「嘿！你這笨蛋，祈小福起碼值二百萬。歹徒祇要一百萬，已經算是手下留情。」

待？」

「亞力是被人識破身份，同時，他對死亡婚禮的命案已掌握了線索，所以被黑人物殺死，然後拋進海裏。」馬丁妮說：「請驗屍官給我們一份亞力的驗屍報告書，要盡快。」

驗屍官剛巧趕到，章占美走過去跟他說了幾句話，立刻又走回來：「亞力已死，我們理應爲他做點事。」

「當然，亞力住在那兒？」

「本來住在我家裏，爲了方便工作，他搬到一四二路的海棠公寓居住。」

「他的假名？」

「費立。」

「你去通知亞力的未婚妻，我到亞力的公寓看看，下午兩點鐘在戴局長的辦公室碰頭。」

「好吧，我去通知亞力的未婚妻，可惜，我連一句安慰她的話都想不到……」

「你怎可以派亞力辦這案件？」馬丁妮指住眼嘟嘟的戴局長質問。

「爲甚麼不可？亞力聰明機智，面口生，這兒沒人認識他，他最適宜臥底。」

「沒有人認識他？他是個好警官，立過功，得過獎，上過電視，登過相片。」

「那是他在Q城服務時期的事，這兒和Q城相隔很遠。」

「戴局長，你太輕敵，你以爲死亡婚禮這案件，一定是那些三腳貓做的？祇要歹徒的組織稍具規模，花三兩天的時間，就可以摸清亞力的底。」

戴局長的語氣轉弱了，他說：「他有……」

「祈法官不知道有多開心，一百萬，他付得起。」

「太便宜了歹徒。」

「你放心，我不會栽筋斗的。先救了人，然後我會找他算帳。我一直爲僱主省錢的，不是嗎？」

亞傑笑一下，他是非敬佩馬丁妮的，因爲馬丁妮不單止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處處勝過他，他是一直以馬丁妮爲學習榜樣。

「章探長來了。」亞傑抬頭看閉路電視。

馬丁妮看下一腕錶，皺起眉頭：「才祇不過六點鐘，他怎麼又來了。」

「亞力警官不幸斃命，他很痛心。」馬丁妮道：「幹這一行的，生與死，是一對不可分別的朋友，有些人幸運，有些人倒霉。」

「如果每一個人都像波士，死，就不再是一種威脅。」

「全世界的人都變了超人，超人打超人，結果仍然有人會死亡。」

「但是你不會，因爲你是地球人和星球人的結晶體，你有超人的結構，驚人的體力。」

馬丁妮笑了笑，占美急步進來：「怎麼老半天才開門？」

「去酒吧還不是時候。」

「我實在急不及待！」

「在這兒吃一頓晚飯吧！」馬丁妮把占美由電腦室帶出大廳，亞傑倒了三杯酒，馬丁妮把其中一杯交給占美：「喝杯酒，解解悶。」

占美把整杯酒倒進咀裏。

「亞力的未婚妻好點沒有？」

「醒過來了！」占美用手背擦一下咀巴，他說：「露比告訴我，亞力最後一次跟她通電話，提過一個女人的名字。」

「誰？」

「依莎貝。」

「黑貓酒吧！依莎貝！酒吧，吧女……唔，可能是同一回事。」

「所以我希望能夠立刻去酒吧。」

黑貓酒吧內，紅燈昏暗，綠酒飄香，烟霧迷離。

馬丁妮打扮成美男子，和占美一起走進酒吧。

生意很好，人聲，笑聲，吵鬧聲……充滿了整個酒吧。

除了一片亂，倒看不出有任何特異之處。

兩個塗脂抹粉的吧女走過來，嗲聲嗲氣的靠着占美和馬丁妮說：「請我們喝杯酒，可以嗎？靚仔。」

馬丁妮把一張鈔票塞進吧女的手裏，問：「你們的老板田中野呢？」

「囉，在酒吧間正在調酒，胖胖的那一個，不就是老板了嗎？」

「請他過來坐，行嗎？」

「那……」

馬丁妮又塞了一張鈔票給她。她扭着腰走開去，在田中野身邊說了一些話，又指了指馬丁妮。

田中野抹抹手，解下圍裙。

占美把身邊的吧女打發離去。

「你……」占美急叫。

「能够見見他們的首領，是我們的光荣啊！」

占美此時已心內明白，他們快要進入虎穴龍潭了！

他們跟着四名大漢走，巷口早已停候兩部汽車，驀地，一扇車門打開，一個臉有疤痕的矮瘦男人，由車內走出來。

「用不着帶回去，就在這兒把他們幹掉。」

馬丁妮舉起手，按一下袖口鈕，拍了那瘦男子一張袖珍照片。

「四哥……」那喜歡小白臉大漢說。

「不要開槍，用刀，動手！」

馬丁妮突然一個鯉躍龍門，飛身高彈，直向四哥進攻，四哥人雖細小，可是身手敏捷，左閃右避，高躍低跳，竟然避開了馬丁妮的攻勢。

另一邊，章占美已和四名大漢展開了連串肉搏。

馬丁妮無意與他苦戰，她忽然站着不動，等候對方採取攻勢。

四哥一楞，他點一下頭說：「你武功不錯，和你肉搏，花時費力，我不能不用……」他右手拉槍，左手拍上減聲器，動作快速異常，與此同時，馬丁妮身體飛騰，右足直踢四哥的下額，四哥身體轉側，左肩中招，痛得暈倒地上。

而章占美寡不敵衆，幾乎死於四柄刀下。

馬丁妮疾步衝前，跳起一雙飛蝴蝶腿，「辟拍」，兩個人倒在地上。

另一個人用刀直刺馬丁妮，馬丁妮一

「兩位先生，找我有事嗎？」

「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你想找誰？」

「費立。」

「費立？」田中野抓着頭皮，他想了一會，搖搖頭：「酒吧每天都有很多人客來來往往，我記不起有這個人。」

「你有沒有看今天的晚報？他給人謀殺，死了！」

「啊！記起來，記起來，那位費先生，他來過酒吧，我見過他。」

「他每天來？」

「唔，好像來過兩次。他死了真可惜，你們是他的朋友？」

馬丁妮道：「是的，關於費立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祇不過跟他閑聊過幾句，他的事，我根本不知道。」田中野又在抓頭皮：「唔，我記起來了，我們這兒有一個吧女，她很喜歡那位……」

「費立……」

「她很喜歡費立先生，吃晚飯的時候，她還拿着報紙偷偷的哭呢！」

「那位吧女叫甚麼名字？」

「依莎貝！」

馬丁妮和占美交換了一眼，馬丁妮連忙問：「我們想請依莎貝小姐喝酒，麻煩你把她找來。」

「好，好，也許，她會告訴你們一些有關費立先生的事。」

「謝謝你，老板。」

「那兒話，我立刻把依莎貝找來。」

馬丁妮瞧着田中野的背影說：「他不

他慘叫一聲，倒下。

現在，祇留下一個，馬丁妮吩咐章

占美：「立刻拘捕田中野和依莎貝。」

章占美走了，現在，是一對一，馬丁妮說：「現在是跟我走呢？還是過幾招玩玩？」

他開始冒汗，那時候，汽車內有兩個人走出來把四哥扶走，馬丁妮那對有電子威力的眼睛，老遠的，黑暗中，看見車內伸出一枝老虎槍的槍咀，她叫了一聲：「伏下！」

她躺身地上側滾翻，直滾得很遠，其實在這條窄巷裏，除了用快速滾動，根本避無可避。

卜，卜，卜……連串槍聲之後，兩輛汽車開走了。

這時候，章占美已用手銬鎖着田中野，押着他走出來。

「丁妮，發生了甚麼事？」

「槍彈如雨，好險！」

「你沒事吧！」

「有事還能說話，」馬丁妮腰一挺，站了起來：「但願能給我留一個活口。」

可惜，四名大漢滿身小洞，連馬丁妮叫他伏下的歹徒，也中了三槍。

「全死掉！」馬丁妮拍一下手：「好狠！」

「那四哥呢？」

「給人救走了，」馬丁妮看了看田中野，她問：「爲甚麼不見依莎貝？」

「知人口面不知心。」

「能找到依莎貝，就不枉此行。」

祇一會，一個瘦削的年輕女人，走過來。

「依莎貝小姐，請坐。」

她猶豫了一會，終於坐下來。

「我替你叫酒……」

「不，有客人等我，我立刻就要離去。」

「她東張西望，舉動慌張。」你們是費立先生的朋友？」

「好朋友，他曾經提及你……」

「這兒說話不方便，我的家在楓林街六號二樓，凌晨兩點鐘我等你。」她匆匆站起來，說了聲謝謝，便轉身走了。

「她好神秘。」

「她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也可能是我們的敵人，當心她。」

「她好像有話告訴我們，今晚，要不要……」

「當然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馬丁妮毫不遲疑，「就算是陷阱，祇要我們有心理準備，任何困難，都可以應付過去。」

「這兒人真多，空氣濁，聲音吵。」

「你坐着，我到處看看，可能這兒有地洞密室之類。」馬丁妮迅速站起來，閃身溜開去。

章占美眼睛四面溜轉，暗中窺視田中野和依莎貝，田中野一直在調酒，依莎貝一忽兒陪客人一忽兒走開去，頗難捉摸。

「你往哪裏去了？」

「我們一離開酒吧，她就走了……」

「警車已到，章占美把田中野交給一個警官：『帶他回去落案。』

「我沒有犯法，我沒有做錯事，我冤枉。」田中野嚷叫着道：『我要見我的律師。』

「你必會見到你的律師，現在省點氣，走吧！」警官推着他。

「我們一出門就被人家襲擊，顯然他們事前早有安排。」馬丁妮和章占美走往停車場：「黑貓酒吧！果然大有文章。」

「田中野和依莎貝最可疑。」占美說：「祇有他們知道我找亞力。」

「亞力的驗屍報告來了沒有？」

「來了，有掙扎的跡象，頸部受傷，體內有大量酒精。」

「他一定是給人灌醉了，然後拋下大海。」占美吐一口氣：「今天要是沒有你，我早已和亞力在天堂打高爾夫球。」

「人家在光我們在黑，當然棘手。」

「依莎貝的家，還要不要去？」

「現在就去，」馬丁妮拍他一下：「你的白襯衣透紅花，沒事吧。」

「地窖。」

「發現了甚麼？」占美頗爲緊張。

「全是酒，一八六〇年的酒也有。」

「洩氣！」占美兩手一攤：「花了半晚的時間，一無所獲。」

突然，依莎貝匆匆經過他們的桌子，並且拋下一張紙條。

紙條上寫着，速離此地，險。

「如何？」占美問。

「字條斜歪不正，顯然她很匆忙，我們還是走吧！」馬丁妮說：「放下錢，悄悄的。」

好不容易擠出酒吧，馬丁妮拍了拍身上的塵，吐口氣，道：「這兒的空氣清新多了。」

剛走出巷口，霍霍，霍霍……四隻大鵬鳥似的黑影，由天上飛下來。

章占美在黑暗中踉踉倒退，馬丁妮眼睛構造特殊，反應力強，瞬即，她看見四名彪形大漢。

四名大漢圍成半弧形，其中一人淫笑地說：「別傷了他們，我喜歡美男子。」

「對付這種小白臉，根本用不着動手。」另一個說：「喂！你們兩個跟我們回去。」

「有話，在這裏說好了！」馬丁妮忍住怒氣。

「先去見首領，然後我們才談心！」

他咀說手動：「他比小姐還白嫩呢，好漂亮的臉，我們走吧！好嗎？小弟弟。」

馬丁妮輕輕拉開他的手，他呵呵笑說：「連手兒也那麼滑呢。」

「我們願意跟你回去見首領。」

「憑直覺，我總覺得田中野與此事無關。」

「既然如此，亞力爲甚麼要提黑貓酒吧？」

「黑貓酒吧並非祇有田中野一個人，不過，可以肯定，亞力之死和今晚的事，和黑貓酒吧絕對有關。」

到達楓林街，這兒一帶的房屋都很簡陋，馬丁妮找到了六號二樓，占美按門鈴，一次，兩次……

「沒人應門，說不定依莎貝早已逃脫了！」

馬丁妮扭一下門球，她訝然：「沒上鎖。」

推門進去，裏面一團糟，內褲，睡衣搭在椅背上。冰箱打開，桌上放着咬過的三文治。

「這個吧女嚇死了！」章占美擦了擦鼻子。

馬丁妮推開房門，發覺依莎貝躺在床

上。

「起來，」占美叫着：「約了我們自己睡大覺，甚麼意思？」

「別吵，看地上的拾燈，椅子，衫櫃，抽屜，有人在這兒打架，」馬丁妮說：「而且房子被人搜掠過。」

「依莎貝，她……」

依莎貝是伏臥的，馬丁妮翻過她的身體，她瞪着眼，樣子很恐怖。

馬丁妮用手指輕按她的頸部，馬丁妮說：「她已經死了！」

「死了？她由酒吧回來有多久？」占美嚷着，不能置信。

「那四哥呢？」

「給人救走了，」馬丁妮看了看田中野，她問：「爲甚麼不見依莎貝？」

「知人口面不知心。」

「能找到依莎貝，就不枉此行。」

祇一會，一個瘦削的年輕女人，走過來。

「依莎貝小姐，請坐。」

她猶豫了一會，終於坐下來。

「我替你叫酒……」

「不，有客人等我，我立刻就要離去。」

「她東張西望，舉動慌張。」你們是費立先生的朋友？」

「好朋友，他曾經提及你……」

「這兒說話不方便，我的家在楓林街六號二樓，凌晨兩點鐘我等你。」她匆匆站起來，說了聲謝謝，便轉身走了。

「她好神秘。」

「她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也可能是我們的敵人，當心她。」

「她好像有話告訴我們，今晚，要不要……」

「當然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馬丁妮毫不遲疑，「就算是陷阱，祇要我們有心理準備，任何困難，都可以應付過去。」

「這兒人真多，空氣濁，聲音吵。」

「你坐着，我到處看看，可能這兒有地洞密室之類。」馬丁妮迅速站起來，閃身溜開去。

章占美眼睛四面溜轉，暗中窺視田中野和依莎貝，田中野一直在調酒，依莎貝一忽兒陪客人一忽兒走開去，頗難捉摸。

「你往哪裏去了？」

「我們一離開酒吧，她就走了……」

「警車已到，章占美把田中野交給一個警官：『帶他回去落案。』

「我沒有犯法，我沒有做錯事，我冤枉。」田中野嚷叫着道：『我要見我的律師。』

「你必會見到你的律師，現在省點氣，走吧！」警官推着他。

「我們一出門就被人家襲擊，顯然他們事前早有安排。」馬丁妮和章占美走往停車場：「黑貓酒吧！果然大有文章。」

「田中野和依莎貝最可疑。」占美說：「祇有他們知道我找亞力。」

「亞力的驗屍報告來了沒有？」

「來了，有掙扎的跡象，頸部受傷，體內有大量酒精。」

「他一定是給人灌醉了，然後拋下大海。」占美吐一口氣：「今天要是沒有你，我早已和亞力在天堂打高爾夫球。」

「人家在光我們在黑，當然棘手。」

「依莎貝的家，還要不要去？」

「現在就去，」馬丁妮拍他一下：「你的白襯衣透紅花，沒事吧。」

「給刀劃傷了！」

「仍在流血，要不要送你去醫院？」

「小事情，找依莎貝要緊。」

馬丁妮坐進汽車，車座前有一排按鈕，馬丁妮按下W，一個酒架伸出來，馬丁妮取出一瓶酒交給占美：「喝口酒，鎮鎮痛。」

「她的身體仍暖，相信死去不會超過半小時，」馬丁妮皺一下眉頭：「奇怪，沒有彈孔，沒有顯著的傷痕，沒有流血，她是怎麼死的？」

「可能是……」占美沒辦法下結論。「看，這兒有針孔。」馬丁妮翻開依莎貝的手臂：「打針，有人替她打毒針，可能是大量嗎啡，怪不得她皮膚變了。」

「誰幹的？」

「可能是剛才那夥人，」馬丁妮難過：「依莎貝是好人，她想幫助我們。」

「亞力所得的錢，可能都是依莎貝供給的，瞧，依莎貝的指頭有血漬。」

「床單上有一個用血寫成的字，是英文字『B』。」

「她臨死前一定想告訴我們一些事，但是又沒有能力告訴我們，所以寫下一個血字。」

「B是一個關鍵，她在暗示些甚麼，男孩子？大不列顛？手提袋？還是一個組織的簡寫？」

「丁妮，我打電話回警局。」

「你去吧！我要到處看看。」馬丁妮看見地上有一個破相架，旁邊有一堆撕碎的相片，馬丁妮小心地把它一塊一塊拾起來，用袋子裝好。

「啊！天！」馬丁妮站起來：「這砌圖遊戲起碼花我三天的時間。」

「附近的巡邏車很快趕到。」占美走進來：「丁妮，你發現些甚麼？」

「碎照片，百幾片，你再到處找找，也許我們會有發現……」

直到天亮，馬丁妮和占美才離開依莎

貝的家。占美回警局問田中野的口供，馬丁妮回家休息，因為她另有案件要辦。

馬丁妮檢好鈔票，關上皮箱，接過祈法官的車匙，和小香交待完畢，她問祈法官：「我像不像你？」

祈法官小心地觀察着她，然後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很像，很像，連聲音，舉止，步伐也相同，你真是天才。」

「謝謝。」

馬丁妮依照吩咐，開車由東行，到松樹街，他泊好車，緩緩的提着皮箱跨步下車，微彎着腰，拖着脚步走進電話亭，才祇不過一分鐘，電話鈴響了，馬丁妮拿起電話筒，對方說道：「開車直駛二十分鐘，你會看見橡樹街的電話亭，在那兒聯絡！」

「喂……」

對方叮的一聲，已掛斷了線。

馬丁妮無可奈何，祇有繼續開車，到橡樹街，還是老樣子，等一分鐘，然後接到電話。

不過，這一次換了地點，是兒童遊樂場，開車需時三十分鐘。

馬丁妮在指定的椅子坐下，等待，她拿着一箱鈔票，心情煩躁。

「你是祈伯伯嗎？」

「我？噢！我是，你怎會認識我。」

「一位叔叔叫我交給你。」他把一張紙放進馬丁妮的手裏。

「那位叔叔在那裏？」

「就在前面，噢！怎麼不見了？」

「他的樣子怎樣的？」馬丁妮到處張望：「小弟弟，你能把他認出來嗎？」

「我可以認到他的眼鏡，黑色的，很大個。」

馬丁妮撫着他的頭髮笑一下。

「伯伯再見！」他揚揚小手，又跑開去和他的小朋友玩捉迷藏遊戲。

馬丁妮翻開紙條，紙上的字，是由報紙剪下來的。速到白鵝河。

馬丁妮緩緩把紙條摺好，心裏却在罵：「見他媽的鬼，一連換了四個地方，太陽都快下山了，還要開一小時的汽車去白鵝河！」

到達白鵝河，已是黃昏，這兒的黃昏景色，實在很美，很美，潔淨而流暢的河水，堤岸種滿了楊柳樹，太陽照在樹頂上，地上是一處處搖曳的樹影。

這兒很幽靜，除了馬丁妮，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換了別人，不嚇呆才怪。

馬丁妮坐在堤岸上，等着，等着，太陽已經下山，黃昏的景色更美。小鳥兒紛紛回巢，在枝頭吱吱叫不停。

馬丁妮腹如雷鳴，她深感奇怪，細心一算，原來她早上十時到祈家，十二時出發，到現在，足足十個小時，她連午餐還沒有吃。

她看了看四週，連鬼影也沒有。

她一咬牙，開車回祈府。

祈法官撲出大廳歡迎，他看了看馬丁妮，又看看後面，訝然問：「小福呢？」

「白太太。」馬丁妮跟她握手：「我就是馬丁妮。」

「我就是要找馬小姐，你還記得張太太，張寶天太太，是她介紹我來的。」

「我會替張太太找回一條鑽石頸鍊，她最近好吧？」

「好！張太太告訴我，你聰明又能幹，就是收費貴點，能不能打一個九折？」

「首先請你把整件事告訴我。」

「說起來可真慘！」白太太拿出帕來抹眼淚：「蔡斯三十五歲了，還要不到老婆，我以為我們蔡家要絕後了，誰知道他三個月前認識了一個女孩子，一拍即合，兩天前，他們舉行婚禮，誰知道當天晚上，他就死了。」

「怎樣死的？」

「晚宴散後，蔡斯說要洗澡。於是我

和淑芳，另外一個臨時工，三個人一起收拾東西，我們三個人忙了大約一個鐘頭，還不見蔡斯由樓上下來，本來我想到樓上浴室看他，剛巧咖啡煮好，淑芳叫我先喝一杯咖啡，我忙了一整天，也實在疲倦，於是，我就坐下來喝咖啡，一邊和淑芳聊天……」

「你和淑芳喝咖啡的時候，那臨時工在那兒？」

「她也在廚房，不過她沒有喝咖啡，在洗杯碟。」

「後來怎樣？」

「月姐，就是那臨時工，她說聞到臭味，她認為廚房的煤氣管漏煤氣。」

「你有沒有嗅到？」

「我和淑芳都不覺得臭，不過，淑芳

馬丁妮扔下皮箱，倒在椅上，長長嘆了一口氣。

「馬小姐，我的兒子……」

馬丁妮詳細細細把一切告訴祈法官。

「豈有此理！」祈法官揮着手：「簡直是開玩笑。」

「沒有人比我更可憐……」

此時，電話鈴響了。

馬丁妮指了指電話，又指了指祈法官，她取過小香的耳筒。

「祈法官？今天的旅程愉快吧！」對方的聲音低沉而渾濁，又好像隔着層布。

「你為甚麼不要我的錢？」祈法官很生氣。

「這是我原來的計劃第一步，我怕你報警，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我的兒子怎樣？」

馬丁妮低聲對小香說：「山谷街電話亭，立刻派巡邏車監視，跟蹤！」

「你的兒子暫時很安全，不過，以後怎樣，就要看你的表現，如果有警察插手，那末，你的兒子，哼……」

「求你不要傷害我的兒子，錢我準備好了，也沒有報警，請你說明下一次交款的地點和時間。」

「適當時候我會告訴你……」

「喂！喂！」祈法官焦急地尖嚷：「掛了電話，為甚麼要掛了電話？」

馬丁妮放下耳筒，問小香：「限得上嗎？」

小香搖一下頭：「他已先走一步。」

「白太太。」馬丁妮跟她握手：「我就是馬丁妮。」

「我就是要找馬小姐，你還記得張太太，張寶天太太，是她介紹我來的。」

「我會替張太太找回一條鑽石頸鍊，她最近好吧？」

「好！張太太告訴我，你聰明又能幹，就是收費貴點，能不能打一個九折？」

「首先請你把整件事告訴我。」

「說起來可真慘！」白太太拿出帕來抹眼淚：「蔡斯三十五歲了，還要不到老婆，我以為我們蔡家要絕後了，誰知道他三個月前認識了一個女孩子，一拍即合，兩天前，他們舉行婚禮，誰知道當天晚上，他就死了。」

「怎樣死的？」

「晚宴散後，蔡斯說要洗澡。於是我

和淑芳，另外一個臨時工，三個人一起收拾東西，我們三個人忙了大約一個鐘頭，還不見蔡斯由樓上下來，本來我想到樓上浴室看他，剛巧咖啡煮好，淑芳叫我先喝一杯咖啡，我忙了一整天，也實在疲倦，於是，我就坐下來喝咖啡，一邊和淑芳聊天……」

「你和淑芳喝咖啡的時候，那臨時工在那兒？」

「她也在廚房，不過她沒有喝咖啡，在洗杯碟。」

「後來怎樣？」

「月姐，就是那臨時工，她說聞到臭味，她認為廚房的煤氣管漏煤氣。」

「你有沒有嗅到？」

「我和淑芳都不覺得臭，不過，淑芳

馬丁妮扔下皮箱，倒在椅上，長長嘆了一口氣。

「馬小姐，我的兒子……」

馬丁妮詳細細細把一切告訴祈法官。

「豈有此理！」祈法官揮着手：「簡直是開玩笑。」

「沒有人比我更可憐……」

此時，電話鈴響了。

馬丁妮指了指電話，又指了指祈法官，她取過小香的耳筒。

「祈法官？今天的旅程愉快吧！」對方的聲音低沉而渾濁，又好像隔着層布。

「你為甚麼不要我的錢？」祈法官很生氣。

「這是我原來的計劃第一步，我怕你報警，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我的兒子怎樣？」

馬丁妮低聲對小香說：「山谷街電話亭，立刻派巡邏車監視，跟蹤！」

「你的兒子暫時很安全，不過，以後怎樣，就要看你的表現，如果有警察插手，那末，你的兒子，哼……」

「求你不要傷害我的兒子，錢我準備好了，也沒有報警，請你說明下一次交款的地點和時間。」

「適當時候我會告訴你……」

「喂！喂！」祈法官焦急地尖嚷：「掛了電話，為甚麼要掛了電話？」

馬丁妮放下耳筒，問小香：「限得上嗎？」

小香搖一下頭：「他已先走一步。」

說，蔡斯說上樓洗澡，已去了兩個鐘頭，她認為蔡斯可能先上床睡覺，所以她要到樓上看看他，她上樓不過兩分鐘，就大聲喊救命。

「說下去。」

「我的喉嚨乾，我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

「給你一杯咖啡好嗎？」

「謝謝！」

亞傑倒了一杯咖啡給她。

白太太喝了一口，面露笑容，她說：「現在好一點了，這兩天忙得連咖啡也沒有機會喝。」

「白太太，請你繼續說。」

「我……說到那裏去了？」

「你聽見淑芳喊救命。」

「對呀！淑芳一喊救命，我和月姐就立刻跑到樓上。」

「你發現甚麼？」馬丁妮看看腕錶，開始有點不耐煩。

「臭味，是煤氣的氣味，淑芳哭着告訴我們，蔡斯仍在浴室裏，但是門上鎖了，我們三個人一齊用力撞門，可是我們沒有力氣地把門撞開，後來淑芳報警。」白太太說着，又哭了起來：「警察把蔡斯救出來，他已經死了！」

「剛才你在門外要求我替你找兇手，你憑甚麼認為弟弟被謀殺？」

「我的第六靈感。」

「就單憑這一點。」

「是的，我的第六感，一向很準，很靈。」

馬丁妮向記筆記的亞傑笑了笑，白太

「一定前後街都有人放哨。」

「馬小姐，他沒有說交款時間，」祈法官頗然靠在牆上：「我們還要等多久？」

「用不着擔心，」馬丁妮安慰他：「他們會再打電話來。」

「我受不了，精神快要崩潰。」

「波士，關於對方的聲音……」

「他在電話筒內，加了變聲器，很難查……」

「怪不得聲音那麼怪？」

「祈法官，你還是回房間休息吧！」

馬丁妮忍無可忍：「我要回家，小香，密切和我聯絡。」

「我希望你能够留在我的家裏。」祈法官懇求着。

「很對不起，我還另有工作，非要回家不可。」馬丁妮指了指果盤：「你不介意我吃一隻香蕉？」

「請隨便，不過……」

「謝謝！」馬丁妮餓得快要發昏，抓了兩隻香蕉便走。

她不能留在祈家，因為她答應過幫占美，亞力的事，她不能不管。

「又死了一個。」

「你說甚麼？」

「倒運新郎。」亞傑對這案件最感興趣：「一個星期內總共死去十三個。」

「那是戴局長的事，我最關心的是殺死亞力的兇手。」

「殺死亞力的兇手，就是『死亡婚禮案件的主謀。』

「主謀人不會親自動手的。這個組織

太有點不高興，她問：「你們不相信我的話？我的弟弟是給人謀殺的。」

「你能確定那天晚上除了蔡斯去洗澡，就祇有你們三個人廚房？」

「我當然可以確定。」

「浴室的門是反鎖的，你們無法撞開門，是嗎？」

「是呀！」

「令弟把自己鎖在浴室裏洗澡，事發後浴室又沒有別人，兇手怎樣行兇？」

「對呀，不過，如果沒有人謀殺他，他是不會死的。」白太太固執地叫着。

「波士，我們有蔡斯死亡報告，蔡斯是中煤氣毒而死的，他家浴室的熱水器壞了，接駁煤氣管的管子爆裂。」亞傑說。

「白太太，在浴室內中煤氣毒而死亡的人每年都有，令弟意外死亡，相信與別人無關。」

「嘿！我出錢請你偵查，你應該聽我的話，我說蔡斯被人謀殺，你就要替我把兇手找出來。」白太太吱吱喳喳，指住馬丁妮叫嚷。

「白太太，我並沒有接受你的聘請，所以無權命令我。」馬丁妮霍地站起來：「亞傑，送客！」

白太太見馬丁妮發火，她着慌了，立刻低聲下氣陪笑說：「馬小姐，你大人有大量，不會怪我這老太婆的？是不是？」

「對不起！我沒時間替你查案，我很忙。」

「馬小姐，我求求你，我自己沒有兒子，只有這麼一個弟弟，我不能讓他含冤而死，我求你，幫幫忙！」白太太苦苦哀求。

求。

馬丁妮見她也實在可憐，她重新坐下來。

「你的弟弟是不是有很多仇人？」

「沒有，一個仇人也沒有，他不單止沒有仇人，連朋友也沒有。」

「從來沒有人去探望他，或者……」

「沒有，馬小姐，你相信我，他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就祇有這三回事。」

「也許他工作上跟人不和？」

「我的弟弟是個怪人，他一向多做事，不說話，雖然他孤僻，不開口。但是也沒有人不喜歡他。」

「他的親戚？」

「都沒有了，祇有我這個老姐姐。」

「你似乎比你弟弟大許多？」

「大二十五年。我媽媽十七歲生下我，四十五歲生蔡斯，我已經六十歲了。」

「依照你剛才的話，祇有他新婚妻子和他的關係最密切。」

「是的！蔡斯祇有我和淑芳兩個親人。說起來真奇怪，蔡斯脾氣古怪，人又長得不好看，你別瞧我，他沒有我好看，他竟然認識了淑芳，而且祇不過短短的日子就結婚。」

「淑芳是怎樣的人？」

「人品不錯，說話也是輕輕的，很漂亮，祇有二十歲，比蔡斯少十五歲。」

「她為甚麼嫁蔡斯？」馬丁妮搖一下頭：「沒道理！」

「一定是爲了錢。」亞傑搭上一句：「她想得到蔡斯的財產，所以嫁給他。」

「錢？」白夫人瞪大了眼：「蔡斯在

銀行做事，他每月祇有二千元。他算是富有嗎？」

「剛才你說過你們很有錢！」亞傑不服氣。

「我有錢並不等於蔡斯有錢。」

「還不是一樣，你們是姐弟。」

「不一樣！我們蔡家本來很窮。我嫁了一個有錢丈夫，所以我的錢都是我丈夫留給我的。」

「你沒有子女，你所有的財產，將來會留給蔡斯。」

「你說得不錯。」

「淑芳嫁給你弟弟，是想得到你的財產。」

「你是說，淑芳殺死蔡斯！」

「起碼，淑芳嫌疑最大。」

「馬小姐，那小伙子說得對，是淑芳殺死我的弟弟，她想謀我的家財，不得了，下次定輪到我，馬小姐，我該怎麼辦？」

「不要神經過敏，坐下來，安靜點！」

「馬丁妮盯了亞傑一眼：「在未有完整線索前，我們決不能憑想象去肯定兇手。」

亞傑垂下頭，繼續記錄。

「白太太，你有沒有立遺囑？」

「沒有，一個吉卜賽相士給我看過相，他說我起碼可以活到九十歲，而且，我的醫生也證明我的身體很好，因此，我用不着急忙立遺囑。」

「這件事，你弟弟知道？」

「他知道，淑芳也知道。」

「有沒有人勸你立遺囑？」

「沒有。」

「這樣說，淑芳肯定不是爲你的錢嫁

給蔡斯，因爲，殺死蔡斯，她也不一定得到你的財產。」

「對呀！我會把錢捐給慈善機構。」電話鈴突然响了，馬丁妮拿起電話。

「馬丁妮！」

「戴局長！」

「有何貴幹？」

「上頭請你辦理死亡婚禮的案件。」

「我已經有任務，不能兼顧。」

「我知道你有任務，雖然，我不知道任務的內容，但是，這件案，是警務處長指定由你辦理！」

馬丁妮道：「那是你們警方的工作，我沒有興趣！」

「馬小姐，我知道你爲了亞力警官的事，仍在生氣，我……」戴局長支支吾吾：「我向你道歉！」

彼此沉默了一會，戴局長又懇求：「馬小姐，不，馬總探長，你不想有更多人死亡吧！已經十三個了。」

「好吧！派一個人來，代替小香。」馬丁妮終於排除私見：「要一個富有責任感，背景絕對清白的女警探。」

「是的，立刻派來。」

馬丁妮放下電話，對白太太說：「你先回去。留下電話有消息我會通知你。」

「馬小姐……」

「我很忙，亞傑，送白太太出去。」馬丁妮在白紙上畫了十三個圓圈，亞傑進來時候，馬丁妮用筆桿指住他說：「召集所有接觸過死亡婚禮的警官，探長，下午在會議室開會。」

馬丁妮擲下一疊文件，勃然大怒：「

你們寫的報告簡直係小學生作句。」

「總探長，我們所知的都寫下了！」

「死者根本沒有被人謀殺的跡象。」

「丁……總探長。」韋占美站起來：「關於這件案件，我承認有點疏忽，因爲，我花太多的時間找亞力警官的兇手。」

「我所需要的不是道歉，不是懺悔，是資料。你們把報告書拿回去，重新調查。每人一份，要完整的。」馬丁妮發黑着脸：「假期暫時取消，大家集中精神工作直至破案爲止。」

離開馬家時，幾個警官議論紛紛。

「這妮子好厲害比戴局長還要兇。」

「因爲她比戴局長有料。」

「取消假期，天，要是永遠不能破案怎麼辦？」

「不准請假，露茜一定怨死我。」

「等破了案露茜可能已移情別戀。」

「聽說這位美麗的總探長功夫一流，你們那一個欣賞過？」

「我！」一直沒說話的森遜警官說：「有一次，我跟她查案，她一個人打低七個人，她一躍身可以跳上二樓，一掌可以打破一扇木門。」

「真的那麼厲害？」

「她的兩腿更厲害，拍！拍！拍，踢出的腿快得像風車一樣。當時我站在一旁呆住了，我還以爲自己在看武俠片呢！」

「她是個奇人，韋探長曾經告訴我，她的眼睛可以看很遠很遠的東西，她的手被子彈擦傷，祇流了一滴血。」

「她本來就不是地球人嘛！」

「一半地球人，一半星球人。她是超

人，我們沒法跟她比。」

「跟着她尾巴的亞傑，來頭也不簡單，他是特警訓練學校的高材生。」

「我們的韋探長不是跟着她尾巴？」

「韋探長出來了，散水……」

馬丁妮正在搜集十三宗命案的資料，小香在通訊器裏告訴馬丁妮，綁匪又來了電話，指定了交款日期和地點。

馬丁妮很煩躁，她吩咐韋占美：「死亡婚禮的案件暫時交由你管理，我另有任務。」

「你又忙着些甚麼？」

「高度秘密……」

單身追緝 兩度撲空

馬丁妮再次化裝，做新法官的替身，開車到植物公園。

等了一小時，影子也沒有，馬丁妮知道這次又是「假局」，她正要上車離去，突然，她記起了自己的身份。

她是新法官，不是馬丁妮，老法官是不會這樣沒耐性的，爲了他心愛的兒子，他願意等一天。

她怕有人暗中監視她，會露出破綻，她立刻坐下來，靜心等候。果然不出所料，一直等到月上柳梢頭，植物公園也要關門了，仍然沒有人和她聯絡。

馬丁妮一踏腳進新家就大發脾氣：「他們根本不是要錢。」

「不要錢，要甚麼？」新法官再度見不到兒子，急得流下淚來。

「要錢，早就來拿了，我已經白等了

兩天。」

「他們不要錢，是不是要我兒子的命？」新法官老淚縱橫。

馬丁妮感到自己剛才的態度太激烈，正要安慰新法官，電話鈴响了，新法官和馬丁妮同時分別拿起電話。

「哈哈……今天好嗎？新法官！」

「你，你們捉弄我。」

「你太沒有幽默感了，開個玩笑，算得了甚麼，況且，我選植物公園，也是爲你好，老人家，應該要吸點新鮮空氣。」

「你到底要甚麼花招？」新法官真的很火，「既然不要錢，爲甚麼要罰我呆等一天？」

「那是報答你，誰叫你上一次派警察來拘捕我，如果我走遲半步，已經去吃皇家飯了！」

「我從來沒有報警。」

「你不報警，他們怎會找到公眾電話亭來？你屋子裏到底有甚麼人？」

「祇有我和我的妻子，還有一些傭人，我家裏沒有警察，不信，你來查。」

「你想我送羊入虎口？」

小香低聲問道：「波士，要不要派人去……」

馬丁妮猛搖着手。

「我求求你把兒子送回來，我願意付錢！」

「你們等着吧。」

「你們到底怎樣對待我兒子？」

「那要看你的表現，如果你合作，我們收錢放人，如果你不合作，那末，我就先把你兒子的耳朵送回來。」

「不，不，求求你，不要傷害我的兒子。」

「常常到你家的女人是誰？」

「那一個女人？」

「穿皮衣，很有型的，她是甚麼人？警探？」

「她？不，她是我太太的侄女。」

「爲甚麼我每次叫你交錢她都來？」

「我太太瘋子成狂，她病了，她是來陪伴我太太的。」新法官年紀雖大，却很機伶：「我甚麼時候再交錢。」

「唔，我會詳細考慮，不過，我警告你，下一次交錢，我不准那女人到你家裏去。」

「那……」

「對方已經掛了電話。」馬丁妮說：「他們似乎對這兒很清楚，附近一定有埋伏。」

「馬小姐，下一次，你不能再來代替我。」新法官很擔憂。

「你不用過份憂慮，我不能來，小香可以去，不過，我始終認爲，他們不是要錢。」

「難道跟我開玩笑？」

「不，是惡意捉弄，」馬丁妮沉吟着：「他們要對付的，不是小福弟弟，他們要折磨你，一天拖一天，增加你的精神負擔，令你痛苦。」

「那我該怎麼辦？」

「我早就叫你列張人物名單給我。」

「我做了幾十年法官，救了許多人，也開罪過很多人，我能寫多少？」

「能寫多少就多少。」

「寫出來又怎樣？」

「調查。」

「逐個調查？等你查到了，我的兒子已經沒命。」

「新法官，我們祇能用這個方法，如果我們不採取積極方法，那末，綁匪可能拖你兩三個月，你受得了嗎？」

「好吧！我儘快寫一份人名單。」

「小香，以後，我不方便再去送錢，責任就落在你的身上，我曾經教過你化裝術，相信你一定會應付過去，至於你的身材，你比新法官矮小，我會為你特別做一雙鞋，新法官平時的舉動，你要多多模仿。」

「波士，你以後還會來嗎？」

「當然要來，對方祇是不准我交錢的那一天來。事實上，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和新法官研究。」

「他們會不會偷拍你的相片？」

「會的！不過，他們未必知道我是誰，要是知道，那還了得？」

「你鼎鼎大名，誰不認識你？」新法官說。

「我這個人有三不：一，不上電視。

二，相片不登報。三，不出風頭，所以熟識我的名字的人多，認識我的人少。」

「他們會調查你！」

「會！不過，很難，比如我常常駕駛在路上的汽車，一天可能換兩三部，車牌又沒有登記。怎樣查？」

「他們會跟踪你。」

「不可能。因為我每輛汽車都有感應器，在近距離內，假使跟踪的人有槍，感

應器會發出音響，不過，我也不會等到連

有人跟踪都不知道，假如對方緊緊追迫，

那末，我只要按一下噴霧器，噴出各種不同顏色的煙霧，在對方蒙查查之際，我一拐彎，已逃去無踪。」

新法官聽得津津有味，他問：「假如追跡的汽車幾面夾攻。」

「那我就飛天入海。」

「飛天入海？」新法官訝然。

「波士有兩輛汽車，一輛駛進海裏會變船，另一輛裝上變換器，隨時可以更改車上一切，變成直昇機升空。」

「馬小姐，你一共有多少輛汽車？」

「除了普通汽車，已發明了六輛。」

「真超凡！佩服之至。」

「小福弟也很超凡，其實，在這個世紀裏，超凡的人很多，時候不早，我該走了。」

「丁妮，上次你用袖口袖珍攝影機拍

的相片，我已經查過了。」

「四哥？他到底是誰？」

「根本沒有這個人。」

「怎會沒有？那天在窄巷我和你都看見了，而且還有相片為證。」

「我知道這個人存在，就是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我到人口登記局，移民局，人民入境事務署、警局、所有罪犯都查過了，就是沒有這個人。」

「唔，我明白，」馬丁妮接過相片：「他一定是化了裝。一條綫索又完了！」

「田中野我問了三三三夜，他的回答就是不知道，煩死人。」

「用過測謊機沒有？」

「我差點忘了。」韋占美跳起來：「我立刻回警局，套上測謊機，就不怕他不說真話。」

「喂！慢着，」馬丁妮把他叫住：「我叫那班飯桶重新查案，有甚麼發現？」

「連一個影子都沒有，大概找不到綫索，不敢回警局，不過，他們有和聯絡組聯絡，看樣子不會出事。」

「你問完田中野，到蔡斯的家裏走一

趟。希望在淑芳身上找到綫索。」

「蔡斯的案，由小張負責。」

「小張正在談戀愛，昏頭昏腦。你還是自己親自去看看。」

韋占美出去，亞傑進來。

「波士，那白太太剛才又來了。」

「警告她不要再來，不然的話，我就不替她辦案。」馬丁妮滿腹牢騷：「一天忙到晚，由下午到現在，連一塊麵包也沒吃過。」

「我叫二姐炸豬扒給你吃。」

晚餐後正在喝咖啡，韋占美垂頭喪氣的走來。

「測謊機用過了？」

「唔，可是答案還是一樣。」

「我早就說過他是冤枉的。」

「假如他真的無辜，亞力為甚麼要提他？」

「亞力沒有提他。」

「但是我們在黑貓酒吧找到依莎貝，又在酒吧的窄巷被襲，亞力沒說假話。」

「黑貓酒吧，依莎貝，伏擊，血字，都是連鎖性的問題，不過這並不等於田中

野就是其中一份子。」

「亞力應該說明白一點。」

「可能他的處境不容許他多說話，田中野既然沒有嫌疑，應該放人。」

「不，我不甘心！」

「這些日子，你的神經太緊張了，來，喝杯咖啡。」

韋占美坐下來，一會，他問：「你還記得洛培嗎？」

「記得，他是我們學校裏醜男子。」

「今天下午我在街上碰見他，他告訴我，他快要結婚了。」

「是嗎？那真要恭喜他，我還以為他要娶一輩子王老五。」

「他托我問候你，他還記得你是校花，但是，他不知道你替政府工作。」

「你們以前是死黨，結婚禮物，要送份大的。」

「我本來想請他喝杯咖啡，談談。我們已經有兩年沒有見面了，可是，他說起時間辦事。他約我和你明天去吃晚飯，他會介紹他的未婚妻給我們認識。」

「我不去了，實在走不開，你代我祝福他！」

「老同學，見面吧！反正你自己一樣要吃晚餐，在那兒都一樣。」

「我分分鐘都可能有事，通訊器一響我就非走不可，那多掃興，等他結婚，我保證去參加婚禮。」

「那好吧！我轉告他。」

「我的事，最好不要告訴他，你替我隨便找個藉口。」

「我又不是傻瓜……」

「謀殺案，那多可怕。」

韋占美又看了看寶蓮說：「兇手逃不掉的，我們已經掌握了不少綫索。」

「洛培！」寶蓮低聲說：「我要去洗手間。」

「要不要我陪你？」

「用不着了，你還是陪韋探長吧！」

寶蓮一走開，韋占美低聲問：「你和她認識了多久？」

「快兩個月了。」

「認識兩個月就結婚？太快了吧！」

「愛情是不受時間限制的，何況她那麼漂亮，她肯嫁給我，是我的福氣。」

「你們是怎樣認識的？」

「在架空纜車。」洛培回憶往事，感到內心甜蜜：「那天，不知道為甚麼，我站起來準備下車，突然後面有人推一下，剛巧寶蓮在我的背後。那麼一推，她整個人就倒在我的身上，我把她扶住，她向我道歉，然後我們一起下車，一起走路，一起……」

「一起走進咖啡店？」

「對呀！你怎會知道。」

「男人追求女孩子，總少不了咖啡店。」

洛培，你們真的要結婚了？」

「當然，婚期已經排定。」

「她向你要了些甚麼？」

「占美，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比如她要你送一間房子，珠寶或者愛情保證金。」

「我明白了，因為我醜陋，她漂亮，你以為她愛的祇是我的錢，不是我的人。」

「洛培有點生氣：「不，不，她甚麼都沒

有要，甚至買訂婚戒指，她也拒絕要名貴鑽戒，她選的是特價貨。」

「洛培，我……」

「我不會怪你，做偵探的，都特別敏感，這是你的職業病。」

「也許是吧！」占美搔頭笑一下，「對不起，洛培。」

「別傻，我們是好朋友。」

寶蓮由洗手間出來，滿面春風，剛才的不安已完全消失，這頓晚餐，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韋占美正在他的小小辦公室工作，突然，洛培的電話來了，像十萬火急：「占美，寶蓮跑了！」

「跑了？昨晚我們不是一起吃晚餐的嗎？」

「昨晚我送她回家，她對我還很親熱，今天我去看她房東太太說她搬走了。」

「房東太太說的話可靠嗎？」

「可靠，她是個好人，她還帶我進寶蓮房間，裏面除了傢具別的她帶走了！」

「她沒有信給你？」

「沒有。」

「到她的親戚朋友家裏找找。」

「她在這兒祇有一個人，沒有親戚朋友，占美，你能不能來一次，我在寶蓮家裏等你。」

「那……好吧！」韋占美按下電話，立刻又打電話給馬丁妮：「丁妮，幫幫忙，替我們到淑芳家裏跑一次，好嗎？」

「甚麼？你還沒去找她。」

「去過了，她不在家。」

「那你等會兒再去吧！」

「我不能去，洛培有麻煩，我……」

「洛培是私事，公事要緊不准去。」

「他的未婚妻失踪了，老同學嘛，你就通融這一次。」占美央求着。

「失踪……好吧！你去看看，」馬丁妮叫亞傑：「帶備蔡斯和淑芳的資料，我們現在就出門。」

馬丁妮開車，亞傑唸資料給她聽，她做事講究效率，一分鐘也不肯錯過。

到蔡斯家，按鈴。

一個面目姣美的女人開門。

「蔡太太？」

「你是誰？」

馬丁妮顯示證件。

她皺眉，開了門，馬丁妮和亞傑走進去，到處打量。

「你們的人一天來幾次，那怎得了？」

「她抗議。」

「太太，沒辦法，我們要查案。」

「查甚麼？我這兒裏裏外外，你們的人都查過了，你們到底要查甚麼？」

「你的丈夫還未真個銷魂就去世。難道你這位新娘子就不想知道丈夫的真正死因。」

「熱水器壞了，他中煤氣毒死的。」

「可是，熱水氣和煤氣管都是新裝的，怎會壞？」

「哈，我還沒有控告那煤氣公司呢，竟然來煩我。」

「熱水器公司，煤氣公司我們都查過了，它們都是歷史悠久，信譽極好的公司！」馬丁妮問：「蔡太太，能否帶我到浴

走進餐廳，看見洛培和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坐在一起。

韋占美頗感意外，因為，照道理絕對沒有理由找到一個這樣標緻的未婚妻。

洛培站起來，笑着迎接韋占美：「校花呢？」

「她腹瀉！」

「讓我給你介紹，這是我老同學占美，這是寶蓮，我的未婚妻。」

韋占美和寶蓮一邊握手一邊說：「洛培，你福氣真好！」

「對啊！」洛培忍不住的笑。

他是幸福的，滿足的。

吃晚餐的時候，占美問：「這兩年，你一直沒有消息，去了哪裏？」

「到葵花鎮替我爸爸管理農場。我對農牧一點興趣也沒有，三個月前我又回來，在一間商行工作，入息也不錯。」洛培問：「你呢？近況如何，對了，報紙登的那個韋探長，是不是你？」

「飯桶探長。」

洛培對未婚妻說：「占美果然是大探長！」

寶蓮的表情有點不自然，韋占美望住她，突然說：「其實我很忙，我正在辦理一宗『死亡婚禮』。」

「死亡婚禮？你在拍電視片集？」洛培優優的問。

「是真人真事，你沒看報紙？有十三個男人，婚禮舉行後不久就突然死亡。」

「其實，每天都有人死亡。」

「一個星期死十三個，你不覺得太多，而且，還是謀殺案。」

室看看。」

「我能够說不可以嗎？總探長？」

那小婦人倒是牙尖咀利。

到浴室，除了一個裝上窗花的窗就祇有一扇門。

馬丁妮詳細看過熱水器和煤氣管。

「蔡先生洗澡時，一向都有鎖門的習慣？」

「我怎會知道。正如你說的，我和蔡斯，祇不過剛舉行過婚禮。」

馬丁妮敲了敲牆，她問：「隔壁是臥室？」

「是的。」

「是否有一扇門由浴室通到臥室？」

「那來的門，大偵探，你看清楚沒有，這是牆，不是門。」她不耐煩的叫着。

馬丁妮倒是很有耐性：「聽說這房子是蔡斯的姐姐——白太太送給你們的結婚禮物。」

「不錯，還有那熱水器。」

「這房子是誰挑選的，白太太，蔡斯，你？」

「是我……我和蔡斯共同選擇的。」

「蔡太太，我可否問你一個問題。」

「問一千個都可以。」

「你為甚麼嫁給蔡斯？蔡斯似乎配不起你！」

「你問這個問題是否太多餘？你有沒有看過小說？愛情是盲目的。」

「你說得對！不過，有人報案，說蔡斯被人謀殺，我不得不問個清楚明白。」

「誰說蔡斯被人謀殺？」

「白太太，是她向我投訴的。」

但是，他手中有槍，如何能生擒？唯一的方法，是消耗他的子彈。

他已經開了兩槍，理應有四顆子彈，於是，馬丁妮故意滾來滾去，引起他的注意，砰砰砰……

最後一响，是DUG的一聲，子彈全完了。

他想溜出天台向樓下走，馬丁妮飛身擋住他的去路：「你跑不掉的，還是跟我走吧。」

他捧起一隻空的大水桶往馬丁妮扔過去，馬丁妮也沒有避開，單手托住他拋來的水桶。

他恐慌了，退後到天台的欄杆。

「別浪費時間，把紙袋交給我，跟我走。」

「不要過來，你走過來，我就由這兒跳下去。」

「這兒是九樓，你會死的。」

「我寧願死！」

馬丁妮開了通話器，按下二字：「派一隊消防員到第六街十三號，那兒有人跳樓。」

「怎樣？跟我走呢？還是等消防隊的救生網？」

「不……」

此際，馬丁妮突然發現一下閃光，那是槍咀發出的光，馬丁妮叫：「危險，伏下。」

馬丁妮翻滾到水箱後，一連串的輕機槍發射的聲音，夾着人的慘叫，一會，一切平靜了。馬丁妮跳上水箱頂，到處張望

「那老太婆，她的腦筋不正常，神經病。蔡斯一個人，鎖在浴室，誰能進去殺他？」

「她可能是悲傷過度，有點失常。蔡太太，真對不起，打擾你了，亞傑，我們走吧。」

到大門口，淑芳突然深表歉意的說：「總探長，我的丈夫死了，每天又有許多人問這問那，因此，我的心情很壞，脾氣暴躁，剛才我態度很惡劣，請你原諒！」

「我會諒解的，再見。」

馬丁妮回家車裏，立刻開了通話器：「總探長叫值日官。」

「我是李警長，總探長請指示。」

「立刻派人監視程淑芳，不要讓她溜掉。」

馬丁妮關上通話器，亞傑問：「你認為程淑芳可疑？」

「你以為呢？」

「她表現很壞。」

「表現好壞是不重要的，最重要是錢索。」

「波士，你已找到錢索？」

「蔡斯被謀殺的可能性很高，第一，煤氣喉管是被用高壓器壓破破裂的，縫口如髮絲，肉眼很難看得到。」

「但是張警官的報告書，說是熱水器壞了！」

「熱水器沒有壞，張警官報告書內，寫着熱水器和煤氣管壞了，祇不過是想當然耳。而事實上，蔡斯也是中煤氣毒而死的。」

「張警官太失職了！」

「週已沒有人，馬丁妮跳到隣舍屋頂，弄免除了一些輕飄的火藥味，便甚麼都沒有。」

馬丁妮再回去看那人，他背後胸前都中槍，文件紙袋墜下街上，文件，紙張滿天飛揚，馬丁妮嘆口氣說：「老手法，殘忍……」

韋占美乘電梯到四樓，洛培的房門虛掩，韋占美拔出手槍，小心走進去，裏面一片亂，洛培躺在血泊中。

「洛培？」韋占美撲過去，抱起他。

「一個男人……來翻東西……剛巧我回家，碰個正着，他就開槍。」

「我立刻叫救傷車！」

「不要……不要走開，寶蓮的照片，他……他燒了，還有寶蓮給我的信，也給他……」

「洛培，你認識比提嗎？」

「比提？……有一次我在……寶蓮家，好像有個叫比提的女人，打電話給……她……」

「洛培？洛培……」

馬丁妮衝入房間：「死了？」

「亞力死了，他……也死了！」

「可憐，洛培！」馬丁妮坐下來：「失敗，每一次都失敗！」

「兇手抓到了沒有？」

「他已經給殺死了，像上次窄巷一樣。我們給所有的目光包圍着，他們每一次都贏。」

韋占美低頭看洛培，他黯然說：「都是我不好，我應該多陪陪他……唉！幾天之內，就死了兩個親友，我這個探長是幹

「亞傑，換了你，你也不會看到那條裂縫。我的眼睛構造與常人不到，而且我手部的觸角特別敏銳，你不能拿我跟張警官比較。」

「是的，波士。」亞傑垂下了頭。

「至於第二條錢索，浴室和臥室之間的牆，其實是一扇機關門，我用手敲過了，空心的，最後一點，從淑芳的表現，我可以證實這間房子，是淑芳自己選定的。」

「馬丁妮說：『假如她有逃走的跡象，嫌疑更大。』」

「我真笨，甚麼都沒發現，祇是感覺那女人不像是好人。」

「你在訓練學校學到的，都是開槍，搏鬥，攻擊，戰略……這些都着重體力，雖然也學會一些偵探上的理論，但是理論未必一定與事實相同。查案最主要的是經驗豐富，反應力強，判斷力準，同時還要熟識心理學，別人的一舉一動，尤其是面部表情的變化，都要小心觀察，不可忽略，在智力這方面，你還要好好學習。」

「是的，波士。」

回馬家，韋占美正在等待着。

「洛培的未婚妻怎樣了？」

韋占美道：「跟了，很明顯，她是在逃避洛培。」

「為甚麼？」

「可能與昨晚的晚餐有關。」

「你們之間，有過衝突？」

「沒有，但是，當她知道我是探長，就面露不安之神情。」

「她為甚麼怕警察？」

「這個女人有問題。」

甚麼的？」

「人死了，活不過來，我們該做的，是儘快把元兇找出來，洛培死前說過些甚麼。」

「沒說甚麼，他祇是說，寶蓮認識比提！」

「田中野仍在拘留所？」

「是的。」

「這兒的事交給你，我去找田中野談談！」

「總探長，」

田中野町住馬丁妮，顯然，他已經忘記了曾經到黑貓酒吧的美少年。」

馬丁妮坐了下來，交給田中野一包香烟。

田中野見她那麼友善，他央求說：「總探長，我沒有做壞事，我是冤枉的！」

「我相信你！」

「已然相信，為甚麼不放我走。」

「放你走可以，但是你先要替我找一個人。」

「誰？」

「比提。」

「比提？我們酒吧，從來不做女客生意。」

「但是那些吧女，都是女人。」

「吧女？來來去去的，我那兒很有多吧女。」

「她有點特別，她不單止漂亮，身段美。而且，聽說現在已經是個貴婦。」

「比提，啊比提，我記起來了。三年前，酒吧剛開張，的確有這麼一個吧女，

「她甚麼都沒有留下？問過她的親友和隣居？」

「她沒有親友，單身一個人，她甚至沒有工作過，至於隣居，他們都不大熟識寶蓮，」韋占美搖一下頭：「甚至極少有人採訪她。」

「你說極少，並不是說絕對沒有。」

「房東太太說，她在那兒住過一個月，就祇有一個貴婦找過她，祇找過那麼一次，當寶蓮開門的時候，房東太太彷彿聽見寶蓮叫她比提！」

「比提？比提就是BETTY，比提的第一個英文字母是B，依莎貝留下的血字也是B，占美，快跟我走。」

「到那兒？」

「去找洛培。」

馬丁妮開車，車像火箭一樣快：「黑貓酒店，依莎貝，比提都有連鎖關係，比提更可能是關鍵性的人物。」

汽車到洛培家樓下，突然砰的一聲槍响，韋占美叫道：「四樓，洛培就住在四樓。」

馬丁妮飛身跳下車：「你乘電梯看洛培，我跑樓梯，可能趕得及追兇手。」

馬丁妮奔上樓梯，果然看見一個匆忙的男人手握文件紙袋，由二樓直衝下來。

「站住，警察！」

他反身上樓，馬丁妮拔出手槍，直追上去，那男人跑得快，腿也長，一直追上天台，馬丁妮用手槍一揮說：「放下手槍，跟我走……」

馬丁妮話還未了，他就向馬丁妮開槍，馬丁妮一個滾翻直滾到一個大水桶的背

她很美麗，裏裏外外有很多人追求她！」

「沒來呢？」

「嫁人了。」

「嫁給誰？」

「不知道，聽說很有錢，他們還到外國舉行婚禮。」

「以後有沒有見過她？」

「好像……見過一兩次，我總是很忙，她是到酒吧找依莎貝的。噢！對了，你們為甚麼不去找依莎貝，她是依莎貝的表妹，她未結婚的時候，和依莎貝住在一起的。」

「依莎貝已經給人謀殺了！」

「甚麼？」他瞠目結舌。

「所以，我認為你暫時留在這兒比較安全，他們有殺人狂，自己的弟兄也一樣殺。」

「多可怕！總探長，酒吧的生意怎麼辦？」

「生意少做兩天沒有關係，人的命要緊。」

田中野想想，點一下頭。

「你還記得比提的樣子嗎？」

「有點印象。」

「可不可以畫出來。」

「我不會畫畫。」

「沒關係，我們這兒有拼圖員。」馬丁妮叫：「一四八。」

一個警員走進來：「總探長。」

「帶田中野先生到拼圖室，」馬丁妮再給田中野一包香烟：「謝謝合作！」

「我大約甚麼時候可以出去？」

「能出去，我一定放人。安心住幾天

「有甚麼需要，告訴這位警員。」
馬丁妮走出去，值日警官說：「總探長，剛才看程淑芳的警員報告，程淑芳想溜走。」

「多派兩個警員，守住她。」
馬丁妮一踏進門，女探員連忙向她報告：「小香姑娘來過電話，請你立刻去一次。」

「我知道了，有沒有別的事？」
「韋探長已經開始調查謀殺洛培兒的身世。」

「很好。你隨時留意，和各大保持密切的聯絡。」馬丁妮吩咐着：「我出去一次。」

馬丁妮到祈家，看見小香問：「怎麼樣？你的化裝術不靈？」

「綁匪根本沒有來過電話，是祈法官要找你。」

「是的，馬小姐，我要跟你詳談，到我書房來，好嗎？」

走進祈法官的書房，他關上房門。

馬丁妮看見辦公室上，放滿了文件和照片。

「有一件事，我一直瞞着你，我承認不够合作，請求你原諒！」

「客氣話不要說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五年前，是我退休前審的最後一件案，是三個不良青年，分別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姦殺六名未成年少女，因為案情嚴重，我誘導陪審團，判處他們死刑。判案那天，被告的父母都在法庭，聲聲要找我報仇，後來，接二連三的，我接到不

少恐嚇電話，他們有一句話，令我和太太都心驚胆跳，那是『以牙還牙』，我們想到小福的安全，因此，就秘密安排他和我母親去意國居留……」

「是否小福去了意國後，那些恐嚇電話，就停止？」

「也不是，足足騷擾了大半年。」祈法官說：「小福被綁架，我立刻就想到他們。但是，我以為事隔五年，他們祇不過想要錢。所以，我就把這件事隱瞞着。」

馬丁妮道：「為甚麼突然之間，又把一切告訴我？」

「因為，我漸漸發覺，他們並非要錢那麼簡單，為了小福的安全，我希望你出面找他們談判，我願意用自己，去交換小福。」

「我不能貿然去談判，我必須先了解每一個人的背景。」

「當然，不過不能拖得太久。」祈法官把相片一張張排在馬丁妮的面前：「我逐個解釋清楚……這是第一被告白大偉。這是白大偉的父母，白維信夫婦。白維信以前開賭場，現在賭場已結束。開了一間玩具店。白大偉是他們的獨生子。當時，三個男人哭得最傷心的就是白維信，這些是有關他的資料。」

「他的嫌疑很大。」

「第二被告，麥加連。他的父親麥基華……」

「為甚麼沒有他母親的相片？」

「當時他的母親有病，在醫院留醫，她從未出庭。」祈法官遞上另一份文件：「麥基華三十年前是五爪黨的首領。打劫

，走私，運毒，甚麼都幹。但是，十年前他已改邪歸正。開工廠，開酒樓，做正當生意。」

「十年內從未犯法。」

「他本人，聽說已退休了。連正當生意都不管，他一共有三個兒子，麥加連排行最小。」

「唔！」馬丁妮接過相片，想着。

「第三被告張亨利，他的父親早已去世，這是他的母親和哥哥。」

「張亨利的母親叫雌老虎，專門走私和販毒的！」

「對，就是她！黑道上的女人，算她最狠，最強。」

「三個犯罪青年的家庭背景都不好，難怪兒子都那麼壞。」

「但是，他們都深愛兒子，瑪花還在法庭上高聲尖嚷要殺死我。」

「我會分別去查。這是很好線索。」

「你讓他們接頭的時候，最好不要以總探長的身份。」

「你放心，我知道怎麼樣做？」

「甚麼？祈老頭的兒子被人綁架了，那太好了，太好了。」白維信高聲叫：「太太，你來呀！有好消息，好消息！」

白太太走出來，一個很憔悴的中年女人：「甚麼事，值得你那麼高興？」

「死老鬼的兒子給人綁走了。」

「是嗎？」白太太平淡而冷酷：「祇不過綁走，又不是死了。」

「一定會死，他們一家都死！」

「祈法官的意思，是希望用他本人交換他的兒子。」

「你的香烟。」

「謝謝！」

馬丁妮走進韋占美的辦公室，看見占美垂頭嘆氣。

「程淑芳呢？」

「死了？怎會死的？自殺。」

「和伊莎貝一樣，給人打毒針。」

「我已派了兩個警員看守她，有人走進程淑芳的家，他們怎會不知道？」

「我發現屋子裏有一條地下隧道，就在程淑芳的大床下，那兇手可能由隧道上來，兇手幹掉程淑芳，就由隧道逃走。」

「既然屋子有隧道，程淑芳為甚麼事前不由隧道逃走？」

「她可能根本不知道屋裏有隧道，她祇不過是受人利用的可憐蟲。」

「希望國際刑警替我們找回那十二個失蹤新娘，那些錢人沒有比提消息。」

「還沒有！」

「有事再聯絡，我還要找一個人。」

「誰？」

「高度秘密。」

「還是那句老話，算了，我已經够煩，我才不想管閒事。」

一個穿白制服的黑人帶領馬丁妮進入一個極男性化的書房。

穿男性西裝，咬烟斗的美麗中年女人，坐在旋轉椅上。

「給這位先生倒杯酒，拔蘭地？」她的聲音很低沉。

換他的兒子。」

「沒有那麼便宜，我老少都要。」白維信抓住馬丁妮問：「他的兒子在哪兒？誰劫走他。」

「祈法官的兒子不是在你那兒嗎？」

「在我這兒，如果落在我手裏，他早就沒命了！」白維信氣呼呼：「我們祇有一個兒子，他殺死我們唯一的兒子。」

白太太坐到牆角，黯然流淚。

「你的兒子犯罪，應該受到懲罰，祈法官與你們，無仇無怨，他祇是一個執法者。」

「他懲罰我兒子不要緊，但是，不能要他死！」

「殺人填命。」

「對呀！他殺死我的兒子，我也要殺死他，一命填一命。」

「白先生，他是法官，不是劊子手，況且，已經事隔五年，你應該把過去的不愉快忘掉。」

「忘掉？決不能！我們開這間玩具店，是為了紀念大偉。你滾，你休想說服我，祇要我找到了他的兒子，我一定會殺死他。」

「你祇是窮嚷嚷，你不會傷害祈法官的兒子，因為你仍有良知，再見。」

離開白家玩具店，馬丁妮把白維信的名字劃去。

到警局，韋探長把一疊相片交給她：「比提的相片已經印好了，要不要通緝她？」

「通緝？憑甚麼？我們不單不要拘捕她，且不能公開打聽，以免打算驚蛇！」

「亞生，兩杯威士忌。」
男僕出去瑪花問：「聯邦密探隊。」

「國際刑警？」

「你跟他們，似乎關係密切？」

「當然，因為他們一直在對付我，要找到我走私販毒的證據。」

「找到了沒有？」

「你問得真笨！找到了，我還能在這兒抽烟斗。」

「你確實走私販毒？」

「是與否，都不能定罪。因為法律講究人證物證。而我的身份，是幾間夜總會的老板娘。開夜總會，不犯法吧？嘎！」

「你不可能逍遙一輩子。」

「你是誰？」

「馮，馮加。」

「你的身份？」

「秘書。」

「秘書？」瑪花仰頸狂笑：「祇不過一個秘書。」

「你瞧不起我？」

「看你那粉白的臉，幼嫩的手，就知道你是小白臉。留下來，伺候我，我喜歡漂亮的男孩子。」

「你休想。」馬丁妮拿起書桌上的一張白紙，她把它摺起來，撕開四份，她手一揚，紙片飛向牆上，一轉眼，牆上多了一個紙三角。

「內力不錯，」瑪花點一下頭：「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唔！你來幹甚麼？」

「還記得祈法官，祈烈福法官？」

「你以為我會忘記他？」瑪花接過男

韋探長道：「她是個重要的人物，就這樣放過她？」

「當然不會便宜她，我們利用錢人，暗中來。那槍殺洛培的兇手，你調查過沒有？」

「兩年前，是維城的殺手，最近無職業，居無定所。」

「今晚召開一個會議，所有調查『死亡婚禮』的警官，都要出席，地點就在警局。」

「你最近好像很忙，假如你沒有空，會議由我主持好了。」

「不，我要自己來。」

「每一個倒運新郎都買了保險？包括蔡斯？保險費是一百萬？那麼多？」馬丁妮握着文件，驚訝道：「韋探長，你親自拘捕程淑芳，小心，她可能一出門就給自己人殺死！」

韋占美去了，馬丁妮說：「原來她們要的是保險費，怪不得大部份新郎都不是富家子弟。」

「那些女人，一拿了保險公司的賠償款項，就立刻離開此地，十三個新娘，就祇留下程淑芳。」

「張警官，這十三張女人相片和她們的資料，送交國際刑警，請他們替我們把這些幸運新娘，緝捕歸案。」

「是的，總探長。」

「這一次，你們做得很好，不過，你們仍然不能請假。」馬丁妮看着他們笑起來：「太太和女朋友埋怨了，是不是？忍耐一下，我保證很快破案！等這件案完了後，我會給你們補假，辛苦大家，實在抱

歉！」

「總探長，其實，我們知道你比我們更忙，更辛苦，」分局的李探長說：「我們很慚愧……」

「我了解大家，祇要我們同心合力，一定會捉到元兇。你們大家談談，我要去拘留所……」

田中野接過相片，一張一張的看，細心地想。好一會，他說：「我全都認識，這是美寶，這是露絲，這是瑪利，這是咪咪，這是甜妞……」

「原來程淑芳叫珍妮！」馬丁妮問：「她們全都是吧女？」

「是的。不過，在我哪兒做了不到一月就退職，所有的靚女都做不長。」

「大約有多少個？」

「記不清，大約有二十三十個吧。現在想起來，覺得她們的走，都和伊莎貝有關係。」

「是伊莎貝容不下她們。」

「剛巧相反，祇有伊莎貝跟她們多來往，她們不久就會逐個辭職。」

「唔，我明白了，伊莎貝一定是個中間人，比提需要美女為她辦事，伊莎貝負責供給。」

「伊莎貝是個好女孩，她不像是這種人。」

「她可能被人利用，也可能被威迫，能够找到比提就好了。」

「但願如此我實在惦念我的酒吧！」

「一四號警員走進來，他對馬丁妮說：『總探長，韋探長有要事找你。』馬丁妮站起來，把一包東西放在桌上

僕送上的酒杯：「我想他，比想我的死鬼丈夫還要多。」

「五年前，你曾經在法庭上說過要殺死他，是嗎？」

「不錯，我要報仇。」

「五年後，相信你會改變初衷，或者淡忘了？」

「不會，直到今天，還是五年前一句話，殺死他。」瑪花的面色發黑，低沉的聲音夾着尖叫：「殺死他？」

「就算你殺了新法官，亨利也不能復活！」

「但是，我可以替兒子復仇。你，到底是谁？」

「新法官的秘書！」

「啊！好大的胆，我憎恨姓祈的。憎恨所有和他有關的人。」瑪花目露兇光：「亞生，把他擡出去！」

黑人上前抓馬丁妮，馬丁妮握着他的手，他用另一隻手劈向馬丁妮的脖子，他的手還在半空，馬丁妮已出手緊扣他的手腕。

「亞生，拆招，用腿。」雌老虎在吼叫！

黑人的腿掃向馬丁妮，馬丁妮的下盤穩如泰山，這時候，四條手臂交叉握在一起，馬丁妮運氣向上，把黑人揪起，一個反手秋千，把他扔向背後。拍的一聲，黑人像生魚一般，被摔在地上。

他想掙起，馬丁妮往他下巴踢了一腳，他昏倒了。

馬丁妮拍去米色西裝上的污塵。她把剩餘的酒喝下。

「好武功！給我做事，我給你最好的報酬。」

「我不會替曾經侮辱我的人做事。」瑪花道：「你在祈老頭那兒做事，有甚麼前途？」

「你不必管我的私事，我今天來，是要解決你和祈法官之間的事。」

「我們之間的事永遠不能解決，除非他死掉。」

「亨利罪有應得。而且，你並非祇有一個兒子。」

「兒子在母親的心中，就是兒子，不管有一百個，還是祇有一個。我和祈老鬼永不妥協。」

「你承認你綁架了他的兒子？」

她一楞，隨即陰險一笑：「你以為我會承認綁架了他的兒子？」

「事實會令你承認。」

「這二十年來，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我走私販毒，何況一個小孩。」

「祈法官要我告訴你，他願意用他本人交換他的兒子。」

「他喜歡來，我會好好『招待』他，但是決不交換。」

「惹上警方自討麻煩？」

「我向來喜歡麻煩事，越刺激，越有趣！」

「瑪花，你的年紀，已經漸漸大了，人，不能永遠做英雄。現在，我給你三天時間，你想透了，打電話給祈法官。你已經看見亞生躺在地上，我不是好惹的，再見。」

馬丁妮剛走出書房，和一個青年幾乎

碰上了。那青年看她一眼，匆匆走進書房，他看見躺在地上的亞生，他連忙問：「媽咪，發生甚麼事？」

「祈家的人。」

「剛才走出去的美少年？」

「唔。」

「豈有此理！」瑪花的大兒子在嚷：「我們舊賬未清，祈老頭竟然又派人來搗亂！」

瑪花一拍桌子，氣呼呼的說：「教訓他，先替我弟出一口鳥氣。」

羅拔連忙走出去。

馬丁妮把汽車繞過石板徑駛出花園，有幾個男人，在花園的出口處排排站着。

馬丁妮把車子倒退一旁。後面，有幾個人奔出來。

馬丁妮坐在跑車裏數着人頭：「一二三四……」共有七個粗眉大眼的打手。

她認出其中一個較斯文的，剛才在書房門口碰過臉。

馬丁妮推開車門，慢條斯理走下來：「你就是瑪花的兒子吧？」

羅拔道：「不要叫我母親的名字，叫她張夫人。」

「噢！我還以為她不會在乎這些，你們攔着我幹甚麼？我和你們無怨無仇。」

「不准你再替姓祈的做事。」

「要是我不答應呢？」

「打斷你的手。」

「你能嗎？可惜，我今天沒有空，改天再奉陪。如何？」

「廢話少說，上。」

霍霍，馬丁妮躍跳上花園鐵欄的頂端

。她像巨人一樣站着。

所有的人追上，馬丁妮跳下來，左右雙腿齊飛，拍拍，踢倒兩個人。然後她滾在地上，背靠着地，有兩人衝上前，她挺腰雙腳一蹬，蓬，蓬，又踢倒兩個人。

她從地上跳起，她對羅拔說：「怎麼樣？你已經少了四個打手，算了吧！」

「算？」其餘兩個打手，衝前四拳擊向馬丁妮，馬丁妮倒退兩步，雙手拱成半圓形，一個撥開雲霧見青天，她雙腳一曲，身一低，不單止避過對方的拳頭，而且她的兩個鐵拳，分別擊向他們的腰部。

如今，真的祇剩下了羅拔和馬丁妮。他瞪着她，她也瞪着他。

突然，他雙拳一出，出拳之快，呼呼生風。

他除了用重拳向馬丁妮攻擊，並且用膝蓋撞向馬丁妮。「膝撞」正是泰拳的看家本領。由此可知，張家大少爺並非酒囊飯袋。拳腳上也有點功夫。

兩個人拳來腳往。其實，馬丁妮身上擁有大量小型秘密武器，比如西裝鈕扣便是小型炸彈，皮帶扣可變殺人剪，鞋尖藏着電動鋼刺，使用其一，都可以置羅拔於死地，可是，馬丁妮却願意和他們公平鬥爭，不想使用暗器。

馬丁妮和羅拔越打越有勁，兩個人扭作一團。羅拔兩手抓住馬丁妮的上衣，右膝蓋向馬丁妮撞去。馬丁妮背向後一彎，雙手抓住羅拔的右腿，借力把他向前一推，羅拔躺臥在地上。馬丁妮飛撲壓下，羅拔屈膝貼胸向前一撐，馬丁妮身體失去平衡，結果也被踢倒地上。羅拔正要翻身而

起，馬丁妮連忙兩條腿絞繞着羅拔的兩條腿，羅拔被那巨大力量包圍着無法脫身。

馬丁妮雙掌壓地，雙腿舉直，像演雜技一樣，羅拔整個人被馬丁妮的腿舉起，他在半空無所適從。

馬丁妮一個後滾翻，雙腿一用，蓬的一聲，羅拔被扔在草地上。

馬丁妮從容站起來，她用手理了理外衣的領子，她一句一句的說：「如果瑪花不是祇有你一個兒子，我會殺死你！」

馬丁妮跳上汽車，羅拔強撐着爬起來追上。一直在窗後觀察的瑪花叫道：「不要追，回來！」

馬丁妮舉手揚了揚，開車走了。

羅拔仍然心心不忿，瑪花大聲喝道：「回來，笨蛋！」

羅拔緊握拳頭，他氣呼呼的回到屋子，嚷着：「媽咪，我不明白你為甚麼不讓我把他抓回來？」

「你能嗎？」瑪花搖一下頭：「你絕對不是她的對手，她放你一條生路，你應該感激。」

「哼！」

「不服氣？那是因為你笨。精彩，她打得真精彩，真是女中豪傑。」

「媽咪，你說甚麼？」

「你跟她纏了半天，難道你不知道她是女的？」

「女的，怪不得她的身體軟綿綿的。媽咪，你甚麼時候發覺她是女扮男裝。」

「你跟她打鬥的時候。」瑪花坐下來，喝口酒：「她不是一個普通人，她非常非常有名氣，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她會

那麼漂亮？」

「媽咪，她到底是誰？」

「馬丁妮！」

「馬丁妮？女超人馬丁妮？我也聽過她的名字。可是，像她那樣名重一時的女超人，怎會替祈法官辦事？」

「孩子，我發覺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幼稚，你實在應該多見識，多磨練，蹲下來。」

「瑪花捧着他的臉，左看右看：「你長得不錯，但願馬丁妮能看中你就好了。」

「假如我知道她是女孩子，我不會跟她打，她，很好看。」

「如果她做了我們張家媳婦，嘿！那時候，我們就可保獨霸天下。」

「媽咪，我們有機會和馬丁妮……」

「先辦妥祈家小孩的事……」

馬丁妮最後要見的人是麥基華。可惜，她一到麥家門口，就給麥家的管家拒於門外。

「我們老爺不接見外人。」

「也許，他會願意見我。」

「你是甚麼人？」

「祈烈福法官的秘書——馮加。」

「祇不過是一個秘書，我們老爺從來不見小人物，你走吧！」

馬丁妮很氣，但是，她不能火，她極力壓制住自己說：「我請求你，幫幫忙，通傳一下。」

「別囉嗦，我幫不了你。」

我不會出賣主人。」

「我並非要你出賣主人，我祇是請你在麥老爺的面前說一下，告訴他，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見他。」馬丁妮又塞了幾張鈔票進他的手裏。

「馮先生，我不是不願意幫忙，祇是我們老爺已經很久沒有接見客人，」他的態度逐漸變好了。

「我明白。我不會令你為難，祇要你肯為我通傳，麥老爺肯見我，算我幸運，他不肯見我，我也不會怪你！」

「好吧，你留下電話，姓名和求見原因。如果老爺肯見你，他的私人護士汪小姐自然會打電話給你。」

「謝謝！」

馬丁妮忍着氣離開麥家，她回頭看那堡壘式的房子，裏面到底藏住多少秘密？

馬丁妮直覺地感到祈小福就在裏面。

馬丁妮坐進汽車，通訊器已發出聲響。

馬丁妮按開通訊器，對方說道：「韋占美！」

「有事嗎？」

「我找到一些依莎貝的資料。」

「重要嗎？」

「足以影響她的一生。」

「你到我的家裏來，我請你喝華倫天奴！」

「華倫天奴？」

「一種飲品，很羅曼蒂克的。」

「我立刻來！」

馬丁妮掛上通訊器。開車直駛，不很遠，她已經發覺後面有一輛栗色汽車，似乎有跟蹤她的傾向，馬丁妮開了車前表板

的感應器，感應器亮着紅燈，那證明栗色汽車內的人有槍。

馬丁妮看着前面，前面是一條闊大的公路，沒有橫巷，沒有橫街，想避，也無路可避。

她是最不喜歡有人跟蹤。她看準了對方（雙程路）沒有車，她按了噴霧器。一縷縷藍色的煙霞，由車尾噴出，後面那輛車正處於蒙查查而不知所措之際，馬丁妮一個U轉，汽車已由反方向開走。

回家，先進酒吧。韋占美來的時候，馬丁妮交給他一杯飲料，然後引導他走進休息室。

名符其實的休息室，無窗，有冷暖氣調節。粉紅色壁燈，粉紅色厚毛地毯，那些有靠背，有扶手的椅子，軟得像一堆海綿。

韋占美坐下來，吐口氣的確很舒服。

「這華倫天奴如何？」

韋占美舉起手中的高身水晶杯。杯裏有紫羅蘭色的水液。有紅色，綠色，金橙色的東西在浮動，插進杯內的調酒棒上，有一朵黃玫瑰。

「顏色嬌艷，的確很富羅曼蒂克，就是那玫瑰花……」

「怕有花虫？」

「怕有花虫？」

「像真的一樣？是不是？傻瓜，祇不過是加了玫瑰香料的奶油花。可以吃的！」

馬丁妮咬下了一片花瓣，津津有味。

韋占美學着她吃，吃光了玫瑰。就發覺調酒棒的頂端，有一個小愛神。

韋占美喝一口飲料，他叫了起來：「

唔，很好。酸酸的，甜甜的，裏面放了些甚麼。」

「百分之一百鮮榨提子汁，裏面加了櫻桃，鮮薄荷和檸檬粒。喝了它，會增加你的胃口。」

「妙極了，能不能多喝一杯？」

「祇限一杯。」

「丁妮，今晚我們去吃晚餐好嗎？」

「改天吧！等會兒，我還要出外跑一次。」

韋占美有點失望。事實上，他和馬丁妮合作一年多，也追求她一年多，可是，連手兒也沒拉上。

「剛才你說有伊莎貝的新資料？」馬丁妮把杯子放在几上。

「不錯！」韋占美收拾心情：「伊莎貝的家，我們到過，一場胡塗，還想得起來嗎？」

「忘不了。我就老是不明白，假如她 and 比提合作，生活應該過得很好，她為甚麼會住那種地方？」

「伊莎貝的確很有錢。」

「她的銀行戶口祇有幾千元。」

「她的錢全都在她的女兒名下。」

「原來她已經結婚了。」

「她從未結婚。却有一個八歲大的女兒。」

「她的女兒在哪裏？」

「在一間貴族學校寄宿。」

「你見過她。」

「我到過學校，那女孩子很漂亮。」

「伊莎貝一定爲了女兒，所以和比提合作。」

「學校的修女告訴我，伊莎貝已爲女兒交付了十年的教育費和食宿費，那就是說，她的女兒可以一直在學校生活，直到中學畢業。」

「伊莎貝倒是個很好的母親。」

「她的女兒另外有五萬元教育信託基金。」

「她想得真週到，她的女兒唸完中學，還可以唸大學呢！」

「一個吧女，怎能賺那麼多錢？」

「這足以證明她和騙取保險金的案件有關，更可以證明，她和比提有關。」馬丁妮站起來：「那些錢人，一點消息也沒有？」

韋占美道：「沒有，可能他們怕事，做縮頭烏龜。」

電話鈴响，馬丁妮拿起電話，那是負責聯絡的女探員：「總探長，請用第五號通訊器。」

馬丁妮放下電話，拿起通訊器。

「小香？」

「波士，麥基華剛來過電話。」

「他自己親自打來？」

「不，是他的私人護士，她說，明天十一時，麥基華可以接見你。但是見面的時間祇有十分鐘。」

「好的！我會準時去。」

關上通訊器，占美問：「甚麼事？」

馬丁妮聳聳肩。

「又是高度秘密？」

「唔！」馬丁妮說：「此事與你無關。不過問，對你有好處。」

「我發覺你更適合做一個特務。」

「因爲我不做總探長，就不再是你的上司。」

「你做我的上司，總不是味道。」

「別生氣，陪你吃一頓晚餐如何？」

「好極了！」韋占美跳起來：「我立刻回家換衣服。喂！丁妮，你能不能改裝，我不想陪一個男孩子吃飯。」

馬丁妮看了看自己，笑了起來：「我倒忘了，怪不得頭髮暖暖的。好吧，今晚我扮演一個美女……」

陷落虎阱 勇突重圍

馬丁妮在管家的帶領下，走進一個巨型花園。

最吸引人的，是那個豬腰型的游泳池。

水，是淺金黃色的。

管家看了馬丁妮一眼問：「是不是覺得游泳池有點與眾不同？」

「唔！水的顏色很特別。」

「我們這兒有兩個游泳池。一個是普通的，一個是麥老爺專用的。」

「麥老爺喜歡游泳？」

「是浸水。水池的水所以會變成金黃色，是放了藥粉，這些藥粉，對老爺的身體，有保健作用。」

「麥老爺不是有病吧？」

「他已經患病接近五年。所以，這五年來，他都不再接見人客。」

走進大廳，大廳的一旁是樓梯。樓梯分開兩部份，一部份是自動電梯。直上的，另一邊是一條向上傾斜的鋼板，管家說：

「那是老爺專用的。」

，家裏常常有宴會，不過，你事前可以打電話給他的管家，他會替你安排時間。」

「謝謝你，麥威先生。」

真想不到麥卡倫住的房子，竟然如他父親的巨宅一樣豪華。

不過，屋內的佈置更新潮，更洋化。

名不虛傳，麥卡倫的確非常喜客。

「馮先生，歡迎你！」

馬丁妮向他打量，四十歲的年紀，穿一套深藍色西裝，人比實際年齡活潑。

「要酒？咖啡？凍飲？」

「咖啡，謝謝！」

坐下不久，他又遞烟，又遞糖果。

「麥卡倫先生，你真客氣。爲了不想浪費你的寶貴時間，我開門見山……」

「我全知道，麥威先生給我的電話，你想知道有關麥威先生的事。」

「不錯，請你盡量提供資料給我。」

「加連的死，對我們一家人，影響很大，首先是舍弟的不幸，跟着繼母病逝，而家父又因憂妻成病。」

「在當時的情況下，最痛恨法官的恐怕是令尊翁？」

「不是，是我的二弟麥加連。」

「麥加連？」

「不錯。加連和加連同一母所出，加連和加連感情最好，他也非常孝順他母親，同時又一直得到母親的憐愛。所以，他痛心極了，憤恨極了，他本來已經是個歇斯底里的青年，繼母和加連的死，令他幾乎發狂，再加上父親患病，他就更加哀傷了！」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加連被判死刑，你，絕不傷心？」

整間屋子都鋪上很厚的紅地毯，牆壁上掛着價值連城的壁畫。古董到處皆是。別的不用問，單看這些氣派，就可以知道主人的口袋，有着數之不盡的銅板。

隨便拿他一樣東西，足以解決窮人十數載的衣食問題。

管家帶馬丁妮進二樓一個豪華書房。

「馮先生，坐會兒，我去請老爺。」

管家出去。馬丁妮站起來到處看看。那兒有不少絕版的名著，珍貴的郵票冊，文房用具和擺設，全都是銀造的。

馬丁妮正看得入神，她聽見一點聲音，回過頭，看見一個穿白制服的護士推着一張輪椅，輪椅上坐着一個瘦弱的老人。

「麥老爺？」

「是的！」麥基華向她打量：「你是馮先生……」

「祈法官的秘書。麥老先生，我想跟你單獨談談，行嗎？」

麥基華揚一下手，護士出去了，關上書房的門。

「對不起，本來我不應該來騷擾你，但是，祈法官有麻煩……」

「那跟我甚麼相干？」他似乎不耐煩聽下去。

「祈法官的兒子被綁架了！」

「我不想知道任何有關姓祈的事。」

「可是，麥老先生，五年前你曾經在法庭上高聲嚷叫要殺死祈法官。」

「五年前？」他想着，搖一下頭：「五年前我心愛的妻子還沒有死，我也沒有病，不單止可以好好的站着，還有氣力高聲大叫。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並非不傷心，祇是比不上父親和加連，我坦白告訴你，我母親是爸爸的第一任太太，爸爸對我母親，完全沒有感情。爸爸愛的祇是加連和加連的母親。」

「你會不會因此而恨你兩個弟弟？」

「不會，我的弟弟很尊重我。這是事實，我們之間感情很好。」

「這樣說，加連之死，最傷心的是你的爸爸和加連！」

「我的爸爸不能算數，自從繼母去世，他整個人都麻木了。所以，傷心，報復，綁架的事，他已無能爲力，他甚至連看一套戰爭電視片，他的心臟病也會發作，祈小福的事，我保證和他無關。」

「那末，就祇剩下麥加連一個人。總括你所提供的一切麥加連可能會報仇。」

「馮先生，這話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的弟弟，他是個好人。」

「好，人也會報復的。」

「……」

「麥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那是題外話。」

「你問好了，我知道的，一定會告訴你！」

「以前，令尊翁是五爪黨的首領，他的手下有很多，不過十年前他已洗手不干，他個人的生活當然不成問題，但是，他的手下又怎樣？」

「一部份到工廠，酒樓做事。一部份回到自己的家鄉，務農爲生。」

「你是說，他們不能再作奸犯科？」

「他們要找工作，很容易。我們工廠

此涼薄的人，又怎會費煞思量去報復？」

「會，男管家——麥威進來。」

「請吧！馮先生。」

走出花園，馬丁妮忍不住問：「你不是要帶我見你們的大老爺？」

「是的，我們用車送你去。」

「去哪兒？」

「這個時候，大老爺應該在工廠。」

「我不想打擾他的工作時間，我還是在這兒等他回來。」

「大老爺並不住在這兒，麥家古屋，就祇有老爺一個人住。當然還有傭人。」

「包括打手？」

「我們老爺沒有聘請打手。」

「麥威先生，你在麥家工作多久？」

「三十五年。」

「那你一定很清楚麥家的事？」

「當然清楚，由新夫人進門，到三少爺出世，被判死刑，我全知道。」

「你很喜欢麥加連？」

他搖一下頭，沉聲說：「我祇喜歡老爺。」

「麥威先生以前是五爪黨的首領，相信你一定知道，對嗎？」

他沒有說話，用筆寫字在紙上。

「以前的殺手呢？」

「馮先生，我和我的老爺同樣不喜歡提過去的事，他不再是甚麼首領，他祇是一個寂寞的老人。」

「這是大老爺家裏的地址，你自己去找他吧！」

「是不是也要預約？」

「大老爺和老爺完全不同。他很喜客

「馮先生，無論好事，壞事我都不會做。我決不參予任何事。不過，也許我的大兒子可以，你幫忙。」

「麥威先生見大老爺。再見了，馮先生。」

護士把他的輪椅推走了。很奇怪，馬丁妮對他的話深信不疑：「一個對世事如

「你仍在恨祈法官？」

「五年前，我恨他，因爲，他不單止把我的小兒子判處死刑。而我那患病的妻子，也是因爲驚聞噩耗，傷心而死。」

不久我憶妻成狂，病倒了！」

麥基華的遭遇的確令人同情，馬丁妮想，他有足夠的理由報復。

「最初半年，我的確想報仇。於是，我經常打電話恐嚇祈烈福。可是，漸漸的，我似乎想通了。我因爲太寵愛兒子，把他寵壞了，他犯了法，應該受懲罰，而祈烈福祇不過公事公辦，恨他沒有用。」

麥基華無限感慨：「三年前，我已經宣佈澈底退休，至於恩怨，我已經不再計較。我可以坦白告訴你，祈烈福兒子，絕對和我無關，你以後不要爲這件事找茬，那太浪費你的時間。」

「麥威先生……」

書房門推開，護士走進來。

麥基華輕輕一笑：「你看我的護士有多準時？十分鐘。剛好十分鐘。」

「麥威先生，我想請你幫個忙。」

「幫忙？」他皺起眉。

「你認識的人多，我想拜托你，傳一個口訊，祈法官願意以自己去交換他的兒子。」

「馮先生，無論好事，壞事我都不會做。我決不參予任何事。不過，也許我的大兒子可以，你幫忙。」

「麥威先生見大老爺。再見了，馮先生。」

護士把他的輪椅推走了。很奇怪，馬丁妮對他的話深信不疑：「一個對世事如

還在招請工人。他們根本不必在外犯事冒險。」

「你能不能列份他們的名單給我？」
「可以，不過，很難令你滿意。因為有一部份的人，我們已經和他們失去聯絡。」

「盡你所能吧！」
「很好，明天你來拿。我不在，你問我的管家好了！」

「謝謝你的幫忙！」馬丁妮到處看了一眼：「令弟是否和你住在一起？」

「不是的！我還是王老五，他已經成家立室。你是否想和加達談談？」

「是的！」

「我把地址寫給你。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加達是個好人。」

「麥先生，我還要請求你幫個忙。」

「甚麼事？」

「請你傳個消息，祈法官願意以自已交換他的兒子。希望那些黑道上的朋友，能放過祈小福。」

「酒樓人多，我可以替你傳個消息。」

「不過，我未必能够幫你的忙。」

「那當然，其實，你已經幫了我很多，我再一次向你道謝！」

「那兒話，吃點心，別客氣。」

麥加達給馬丁妮第一個印象是有點神經質。
麥加達比麥卡倫年輕。可是，他缺乏了卡倫的成熟與風度。

他住在另一間豪華房子裏。
「祈老頭是甚麼意思？」他大發脾氣

：「他叫你來找我，分明是說我綁架了他的兒子。」

「麥先生，祈法官是善意的，他祇不過想把自己交換他的兒子。同時，他也沒有報警。」

麥加達的眼睛閃閃的，他突然說：「你告訴我這些事情幹甚麼？」

「想你幫忙。」

「怎樣幫忙，要我把祈小福交回給祈老鬼？」

「祈小福在你哪兒？」

「誰說祈小福在我這兒，我連見都沒有見過他。」

「假如你見到祈小福，你會不會放他走。」

「當然不會，祈老鬼殺死我的弟弟，害死我媽媽，又使我爸爸生病，我恨他，我要報復！」

「你有沒有想過怎樣對付祈小福？」

「想過了，一刀殺死他！」

「你殺了他沒有？」

「沒有，誰都不讓我見他。」

「你說的『誰』，到底是那一個？」

「誰？那當然是你！」

「麥先生，你有沒有看醫生？」

「我好好的，爲甚麼要看醫生？」

「加達！」突然，一個漂亮的女人走進來。

馬丁妮抬頭一看。天！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竟然就是比提。

「對不起！我不知道有客人。」她向馬丁妮微笑。

「太太，」加達說：「他是祈老鬼派

來的人，他……」

「那一個祈老鬼？」

「就是祈列福法官。」馬丁妮一直注視比提。

「祈法官？他是誰？」

「太太，趕他走，好不好？」

「先生，貴姓？」

「馮加。」

「你找加達有甚麼事？」

「祈法官的兒子給人綁架了，我想多了解這件事。」

「姓祈的事，拉到我丈夫的頭上，那不是太笑話了嗎？」

「但是麥加達判案的那一天，麥老先生說過要替兒子報仇。」

「那你去找加達的爸爸好了！」

「我已經見過他。」

「他老人家不是告訴你，姓祈的孩子是我丈夫綁走的吧！」

「他當然沒有這樣說，不過，他同意我跟卡倫和麥加達兩位先生談談。」

「你想知道些甚麼？」

「麥加達先生是否很痛恨祈法官？」

「假如有一個人令你的母親和弟弟喪生，又使你的父親憂傷或病，你會不會恨他？」

「比提！」加達拉了拉她的手：「別跟他說。」

「我們用不着瞞他，我們是痛恨祈法官。」

「問題的重點是，祈小福是否在你們那兒？」

「你不是警察，你無權問我們這些事

情，而我們，也用不着回答你！」

「假如我是警察？」

「那我乾脆告訴你。不是。」

「如果我把事情查出來？」

「那你去查好了！」她聳了聳肩：「沒有人阻止你。」

馬丁妮站起來說：「打擾了！」

「曹管家，送客！」

馬丁妮一邊走一邊想，她怎樣也預料不到，辦祈法官的案竟然會碰到比提，難道兩件案，都是他們所幹？不過麥加達優兮兮的，不像是個辦大事的人！

比提，比提，終於給她找到了。

回家，看見占美，他看來滿面春風：「有好消息，一個錢人已經找到比提。」

「唔？」馬丁妮除下了假髮。

「三年前，她和五爪黨首領——麥基華的第二個兒子在外國結婚，現在已經是貴夫人。」

「你的看法怎樣？」

「麥家很富有，照道理，她不可能爲了騙保險金殺人。」

「假如他們另有陰謀？」

「我不明白，」

「聲東擊西，比如一個賊，他聲言要打劫東家，等東家作好預防工作，而結果他却去搶劫西家。」

「你是說，『死亡婚禮』祇不過是個幌子，他們另有目的。」

「不錯。」

「那件案中，你知道多少？」

「知道很多，但是，我不明白。」

「不明白甚麼？」

「王國成去世後，天天有警察來，我接到通知一直等，那保險公司，做事真快，驗屍官的報告一出，他們立刻就賠錢了。」

「你拿了錢，怎麼辦？」

「依從命令，在家裏等，有一天，有兩個人來拿錢，他們交給我五萬元和一張飛機票，叫我暫時離開這兒，避避風頭，於是，我就去M市探望我姑媽。」

「來收錢的人認得嗎？」

「認不到。來的人太多，每次都換人，我眼睛都看花了。」

「這件事，由頭到尾，你接觸過多少個女人。」

「祇有伊莎貝！」

「真的沒有見過別一個，有沒有一個叫比提女人去看你，或者叫你去看她。」

「沒有，不過，比提這名字我好像聽過，但是我不知道她是誰，你去問伊莎貝，她會知道的。」

「伊莎貝已經給那些歹徒殺死了！」

「啊！真慘。伊莎貝是個好人，」

「爲了你的安全，你要留在拘留所，祇要你一出，立刻就會給人殺死！」

「他們爲甚麼要殺我？」

「像伊莎貝一樣。滅口。」

「我留在拘留所，安全嗎？」

「絕對安全，我會給你一個特別房間，沒有人能接近你。」馬丁妮叫一個女警把美寶帶出去。

「她竟然沒有見過比提，」草占美再也興奮不起來。

馬丁妮拿起記錄文件，審查美寶的口



馬丁妮抬頭一看，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進來的貴婦正是比提。

「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馬丁在沉吟：「驚天動地的到底爲甚麼？」
「丁妮，你……」
「我坦白告訴你，我剛見過比提。」
「原來你早就知道比提在那兒。」占美有點失望。
「不，我是無意中碰上的。」
「她怎樣了？」
「正如你說的，貴夫人一名。」
「她有可疑之處嗎？」
「沒有。如果想拘捕她，除非有證人，」馬丁妮坐下來，低首思量：「我最担心的，是案中案外的第三宗案。」
「丁妮，對不起，你所說的話，我全部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馬丁妮自言自語，

「麥基華太弱太老。麥卡倫太合作，麥加達傻頭傻腦，而比提她顯然相當聰明。」
電話鈴响，負責通訊聯絡的女探員說：「總探長，韋探長，戴局長要你們立刻到警局，國際刑警已經找到一名叫美寶的女子。」
「美寶？」占美問。
「死亡婚禮的新娘，看樣子，我們可能會找到證人。」
「我們立刻可以拘捕比提。」
「但願如此！」
「假如你不肯合作，那末，我們就控告你謀殺。」
「我，」美寶面青唇白：「我沒有殺人！」

「沒有人可以幫你的忙，」馬丁妮非常嚴肅：「祇有說出真相，你才可以洗脫殺人的罪名。」
「我說就是了，」她吐口氣，「都怪自己一時貪心。大半年前，我到黑貓酒吧工作，認識了吧女伊莎貝，不久，我們做了好朋友，一天，他問我想不想要五萬元，我當然想，因爲我做吧女也是爲了賺錢，於是伊莎貝叫我向老板田中野辭職，第二天，伊莎貝替我在一間豪華酒店開了一個房間，我好好享受了一晚，第二天，來了兩個男人，他們要我搬到一間小公寓去，還要我向鄰居承認我是一個女教師。」
「那兩個男人叫甚麼？」
「他們好像都沒有名字，一個叫十八，一個叫二十四。」
「好狡猾，一切都事前安排好。」占美說。
「第二天，另外兩個男人來教我如何認識王國成，認識王國成不久，我已把他迷住，他向我求婚，我就依照計劃要他先買人壽保險，收益人一欄，並要寫上我的名字，他答應了，於是，不久之後，我們就舉行婚禮，婚禮完成後不久，他在酒會中心臟病死了！」

「誰說王國成死於心臟病？」
「醫生！」
「假如王國成有心臟病，保險公司會接受他買保險嗎？」
「當然不會，我知道王國成的死，是他們做了手脚，不過，我真的沒有殺他。他死的時候，我正在跟一班客人談話。」
「我相信你，繼續說下去。」

供，「依我看，她不像撒謊。」

「我們休想對付比提。」

「其實，比提也不一定不是主腦人。」

「但，她是問題的關鍵。找到她，一切都可以明白。」

「未必，我見過比提，她是個死硬派，抓到她，也未必能問到真相。」

「你認為誰是主腦人？」

「要是我知道，我還會坐在這兒？」

「除了比提，你懷疑誰？」

「很多人，瑪花，羅拔，麥卡倫，麥加達，可能還要加上麥基華。」

「你說的名字，為甚麼我都沒有聽見過。」

「韋探長，要是你知道的比我還要多，我這個總探長，也不用當了！」

馬丁妮的通訊器發出聲響，馬丁妮把

聖推開：「波士，我是小香。」

馬丁妮對韋占美和記錄口供的探員說：

「你們可以出去了。」然後對通訊器問：

「有甚麼消息？」

「綁匪剛來過電話，下午交錢。」

「上一次，他們聲言不准我去祈家。今天，我會化裝成一個賣水果的老婦混進去。」

「不行。他們在電話裏聲明，今天不准任何一個人進祈家，否則，先殺了小弟。」

「那……錢就由你送去。小香，你能應付嗎？」

「我盡力。」

「化裝沒問題？」

「我已經實習過一次，祈法官認為不

錯。」

「別忘了帶通訊器，隨時聯絡，還有，我給你的那些東西。」

「我會帶備一切。」

「小心，祝你好運。」

小香一連問了祈法官幾次：「我這樣行嗎？他們會不會把我認出來？」

「你和馬小姐比，是差了些，不過，他們祇不過拿錢，沒有人會仔細看你的。而且，也可能像上兩次一樣跑一趟。」

「既然你說O.K，我就去了。」小香一手拿皮箱，一手拿車匙。緩緩的駕駛，依照綁匪的指示，開車到人烟稀少的第三號廢車場。

她比馬丁妮好運，她祇不過等了一會，就有兩個人走過來。

「你是祈法官？」

「是——的。」

「沒有報警？」

她搖一下頭。

「錢帶來了沒有？」

她點一下頭。

「把皮箱給我。」他打開皮箱點算一下說：「差不多。現在你跟我走！」

「我付了錢，還要跟你們走？」

「帶你去接祈小福。」

「真的？」

「上車吧！」

「不，上車之前，先要搜查他一下。」

「那麼一搜，通訊器搜出來，那男人舉手想打她，另一個說：『把通訊器摔壞算了，省點氣。』」

他把通訊器踢個粉碎，一面說：「綁着他的眼睛，押他到我們的車上。」

坐在車裏，小香的心，卜卜直跳，雖然她跟隨馬丁妮兩年，大大小小的場面都見過，可是她畢竟年輕，也比不上馬丁妮機智聰明。

汽車開了一段路，有人拉她下車，牽着她走，走了好直一條路，站定了，有人解開她眼前的黑布。

小香定了神，才看清楚了，他的四週有不少人。

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個華衣少年和一個美貌貴婦。

「錢是否足數？」那女的問。

「數過了，一文不少。」

「好極了！這趟買賣算是做成了。」

剛才搜查小香的男人，在女的耳邊說了一些話，女的走到小香的面前，端詳了一會，問：「你，就是那位祈法官？」

小香忙不住的點頭。

她出奇不意的一手掀起小香的假髮，她哈哈大笑：「原來祈法官是個女人。」

小香見事敗，心情很矛盾，想走，但是，有任務在身，她不可以拋下祈小福不理，她正在猶疑，那女的一伸手說：「抓住她！」

幾個大漢過去，把小香捉住。

「她竟然戲弄我們。」那華服少年說：「殺死她！」

「不，先別動手。」

「怎麼？放她走？就這樣便宜她？」

「當然不會便宜她。留下她，可能將來對我們有用。」女的說：「綁起她！」

那些大男人，把小香的手綁在後面。

「你說，你到底是誰？」

「祈法官的私人保鏢。」

「保鏢？哈哈，」女的仰頭狂笑：「一個臭黃毛小丫頭，祈老鬼也太低能！」

「說不定，他是甚麼警官，探長。」

「就算是，也祇不過是飯桶，」那女的收住笑容，「你女扮男裝的混進來，到底有甚麼企圖？」

「我代替祈法官，祇因為他年老，行動不便。」

「你不是警方的人？」

「像我這樣的黃毛臭丫頭，配做警探嗎？」

「牙尖咀利，押她下去，」那女的看着小香的背影低聲說：「一大一小落在我們手中，明天給他們拍張照片，寄給祈老鬼，我們又可以敲一筆。」

「他有那麼多錢嗎？」

「他沒有。他老婆有。祈老鬼的老婆，是石油大王包剛的女兒。」

「他可能會報警。」

「不會，他那寶貝兒子比錢重要。等第二次錢送來，把他們幹掉，溜之大吉。」

到那時候，他報警，剛巧趕得及收屍。」

另一方面，小香被推下地牢，地下室很昏暗，裏面有一個大鐵籠（裝老虎，獅子用的），鐵籠外，有兩個人守着。

「喂！十二號，十三號，把這個女人關進籠裏。」

「她是甚麼東西？」

「誰知道？三當家吩咐你們小心看守她。」

十二號開了鐵籠，把小香推進去，又鎖上了鐵籠。

一個很漂亮的男孩子坐在不堆裏，他正閃着圓眼睛向小香打量。

小香坐近他身邊問：「你是祈小福小弟嗎？」

「是的，」他相當精靈，「你是誰？特務？想來套我的話，我甚麼都不知。」

「我是你爸爸祈法官派我來。」

「來幹甚麼？」

「救你！」

「救我？」祈小福看着她被綁着雙手：「你也被關在籠子裏，怎樣救？」

「我失敗了！」小香吐口氣垂下頭。

「你真是我爸爸派來的？」他懷疑。

「當然。」

「到過我家裏？」

「到過。」

「那末請你告訴我，放在我床上的玩具是甚麼？」

「唔，一隻烏龜，棕色和紅色，布做的，有一個墊子那麼大。」

「姐姐，」他很高興的低嚷着：「我相信是我爸爸派來的。」

「怎麼一下子又相信了。」

「因為我的房間除了爸爸，媽媽，祖母和奶媽，就沒有人可以進去。」

「啊！我明白。」小香笑起來：「你才像個特務。不過，我們現在被關進籠子裏很難逃出生天。」

「不用擔心。這幾天，我已經想到了一個初步的方法，祇是少了一個和我合作的人。」他說話的神氣，簡直像個大人。

「你有甚麼好辦法？」

「你看，你的手，被綁在後面，而我的手，是綁在前面。」

「對了，有甚麼不同？」

「最初，我和你一樣，被綁在後面，我認為這樣不大好，綁在後面，自己看不見，所以，我一天到晚嚷着要小便，又要嘔喝茶，喝水，十二號怕麻煩，十三號認為我是小鬼，沒有本領飛走，為了方便我自己小便和吃東西，他們把我的手綁在前面。」

「你很聰明！」

「等會兒，我先替你解開繩子，然後輪到你替我鬆綁，這樣我們就自由了！」

「但是，鐵籠是鎖着的，我們飛不出去。」

「我也有辦法。鎖匙在十二號身上。每天，太陽下山的時候，他們會送飯給我們吃，監視我們吃完飯。他們兩個就在出口的那邊，吃飯，談笑，喝酒，唱歌，每天都是這樣，我們乘他們喝得醉醺醺：「你真聰明，不愧是天才，你比姐姐還要強。」小香心疼祈小福：「好吧！就依照你的方法。小弟，你到這兒來，他們有為難你嗎？」

「那倒沒有，不過那女人說，收了錢，立刻就殺我。所以，我們今晚一定要逃出去。」

「不錯！等今晚……」

十二號和十三號喝得又飽又醉，他們唱着三本鐵公雞，突然聽見祈小福叫着：「哎唷！痛死我了。十二號哥哥，我要拉肚子，幫幫忙，我忍不住了。」

「綁

着他的眼睛，押他到我們的車上。」

坐在車裏，小香的心，卜卜直跳，雖然她跟隨馬丁妮兩年，大大小小的場面都見過，可是她畢竟年輕，也比不上馬丁妮機智聰明。

汽車開了一段路，有人拉她下車，牽着她走，走了好直一條路，站定了，有人解開她眼前的黑布。

小香定了神，才看清楚了，他的四週有不少人。

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個華衣少年和一個美貌貴婦。

「錢是否足數？」那女的問。

「數過了，一文不少。」

「好極了！這趟買賣算是做成了。」

剛才搜查小香的男人，在女的耳邊說了一些話，女的走到小香的面前，端詳了一會，問：「你，就是那位祈法官？」

小香忙不住的點頭。

她出奇不意的一手掀起小香的假髮，她哈哈大笑：「原來祈法官是個女人。」

小香見事敗，心情很矛盾，想走，但是，有任務在身，她不可以拋下祈小福不理，她正在猶疑，那女的一伸手說：「抓住她！」

幾個大漢過去，把小香捉住。

「她竟然戲弄我們。」那華服少年說：「殺死她！」

「不，先別動手。」

「怎麼？放她走？就這樣便宜她？」

「當然不會便宜她。留下她，可能將來對我們有用。」女的說：「綁起她！」

「那死小鬼，一天大小二便十數次。真見他媽的鬼。」

「十二號哥哥，我忍不住了，我……」

「還是放他去吧，撒了一地，工夫還不是我們做？」

「死小鬼，討厭，煩死人，」十二號邊罵邊走過去：「他偏找我，好像和我有緣。」

十二號走過來，小香已鬆了綁。她拉下項鍊的鍊墜，那是一塊長形的飾物。小香向那飾物一按，立刻跳出一柄彈簧刀。

十二號低頭開開，他剛把開門打開，小香衝過去，用刀壓着他的脖子。

「小弟，看他身上有甚麼東西？」

祈小福的動作非常快捷，十三號聞聲走過來。

「不要動，否則，我殺死他！」小香和祈小福退過一邊。

「你這死丫頭……」

小香的刀壓緊一點，十二號喃喃叫：「十三號，我們好兄弟一場，你要顧住我，我求你！」

「你不合作，先殺死他，進籠去！」

「不……」

小香再把刀壓緊一點，十二號連動都不敢動：「十三號，如果你不幫我，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進去。」

十三號見十二號脖子滴血，他無可奈何的走進籠子。

「小弟！把鐵籠鎖好！」小香在十二號的脖子上劈一掌，十二號昏倒在地。小香一手拉起祈小福：「走！」

還沒走出地下室，十三號在鐵籠裏張着喉嚨叫：「祈小鬼……」

小香抓起飯桌上的筷子，向十三號扔過去，筷子插在他的胸膛上，他慘叫着倒下來。

「上面有人聲。」

「姐姐，怎麼辦？」

「衝出去。」

「是不是，要打架？」

「不打退他們，我們怎能逃得掉？」

「你會打架嗎？」

「會！來，爬在我背上。」

祈小福閃着眼睛，他搖一下頭。

「為甚麼不聽話？聽他們要來了！」

「駱駝背上放着沙包，會跑得慢。」

「你這小鬼。你不想增加我的負擔？」

「小香揉着他的頭髮：『但是你不該把我當駱駝？』」

「我也是沙包呢！」

「喂！你往那兒跑，人都來了！」

祈小福在飯桌下拿了一條木棍：「十二號常常拿它來嚇我，我帶着它，可以打壞人。」

「走！」

樓上是一個舊貨倉。空曠的，上面有十幾個打手正在吃飯，聽見十三號的叫聲，他們猶豫和交換了意見。便放下酒杯向地下室衝。

小香帶着祈小福已經由地下室上來。

「抓住他們，報告首領。」

小香的橫掃腿很勁，拍，拍，兩聲。出手揮拳，右手肋一捶，拳落空了，但是撞倒一個。

祈小福用背靠着小香的背，他不斷揮動手中的木棍，兩個人配合得天衣無縫。在小香拚命保護下，竟然沒有人碰到祈小福。

一個人打十幾個人，小香的功夫尚未到家，祇是比常人稍勝一籌。再加上要兼顧祈小福，連馬丁妮教她的那一招龍騰虎躍也不能施展，小香把幾個打手打低之後，她已稍感吃力。

她解下了腰間的寬皮帶，在皮帶扣上一按，有一個鋒利無比的鐵虎牙跳彈出來，小香揮動皮帶，呼呼有聲，在她奮力的攻擊下，已把幾個打手擊傷。

可是仍然有八九個人，每個人手上都有西瓜刀，小香正用皮帶鞭向右面的攻擊者，突然卡察一聲，她的左臉被劃一刀。

「姐姐，我跟他們拚了！」祈小福在叫。

「別，別走開！」

小香一放鬆，左腹又被人劃了一刀。小香額上冒汗，血在淌，但是她毫不皺眉，仍然奮力作戰。不過，她揮動的皮帶已沒有那麼勁。

祈小福看見小香一身是血，他慌得哭了起來，小香心裏想，這一次，恐怕凶多吉少。但是，她此行的目的是救祈小福，她就算死，也非要完成任務不可。

馬丁妮常常教訓她：當妳執行任務的時候，你的生命已不再重要。

「唏！」她突然勇猛起來，傷着的臂仍然揮，傷着的腿仍然踢，而皮帶，似乎也堅挺起來了。

她小聲說：「跟着我轉動身體，我會帶你到倉庫門口，一看見門口你就逃，我會擋住他們。但是你要逃得快，唏，唏：」

「不，我不走！」

「聽話……」她話還未完，一個打手飛撲向前進攻她的胸前，另一個向她反手進攻，小香身一側，避過了進攻她上胸的人。可是，她的右手已中了一刀，皮帶拍的一聲落在地上。

小香正感惶恐。而那些打手已飛撲過來捉祈小福，小香一手護他，一手抵擋。眼看，她和祈小福快要打回原形。

就在這時候，一個矮了臉的男人，由倉庫外飛躍而進，蓬，蓬，一拳一個，打倒了兩個打手。

「姑娘，快走，外面有一輛黃色的汽車，走，這兒交給我。」

小香猶豫着。

「走啊！」他大聲吆喝。

「謝謝！」小香攔腰抱起祈小福，奔出倉庫，裏面仍然傳來打鬥聲。

貨倉旁的小巷，果然停泊着一輛黃色汽車，車裏插着匙。小香把祈小福放進車廂。她打火踏油門，汽車像火箭般飛馳。

「姐姐，」祈小福怯怯的說：「你流了許多血。」

小香吸着氣，一句話也不說。

「如果你不想說話，那就不用理我了。」

他忍不住又問：「你痛嗎？」

「我沒感覺，祇望平安送你回家。」

「你立了大功，我送你一隻神奇手套，作為鼓勵。」

「神奇手套？亞傑，除了波士，全世界祇有我一個人有神奇手套。」小香跳了起來。

「神氣啦！」亞傑一翻眼，心裏又羨慕又妒忌，他和小香是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富貴。

「小香，你看看這些照片，在舊貨倉裏，你見過多少個？」

小香翻着相片，選了兩張出來。

馬丁妮道：「是麥加達和比提。」

「波士，」亞傑站起來：「這樣說，兩件案可能有連帶關係。」

「唔，」馬丁妮靠在椅背上，咬着下唇說：「我們趕去舊貨倉，人去倉空。而那輛黃色汽車，根本就是人家報失的汽車。小香，那救你的男人你能認出多少？」

「他身材頗高大，穿一件黑色的乾濕襪，戴帽，又轆上臉，我祇能認出他的眼睛。」

「眼睛，哈！」亞傑搖一下頭：「祇知道一雙眼睛。」

「波士，這是誰？」

「麥卡倫，怎麼？你認識他？」

「我不認識。不過，他的眼睛，很有神，我好像很熟識。」

「是不是像那救你的轆面人？」

小香拿出兩張紙，在麥卡倫的相片上，蓋着他的額，嘴和鼻，祇露出一雙眼睛。她左看右看，不住的點頭：「很像，很像！」

「他可能知道這件事！」馬丁妮站起來：「我立刻去找麥卡倫。」

「……馮先生，你別看我高高大大，我可不會打架，我怎可能打倒那些歹徒，救祈法官的兒子？」

「麥先生，你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承認了。因為，剛才我向你道謝，祇不過說你救了祈小福。如果你不在現場，你又怎會知道要打架？」

「這？」麥卡倫停頓一下，他說：「我是憑思想。把祈小福救出來，不用拳頭用甚麼？難道向那些殺人眨眼的人講道理？你聽過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

「你能言善辯。不過，我始終認為你知道麥加達和比提的事。」

「他們到底犯了甚麼事？」

「別的不說。單是綁架祈小福的事。是千萬萬萬的，因為……祈法官的女保鏢，在貨倉見過他們。」

「那你為甚麼不去報警？」

「我們沒有充份的證據。」馬丁妮說：「麥先生，我今天來，請求你幫忙。」

「你需要甚麼，儘管說好了！」

「證明麥加達夫婦為非作歹。」

「馮先生，我是加達的哥哥，怎可以兄證弟兄？」

「但是，你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而且，你根本不同意加達的做法，所以才會去救祈小福。」

麥卡倫思忖了好一會，低頭無語。

「你不應該護短，應該大義滅親。」

「馮先生，真對不起，我不能幫助你，因為加達已經去世。我祇有加達一個弟弟。別說他並沒有犯事，就算他真的殺人放火，我也不會出賣他。」

，是嗎？」

小香抽抽咽咽。

「回房間去，盡情哭個痛快！」

小香真的奔了出去。

「這孩子真奇怪，滿身是傷都不哭，竟然為了一個小朋友就淚流不停。」馬丁妮搖一下頭：「亞傑，這幾天小香心情不好，你不要惹她。」

「早安！麥老先生。」特護汪小姐把托盆上的食物放在餐車上：「怎麼今天這樣懶，平時早就起床要這要那……」

汪小姐見沒有聲音，她旋頭一看麥基華，他雙眼瞪着，身體傾斜，右手幾乎垂到地上。汪小姐用手按他的脈門，怎麼？死了！

汪小姐嚇得往外奔，到門口，她忽然停住了。因為麥基華這副死相，顯然是不瞑目。而且，他身體傾斜，顯示他曾經被人鈴，再向前推理，就可以證明麥基華之死，完全是汪小姐失職。

汪小姐回轉身，向麥基華走去，先把他身體扶正，蓋上被，又把手掃下他的眼皮，一下又一下。終於一切符合理想，汪小姐才打電話報警。

一個大富翁死了，留下來的，當然有許多複雜的問題，但是，留給警方的，祇是一份驗屍官的報告書——麥基華死於自然——心臟病復發，絕無可疑之處。

但是麥基華死後不久，麥加達的貴府，就不斷傳出兩夫婦不和的消息。

他們每次吵架，都摔東西。砰砰嘭嘭。最初，這些聲響，曾引來了在附近監視

他們的警探，緊張一番。漸漸的，他們已見慣不怪。

這天晚上，他們兩夫婦又在吵架。

丁探員對胡探員說：「他們這麼一吵，可能又會吵一兩個鐘頭，我們還是去吃晚餐吧！」

「兩個人一起去？萬一突然出事？」

「出甚麼事？他們一星期裏吵碼吵雨三次，每次總是吵個不停。他們既然不會出去，我們監視他們那麼久，除了麥卡倫根本沒有別人來過。他們好像知道有人監視似的。」

「我看，還是讓我留在這兒，你去買三文治。」

「又吃三文治？我們已經吃了一個月。」丁探員抗議：「今晚，我們好好吃一頓，燒牛仔肉，拔蘭地，還要冰淇淋。」

「真的去？」胡探員意動了。

「去，快去，快回……」

「……你這不要臉的婊子，我那麼愛你，又那麼信任你，我的錢全部任你支配，你竟然背叛我，你……你胆敢偷漢？」

「偷漢，偷漢，你整整整了半個月，你不怕煩，我也怕煩居聽了會說閒話。」

「那一個鄰居？你是說白家的房子，他們離開這兒遠遠的，誰會聽見？」麥加達指住她大叫：「你既然怕人家說閒話，就不應該偷漢。」

比提抓起一隻烟灰盅向他扔過去：「你再敢說我偷漢我就敲穿你的頭。」

「你有胆偷漢，為甚麼沒胆承認？」

「我到底偷誰？」

「這就是我要問你的，你偷誰？」

「見鬼，」比提再扔花瓶：「你哪一隻狗眼看見我和另一個男人鬼混？」

「我得到可靠的消息。如果我親眼看見你偷漢，嘿！我早就殺死你！」

「你敢殺我？」

「為甚麼不敢？……」

一直縮在一角的管家過來勸：「少爺，太太，你們不要吵……」

「關於甚麼事？」麥加達一掌推開她：「滾回你的房間去！」

「少爺……」

「你不滾？」麥加達抓起一銅像：「我敲穿你的頭。」

「少爺，不要……」管家拚命往內奔。比提轉身想回樓上，麥加達一手抓住她。

「你幹甚麼？」比提掙扎着。

「哼！你想走，我要你說個清楚明白，誰是你的奸夫？」

比提一手摔開他：「你既然迫我，我就說：全世界的男人都是我的情夫！」

「下流，」麥加達掴她一掌。

「無能。」比提也回他一掌。

「你說什麼？誰無能？」

「當然說你。就是因為你無能，所以我才偷漢。明白了沒有？」

「我怎樣無能？」麥加達脹紅了臉。

「問你自己，在床上，你祇不過，嘿！祇不過是一個小孩。」

「你，淫蕩的婊子，你終於承認了！」

「你，淫蕩的婊子，你終於承認了！」

「我為甚麼要否認。丈夫無能，妻子紅杏出牆，這也不能怪我。」

「告訴我的情夫是誰？」
「你有本領自己去查，」比提兩手叉腰：「我偏不說，看你能把我怎樣？」
「我殺死你！」麥加達從腰間拔出一支手槍，用槍咀指住比提。

「殺死我？你敢？你不敢，」比提哈哈大笑：「你連一隻蟻也不敢殺。我說你無能，可沒說錯的。」

「好……好，今天我就殺了你……」
「一聲槍响，槍法好準，比提掩住胸口倒在地上。」

「比提，」麥加達愕然：「比提，你在演戲？」
走過去，蹲下身，看見比提的胸口冒着鮮血。

「比提，你爲甚麼？」
一陣汽車急駛的聲音，麥卡倫喘着氣跑進來，看見屋內的情形，他大吃一驚：「加達，發生了甚麼事，我在外面好像聽見槍聲。」

「哥哥，」麥加達渾身發抖，「比提，她……」

「比提？」麥卡倫蹲下去，他把手指放近比提的鼻孔，他說：「比提死了！你爲甚麼要殺死她？」

「我沒有殺死她！」

「還說沒有？你手上還拿着槍。」
麥加達把槍一扔，他說：「我祇不過用槍嚇她，我並沒有殺她。」

「但是，屋子裏祇有你們兩個人。而且，比提的確中彈身亡，」麥卡倫皺起了眉頭：「不是你殺她，是誰？」
「我也不知道。我沒有殺她，我沒有

開槍。哥哥，你爲甚麼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又有甚麼用？警方是絕對不會信任你的，因爲一切對你不利，現在祇有你和比提，你手上握着手槍，他們會控告你謀殺，你會被判死刑。」

「哥哥，救救我！」
「快逃，由後面跑趕快離開這兒。」
「那……」

「快走呀！」麥卡倫把槍拋給弟弟：「帶着你的槍，走，逃得遠遠的！」
「哥哥，這兒……」

「這兒有我，我會擋住他們。快，再不走，來不及啦！」麥卡倫推着他，麥加達終於由後門走了。

麥卡倫整理一下現場，立刻報警。
兩個警察吃飽牛仔肉，喝够酒回來。看見麥家門前停着警車，他們駭然相顧。
「發生事……」
他們衝進去，看見章探長正在低頭看死者。

「沒命，那女的死了！」
「都是你，吃甚麼牛仔肉。」
「那一位報警？」

「我！」
「你的姓名？」

「麥卡倫。」
「你和死者的關係？」

「她是我的弟媳。」
「你是怎樣發現死者的？」

「我由家裏開車來，聽見槍聲，我衝進來，看見比提躺在地上，她死了！」

「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你到這兒來，有事嗎？」

「有人告訴我加達和比提在吵架。」
「誰告訴你，他們在吵架？」
「這……其實，加達和比提常常吵架，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

「剛才你說聽見槍聲，所以衝進來，你一定看見兇手？」
「我……見不到。」

「麥加達在那兒？」
「他……我不知道。」
「麥卡倫先生，你知道嗎？比提之事，你的嫌疑最大。」

「我沒有殺比提，我有甚麼理由殺她，麥卡倫面色大變。」
「你想爲自己清脫罪名，那末，唯一的方法，你要說真話。」

「我……真的甚麼都不知道。」
「你維護別人，祇有害了自己，」章探長手一揮：「你們把疑犯帶走。」
「不，不要拘捕我，」麥卡倫掙扎着：「我願意說真話。」

「放開他，你說吧！」
「我接到這兒管家的電話，說加達又和比提吵架，於是立刻乘車到來，想勸解他們。」

「誰是麥加達的管家。」
「我是。」
「是你打電話通知麥卡倫先生。」

「是的，因爲少爺和太太吵得很兇，又在摔東西，我怕發生事，所以打電話通知大少爺。」管家說：「二少爺向來祇聽大少爺的話。」

「麥卡倫，你趕來後，發現甚麼？」
「我……看見比提剛中槍，仍在流血

，而加達，加達，他……」
「他怎樣？希望你合作，不要阻差辦公。」
「他站在比提的前面，手上……握着槍。」

「當時除了麥加達還有沒有別人？」
「沒有。」
「現在麥加達呢？各位兄弟，有沒有找到麥加達？」

「沒有，連鬼影也沒有。」
「麥卡倫，你弟弟藏在那兒？」
「他由後門逃走了。」

「跑了多久？」
「我報案之前。」
「章探長，」一個探員走過來：「找不到殺死者的手槍。」

「麥卡倫，加達是否把手槍帶走？」
「是的。」
「發通告通緝麥加達。」章占美說：「麥卡倫，我相信你一定知道麥加達藏在哪兒？」

「探長，我不知道。」
「我會控告你窩藏罪犯知情不報。」
「我不知道他逃往哪兒？不過……」

「說呀！別吞吞吐吐。」
「小時候，加達遇上了不愉快的事，他就會一個人躲在泳屋。現在，泳屋已經很舊，很久沒有人去了。」

「泳屋在哪兒？」
「在三角灣……」
X X X

由於麥加達手上有槍，章占美帶了不少探員，偷偷包圍整間泳屋。

章占美用擴音器說：「麥加達，你已被包圍，你無法衝出包圍網，投降吧！」

麥加達正蜷曲着在地上睡覺，聽見聲音，他走近窗簾，輕輕撩起窗簾一看，天！外面爲甚麼有那麼多人？

他放下窗簾去找手槍，外面的章占美又在叫：「把手槍拋出來，高舉兩手投降，我們不會傷害你的！」

「他媽的，我把你們一個個殺死。」
麥加達舉起手槍，可是，當他想起比提，手就不斷發抖，終於手槍跌落在地上……

「……我承認和比提吵架，我承認說過殺她，我承認拿出手槍，我承認用槍指住她。」麥加達在拘留所裏叫：「但是，我並沒有開槍殺比提！」

「不過，比提是被用人槍打死的。」
章占美說。

「那不關我事，我根本沒有開槍。」
「屋子裏當時祇有你們兩個人，傭人都在後座小屋，你沒有殺她，誰殺她？」

「我怎麼知道？」麥加達高聲吼叫。
「總探長！」

馬丁妮走進來，麥加達向她瞪着眼，馬丁妮笑了笑：「認得我？」

「你……好像？」
「別浪費時候去猜想，我是總探長馬丁妮！」她指了指桌上的手槍：「這支槍，是你的？」

「不錯！」他說：「比提根本不是我殺的。不信，你看看我的手槍，裏面仍然有六顆子彈。」

馬丁妮嗅了嗅槍嘴，再把彈膛退出來，她數着子彈：「一、二、三、四、五。」

「槍嘴有火藥味，彈膛內祇有五顆子彈，那證明你曾經發射過一顆子彈。」馬丁妮問他：「你，到底怎樣解釋？」

「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殺死比提。」
馬丁妮吩咐章占美去拿從比提身上取出子彈的報告書。

「我並沒有說你殺人，我祇是要你解釋一下，你在何時何地發射一顆子彈。」

「我沒有，我根本沒有開過槍。」
「你不覺得你說的話很可笑？其實，你有權開槍，因爲你的手槍已向政府登記。你開槍，也不一定是殺比提，何必推得一乾二淨？」

「我沒有開槍，我沒有殺人。」
章占美送來一份報告書，馬丁妮看了看說：「比提身體內的彈頭和你的子彈是同一類型的。麥加達，你無法再狡辯了，爲了節省雙方的時間，你還是招供吧！」

「我冤枉……」
「這人很麻煩，」馬丁妮皺一下眉：「占美，這兒交給你，我另外有事。」

馬丁妮走出記錄室，一個胖高個子的男人，拿着文件袋走過來：「總探長？」

「是的，你是誰？」
「麥家的法律顧問——柯東尼。」

「麥加達是殺人犯不能保釋出外。」
「我知道，不過，總探長，我想跟你談談。你能否給我時間祇要十五分鐘。」

「好吧到CANTEEN喝咖啡。」
「謝謝……」
「有話請說，我很忙。」馬丁妮喝了一口咖啡說。

「總探長，請你相信我，加達不會殺

人。」

「我相信事實！」

「是的，我承認各方面對他都不利。但是，他是不會殺人的。」

「比提和麥加達的事你知道多少？」

「加達告訴我比提在外面有情人。」

「這就是他殺人的動機。他妒忌，而且他本人又有些神經質。」

「不過，他是個愛妻子的。三天前，他曾到我律師樓，跟我談及比提的事，他認爲比提偷漢，可能對他不滿，因此他有意把他名下的財產，送三份一給比提。」

「已經辦理財產移交手續。」

「還沒有，祇是他的初步計劃。」

「對了，麥老先生去世，麥加達可以得到多少財產？」

「麥老先生的財產，數之不盡。我很難說出一個準確數字。不過，麥加達可以得到四份三的遺產。」

「四份三？他還有一個哥哥。」

「卡倫祇能得到四份一。」

「爲甚麼會這樣？」

「麥老先生的遺囑，是十年前他洗手不幹的時候立下的。他把財產分成兩份，二份一送給他第二任太太——羅娜。另外的一半由他三個兒子均分，後來加達死了，本來分三份的財產就變成兩份。那就是說，卡倫和加達每人可得財產四份一。」

「但是，你剛才說過，麥加達可分四份之三。」

「加達是羅娜的親生兒子。羅娜死了，他的財產自然留給自己的兒子。」

「如果加達死了呢？」

「那末自然由麥家唯一的後人——麥卡倫承受。」

「麥卡倫祇能分到四份之一的財產，是否很生氣？」

「不，他早就知道遺囑的內容。而且，他們兄弟感情極好，又何況，麥家財產極多，就是祇有四份之一，也够卡倫一生享用不盡。」

「加達也真笨，爲了女人竟然……」

「總探長，比提絕對不是加達殺的，他不會殺人！」

「但是，他一開口就是殺人，他曾經下令殺死我的女助手。」

「他祇不過囑囑而已。叫他真正殺人，他可不會。假如你不相信我的話，去找盧卓傑醫生。」

「他是著名的精神病醫生。」

「不錯，他也是加達的醫生，對於加達的精神和心理病態。他會給你詳盡的解釋。」

「好，我接受你的意見！」

表應外合 一網成擒

「從小，加達的腦就有點問題，十年前，是麥老先生帶他來給我檢查，醫治，由那天開始，他在我這兒醫治了十年，每一個月來檢查一次。」盧醫生說。

「十年裏，有甚麼明顯的成績？」

「是有一點點成績，但不顯著。有時候他的思想十分成熟，有時又像個七八歲孩子。他很單純容易暴躁也容易受騙。」

「他沒有向你提及比提的事？」

「有，他說比提不愛他，在外面有了男朋友。」

「當時，他是否很憤恨？」

「不是，祇是生氣。他叫我醫治好他，讓他成為大男人。他不喜歡比提說他無能。」

「你最近見到他，在甚麼時候？」

「五天前。還是那句老話，比提說他無能。」

「他不喜歡人家說他無能？」

「絕不喜歡。」

「會不會昨晚比提罵他無能，他一氣，就開槍殺死比提？」

「他會高聲大叫殺人，甚至拔出手槍。可是，我担保他不會殺人。」

「你說，他心地善良，不做壞事？」

「那倒不如說他對殺生有畏懼症。」

「畏懼症？」

「是的，我隨便舉個例，有一次，我在他家裏作客，比提買了一隻小狗回來。加達很喜歡那隻小狗，想抱起它，誰知小狗咬了他一口，他很生氣，走去取獵槍，他來勢洶洶的擡槍復返，他把槍對準小狗，老半天，他沒有開槍，結果，把槍扔在地上。」

「那……」馬丁妮沉思了一下：「他的手槍可能走火。」

「那倒有可能。不過，加達絕對不會蓄意殺人。」盧醫生站起來：「這是加達十年來的病歷，交給你，可能對比提的死，和加達的處境有幫助。」

「謝謝你合作。再見……」

× × ×

連着面紗。

馬丁妮開車到麥卡倫家。在屋子附近，她把汽車停下，然後跑步往麥家。

她看清楚四週無人，於是飛躍跳上圍牆，再由圍牆翻下花園。

花園和屋子四週，像她上次來時一樣，靜靜的，沒有守衛，沒有打手，看來不像是臥虎藏龍之地。

馬丁妮蹣跚走近屋子，屋內到處亮燈，馬丁妮一個一個窗口的看，給她找到了，麥卡倫正坐在寫字枱旁寫字，看來，那像是一間書房。

他很平靜，很專心，這兒裏裏外外，根本無可疑之處。馬丁妮有點失望，返身要走，突然聽見麥卡倫說：「誰讓你進來的？」

馬丁妮一看，那走進來的男人，身材很像……總之似曾相識。

他的聲音極輕，馬丁妮祇有把一個偷聽器吸在玻璃窗上。

「我答應過會和你好好的談，」麥卡倫說：「但是，這幾天我很忙。」

「大哥，我已經等了兩天，你總是不肯接見我。」

「你既然來了，有話快說。」

「現在，一切的事情都完了。我想，大哥已經不再需要我，因此，我很想回家鄉去。」

「好極！我會替你買好飛機票，送你一點錢。」

「大哥，你準備給我多少錢？」

「十萬吧！足夠你享用的了。」

「準備好測謊機就告訴我，」馬丁妮吩咐一個警員，他對占美說：「見過幾個人都說他不曾殺人。但是，人証物証俱在。況且，審訊期快要到了，我祇能用這個辦法。」

「他的腦袋有問題。不知道他是否受得住測謊機。這個人真麻煩。」

「總探長，一切準備妥當，你可以問疑犯口供。」警員進來報告。

「占美，我和你一起去。」

走進一個密室，麥加達躺在一張椅子上，頭部貼着電線。

「開始！」馬丁妮對那控制測謊機的探員說。

「你叫甚麼名字？」

「麥加達。」

「誰是你的妻子？」

「比提！」

「你開槍殺死比提？」

「我沒有開槍。」

「你腦海裏表現着要殺比提，所以手槍失火。」

「我不想殺比提，也沒有開槍。」

「綁架法官的兒子，是你幹的。」

「我是替媽媽和弟弟報仇。」

「死亡婚禮的案件也是你幹的？」

「是的！」

「你殺死伊莎貝！」

「我不認識這名字，我沒有殺人。」

「亞力警官，你殺死他？」

「是比提派人殺死他。」

「你老老實實招供是你殺死比提？」

「不，不。」

，有好幾十億，還有那些不動產。」

「我有多少錢關於你甚麼事？」

「爲甚麼與我無關？大哥，如果比提不是……」

「好！」麥卡倫手一揮，煩躁地說：「你到底要多少錢？」

「二百萬！」

「二百萬？你發神經，你以為我開了金礦？」麥卡倫嚷着：「你爲甚麼不要一千萬？」

「假如你肯給我二千萬，我也受之無愧。」

「老四，你……」

「老四？馬丁妮突然想起來了，他就是黑貓酒吧巷一役之指揮官——四哥。」

馬丁妮連忙按下帽子中央那鈕扣型的袖珍照相機，拍了他和麥卡倫的相片。

「大哥，要是不願意給我二百萬，沒關係，明天我去探望二哥，嘿，嘿！他說不定真的會給我二千萬呢？」老四冷哼的叫。

「老四，」麥卡倫站起來，搭着他的肩膀：「大哥一向待你不薄，你何必與我爲敵？況且，老四現在自顧不暇，你又何必再去麻煩他？」

「這樣說，你願意給我二百萬？」

「朋友有通財之義嘛！不過，二百萬現鈔，一時之間，很難籌足數目，這樣吧！明晚同樣時間，你來找我，我把二百萬和飛機票交給你。」

「大哥，你會不會騙我。」

「我騙你幹甚麼？你在我們這兒工作這麼久，現在要回鄉了，我送給你一筆錢。」

「總探長，」控制測謊機的探員突然說：「他快要支持不住了。」

「我最後問你一句，你怎會知道比提有情夫？」

「大哥告訴我……」

「停止。」

馬丁妮走出密室，她吸了一口氣。

「奇怪，綁架，做案，他甚麼都承認了，就是不肯承認開槍殺死比提。」占美納悶地揮着手：「綁架案破了，死亡婚禮案也破了，就祇有比提的案那麼棘手。」

「破案？沒有那麼簡單吧？」

「麥加達都招供了呀！」

「你別忘記他神經有問題。關於這案件，我認爲並不如表面那麼簡單，我要回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你相信麥加達真的沒開槍殺人？」

「我不會相信，但是我懷疑。因爲他患有恐懼殺生症。」

「這是甚麼名堂？」章占美搖頭：「也許手槍失火？」

「這也有可能。」馬丁妮說：「到我的辦公室去。」

警局裏，總探長的辦公室比戴局長的還要華麗舒服。

「我不明白麥加達爲甚麼要走？」馬丁妮坐在辦公椅上翻閱文件。

「他怕警察來抓他。」

「他堅持沒有殺人，他不應該走。而且，你們去浴室拘捕他的時候，他絕無反抗，非常合作。」

「當時屋子裏祇有他和比提兩個人，不是他殺？會是誰？何況他的手槍曾經發射過？」

「好讓你下半輩子過得舒服，那是我應該做的。」麥卡倫變得十分友善：「你應該知道我這個人最重義氣……」

馬丁妮正聽得入神，突然她聽見一點聲響，她連忙拿走近聽器，轉身想離開，就在這時候，屋子裏响起了警鐘之聲。馬丁妮踏着的草皮竟然翻起，由地底跳出幾名大漢。

馬丁妮知道不能一走了之。她掛上面紗，把那體積細小，尼龍質的神奇手套拿出來套上。手套的內面，有一個掣，馬丁妮把掣按開，手套的背部，立刻跳出許多尖尖的利刺。

人已撲上，馬丁妮一拳打倒一個。那人呀的一聲慘叫，手套上的刺，加上馬丁妮本身超人的力量，那被擊中的人如中千刀萬刃。不用多，祇不過每人一拳，就足以致人於死地。

一個倒下，另兩個撲上來，馬丁妮右拳橫掃，一個倒地，她身一側，另一個撲了個空，馬丁妮反手一拳，直擊在他的背上。

四五六七八，不到五分鐘滿園血屍。馬丁妮躍上牆頭，再翻滾到地上，然後用她那雙超人的腿，祇一會，已逃去無踪！

第二天下午，馬丁妮回警局。

她剛推開總探長室的門，章占美走過來：「又有一宗兇殺案。」

「那兒？」

「佳麗麗院的後巷。」

馬丁妮已進辦公室：「死者是誰？」

「他身上甚麼證件都沒有正在查。」

射過，又少了一顆子彈。」

「占美，你也和別的警探一樣，找到疑兇，有了一點證據。於是就送他進法庭受審，他判了案，你的責任就完了。你有沒有想過，有些人是冤枉的。」

占美垂下頭，用鉛筆畫着紙：「總之，麥加達就不是好人。」

「壞人不一定就是殺人犯。很多時候，根本是兩回事。這件案子，疑點很多。雖然加達承認了一切，但是綁架祈小福，殺人騙保險金，是有頭腦的人才會安排。加達不像這種料子。」

「很明顯，比提是他的幫兇。」

「你有沒有想過麥卡倫？」

「麥卡倫？他可沒有犯事！」

「比提被殺後，麥卡倫第一個到達現場。麥加達一定對卡倫說，他沒有殺人。麥卡倫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他應該知道，甚麼叫畏罪潛逃。如果加達沒有殺人，又何必逃？好了，他讓弟弟跑了，他又告訴你加達藏身之所，你不覺得你太容易抓到兇手？」

「他本來不肯說，是我迫他。」

「你怎樣迫？用刑？疲勞審訊，他一口咬定不知道，你能把他怎樣？」

「你是說，他存心告訴我，麥加達在浴室。好讓我抓他？」

「我不知道，占美。我說過，我要好好想一下。」

× × ×

馬丁妮穿了全套黑色夜行衣，黑色上衣，有口袋數個，袋裏放滿小武器，黑皮帶，黑長褲，黑色長靴，頭戴黑帽，帽子

「死亡原因？」馬丁妮坐下來。

「中彈而死，竟中了三槍之多。」

「軍火專家彈頭報告書來了沒有？」

「來了，是點二五口徑。」

「連死者的姓名都不知道。照片總該拍了吧？」

「這是死者的相片。」

馬丁妮拿起相片一看，她叫了起來：「他就是老四！」

「老四？誰？」

「還記得我們在窄巷給人襲擊？」

「就是那四哥？」

「正是他。」馬丁妮把昨天偷拍麥卡倫和老四的相片拿出來。

「果然是一模一樣！怎麼？他會和麥卡倫在一起？」

「他們本來就是同道人。老四的死，必是和麥卡倫有關。」馬丁妮按開對講機：「天奴，替我安排麥卡倫的約會，地點最好在他家裏。」

馬丁妮關上對講機說：「占美，把探員和胡探員找來。他們在辦案的時候開小差失職，調他們到軍裝部巡街。戴罪立功。」

「丁妮，我還以為你把這事忘了？」

「忘了？不錯，這幾天我很忙。但是，沒有一件未了的事，能够在我腦海中溜走……」

× × ×

麥卡倫笑容依舊，仍然是一副喜客的樣子。

「我記得你喜歡喝咖啡的，最近從印度買回來一種特級咖啡。很香，很濃，要

「不要試試？」

「你的思想真精巧，天才。」馬丁妮說：「我很奇怪，我由進來到現在，你一直沒有問我是誰。」

「你的秘書天奴小姐告訴我，有一位總探長要光臨舍下，你當然就是那位總探長。」

「假如你不善忘的話，總探長才祇不過第一次和你見面。你又怎會知道，我喜歡喝咖啡？」

「不瞞你說，我覺得總探長很像馮加先生，但是，我又不肯說。」

「啊！你除了頭腦精密，眼力也很不錯。」馬丁妮嚴肅地說：「我今天來，是要向你報訊。」

「報訊？」

「余克在戲院的後巷被槍殺了！」

「余克？那……」

「你不要說，余克與你無關。或者說不認識此人，這是你和他的合照，地點是書房。」

「你……」麥卡倫第一次變面色：「昨天晚上，我們家開小偷，那小偷偷，就是你？」

「你們家裏常常開小偷嗎？治安太壞，我派幾個警察來替你看房子好不好？」

「不，不，我們這兒很太平。昨晚開小偷，才祇不過是第一次。」麥卡倫連忙說：「況且，我們這兒有幾個男工，他們會把小偷偷走。」

「你家的男工，都練過武？」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現在的年青人，都喜歡學習打打拳。」

「那些男工，都是令尊翁以前的打手嗎？」

「有小部份是的，不過，他們都全部改邪歸正。」

「麥先生，你還沒有回答我，你是否認識余克？」

「我當然認識他，余克是先父一手栽培的人。自從先父改邪歸正，他就在工廠工作。」

「我曾經過工廠調查，那些工人說，他是掛名的副廠長，上班時間很少。」

「不瞞你說，總探長。余克自小跟着先父東奔西跑，根本沒有受過甚麼教育，叫他當副廠長，無非看在先父的份上。讓他拿份優厚的酬金。」

「昨天晚上，你爲了甚麼事情和余克爭論起來？」

「爭論？余克是好好先生，我也從不與人爭論。」

「你們爭論的原因，是關於余克向你勒索二百萬元。」

「二百萬？余克爲甚麼向我勒索？」

「麥先生，現在是你問我呢？還是我問你？」

「你雖然是官，我是民。不過，我們都有共同的權利：不明白，就發問。」

「你不承認余克向你勒索？」

「絕無此事。」

「比提之事，與余克有關？」

「是嗎？」他興奮地問：「你找到證據？」

「麥加達絕不承認他曾經開槍殺死比提。」

「可能是的。我極希望你能找到真兇。替我的弟婦報仇，還我弟弟清白。」

「有一件事，你非承認不可，比提偷情的事，是你告訴麥加達的。」

「是的。」

「比提的情夫是誰？」

「我並不知道，祇是有人告訴我，我的弟婦不守婦道。」

「是誰告訴你？」

「我可以不回答。因爲，我不是疑犯。而且，這兒不是法庭。」

「將來比提的案在法庭審訊，我會請你做控方的證人。」

「證明甚麼？」

「證明麥加達因妒忌而瘋狂，導致殺人的主因。」

「我並不認爲麥加達瘋狂。」

「你是說，麥加達在神志完全清醒之下殺人？」

「我從未說弟弟殺人。」

「比提之死，在良心上，是否與你有關？」

「有何關連？」

「麥加達十年來，一直看精神病醫生，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麥加達很愛他的妻子，你似乎不應該把比提有情夫之事，告訴令弟。」

「我不想我的弟弟作烏龜。我不想別人恥笑他。」

「但是，你應該想過，麥加達知道此事之後果。」

「我知道他一定會和比提吵架，但是，我想不到，後來會這樣，因爲，我弟弟

不可能有胆量殺人。」

「比提死了是事實，既然麥加達沒有開槍殺人，會不會是余克？」

「余克和比提無仇無怨，他爲甚麼要殺比提。」

「可能受人所托？」

「誰？誰會買兇殺比提？比提祇不過是一個家庭主婦，她跟誰過不去？」

「我可以大膽的說，麥加達和比提都不是好人，麥加達已經承認，祈法官的兒子是他綁架的，哄動一時的『死亡婚禮』，也是他幹的。」

「不可能吧！他們爲甚麼這樣做？」

「爲報仇，爲錢。」

「這兩件事，你知道多少？」

「絕不知情。」

「好吧！馬丁妮站起來：『以後我還會來找你，在麥加達的案未了結之前，我希望你不要離開此地。』

「放心，這兒是我的家，用死光槍指住我，我也不會走。而且，我隨時歡迎總探長光臨舍下，別忘了，我是最合作的市民。」

「這是我辦案以來，最失敗的一次。」馬丁妮在警局的辦公室大發脾氣：「我被麥卡倫佔盡上風。」

「一點收穫也沒有？」

「沒有，因爲我沒有證據。雖然我有他和余克合拍的相片，可是，根本起不到作用。我大意，我失策，那天晚上去麥卡倫家，祇要戴一個錄音機手錶，把麥卡倫

和余克的話錄音，有証有據，他就無可遁形。」

「那晚你祇不過去看看，你事先不知道余克在哪兒。」

「不要替我找理由原諒自己。」

「現在該怎辦？多派警察到麥卡倫家，裝偷聽器！」

「小兒科。他知道我對他懷疑，早就加緊提防。」馬丁妮說：「這件事，祇好由我自己負責。早上我剛化裝成老婦，下午就扮乞丐。」

彭警官敲門進來：「總探長，麥加達的管家和司機已經來了。」

「先請管家進來。」

「丁妮，我還有事要辦，先出去。」

「坐吧！」

她狠命抓住手袋，有點慌。

「比提是你的女主人，她是否常常出外，很少在家？」

「是的！」她說：「差不多每天少爺上班後，她都出去。」

「晚上，她有沒有在外面留宿？」

「我想……好像沒有。除非，她和二少爺去參加通宵舞會。」

「是否每天有很多人打電話給她？」

「這，我就知道了。因爲她的房間有獨立電話。」

「你們的男女主人，是否一向有吵架的習慣？」

「不，少爺對太太很好。很聽太太的話。有時候，少爺像個孩子。吵架的事還

道？」

「比提不安於家的事，相信你也略有

是最近才發生。」她說：「總探長，少爺死的時候我不在場，我甚麼都沒看見。」

「你不用驚慌，我不會爲難你。祇想和你談話。」馬丁妮安慰她：「你的女主人有一個表姐叫伊莎貝，你認識她嗎？」

「伊莎貝？」管家全心全意的想：「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平時去找你少爺少奶的人，都是些甚麼人？」

「有錢人，全都是有體面的人。」

「有沒有一些高高大大的打手？」

「打手可沒有。男工却有幾個。」

「他們的行爲如何？」

「和平常人一樣，沒甚麼特別！」

「大少爺是否常常到你們那兒去？」

「一個月大約一兩次。」

「他的爲人如何？」

「對我們下人很仁慈，從來不擺主人架子。所以，當二少爺和少奶吵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我打電話通知大少爺，請他來勸架。可惜，他來遲了，都是我不好，我應該早點打電話。」

「那不能全怪你。現在你可以離去。不過，我或許會再跟你談談。」

管家出去，司機進來。

「你的女主人是否常常外出？」

「是的。」

「每次出門，都由你送她？」

「除了購物她總是自己開車出去。」

「那就是說，她每次去哪兒，你不知

道？」

「是的。」

「比提不安於家的事，相信你也略有

所聞。你本人對這件事，有甚麼感想？」

「總探長，我不過是個司機，主人的事，我不敢管，我……甚麼都不知道。」

「你把我當朋友。我們大家談談，我答應你，你的話，我不落口供。」

「我……認爲很可能有這麼回事。」

「何以見得？」

「有一天，我放假，我和女朋友去吃餐，餐廳對面，有一間小公寓……」

「是的！我在近處，看見少奶由公寓出來，當時，我有點奇怪，少奶怎會到那些地方？」

「祇有少奶一個人？」

「不是，在入口處，她回頭和一個男人談話，他們還親吻了一下，然後彼此分手。一個走東，一個走西。」

「那男人怎樣？我是說面貌身材。」

「這……那……入口處很黑，我看不清楚。」

「你撒謊。你既然看見比提和一個男人親吻，怎會完全看不見他？你不想惹事？是不是？那你就不是好市民，好市民應該和警方合作。」

「我真的記不起了！」他低下頭。

「我們來一個公平交易好不好？假如你肯和我合作，我樂意爲你介紹一份優厚的新工作。」

「這……」他仍在猶豫：「總探長，我的確一時想不起，這樣好不好？我回去想一下。」

「好！我容許你考慮，不過，希望你能够儘快給我答案……」

「亞傑，亞傑，」馬丁妮十分興奮，一回家就喊。

「波士，找我？」

「你想不想要新奇手套？」

「當然想。波士，你是不是有任務派給我？」亞傑非常高興。

「唔！你和小香每人一次，公平。」

「小香完成任務，我呢？」

「你也非完成任務不可。否則，你就不能得到神奇手套。」

「我要做些甚麼？」

「拿着看！」馬丁妮給他一張照片。

「啊！好年青，好漂亮，是個人見人愛的俏女孩。」亞傑問：「她是誰？」

「白麗絲，二十歲。身高五呎四吋半，體重一百一十五磅。三圍的尺碼是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七。」

「哇！絕色佳人。」

「可別給她迷住了，因爲，我是派你去辦案，不是叫你去談戀愛。」

「波士，你放心吧！這個女孩子到底底是甚麼人？」

「問題人物。」馬丁妮吐了一口氣：「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清楚她的底細。你坐下來聽着，那是很重要的。」

亞傑全神貫注望着馬丁妮。

「白麗絲十四歲那年，愛上了一個漂亮的男同學。由於她年紀太小，父母反對，於是她和那男同學私奔。三年前，她的男同學爲了養活她去打劫，結果被警察殺死了。白麗絲怕父母責備，不敢回家。於是，她到處流浪，在的士路格做過歌手，

不要試試？

做過表演女郎，又拍過小電影，一年前，麥卡倫遇見她，一見傾心。而白麗絲不想再流浪，要過舒服日子，於是做了麥卡倫的情婦。

「麥卡倫真的愛她？」

「千真萬確。」

「麥卡倫是王老五，既然愛白麗絲，爲甚麼不正式和她結婚？」

「我不知道，這個謎非要你自已揭曉不可。不過，兩天前，麥卡倫已接她回家，而且他們已決定下一個月結婚。」

「同居了一年才結婚？白麗絲也愛麥卡倫嗎？」

「麥卡倫比她大一倍，又不够英俊，白麗絲是喜歡小白臉的，她肯和麥卡倫結婚，完全是爲了過舒服日子。」

「你是要我利用白麗絲混進麥家？」

「不錯，這是你的假文件；包括護照、出生紙，車牌，M城的記錄，我已得麗絲的父親和M城警方的合作。」馬丁妮說：「小心點。祇許成功不許失敗！」

「甚麼時候開始？」

「明天。白麗絲每天下午去賭場玩波子機，幾乎全年內天天如此。麗絲年紀輕，頭腦簡單，況且，你的條件正適合她。所以，很容易應付。至於麥卡倫，你可要加倍小心提防。」

× × ×

「麥加達，綁架法官兒子的事，是不是你大哥麥卡倫策劃的？」

他搖一下頭：「大哥不喜歡報復，是我和比提決定一切。祈老頭殺死了我的弟弟，又害死我的媽媽，我要報仇。」

「騙保險金的事是麥卡倫設計的？」

「不，是比提的主意，她認爲這樣可以分散警察的注意力，我們可以順利對付姓祈的。」

「你大哥知道這件事？」

「知道。」

「你們騙取保險金達一千三百萬之鉅，麥卡倫要分多少？」

「分甚麼？」他傻乎乎地問。

「當然分錢，麥卡倫要你們給他多少錢？」

「他沒有要錢，大哥說，錢多了，就麻煩。」

「你大哥對你好不好？」

「很好！他是最好的哥哥，比提死了，是他叫我逃走的，是我笨，逃不掉。」

「麥加達，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綁架祈小福，騙婚，完全與麥卡倫無關。」

「我說過不關大哥的事，他不要報仇，也不要錢！」麥加達氣呼呼的叫。他很容易激動。

「你認識余克？」

「當然認識，我從小就認識他。」

「余克和你大哥，是否感情特別好？還是他們合不來？」

「我不知道，總探長，我是不是要判死刑？」

「我不是陪審員，也不是法官。我不能決定你的命運，不過你連犯三案……」

「比提不是我殺的，我沒有開槍。」

「我相信你，所以我千方百計替你洗刷冤情。不過，綁架，騙錢……罪名實在太多。」

「我相信我會死的。但是我沒有開槍殺比提！」

馬丁妮相信他。可是，他的手槍發射過，又少了一顆子彈，不是麥加達殺死比提，到底是誰？誰會對付比提，爲甚麼？關於手槍的事怎樣解釋？連馬丁妮自己也不知道！

她一直認爲麥卡倫是「死亡婚禮」的主謀人。可是，麥加達已正式否認。麥卡倫不單止不是主謀人，連幫兇都拉不上，因爲他沒有分過一分錢。

余克被謀殺，顯然與麥卡倫有關，但是，沒有證據。余克那天，又爲甚麼提到比提，比提之死，難道與他有關？

不過，麥加達自己承認，比提死時，大廳祇有他們倆夫婦，余克到底幹過甚麼？

白麗絲果然國色天香，美麗絕倫。亞傑走到她身邊，輕聲叫：「麗絲！」

白麗絲停止彈波子，她旋過臉去，詫異地看了亞傑一眼，後來見亞傑是個小白臉，她就向他甜甜一笑。

「麗絲，你不認識我了？」

「你是誰？」她閃着大眼睛。

「白字，你小時候的鄰居，也是你的同學。」

「白字？」麗絲聳了聳肩。

「我由M城來的，我到過你家裏，見過你爸爸媽媽，你還記得嗎？有一次你由樹上掉在河裏，我把你救上來，那個肥嘟嘟的小字！」

「啊！我記起來了。那天我掉到水裏，是冬天，好冷呀！你就是救我的肥仔？不像啊！你那麼英俊，小字眼睛很小。」

「男大十八變嘛！自從你和卜比要好，我們七年沒有見面了，我變了很多。」

「你變得好像好英俊，好英俊呢，我呢？變了沒有？」

「你比以前更美了。」亞傑說：「我們去吃茶，大家談談，好嗎？」

「好極了！我正想找人陪。」

喝咖啡的時候，麗絲問：「你剛由M城來？我爸爸媽媽嗎？」

「伯母已經去世，伯父仍健在，很多鄰居都搬走了。」

「噢！媽。」麗絲用手掩住臉：「我是想回去的，但是，我怕……爸媽不肯原諒我。」

「這條項鍊，是伯母的遺物，伯父叫我帶給你，他希望你永遠戴在身上。」

「幫幫忙！」麗絲把脖子伸過去。亞傑替她把項鍊掛上。

「好名貴的項鍊。」亞傑說：「不要掉了！」

「我會好好保留它！」麗絲喝了一口咖啡：「你來這兒幹甚麼？旅行？」

「是的，公司給我一個月的賞假，我來玩玩。順便找你。因爲有人說你來了這兒，伯父托我看看你的。」

「你一個人來？」

「當然！」

「太太呢？」

「連女朋友也沒有，那來的太太？」

「你住哪兒？」

「住酒店。」

卡倫回頭對管家說：「亞祥，我不在家的時候，你要好好招呼白先生，現在，你去看看白先生的房間，還缺少些甚麼？」

「是的！多少爺。」

亞傑心裏明白，那叫亞祥的管家，一定在他房間裏做了手脚。

深夜回房，他一關上門，先來一個大檢查。剛才麗絲帶他挑選客房的時候，他已經知道房間沒有電眼。不過，偷聽器是隨時可以放置的。果然，他在花瓶裏，找到一個偷聽器，他對着偷聽器大聲打了一個呵欠，然後把它放回原處。

和臥室相連的是浴室，浴室十分「安全」。他把一具影相機帶進浴室，解開外殼，內裏另有乾坤，原來是一具小小的偷聽器錄音機。

他把錄音機開了——

「唔，不要嘛！」

「噢！你怎麼身上多了一條項鍊？」

「是我媽媽死前留給我的遺物。」

「頗名貴，讓我看看。」

「我本來就是個富家小姐，看吧！裏面祇有我媽的照片。」

「果然有一張相片。麗絲……」

「別這樣嘛！」

亞傑把相機重新裝上，麗絲身上有了那條項鍊，此後不愁聽不到麥卡倫聲音。

亞傑回到臥室，換上睡衣，想起馬丁妮吩咐他找尋花園地下室入口，他連忙走出去。剛走了兩步，一個人叫住他：「白先生，你想去哪兒？」

亞傑回頭看，是一個男工。他陪着笑說：「新環境，睡不着，想出來走走。」

「很多人都有這種現象，因此，我已爲你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是的，就在這兒！」他高舉兩手：「這是牛奶，這是安眠藥，吃了它，担保你一定睡得好！」

「你想得真週到，」亞傑把一張鈔票塞進他的制服袋裏。

「讓我替你送進房裏，侍候你服下藥丸。」

「不，我自己來。你對我已經够體貼了。住這兒比住酒店好一百倍，晚安！」

白麗絲陪着亞傑遊山玩水，她看來十分開心。

在山頂餐室，吃完下午茶，麗絲去了洗手間。亞傑假裝欣賞風景，走到一角，拿起項鍊的十字架鍊墜和馬丁妮通消息。

「麥卡倫已派人去M城調查你。」

「我在麥家行動不便，每晚我的房間都有守衛。」

「要麥卡倫把你的身世調查得一清二楚，他就會信任你。你還是在白麗絲身上多下點工夫吧！她對你怎樣？」

「很好！我看得出她喜歡我！」

「迷死她。直至她對你言聽計從。」

「她回來了，下次再報告。」

果然不出馬丁妮所料，麥卡倫突然對他親切起來了。

「白先生，你在M城好像沒有別的親人了？」

「我已經沒有家人，麗絲的爸爸，是我唯一熟識的，他可以算是我的親人。」

「麗絲的意思，等我們結了婚，就把他爸爸接到這兒來，那時候，你豈不是舉目無親？」

「卡倫，假如你不照顧他，爸爸會生氣的。」麗絲說。

「你在M城的財務公司工作。聽說你工作很出色，所以，你老板給你一個月的賞假。不過，我仍然認爲不公平，像你這樣的人材，月薪才有二千五，太少了！」

「麥先生，你怎會……」

「M城我有幾個好朋友。白先生，我這兒有一個副廠長的職位，我想聘請你。月薪六千元。」

「不，我不敢接受，我……」

「麗絲告訴我，你不單止是他的老同學，舊鄰居，而且還對麗絲有救命之恩，我希望藉着這次機會代替麗絲報答你！」

「白字，」白麗絲說：「你非答應不可！」

「那太突然，我要好好考慮！」

「很好，你自己想清楚，反正你有一個月假期。」麥卡倫攬住麗絲：「寶貝，最近玩得開心嗎？」

「當然開心，起碼用不着天天去打波子機消磨時間。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能陪我。」

「這孩子！」麥卡倫吻她一下：「白先生，以後拜托你代我多陪陪麗絲。」

「麥先生，我怎可以代替你在麗絲心裏的地位？麗絲需要你不是需要我。難道你真的不可以多抽點時間陪伴麗絲？」

「最近我較爲忙些，過些日子，我會帶麗絲環遊世界。你差不多是麗絲的親哥

「住酒店有甚麼好？到我家裏去，我們的房子又大又美，客房多得，你做我的客人，我担保你住得舒服吃得好，而且，我還可以帶你到處遊覽。」

「你有空嗎？」

「我快要悶死了，卡倫天天忙做生意，留下我一個人在家裏。你來了，正好陪陪我。」

「卡倫是誰？」

「我的未婚夫！」

「你和未婚夫住在一起？」

「唔，我們下個月就結婚了。」

「那我不能到你家裏去。」

「爲甚麼？」

「因爲你有了未婚夫，男人都愛妒忌，他看見你把一個男朋友帶回家，他一定很生氣。說不定，他還會罵你一頓，我不想累你。」

「他敢罵我？哼！白字，你非要跟我回家不可，看看他是否有胆量罵我？」

亞傑就是這樣被白麗絲帶回家，白麗絲替他佈置好一個房間，晚上麥卡倫回家，看見亞傑，一呆。

麗絲把亞傑略爲介紹，她靠住卡倫，撒嬌說：「白字不肯跟我回家。他說，你不會歡迎他，說你還會罵我，會不會？」

「當然不會。」麥卡倫連忙展露笑容：「難得有親人探望你。何況，他又是特地來探望你的。」

「你上班後，我一個人沒事做，我想帶他到處遊覽，好嗎？」麗絲媚眼兒向卡倫一瞟：「白字才祇有一個月的假期。」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吧！寶貝。」麥

哥，這個忙，你非幫不可。」

「我本人無所謂，就怕人言可畏！」

「我授權給你，就是信任你。我麥卡倫不是小氣鬼，你少擔心好了。」麥卡倫哈哈笑：「等我和麗絲結了婚，我給你做媒，介紹一個漂亮的女朋友給你……」

當天晚上，果然沒有人再監視他，不過偷聽器仍在。

亞傑讓它安靜一晚。

第二晚，深夜，一種突然的聲響，一個黑影。

於是，男工，麥卡倫，管家走出花園。而花園左邊的草地突然翻起，有幾個壯男自草地跳下。

亞傑留在臥室把偷聽器貼在玻璃上。

「一定是她，她又來了！」管家說。

「輕聲點，不要讓白小姐和白宇知道。」麥卡倫一揮手：「你們四處巡視。」

擾攘了一番，當然毫無結果，麥卡倫說：「你們休息吧！以後要加倍小心，亞祥，你去看看姓白的。」

亞傑看見一名壯漢移開左面第三個花盆，草地翻開，那些壯漢爬下去，亞傑也連忙收好偷聽器，跳到床上，呼呼大睡。

× × ×

亞傑把全副精神去應付麗絲，他們之間的關係，已到達親兄妹般的階段。

「你把我帶到這兒來，不怕麥卡倫知道？」

「你是說，他會派人跟踪？哼！他不敢！」

「不敢？甚麼原因？」

「我最初和他同居。他曾經派人監視。」

我，我很生氣。於是，我偷偷的溜走了。隔了半個月才把我找回來。我跟他吵了一頓，從此以後他就不敢干涉我的行動。」

「他會不會疑心？」

「有甚麼好疑心，這一年來，我規行矩步。」

「現在算不算規行矩步？」亞傑攬着她裸露的身體：「我真有點怕。」

「怕甚麼？一切有我。」麗絲伏在他的胸膛上：「而且這兒很安全。」

「麗絲，」亞傑捧起她的臉，她實在美得令人陶醉。「你愛不愛麥卡倫。」

「他比我大二十年，可做我爸爸。」

「那你爲甚麼要嫁給他？」

「沒辦法，走投無路。而且，豪華的生活，我已經享受慣了，我，祇好依賴他了。」

「你愛不愛我？」

「你，」麗絲用手指輕撫亞傑的臉：「你比卜比更好看，更能滿足我。我不明白，我在家鄉時，爲甚麼沒發現你？」

「你還沒有回答我，你愛不愛我？」

「愛，你是我所盼望的！」她吻着他的胸膛。

「可惜，我沒有錢！」亞傑輕嘆着：「我不能給你豪華的享受。」

「我有錢！有首飾，白宇。」麗絲緊緊擁抱亞傑：「我們私奔！」

「那不行，假如我們私奔，麥卡倫會殺死你爸爸！」

「我們把爸爸一起帶走。」

「一家三口！我又不能回M城做事，」亞傑輕輕推開麗絲，從床上坐起來。「

「我可把一切告訴你。不過，你先要回答我一句話。」

「問吧！」

「我和你同居整整一年，你從未質問過我。你今天突然向我質問起來。是否白宇教你的。」

「白宇？嘿！你以爲我會讓白宇知道我和你同居一年？他是我爸爸的人。我爸爸又頭腦守舊，他知道我跟他同居，他一定會氣死。」

「我把秘密告訴你，你會不會告訴白宇？」

「你是我丈夫，他是我好朋友，那一個重要？算了，你不想告訴我就算了！」

「麗絲，你去哪兒？」

「收拾行李回M城。」

「麗絲，不要走。我告訴你，因爲我父親反對我們的婚事，所以，我等他去世後，才敢跟你結婚。」

「你竟然欺騙我，你以爲我是小孩子，你不要以爲我真的很笨。你和我結婚，是因爲一個女人。」

「女人？」

「比提，你弟弟的妻子，你愛比提，所以你不肯和我結婚。」

「你怎會知道那麼多？」

「我請私家偵探。」

「他是誰？那私家偵探叫甚麼名？」

「你這樣兇幹甚麼？」麗絲咆哮：「你想謀殺我？」

「別生氣，我不會再追問你就是。」

「你到底肯不肯承認和比提要好。」

「我和她是有一點關連，不過，我並不

我，我很生氣。於是，我偷偷的溜走了。隔了半個月才把我找回來。我跟他吵了一頓，從此以後他就不敢干涉我的行動。」

「他會不會疑心？」

「有甚麼好疑心，這一年來，我規行矩步。」

「現在算不算規行矩步？」亞傑攬着她裸露的身體：「我真有點怕。」

「怕甚麼？一切有我。」麗絲伏在他的胸膛上：「而且這兒很安全。」

「麗絲，」亞傑捧起她的臉，她實在美得令人陶醉。「你愛不愛麥卡倫。」

「他比我大二十年，可做我爸爸。」

「那你爲甚麼要嫁給他？」

「沒辦法，走投無路。而且，豪華的生活，我已經享受慣了，我，祇好依賴他了。」

「你愛不愛我？」

「你，」麗絲用手指輕撫亞傑的臉：「你比卜比更好看，更能滿足我。我不明白，我在家鄉時，爲甚麼沒發現你？」

「你還沒有回答我，你愛不愛我？」

「愛，你是我所盼望的！」她吻着他的胸膛。

「可惜，我沒有錢！」亞傑輕嘆着：「我不能給你豪華的享受。」

我們需要有很多錢，你手上現金和首飾，一共有多少錢？」

「好幾百萬。」

「我們要逃得很遠。我們可能要常常搬家。我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如果我們雙宿雙棲，起碼要有一千萬。」

「一千萬？那麼多？」

「算了，」亞傑一揮手，穿上襯衣：「環境不容許我們相愛，你去做麥卡倫夫人，我娶卡倫爲我做媒的女孩子。」

「不，不，我寧願推窮。我需要你，爲了你，我甚麼都可以犧牲。」

「不可以，我愛你，我不能令我所愛的人捱窮受苦。麗絲，穿上你的衣服，走吧。」

「白宇，你信我一次……」

「我不想走卜比的舊路。」

「是的，卜比死了。我不能讓你死。白宇，我們可以想辦法，我可以向卡倫要錢。」

亞倫以退爲進，他捧起麗絲的臉，吻一下她的唇。「打令，以後再說吧！」

× × ×

馬丁妮和麥加連的司機完成了一個買賣，馬丁妮爲他介紹一份新工作，司機告訴她。比提的情夫就是——麥卡倫。

麥卡倫？他和弟媳勾搭，爲甚麼又要告訴麥加連？其用意何在？馬丁妮費煞思量。

× × ×

亞傑關上臥室的門，下了匙。拉上窗幔，關上燈，然後把相機帶到浴室。他開了錄音機，在他的安排下，今晚

妮決定採取行動，並且要一網成擒，派亞傑回去做內應。

亞傑剛返回家，發覺房間被人翻查得亂糟糟。

亞傑正要去找管家，一出房間，就發現麥卡倫，亞祥和幾個壯男站在房門外。

「麥先生，我的房間。」

「綁起他！」麥卡倫手一揮。

「我不明白，我犯了甚麼事？」

「勾引起我的未婚妻。」

「怎麼會？我和麗絲，祇不過是好朋友。」

「別裝蒜了，昨天，麗絲向我索五百萬，我已經深感奇怪。因爲，自從麗絲認識我到現在，從來未有主動向我要過一分錢。」

「她向你要錢跟我有甚麼相干？你捨不得，不要給她好了！」

「我捨不得？她要五億元我也可以給她。不過，我可不能做烏龜，經過我今天調查，我發覺你勾引麗絲，你想利用她騙我的錢。」

「那有這回事？麗絲和我……」

「我不會怪麗絲，因爲她年輕不懂事。但是，我可不能放過你，你這壞蛋，胆敢引誘麗絲，奪我所愛，」麥卡倫氣得面孔發白：「還好，我發覺得早，這一次，你非死不可！」

「你要把我怎樣？」

「先用刀在你那張小白臉畫幾朵花，然後，把你的五官割下來，送給麗絲留爲紀念。」麥卡倫手一指：「綁起他！」

亞傑內心交戰着，憑他的一身功夫，

應該有一場精彩的對白。

開了機，沒有聲音，亞傑深感奇怪，麥卡倫分明已回家。

一會，對白開始了。

「寶貝，今晚你爲甚麼不大開心。」

「別碰我！」

「在生氣？誰惹你不高興？告訴我，讓我教訓他！」

「問你自己。」

「我？我做錯了甚麼？」

「你欺騙我，你根本不愛我。」

「我不愛你？你可以說，我不愛全世界的人，但是，你不能說我不愛你。」

「愛我？我們一年半前認識的，半年後，你買了一幢房子給我，和我同居，你本來是個王老五，如果你愛我，爲甚麼一直不和我結婚？」

「我已經答應下一個月跟你結婚。」

「我說的是過去一年。」

「那……」

「我沒有說錯，你果然不愛我，你不想負責任。」

「不，祇是……我有難言之隱。」

「要是你眞的愛我，我們之間應該坦白真誠，不應該保守甚麼秘密。」

「你年紀輕，不懂事，我怕你一時不小心，把秘密洩露了。那末……」

「好吧，既然你不信任我。我們也不要再生活下去，我們分手吧！」

「麗絲，你不要走，你不要離開我，我不能沒有你。」

「不用說了，我走我的路，你去保存你的秘密。」

要他眼巴巴的給人綁架，他寧願死掉。是，馬丁妮再次派他回來，曾對他說：「我們手上，有足够的證據，隨時可以拘捕。但是，我要把五爪黨澈底消滅，不容許留下後患，你回去做內應，把他們一網成擒。」

假如亞傑現在反抗，搏鬥，恐怕會打草驚蛇，破壞了馬丁妮的計劃。

爲了完成任務，他俯首被擒。

「誰的刀鋒最利……」

麥卡倫正有所行動，突然，門房的一個守衛員跑進來：「大老爺，亞B打電話回來，白小姐已由理髮店出來，她很快就會回來。」

「十九號，二十一號，先把那臭小子押到地窟。亞祥，你去收拾好房間，你們都聽着，千萬不能讓白小姐知道。」

當麗絲知道亞傑不辭而別，她非常傷心，吵着向麥卡倫要人。

「亞祥做甚麼管家？他怎能讓白宇一聲不响的走了，卡倫，你立刻去把白宇找回來。」

「麗絲，我忙得要命，書房裏有許多文件等着我批閱。這樣好不好？我多派幾個男工去找。」麥卡倫逃回書房，把自己鎖在書房內免得麗絲不斷向他疲勞轟炸。

× × ×

日落黃昏，麥卡倫仍在書房，他趁此機會，計算一下自己的真正財富。

麗絲偷偷溜到後花園，那兒有一間小木屋（像狗屋，但小屋內並無狗隻），麗絲把小木屋向前推一下，向後推一下，再向左，向右，突然小屋旁的草地分裂開來

「欺騙，欺騙，剛才你說爲了我殺死比提。現在又說是余克殺的。」

「傻瓜，是我派余克殺死比提。」

「噢！唔！余克不是已死了嗎？」麗絲高聲大叫：「我突然聰明了，余克殺死比提，你殺死余克，對不對？」

「對，這叫殺人滅口。麗絲，你越來越成熟了……」

× × ×

麗絲俯首一看，那兒有一排梯級，麗絲走下去，經過一條長長的甬道，盡頭處，有一扇鐵門。

麗絲推了推門，鐵門堅厚無比，門外既然無鎖，無匙孔，亦無門環。麗絲在找尋控制鐵門的電動按鈕，她正在徬徨，突然，鐵門自動打開了。

一名大漢走出來，他看見麗絲，問：「白小姐，你在這兒幹甚麼？」

「告訴我，白字怎樣了？」

「白先生，我今天沒有見過他。」

「撒謊，他就被關在裏面，我要進去看他。」

「白小姐，你不能進去。」大漢用身體擋住麗絲。

「爲甚麼？」

「因爲……多少爺曾經吩咐，不能讓你到這種地方……裏面很髒。」

「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們的大爺快要和我結婚，他對我的言聽計從。假如你肯合作，我會叫卡倫升你職。要不，你的收場會和余克一樣？如何？」

大漢和後面的人交換一個眼色，誰都知道白麗絲深受麥卡倫寵愛，於是，大漢點一下頭：「白小姐，請你原諒我們，我們祇能給你十分鐘時間，而且，請你負責一切後果。」

「當然！」麗絲走進去，發現裏面一共有六個打手，裏面面積很大，很陰沉，三份之二堆滿貨物，左面有一個大鐵籠，白字就被關在籠裏。

「白字！」麗絲撲過去，叫着：「你沒事吧？」

「我平安，你怎會進來的？」

「把鐵牢打開，」麗絲叫剛才那個大漢。

「對不起白小姐，我們不敢作主。」

「你們六個人，又高又大，還怕一個文弱書生？我也沒有甚麼要求，祇要進去看看他，五分鐘就夠了！」麗絲手裏搖着一疊大鈔。「三萬元，你們拿去吧！」

見錢眼開，十九號把鎖匙拿出來，立刻把鐵牢打開。

麗絲的手向半空一揚，滿地都是鈔票。六個大男人撲前搶奪，麗絲立刻走進牢裏，把藏在衣服內的利刃拿出來，急忙替亞傑割斷繩索。

「你得感謝我媽。是她留給我的那條項鍊告訴我你在這兒。她還教我應該怎樣做。」麗絲低聲說：「快，趁他們搶鈔票我們立刻逃走！」

「沒有那麼簡單，你聽我的話……對不起，委屈你了！」

亞傑把麗絲的手向後曲，刀鋒壓在麗絲的脖子上。

「救命，救命……」

那六名打手，抬頭一看，亞傑押住麗絲一步步走出鐵牢。

這突然而來的事情，令他們呆住，手中的鈔票也紛紛落地，首先，他們不明白亞傑爲何會鬆綁？他壓住白麗絲的刀又從何而來？因爲，亞傑身上一切可疑物件，早已被他們拿走，祇留下一些手錶之類的東西。

「你們要依照我的吩咐，」亞傑說：「不然的話，我在她的脖子上割一刀。」

「你不能傷害白小姐。」

「可以，你們把身上的手槍拿出來，扔在地上。」

「我們沒有手槍。」

「你們不肯合作，好，我先割下她的耳朵，看你們怎樣向麥卡倫交待。」

「救命！」麗絲怪叫，不敢大力動脖子。

「我們真的沒有槍，每人祇有一把刀，我們不敢騙你，因爲，白小姐的生命要緊！」

「你們有秘密機關又有私貨。你們都不是好人，沒有槍，怎能爲非作歹做壞事？我把這女人殺了，她是麥卡倫最心愛的女人，你們担當得起！」亞傑把刀向麗絲的脖子壓緊一點。

「不，不要，」十九號叫着：「我們這兒，祇有槍手才可以分配槍械，我們幾個，祇不過是打手……」

麗絲突然雪雪呼痛：「白字，我的脖子好痛，好像在滴血。」

「甚麼？」亞傑鬆開手看，麗絲的皮果然破了，他心裏不忍，就在此刻，開門給麗絲的大漢出其不意的從後面撲上前握住亞傑手腕，而十九號則上前搶去麗絲。

亞傑頓成孤立，三十號用力握壓他的手腕，亞傑身體仰後，右臂向前一掀，順勢把三十號帶到前面，亞傑迅即揮拳打向他的下頰，他手一鬆，亞傑趁機踢向他的小腹，他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亞傑隨即躍向前十九號進攻，其餘四人已分散圍住亞傑，他們並不知道亞傑的眞正身份是個特警，他們以爲人多可以取勝，其實，亞傑剛才所担心的的是他們身上有槍，因爲最好的身手也敵不過子彈。如今彼此赤手空拳，再多來十幾個，亞傑也不會放在眼內……

與此同時，馬丁妮已帶了小香，韋占美和一隊警員暗中包圍麥卡倫的房子。馬丁妮已佈下天羅地網，絕不容許有半條漏網之魚。

馬丁妮穿上特製之皮靴（鞋跟藏有彈簧，可收可放，幫助跳躍。），翻牆跳進麥家花園，她輕步走向門房控制室，室內有兩名控制員專門負責開關電動門，並負責守衛工作。

亞傑供給了充份資料，馬丁妮對麥家已瞭如指掌。

馬丁妮敲響控制室的門，一個人伸頭出來看，馬丁妮一手抓起他往牆牆擲去，跟着跳進去一脚踢昏了另外一個人。

馬丁妮開動鐵門，讓韋占美，小香和幾個擅於搏擊的特警進來，她關上控制室所有的電眼。走出來，套上防毒面罩，跑向花園，移動左面第三個花盆，前面那人造草皮立刻翻起，馬丁妮把早已準備好的催淚粉向地洞撒去，下面人聲洶湧，馬丁妮由上跳下，發現下面是一條很長的地道，裏面有不少人，被催淚粉弄得眼淚直流，呼吸困難，搖搖欲墜。有人想向洞口爬上，馬丁妮手一揚，那神奇手套發出了無數毒針，把他們一個個打下來。

馬丁妮連忙去找另一個出口（此時，入口處已被小香和韋占美用巨石壓住），果然，地道直通向後花園，有幾個人已奮力向上爬出，馬丁妮把還未出洞口的兩個

人抓下來摔回地道，她彈跳上去，追住三個踉蹌逃走的人。她飛躍向前一個雙飛腿，拍，拍，兩個倒地，其餘一個中了馬丁妮一掌，隨即倒下。

馬丁妮托起一個巨型花盆壓住出口，現在，地道的歹徒已插翅難飛。

麥卡倫一直在書房工作，對自己的收穫頗爲欣賞。他偶然看一下閉路電視，發現電視無光無影，他頗感奇怪，開了對講機：「喂，你們都打瞌睡？」

沒有回答，麥卡倫深感不妙，他除了通知亞祥，並開動所有警鐘。

警鐘由麥卡倫直接控制，馬丁妮早知此事而不加阻止。是因爲她想利用麥卡倫，把所有暗藏的風聲，全部引出來。

果然，花園圍牆下的大石板全部翻起，大約有五六人跳出來，他們大部份擁有槍械，這恐怕是麥卡倫最精銳的手下。韋占美和小香已帶領特警與歹徒展開槍戰，搏擊，警方的探射燈把麥家花園照得很光亮。

遇有衝出大門和爬牆逃走的，早已被外面包圍的警察拘捕。

馬丁妮看見外面情況順利，她正要去書房拘捕麥卡倫。迎面跑來持槍的管家亞祥。

他剛與家中僑傭鬼混，聽聞警鐘聲匆匆而出。

「給我站住。」他用手槍指住馬丁妮：「把手舉起，貼在牆上。」

「笑話，」馬丁妮搖一下頭，道：「要我來對付你，浪費時間，你祇不過是一條狗。」

亞祥大怒之下向馬丁妮開槍，馬丁妮沒有閃避，祇是伸手一擋，亞祥的子彈碰到馬丁妮手上的神奇手套，嘍的一聲，跌在地上。

亞祥駭然。馬丁妮雙腿彈起踢在亞祥的手槍，她跟着向他送出一拳，亞祥身手敏捷，幸而避過。

幾個男工也由工人宿舍跑出來聯合對付馬丁妮，馬丁妮一心想着麥卡倫，無暇戀戰，手套一撒，射出幾支飛針。

麥卡倫拿出手槍，開了書櫃的暗格，穿過那扇門，拾級而下，就是通往地窟的長甬道。

碰巧，亞傑收拾了六名大漢，他拾起地上的刀，便拖着麗絲離開地窟。

在長長的甬道上，和麥卡倫碰個正着。麥卡倫怒火衝天，他用手槍指住他們：「麗絲，你竟然背叛我，偷救那小子。」

「卡倫，對不起！」麗絲擋在亞傑的前面。

「你過來！」麥卡倫叫麗絲：「不然，我把你們兩個都殺死。」

「你過去吧，他有槍，我沒有。」

「不，我跟你在一起，我不能走！」

「我很感激你，別惹他發火。他真會開槍的。」

「卡倫，我可以過來，但是，我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

「說吧。」

「放白字一條生路，不要傷害他！」

「答應你。」

麗絲握了握白字的手，眼中凝着淚水，她低聲說：「我們暫時分手，將來我會

回家鄉找你。」

「過來。」麥卡倫高聲喝。

麗絲無可奈何的朝着麥卡倫走過去，當她走到麥卡倫和亞傑距離的中段，突然麥卡倫舉槍射向亞傑。

「不……」麗絲撲向他的槍口，那原本射向亞傑的子彈，已被麗絲的身體吸收了。

「麗絲！」隨着她的倒下，兩個男人驚叫起來。

麥卡倫俯下身看她，此際，經過嚴格訓練的亞傑，化悲憤爲力量，他趁機衝前踢去麥卡倫的槍，連着他胸前插下一刀，麥卡倫身一閃跳開了，刀鋒祇劃傷了他的臂。

他企圖搶回手槍，給亞傑踢開了，麥卡倫從後撲上，用臂箍住亞傑的頸，亞傑幾乎透不過氣，他一個手肘撞，化解了麥卡倫這一招。麥卡倫倒退幾步，他忽然站住不動。

手槍距離亞傑不遠處，他一邊監視麥卡倫，一邊想拾起手槍，就在這時候，麥卡倫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彈簧刀，他把刀擲向亞傑，刺中了亞傑的右手，連亞傑手上的刀，也被打落在地上。

亞傑捧着手，麥卡倫飛撲向前，左右拳接替向亞傑攻擊，亞傑祇有一隻手，他祇能守，無法攻，麥卡倫一脚飛踢亞傑，亞傑倒退幾步，麥卡倫已俯身拾回手槍。他喘喘氣說：「這一回，你逃不掉了吧！麗絲那麼愛你，你應上天堂陪她。」

他扳動槍的槍擊，就在這時候，他發覺了馬丁妮已找來了，她正拾級而下。

麥卡倫立刻轉身奔跑，他用控制儀開了地窟的鐵門，便往裏逃。

亞倫因爲背向甬道入口，他看不見馬丁妮。他拔出手臂的刀過去把麗絲扶起。

「白字，別管我，快走！」她的胸前已染滿鮮血。

亞傑不禁英雄淚下。

馬丁妮跑過來，亞傑連忙放下麗絲：「怎辦？鐵門關上。」

「我知道鐵門的開關，」亞傑撥開垂下鐵門的牽牛花，那兒有一個掣，亞傑扭掣向左，鐵門就打開了。

「回去照顧白麗絲。」馬丁妮拿出手槍，先向裏面放了一槍，隨即迅速閃入。裏面除了六個屍體，一個鐵牢和堆着的貨物，根本看不見麥卡倫。

「麥卡倫，我知道你躲在貨物的後面，你出來吧，你的屋子已被包圍，你逃不掉的。」

麥卡倫也明白自己的處境，他要是不迅速擊倒馬丁妮，那末，他就沒有機會逃生。

他拿起一個破罐，向前一擲，馬丁妮開了一槍。他又推下一包貨物，馬丁妮開了一槍。麥卡倫數着，一、二、三、四、五，連同馬丁妮在門口發射的一槍，剛好已發射了六顆子彈。麥卡倫暗自高興，他想：「你的子彈都被我騙光了，你還能兇？」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他再把一個紙箱扔出去，這一回，已沒有槍聲。

「出來吧！總探長，你已經沒有子彈了。」

馬丁妮現身在當眼處，麥卡倫也走出

來，馬丁妮說：「把你的手槍扔在地上，跟我走。」

「憑甚麼？」

「就憑這，」馬丁妮開了一槍，子彈擦傷了麥卡倫的手臂，她再向他腳下放一槍。

「你……」麥卡倫開始着慌。

「麥卡倫，你不要以為你很聰明，以為我不知道你故意扔東西？我連放五槍，無非把你引出來。告訴你，我的手槍有十五發子彈，餘下的，足夠放在你身上做一排鈕扣。」

麥卡倫驚地右手向馬丁妮開槍，左手扭動控制儀。想不到，地窟後也有一扇門，麥卡倫飛速往門外逃，馬丁妮跟一蹬，彈簧跳出來，她就憑着彈力躍彈向前。眼看電動門將要關上，馬丁妮連忙用兩手撐着，她閃身跳出，電動門嘭的一聲關上。

外面是一個山坡，根本與麥家房子不連，因此，並沒有警察守衛。

麥卡倫拚命走，今夜沒有月亮，黑得很，幸而馬丁妮有一雙超人的眼睛，黑夜中仍然看得見麥卡倫。加上她快步如飛，她追近麥卡倫，飛腿向麥卡倫一踢，麥卡倫仆倒地上。馬丁妮一腳踏壓他握槍的手，他掙扎一下，就暈過去了。

× × ×

馬丁妮，韋占美，小香在喝香檳。

「波士，整件事是怎樣的。我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主因很簡單——報復！」

「報復？麥加達？」

「麥加達的報復，是受人慫恿的，真正要報復的人是麥卡倫。」

「麥卡倫？」

「是的，他為他的母親，和他本身的不平遭遇復仇。」

「波士，把一切告訴我好不好？」

「麥卡倫是麥基華第一任妻子所生，麥基華完全愛麥卡倫的母親。因此，麥卡倫的母親憂鬱成病。後來麥基華討了第二任妻子，他就和新婚妻子住在新房子裏。從此之後，他對麥卡倫母子不聞不問。有一天，卡倫的母親即將去世，卡倫跪在地上要求父親去見母親最後一面，麥基華不肯，因為那天麥加達剛出世。他要陪伴他心愛的人，於是，卡倫的母親，含怨而終，卡倫曾在母親墳前發誓，一定要替「母報仇。」

馬丁妮倒另一杯香檳：「十年前，五爪黨解散，麥基華改邪歸正。但是，卡倫却暗中接收了父親一部份的手下。這些年，在事業上，麥卡倫很得父親信任，但感情上，他從未得過父親的疼愛。五年前，麥加達被判死刑，當時，他是陪着麥基華出庭，他親耳聽見父親要殺死法官。」

「波士，為甚麼卡倫當時不採取行動，要等到今天？」

「時機未成熟。三年前，他認識了比提，他發覺她美麗，聰明又够狠。於是，他把一切計劃告訴比提，答應事成後分一半財產給比提，並和比提結婚。比提很愛卡倫，答應助他一臂之力，於是，在卡倫巧妙的安排下，比提嫁給加達，準備做內應。不久，他又知道他所得的家產祇有四

份之一，妒恨之心，更加熾烈。他一直等機會報仇，半年前，祈小福獲國際音樂獎，他知道祈小福必會回家，於是，他忽然想到一個一石二鳥的方法。」

「波士，他綁架祈小福，就可以嫁禍麥基華，為甚麼又要騙保險金殺人。他攪的死亡婚禮，實在多餘！」

「絕非多餘，他這樣做，是想引起警方對麥基華和麥加達的注意。麥基華是不能受刺激的，祈小福被綁架，警方一定會諸多調查，於是麻煩來了，麥基華的病更嚴重。至於死亡婚禮，很明顯，他要令警方每一個人都知道是加達和比提幹的。事實上，他祇是安排一切，教比提如何執行，他本人從未參予。」

「波士，麥基華突然病逝，我想，一定與他的護士有關，而護士，一定是卡倫的同黨。」

「不，護士是無辜的。麥基華去世前的一晚，比提去探望家翁，她找機會在護士的咖啡裏下了安眠藥。於是護士那晚睡得像死豬一樣。本來麥基華每晚兩點鐘要服藥一次，他按鈴叫不醒護士，毛病一發，就死了！」

「護士深知自己失職，又沒有勇氣向警方承認一切，於是，報警之前，她先把麥基華弄好。」韋占美說。

「麥卡倫派余克殺死比提，有三點原因：一，他另有所歡，必須擺脫比提，二，嫁禍麥加達，三，殺人滅口。」

「丁妮，有一件事情很奇怪，麥加達沒有開槍，但是他的手槍，槍咀的確有火藥味，又少了一顆子彈。」

「加達看見比提中彈倒地，他驚慌，手槍掉在地上。後來卡倫叫他逃走，交給他的另一支早已準備好的手槍，而那支槍是他事先由加達那兒偷出來的。」

「比提真笨，竟然甘心被人利用。」

「小香，愛情會令人失去理智。對，我要去看看亞傑。」

「自從麗絲死了，他不知道有多傷心……」馬丁妮推開亞傑的房門，看見他坐在窗前，望着天空發呆。

「仍然不能忘記白麗絲？」

「波士！」

「幹我們這一行，心腸不能太軟。」

「麗絲為我而死，我……」

「我也很難過，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簡直是個劊子手。殺人，殺人，滿身血腥。不過，假如我們不把壞人除掉，壞人就會殺死更多的好人。」

「麗絲不是壞人，她是個好女子！」

「一點不錯。不過，她的犧牲，令我們消滅了一個罪惡組織。她的死，是有價值的。」

亞傑低下頭，用手掩住臉！

「你辦案的經驗少，感情豐富。日子久了，更深的感情也會麻木。」馬丁妮嘆口氣：「不過，人，是情感的動物。我不希望你變得冷酷，祇希望你堅強。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看看。」

「神奇手套！」亞傑有一絲興奮。

「陪我們喝一杯香檳，好嗎？」

亞傑緩緩點一下頭。

破案了，成功了，又有多少個人無辜犧牲？殘酷，殘酷的世紀！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 雨 (一)

馮嘉·文 盧令·圖



凌空飛血雨

單刀搏狂徒

毫無預兆地，那個女人從空中直墮下來。

「蓬！」那部車子剛剛經過，就被她壓中了，車頭的擋風玻璃碎得像粉一樣，車子立即停了下來，而開車的人，身子向後面一靠，一臉都是血，一動也不動了。

但是由於受到了一隻手或一條腿的壓力，車子的角就長鳴起來。

「天！她一點衣服都沒有穿。」

「這真是無妄之災。」

「大概是自殺。」

「一點衣服也不穿，這樣跳下來，神經一定有點問題。」

「也許是失戀。」

「這麼年輕美麗的一個女人，拋棄她的那個傢伙，一定是個瘋子。」

「奇怪，她怎麼一點血都沒有流？」

「有人報警嗎？」最後才有人提起這個問題，這座城市就是如此的，公德心總是給放在最後。但是，那座大廈的司閘人是已經報了警的。一部巡邏警車首先來到。這時途人已經圍了很多，附近的屋子，也差不多每一戶都有人探頭出來。那些女人都表示可惜。沒有來得及看到墮樓的一剎。

住得那麼近也看不到，似乎對不起自己了，那些男人們呢，則多數眼睛凸出着，欣賞着這個女人的美妙的裸體。

很少人感到惋惜和同情，因為，這座城市就是如此的。

警車到達的時候，人雖然多，然而，當警察要找一個目擊事發的人來問話的時候，却沒

有人有反應，最後，那個大廈的司閘人上前來。

「我認識她！」他說：「她是住在廿樓的B座。」

× × ×

司馬洛進入廿樓B座的時候，那裏已經有兩個警察在把守着，裏面的擺設是相當豪華的，但現在這些豪華的東西都已給弄得亂七八糟了，像一個垃圾堆，只不過，垃圾堆中的垃圾，都是貴重的東西。

老莫跟在司馬洛的後面，這個胖胖的，商人模樣的特務頭子，他向房間裏面一指：「裏面。」

那房間裏的傢俱沒有甚麼不對，但是，地上却染滿了血。

幾乎使人懷疑，這房中的地上是鋪了一張暗紅的地毯。但那不是一張暗紅的地毯，這地毯本來是白色的，仍然雪白的一角落，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其餘那些部份，是給血染紅了。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感到一陣強烈的噁心，很少有機會看到那麼多血。

「她是從那露台跌下去的。」老莫說。

司馬洛踏過那張血地毯，走出了睡房的露台望下去，廿樓樓的下面，街上的汽車細小如火柴匣，行人更細小得像螞蟻一樣。

那部不幸的車子和屍體，自然是都已經移去了。「大概不會有人看到出事的情形了！」司馬洛說，因為，這座大廈對面的另一座大廈只有十二層高，這裏廿層的對面只是空氣，沒有對面的人望得進這露台的裏面來。

「殮房方面初步指出，她的屍體裏面是一

滴血也沒有的。」老莫說：「她的手腕大動脈上有一個大傷口，這却不是跌下去時所造成的，換句話說，在跌下去之前，她是已經死去了的。」

司馬洛指指那張地毯：「那些，就是她的血？」

「應該是的。」老莫說：「兇手在廳中和她開始掙扎，打得很劇烈，你知道的，她是柔道高手。」

「我知道。」司馬洛黯然地說。

「他終於把她制服了。」老莫說：「在這裏割了她的手腕，放出血來，她在這裏流盡了血而死，然後他把她丟下樓。」

「這真殘忍。」司馬洛說：「兇手在這裏割斷了她的手腕，讓血都流盡了，然後才把她丟下二十層樓，他根本不需要把她丟下去。」

「那的確很殘忍，」老莫看着那一地黏的血。喀擦！有一件東西碎掉了，老莫連忙回頭，看見那是一隻塑膠的水杯，剛才司馬洛是拿着這隻塑膠水杯的，現在這隻塑膠水杯已給他捏碎了。司馬洛把碎片丟在地上。

「你對她的感情很深。」老莫指出。

「我對她就像我的妹妹。」司馬洛說。

「我知道。」老莫說：「這就是為甚麼我找你來，由你去找那個兇手，會好一點。」

「誰幹的？」司馬洛問。

「我們在開玩笑。」司馬洛吶道：「你知道李國彬是她甚麼人嗎？他是準備和她結婚的。」

老莫聳聳肩：「你知道我是不大重視人情的，我只是重視事實和證據。李國彬是和她一起住在這裏的，在她出事後幾分鐘，有人看見李國彬匆匆下了升降機，好像喝醉酒似的。」

「沒有道理。」司馬洛說：「李國彬不喝酒的。」

「這是事實。」老莫說：「有目擊證人看見的。」

「李國彬不會殺人。」司馬洛握著拳頭：「也不喝酒的。」

「你何不去問問李國彬本人呢？」老莫說：「我們一直無法和他聯絡，你知道他會到那裏去了嗎？」

司馬洛沒有回答。

「我知道你知道的。」老莫說。

司馬洛是知道的。

李國彬是一個瘦長的年青男人，斯文而英俊，戴一副黑框的眼鏡，皮膚很白。是那種有些女人一見就討厭，認為太軟弱，但也有些女人一見就傾心到不得了的那種男人。這要看你的口味是如何了。

現在他的眼鏡已經歪了，一邊高一邊低，差點離開了鼻子的，因此，通過眼鏡片，他看到的世界也是歪曲的。

但是他並沒有把眼鏡扶正，似乎，他喜歡如此。

他正在吹一隻金色的喇叭。那喇叭咀正透出哀涼的音樂，他吹得很好，那是因為，他是樂隊裏的喇叭手，很少有獨奏的機會。

一滴汗從額上流下來，流到鼻樑的旁邊，沿着鼻樑流下去，與另一滴水會合。這另一滴水，却不是汗，而是一滴眼淚。

那喇叭不斷地哀鳴着，他的兩腮鼓成球形，他吹得那麼好，如果有鄰居，大概也不會埋怨的。但這裏沒有鄰居，這是一座小山，山頂上就只有他這一間小小的屋子，而，喇叭聲到達山下，也只有一個人聽見，這個人就是司馬洛。司馬洛聽見喇叭聲，就知道李國彬是在那上面了。

於是他加快了腳步，走上山去。

時候，他就到這裏來在屋中或者海邊吹喇叭。她是一個傷心的人，她很容易被傷心的故事所感動，因此，她和他很快就談得很好，同樣地，他對她這個孤獨和傷心的人，也很容易發生好感，於是他們墮入了愛河，很快，他們就不再孤獨了。

李國彬不再想成名了，他只是想養得起她，她也不想再出生入死了，她只是想活下去，由於現在，她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生存目標，他們住在一起，打算在短期之內就結婚的。

老莫並不反對她退出S組，他也希望他手下的人有美滿的歸宿，特別是那些女孩子們，他派她去做了最後一件任務，就不再派她了。他們似乎是前程美滿，完全沒有困難的，為甚麼現在却發生了這件事呢？

司馬洛完全不明白。

他想着她和他的一切，他曾幫助過司馬洛辦過幾件案子，司馬洛的生命之中有兩種美麗的女人，一種是作為他的情人的，另一種則是他的朋友，那種不是他的一型的女人，就成為他的朋友，他對她們有着兄弟般的情誼。

像她這樣一個女人，就是妹妹型了。她和李國彬要好，於是他對李國彬，也有着對弟弟一樣的感情了，如果有甚麼煩惱，他們是照例會向他申訴的，但，這一次究竟發生了甚麼，李國彬事前並未提起，而在事後仍然不肯提起呢？

究竟發生了甚麼，而導致了她這可怕的死亡。

司馬洛想着這個問題，一面踢着地上的沙粒，思索着，他相信李國彬是一個理智的人，有甚麼事，他是應該開口的。

他在沙上畫了幾圈，在那無痕的沙上留下幾圈腳印，後來他覺得，李國彬應該也考慮够了，便轉身，準備向山上走回去，就在這時候

門打開的聲音使李國彬立即停止了吹喇叭，他轉過身來，看見司馬洛的身影，就站在門口，門內很陰暗，門外則有着強烈的陽光，因此只看見一個身影。

「誰？」李國彬問。

「我！」司馬洛柔聲地說。

人的樣子不認得，但是，李國彬認得那把聲音。他立即放下了喇叭，就發抖起來。抖得很厲害。

司馬洛仍站在門口，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李國彬的咀唇張開又閉上，喘動着，說不出話來。

「為甚麼你逃走了？」司馬洛問。

李國彬只是眼淚直流。

「我問你為甚麼逃走了？」司馬洛說着，聲音變得嚴厲了一點，「現在他們以為你殺了她，你知道嗎？他們以為你是兇手了，你這傻瓜。」

「的確是我殺了她。」李國彬的眼淚得更多了，而喇叭從手上跌下來。「鏗」一聲，一隻喇叭，在能手的吹奏之下，可能發出如此美妙的音樂，然而，當它掉在地上的時候，發出來的聲音，却是那麼單調的。

「你！」司馬洛叫着，一躍就到了李國彬的跟前，拳頭一揮，從下而上，擊中了李國彬的卜領，李國彬整個飛了起來，撞在那小木屋的牆壁上，「轟隆」一聲，整間屋子都震動了，就像快要塌下來的似的，李國彬兩眼翻白，看來就要暈過去了，但是結果，他的眼睛還是恢復了正常。

「打吧！」李國彬說：「殺死我吧！」

「我不相信。」司馬洛說：「你不可能做了這件事。」

「看吧。」李國彬伸起了兩隻手，「看看

，他聽見了一部汽車馬達發動的聲音，這聲音吸引了司馬洛，第一是因為這附近不是交通要道，又沒有別的屋子，難得會有別的屋子的，第二，這部車子聽來是開得那麼匆忙的。

司馬洛眯着眼睛，就看見了那部車子。那是一部紅色的硬頂跑車，一部新款的野馬牌，由於它的硬頂斜背，車廂之內的光線暗得多的，所以一時之間，看不見車中開車人的樣子，那部車子轉了彎，就隱到山後面去了。

司馬洛加快腳步，向山上跑上去，他的第一個猜想就是，那人是李國彬，而李國彬現在已經想清楚了，他決定逃走。

司馬洛飛跑着回到山上去，到了那間小屋子的門外。

「李國彬！」他叫着。

忽然之間，他停下來了，眼睛發直地凝視着門口的地上，那度門是半掩着的，現在，在門下的地上，一灘血正在湧出來，不是一滴或者一錢血絲，而是一灘血，正在擴大，就像那度門裏是打翻了一桶血似的。

司馬洛呆了一陣，然後又恢復了快速的動作。好像旋風似的，他用肩向那門一撞，把門撞開了，於是他就看見了李國彬。

李國彬並沒有逃掉，李國彬就躺在床上，眼睛睜得很大，咀巴也張得很大。喉嚨上那個口，也張得很大。現在，他的喉嚨上已開了一個口，血正從這個開口流出來。

這個開口，就是給刺刀之類的利器割開的。血出得那麼多和那麼快，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你會不敢相信，人的體內有這麼多的血。

「李國彬！」司馬洛叫道。

李國彬的喉嚨割開，他是死定了的了，不過，他是還不會完全死去的，他的咀巴仍然在動，似乎有甚麼話要說似的。

「是誰幹的？」司馬洛叫着問，很顯然，

吧。」他的指縫裏還凝着乾了的血，他又把身上的襯衣拉了起來，司馬洛看到那件背心，那件背心上，也是染滿了乾血，變得斑斑的，有點像一張豹皮。

司馬洛大叫一聲，拳頭又揮動了，李國彬又飛了起來，這一次跌回剛才所坐的那張椅子上，但是當然不可能坐穩。那張椅子「嘩啦」一聲給他壓塌了，他就坐在碎片的中間。

「我殺了她。」李國彬還是說。

「為甚麼？」司馬洛叫道：「為甚麼？」他愛那個死去了的女孩子如同他的妹妹，同樣地，他對李國彬也不乏好感。

李國彬湊得一手好音樂，有好的收入，是一個好人，這個女孩子嫁給李國彬，應該是一個好歸宿，但是現在却發展成這個樣子。

「沒有為甚麼。」李國彬一攤手掌，「就是殺死她了。」

司馬洛執着他的衣領，把他揪了起來：「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可以幫你，媽的，你不知道殺人可是死罪嗎？」

李國彬苦笑：「我知道殺人是死罪，我也願意死，這不是天公地道的嗎？你抓我回警局好了。」

司馬洛把他一推，讓他跌回那張床板上。他洩氣地看着李國彬，弄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終於，他說：「既然你知道殺人者死，為甚麼你又要逃到這裏來？為甚麼你不直接到警局去？」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去警局去。」李國彬說：「你帶我走好了。」

「你一定有苦衷的。」司馬洛苦着脸，「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得告訴我，媽的，你得告訴我！」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剛才，當司馬洛下了山之後，就有一個人進這屋中來，把李國彬的喉嚨割斷了，然後就駕着那部紅色跑車離去了，但，這人是誰？

李國彬的咀巴又動着，很可惜，他不但血管斷了，而且氣管也斷了，這種情況之下，他是根本不可能說出甚麼話來。

他的身子再搖了一搖，便死去了。

司馬洛看着他，呆了一會，李國彬也死掉了，那麼，這件事的真相內幕，還有誰能告訴他？

司馬洛忽然迅速一轉身，就向山下跑，他的車子並不是停在山下，而是停在那條山道轉彎處的樹林之內，他是故意把車子藏在那裏，而步行上來，以免打草驚蛇的，現在，他又要跑回下去拿車子了。

他也知道，他是很難追上去了，由於對方那部車子已經去了太久，但他還是得試一試的，他把車子開盡了速度，沿着那條崎嶇不平的小路飛馳着，一直跑到了公路上。

再沿公路馳行，跑過了一間她曾經在那裏休養的醫院，再轉了一個彎，登上了斜路的頂上。從那裏下望，可以望得很遠，望到遠遠的前頭的路，然而他却看不到什麼，那部紅色的跑車已去得太遠了，他連看都不見。

司馬洛洩氣地停下來了。沒有希望追得上，他就懶得再去追了。他只是集中了精神，在用着腦。

司馬洛在半路上把車子停了下來，緊緊地閉上了眼睛，動着腦筋。現在他相信，殺死碧嘉的人很可能並非李國彬了。很可能是殺死李國彬的同一人。可不是嗎？兩個人都是給用利刀割破血管而死去的，不同的只是，一個被割破的是手腕，另一個則是被割破了喉嚨。但，這是相同的手法。

司馬洛接觸過太多的兇殺案和兇手了，他

司馬洛走向屋子的門口。「我不會帶你上警局的，李國彬，我只是想幫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你就送我上警局好了。」

「想清楚吧。」司馬洛說：「我過一會再回來。」

他出了屋子的門外，沿着山坡走下去。那下面就是海，一片新月形的潔白沙灘。風景是優美的，如果不是交通不便，這裏應該會有許多遊客。

這裏也就是她和李國彬結識的地方。

她的名字叫碧嘉。以前，她也是S組的工作人員之一，很年輕，加入了S組的時候不過十六歲，像所有S組的人員一樣，她也有着一段傷心事，不然的話，她也不會加入了。兩年之前，她在海灣後面一間醫院中養傷。

她就是在這沙灘上結識李國彬的。有一天，當她的傷已經痊癒得七八八的時候，她到沙灘上去散步就聽見李國彬在那石上吹喇叭。

李國彬的喇叭聲是那麼憂鬱，把她吸引了，他們談了起來，李國彬告訴她，他之所以常常在水邊吹喇叭，那是因為，他並沒有甚麼地方好去，他的老父親在不久之前已經死了，那是他的養父，而不是親生的，但由於這是世界上對他最好的人，因此，也是他最尊敬和最愛戴的人了。

他的死，李國彬覺得很惋惜，他還希望，自己曾在音樂壇上成名，讓他覺得光榮一下的。

不錯他現在有着相當好的收入，但是，他還沒有成名，他希望他能成為一位名家，讓他覺得光榮一下的。

但他已經死了，他買下了山頂那間用以頭養天年的小屋，而每當李國彬感到最寂寞的

知道殺人也像吸烟一樣，會受習慣的影響。吸慣了那一隻牌子的香烟，就是吸那隻牌子的香烟，慣用那一種手法殺人，也會再用那種手法殺人的。

但是，為什麼李國彬却要代替這個兇手承認了殺人呢？

司馬洛又咬緊了牙齒，強逼自己回憶。不是回憶很久以前的事，而只是回憶剛剛發生過的事情。他就是在極力回憶，剛才見過的那個畫面。

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他的眼前迅速地閃過，就消失了。只是一個短暫的畫面，然而已經深深印了他的腦海。司馬洛是有着攝影機一般的記憶力的，這一次，他就是把那個畫面像拍照一般拍了下來，存在腦海中。現在他正把底片找出來，加以沖晒。

沖了出來，晒好了。

他可以看到那部車子的車牌號碼。

不過不是全部。他記下來了的這個畫面之中，那個車牌號碼却是並不完整的。它的一個部份已給一棵小樹所遮住了。

那是號碼的第一個字。他知道號碼之前是KK二個英文字，跟着就是那個被遮掉了的數目字，再後一點，則是375三個號碼。那部汽車的編號，就是KKK375。但是，那個看不見的號碼是什麼呢？

司馬洛相信，這是並不難查的。只是把KK字頭，而末尾是375的車牌號碼找出來，查一查那一部是紅色的野馬牌跑車。野馬牌是一種昂貴的跑車，不會有很多部的，而且就是有，也不會集中在同一系列的車牌號碼上，更不會有着相同的顏色。

司馬洛相信，老莫一定很快就可以把這部車子查出來了。

「野種！」他喃喃地罵着，「我要找到你

「我會把你殺掉！我會把你宰掉的！」
他拿起了車中的無線電通話器，與老莫聯絡。這和一般的士上的無線電通話器差不多，也許只是昂貴一點而已，而且波段也與的士上的不同。

「我已經找到了李國彬！」他對老莫說。
「在那裏？」老莫問。

司馬洛把地點報了出來，又說：「他們在周末有時會到那裏去渡假的。他們從不告訴人有這個地方，因此沒有人會到那裏去找他們。他們需要絕對的清靜，他們是得到了！」

我相信李國彬是躲到那裏去了的——」

「他有甚麼話說？」老莫問。

「沒有什麼話說！」司馬洛道：「他已經死了！你還是派人來收他們的屍吧！」

「你——你殺了他？」老莫難以置信地。

「沒有！」司馬洛淡淡地說：「我沒有殺死他。」

出乎意料之外，紅色的野馬牌跑車，車牌號碼近似的，竟有兩部之多。
KK5375和KK9375。兩部都是紅色的野馬牌。當老莫把這兩個車主的地址交給司馬洛的時候，司馬洛不禁咒罵起來，因為這使他不能肯定，還要使他的工作加倍。

「世事真是湊巧！」老莫也嘆了一口氣，「但不要再緊了，你挑選一部車子去查吧！另外一部車子，我派人去查好了！」

「不！」司馬洛搖頭，「都由我來辦。」
司馬洛是一個固執而強硬的人，他認為一件與他有關的事，他自己就要一手一脚去辦妥。現在就是如此。他決心要親手把這件事情解決。

老莫聳了聳肩。「這是我提議吧！其中一個是一位小姐，我知道你對小姐是比較感興趣的。」

「你不想檢驗一下？」她凝視着他，「我在後面有一間私人的房間。」她輕輕執住他的手。

司馬洛一向相信這位女經理是對他有意的，而現在，她的意思似乎更加明顯了，但司馬洛對她却不感興趣。她對他似乎是太老一點了。男人多數喜歡年輕一點的女人，如果與自己是同年紀的，就太老了。

他在她的額上輕吻一下。「改天吧，今天眼睛有點不舒服，如果你再要我的眼睛受刺激的話，明天我可得見眼科醫生去了。」

他們在哈哈笑中分開，司馬洛獨自進入了那無上髮吧。那裏面的燈光是很暗的，而低沉的音樂在奏着。

上身袒露，只穿透明尼龍迷你裙的女侍應在走來走去。在這個地方，你用不着喝酒，也已經半醉了！

那裏面的顧客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人。

司馬洛坐進一角的卡位中，望着對面一個卡位。

那邊，麥廣深已經和菲菲坐在一起了，他們正在有聲有笑。

兩個酒女走過來陪酒。她們對司馬洛，倒是有真正的好感的，因為這種地方，如此英俊瀟灑的客人實在少有。同是賺錢，對着司馬洛之類，總勝過對着那些老甲魚多了。

同樣地，那個其貌不揚的麥廣深，勝在年輕，也成為相當受歡迎的人物了。三個酒女圍着他在對面的卡位之中，嘻嘻哈哈的，好不開心。在這其中一個包括菲菲。麥廣深則顯然是對菲菲一往情深的，他的注意力，主要也是集中在她的身上。

司馬洛的身邊也同時來了三個酒女。她們雖然袒露着乳房，但對於他實在沒有什麼吸引力。不錯，他也喜歡裸女的，由於他是個男人

趣的，所以，如果你去調查那一位小姐——」
「那男的是怎樣一個人呢？」司馬洛問，他是毫無笑容的，顯然對老莫的幽默感，是一點都不欣賞！

「名字是麥廣深，」老莫看着手上的記錄，「塑膠商人。是怎樣一個人可不知道，交通部的檔案上沒有其他私人資料的。」

「多少年紀？」司馬洛問。

「廿八歲！」老莫說。

「我先試試麥廣深吧，」司馬洛說，「那件事應該不是女人幹的。」

麥廣深的模樣，就不像是一個好人。當司馬洛看見他的時候，就相信自己應該找對對象了。濃濃的眉毛，小小的眼睛，長長的頭髮，厚厚的嘴唇，總之不是英俊瀟灑那一類人，而且，實在距離這件水準還很遠。麥廣深卻並沒有自知之明，他似乎認為自己是英俊小生一名，穿最花綠最新潮的衣服，而頭髮長到接近女人的程度。

但是麥廣深有那部名貴的野馬跑車，而且顯然手頭也有不少可花的錢，因此，他倒也相當受女人歡迎的。

司馬洛第一次看見他，是在那座花園洋房的門外。那時已經是近黃昏時份了。司馬洛的車子停在花園門外，等了很久，才看見他的車子駛出來。

司馬洛的眼睛一眯。
那花園的門是由電波控制的，開門一打開，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便如飛一般衝了出來。麥廣深把車子開得很慢，很不羈的，如果不是他在很接近司馬洛的地方掠過，司馬洛也不會看清楚他的模樣的。醜陋的外表，再加上那部車子的模樣，使司馬洛熱血沸騰起來了。他看見從李國彬的屋子離開的那部車，不

。但這樣做法，缺乏神秘感，老實說，就和上肉食公司去看肉差不多了。

這兩個酒女和司馬洛有講有笑的，而且似乎坐下就不願走。司馬洛則虛與委蛇，他老是用眼角注意着麥廣深。

忽然有人一拍拍他的肩。司馬洛回頭，看見原來就是那位女經理。她揮揮手，那兩個酒女就走了，她在司馬洛對面坐下，說：「讓我來陪你喝一杯吧！」

司馬洛微笑：「你這裝扮，這就值回票價了！」

「但我是免費贈送的！」她說：「而且連酒也是我請你喝。」

「這又不同了，」司馬洛說：「請隨便坐吧。」

她已經帶來了一杯酒，現在她呷了一口，說：「那個人叫麥廣深！」

「誰叫麥廣深？」

「你正在注意着的那個人。」她說。

「你的眼光，真厲害！」司馬洛有點難為情。

「這裏發生的事我全知道，」她說：「不然我怎樣管理呢？現在我要求你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在這裏打架。這對生意會有很大影響的。」

「誰說要在這裏打架？」司馬洛聳了聳肩。

「我知道你是什麼人，」她說：「你在這裏打架，我也不會感到意外。我的要求是，如果要打的話，起碼你也到外面去打。當然，完全不打，那是最好的了，你要知道麥廣深的事，我可以告訴你。」

「很好，」司馬洛說：「麥廣深是一個什麼人物？我對他什麼也不知道的，除了知道他有一部紅色的雷鳥跑車。」

「麥廣深是一個惡人！」她嚴肅地說。

就是開得那麼快，那麼不羈的？在這一剎間，司馬洛幾乎肯定了。但，跟着，他的理智就回來了，他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錯覺，同一牌子的野馬牌跑車，外表當然是一樣的了，也許細節的裝飾上會有所不同，但上一次，司馬洛不過也只是驚鴻一瞥，並沒看得太清楚。

接着，司馬洛的車子也開動了，在遠遠的後面跟隨着。

這一次，司馬洛駕着的只是一部很平凡的小車，一部小型日本房車，滿街都是那一種，那是為了避免惹人注目。如果開了他自己那部法拉利或雷士頓，馬田來跟蹤，那就實在是太笑話了！那種名貴的跑車，在哩之外都可以注意到的。

麥廣深的車子並沒有開到很遠。他只是橫過市區中心，在近郊之處一間兩層的前面慢下來，轉了進去，在停車場中停下，下了車，就進入了屋裏。

司馬洛也轉進去，在一個車位上停下。停車場的接待員走過來，詫異地看着這部普通的車子。「司馬洛先生，你的跑車呢？」

「哦，拿去大修了，」司馬洛吃吃笑着，「這一部是車房借給我暫用的。」

「來賭場嗎？」

「嗯！」司馬洛說。

原來，司馬洛對這個地方，並不陌生的。這裏就是紅獅俱樂部，他常常來這裏賭錢的。有時是在閒的時候一個人來，欣賞一下那些賭徒們的面目。也有些時候，他是在這裏招待一些朋友。

這裏的人是認得他的，一個出手豪爽的人，在這種地方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司馬洛就是這樣一個人。司馬洛指指麥廣深的車子：「認得那個是誰嗎？」

停車場侍應生的眉頭皺了一皺：「那是一

「惡到什麼程度呢？」司馬洛問。

「有一次他在這裏的停車場中和一個人爭執，」她說，「他把那人的兩隻門牙也打落了。那人還是一個休班探員。結果沒事。」

「你把他說成神仙一樣了，」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皺着眉頭，「連我也不敢這樣做的。」

「他認識不少大人物，」她說：「剛剛前天他才和一個歐洲人在這裏一起喝酒，那人叫威廉斯。威廉斯則是經常和警司之類的人一起玩的。」

司馬洛的胃開始發緊了。麥廣深的條件，與他所要找的人現在有八成符合了。

在停車場把人家的門牙也打下來，這表示麥廣深的脾氣很暴躁及殘忍。嘉碧遭遇到的兇手一定是這樣一個人。

他絕對不相信人是李國彬殺的。但，李國彬為什麼硬要承認自己是兇手，如果是麥廣深殺的，那麥廣深與李國彬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居然弄到李國彬也代他認罪？

「麥廣深究竟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她聳了聳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手頭寬裕，帳單從不拖欠。在我的眼中，這是最重要一點了。我沒有再深入調查！」

「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我不知道了，但菲菲應該知道多一點。」

他正在追菲菲，你可以問菲菲的。」

司馬洛看着她：「菲菲喜歡他，我怎能問菲菲？」

「菲菲不是喜歡他，」那女人說：「菲菲是喜歡你！」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只是你善忘罷了，」那女人說：「你忘記了那一次你替她解圍嗎？」

司馬洛這時恍然地記起了。不錯，他曾經替菲菲解過圍，但那是相當久之前的事了，有

位麥先生，我和他不大相熟的——你知道，他很少和我們這些人談話！」他的意思其實是說，麥廣深是一個狗眼看人的人，不過他沒有說明白。

「他常常來的嗎？」司馬洛問。

「一星期總有三次！」那侍應生說，「我看他是找女人來的，每天晚上都和一個女侍出去。」

「有固定的一個嗎？」

「菲菲！」

「哦，菲菲！」司馬洛點點頭。菲菲有一個特徵，就是有着卅八吋的胸圍，而且卅八吋都是真貨。這是可以親眼看到的，由於菲菲是一個無上裝女郎，侍酒於紅獅俱樂部，無上裝吧。無上裝侍酒是一種流行的玩意，作為一間追得上潮流的高級俱樂部，紅獅是不能不兼有此項設備的。

這種侍酒女郎陪一杯酒的價錢相當昂貴，要帶她出去的話，代價就更加厲害了。麥廣深一星期帶她出外三次，那他一定有不少可以花的錢了。

司馬洛離開了車子，走進俱樂部的大門，一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貴婦打扮的女人迎着他。「為你組織一個牌局好嗎？」她問。她是這裏的女經理，一個談笑風生，面面俱到的老於世故的婦人。

「不，」司馬洛搖搖頭，「今天不賭錢，我只是想進那裏面看看。」他向酒吧的地方指一指。

「哦，」她說：「這倒是意外。」

「人是要換換口味的。」

「如果是這樣，我倒考慮客串登場一次了，只是為了能陪你！」她嫵媚地笑着。

司馬洛瞥一眼她的胸部。「你還有本錢這樣做？」他也禁不住吃吃笑起來。

一次，一個洋漢喝醉了酒，擊破一隻酒瓶，拿着半個酒瓶追逐菲菲。大概是對她有所要求而不遂的吧。

那洋漢高大而孔武有力，連俱樂部裏的打手也不敢近他，結果還是司馬洛替他解了圍。司馬洛拿起一隻桌球，向那人擲過去，準確地擲中了他的額角，那人就這樣暈了過去。

司馬洛聳了聳肩：「我已經忘記這件事了。」

「但這種事情，女人却是不會忘記的。」

她說：「菲菲很感激你！她一直希望你來請她喝一杯酒。」

司馬洛向菲菲望過去，在同一時候，菲菲也正在向他望過來。司馬洛連忙把眼光移開，因為，菲菲的眼光像有火一樣。碰到那些有危險性的眼光時，司馬洛是知道的。

「明天晚上來找菲菲談談好了，」她說，「明天晚上，麥廣深大概不會來。」

「明天晚上試試吧！」司馬洛點點頭。

菲菲又望過來，連帶使到麥廣深也對司馬洛投以詭異的一眼。司馬洛有點不安地移動一下身子，說：「我還是結帳吧，我明天晚上再來好了！現在我去玩牌，你替我留心好不好？麥廣深走後叫人通知我。」

她點點頭，道：「你有什麼吩咐我一定做得到的。」

司馬洛放下一張鈔票，離開了酒吧，而轉到俱樂部的後面去。那裏已經有一個撲克牌局在進行着。牌局上的人，每一個都是司馬洛所認識，而他們對司馬洛的加入，也甚表歡迎。司馬洛在牌局中坐下了，很小心地玩着，有點心不在焉。

他今天晚上並不是有心來賭錢，只是來消磨時間而已。這一消磨時間，也倒花了他不少錢，因為在四十分鐘之後，他已經輸去了差不多五百元的時候，就有一個侍者進來，在他的

耳邊低聲說：「經理說你應該走了。」

司馬洛當然明白他是什麼意思，於是離座而起，出到停車場去。麥廣深的車子仍在那裏，不過，當司馬洛上了車的時候，麥廣深就出現了，和菲非在一起。他們上了車開走了。

司馬洛開了車子，在後面跟着。

麥廣深的車子是一直向郊區的區域駛去。走到半路的時候，司馬洛就知道他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走的那個地方是一座小山，那座小山上並沒有什麼好去處，那裏只是出了名的姻緣道。

當然，司馬洛也明白，麥廣深大概是到那裏去幹什麼了。

他沒有跟着上去，只是把車子停在路口，等着，有點孤獨的感覺，麥廣深在上面的場面現在一定是溫馨而熱鬧的了，但他司馬洛却是在這裏冷冷清清的。

司馬洛以為他會等很久，但是，他却只是等了正正六分鐘，便又看見了麥廣深的車子，麥廣深的車子正沿着山路飛馳而下，開得很快，太快了，當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他的面前掠過的時候，司馬洛睜起了眼睛。

司馬洛看見，現在這部車中是只有麥廣深一個人的，剛才上山的時候，他明明是載着菲非的，但是現在下來，卻沒有了菲非。

司馬洛的心大跳了起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一時，他的心好像要分裂似的。他一方面想跟着麥廣深而去，另一方面，却又想上山去看看菲非。但是，由於他是一個紳士作風的男人，所以他終於還是決定上山看看菲非了。

他把車子開動了上山而去，開到了半山頂，就看見了菲非，菲非正在步行而下。很可憐的，穿着那襲晚裝，走在那很少會有人走的行人路上。司馬洛的車子在她的身邊停下來時，她嚇了一跳，發出一聲尖叫。

床。

「我從來不打算兩個人睡！」她微笑。

司馬洛替她把背後的拉鍊拉開了，「嘶」一聲拉了下來，她輕輕一推他的胸膛，說：「讓我自己來吧，你躺在床上好了！」

司馬洛在床上躺了下來，看着她，菲非伸手指到背後，把那條拉鍊拉了下來，然後一登肩，那件衣服就滑了下來，在腳下聚成一團，她身上現在就只有一副白色的乳罩，和一條白色的尼龍三角褲。

她就這樣站在那裏看着他，微笑着說：「你從來沒有見過我這樣，是不是？我露出來的時候你見得多了，這樣你卻沒見過。」

司馬洛的眉毛一抬：「這倒是真的，而且，這樣更加富於吸引力了！不要脫下來。」

她並沒有把乳罩脫下來，但是她卻把手放到腰間，兩隻姆指勾住了三角褲的那條橡筋帶，輕輕地向卜推，那薄薄的一片尼龍，推過了大腿的多肉部份之後，便自動跌在地上了。

司馬洛輕輕地吹了一聲口哨，菲非是他從來所見毛髮最濃的女人之一，他相信她的熱情也是一樣濃的。

她走上前，在床邊坐了下來，柔聲地說：「我是很乾淨的，你也許不相信我是很乾淨的，我很少和男人——」

當她在動手替他解開衣服時，他的手就加在她的背上，技巧地挑弄着。

後來，當他的衣服也解除了時，她的乳罩也終於離開了身體。

就這時，她已經是熱情如沸了，而他也是一樣，飢渴無比地，把他完全吞沒。在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就明白，這是一個不發則已，一發不可收拾的女人，因為十分鐘之後她仍沒有被收拾，而且是愈加狂放了。

後來，他們就乏力地躺了下來，她仍然緊

「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司馬洛柔聲地問道。

菲非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咀巴也張成了O形。「你……司馬洛，」她顯得樂不可支的。「你！」

「上來吧！」司馬洛說。

菲非上了車，司馬洛把車開動了。「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裏散步的？」他問。

「散步？我不是散步！我——」菲非忽然掩着臉，失聲哭了起來，「我不是在這裏散步——我靠在那座橋上，就啾啾大哭起來了。」

「我要送你到什麼地方去呢？」司馬洛問，「你住在那裏？」

菲非不理他，還是在哭，司馬洛只好把車停了下來，車子停了，他們就像一雙普通情侶停車在那裏了。

「讓我猜，」司馬洛說，「你和你的男朋友吵架了，他生氣，把你丟下自己跑掉了。」

「不是男朋友，」菲非抬起了淚眼，憤怒地看着司馬洛，「那是一位客人，剛才在公司你也看見的，他和我一起出外，來到了這裏，他要我——我一定不肯，他就把我推下車，開走了。」

「哦！那是麥廣深，」司馬洛點點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男人都是這樣的，」菲非咽着說，「我也不是第一次碰到這種場面了。好一點的會送你到巴士站或者有的士坐的地方才趕你下車的。」

「你不想我替你復仇？」司馬洛問，「我可以替你打他一頓。」

菲非搖搖頭：「我們從來不報復的。這些客人，他們知道那裏可以找到你，你要找他們就難得很了，你對他們報復了，他們再來向你報復，那時才麻煩呢！」接着她忽然止了哭

緊地擁着他，仍然把他吞沒着，不放他出去。司馬洛感到一陣無比的鬆弛，他是實在需要一個女人的。

因為他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而且，這兩天的裏面，精神上所受到的高壓力，也使他需要。他並不後悔遇到菲非。

「我的天！」菲非終於嘆一口氣說：「你在床上竟然和打架的時候一樣好！」

「現在有心情談話了嗎？」司馬洛問。

「嗯！」菲非點頭，「你有什么問題，問吧！」

司馬洛開始向他提出有關麥廣深的問題。這時，他又開始後悔了。

他在菲非的身上似乎浪費了太多時間。因為菲非並沒有告訴他什麼新鮮的事物，菲非只告訴了他，那個女經理所告訴他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新鮮的。

不過，菲非的「口供」，倒是證實了一件事。

那就是麥廣深是殘暴而不擇手段的一個人，很像是會殺死碧嘉的那一種人。

後來，菲非柔聲地說：「你還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司馬洛說：「我還有什麼要幫你的嗎？」司馬洛說：「我還有什麼要幫你的嗎？」

司馬洛沉思着。「我希望你能够把他引開，讓我有機會搜一搜他的屋子，不過，現在你却已經和他鬧翻了。」

「他會再來找我的！」菲非說。

「你那裏有信心？」

「當然了，」菲非說：「難道你不知道，我幹的是什麼生意嗎？我的生意是專門和男人交易的，我懂得男人的心理！我可以和你打賭，不出三天，他就會再來，給我多買幾個鐘，萬般賠不是，然後再求我陪他出去，頭一二大，他一定不敢再來那一套，你們男人就是這樣的，到不了手的女人，就永遠都是好的。」

好奇地看着司馬洛，道：「你怎會到這裏來的呢？」

「也許是緣份吧。」司馬洛說，他頓一頓，却說出真話來了，「坦白說，我是爲了麥廣深而來的，我在調查這個人！」真相是瞞不住的，反正，那位女經理是一定也會跟菲非講的了。

「他犯了什麼？」菲非問。

「我還沒有找到證據，」司馬洛咬着牙，「你可以幫我嗎？」

「怎樣幫你？」菲非問着，眼睛狡猾地閃動了起來。

「我想對他知得多一些，」司馬洛說，「你既然經常和他出外，一定有很多機會和他談話，他這種人是最喜歡誇口的，他一定會對你說過不少關於他的事。」

「男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找一個適宜談話的地方，讓我問你幾個問題好嗎？」司馬洛說。

「我們還沒有談代價的問題。」忽然之間，司馬洛發覺，菲非的悲意是完全沒有了，她的眉目之間還隱隱着笑意。

「錢是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我不會虧待你！」錢的確是司馬洛最不在乎的東西，老實說，他老頭子剩卜來的財產，多到光是利息他也不要眼花光，一想到那些錢他就要頭痛。

「我並不是爲了錢就什麼都肯做的，」她說，「不然，我剛才已經答應了麥廣深了，反過來說，我也並不是做什麼都爲了錢。」

「那你想要什麼？」

她的身子向他挨過來。「我要你對我好一點，」她柔聲地說：「如果你對我够好，我就甚麼都給你。」

司馬洛在她的額上輕輕一吻：「這樣够好排一下的。」

「那麼，」司馬洛點點頭，「我們可以安排一下的。」

就在這個時候，廳中的電話就響了起來。菲非咕咕地笑着：「我敢打賭，這就是那傢伙打來的電話了。」

「那你為什麼不去接聽？」司馬洛問。

「爲什麼我要去接聽？」菲非說：「吊吊他的胃口，不是更好嗎？是不能對他太好的，對他好，他就看不起你了！」

「男女都是如此的，」司馬洛承認，「緊張的一個愈緊張。」

菲非仍沒有去接聽。

「聽一聽吧！」司馬洛說，「安排一下，如果他是現在要見你的，那最好了，他來見你的時候，我就到他的家裏去見識一下！」

「現在？」菲非難以置信地說，「你不累嗎？」

「你累嗎？」司馬洛問。

「不！」菲非說。

「那麼我也不累了！」司馬洛說。

「好的！」菲非跳下床，赤着身子跑出了廳中，電話仍然在响着的，她接聽了，低着聲音講了好一會。

後來，她又放下了電話，回來，說：「行了，我在半小時之後在大酒店的咖啡座和他見面。」她說着到浴室裏去洗澡了，還沒有穿好衣服的時候，菲非又跑回房中來了。

菲非動手穿上了衣服，然後就跑到梳粧台前坐了下來，動手化粧。

司馬洛坐在那裏看着她，她匆匆忙忙地弄着，好像一隻忙碌的螞蟥。

「看你仍然很緊張！」司馬洛說。

「對人是另外一個問題。」菲非說，「我對事是很認真。我答應了半個鐘頭，就不會超過四十五分鐘才去，你要我纏着他多久？」

了嗎？」

「再好一點吧！」菲非說。

司馬洛的心怦然一動，在他的眼中，女人並不因爲她的身份或職業而分貴賤的，主要還是要看她是否自愛，菲非寧可給麥廣深推下車也不肯就範，那麼她也算是一個自愛的人了，因此她是有她的可取之處的。起碼她不會是一個骯髒的女人。至於她的美麗，則這一點是早已很明顯了的。

「在這裏？」司馬洛問。

「你不是說送我回家嗎？」菲非說，「現在回到我家去吧！」

司馬洛聳聳肩：「真的要取得了代價之後才肯開口？」

「當然了，」菲非在他耳朵上輕輕地咬了一下，「這是個現實的世界嘛，先錢後貨。」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去酒吧！」

菲非是和另外二個同事一起住的，他們是三個住一層樓。但是在回去之前菲非打過一個電話。她們大概是有默契，當菲非和司馬洛回到去的時候，整層樓中已經沒有人了。

「他們到了哪裏去賭錢！」菲非說，「他們不會回來的。」

她讓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斟來了兩杯酒，開了唱機，然後他們就跳起舞來。在很優美柔和的音樂中，他們很溫柔很慢慢地跳舞。她喝得很少，但是，她却似乎已經醉了，她軟軟地靠在他的懷中，眼睛一直都是閉着的。

後來，他們就不顧那音樂，停了下來，接吻，後來她的手在後面一推他的腰，溫婉地說：「我們到裏面去吧！」

他要把她抱起來，但是她輕輕推開他的手，和他一起走進了睡房。他詫異地說：「你這床那麼小？」因爲那不過是一張三尺寬的單人

「兩個鐘頭吧，」司馬洛說，「在通宵咖啡座坐兩個鐘頭，沒有人會怪你的。」

「很好！」菲非說。

「希望你也守時，」司馬洛說，「答應了兩小時，不要少過一百廿分鐘。」

「會多過，不會少過！」菲非說。

麥廣深的住處，防範得並不嚴密，司馬洛輕易地就翻過屋後的牆頭進去了。

花園中沒有人，也沒有狗，麥廣深是有一個女僕人的，這個女僕人，已經在她的房間裏睡着了。

司馬洛繞到前面，來到了露台門的前面。其中一度露台門根本就沒有下門，只是這樣關着而已。

司馬洛一扭，門就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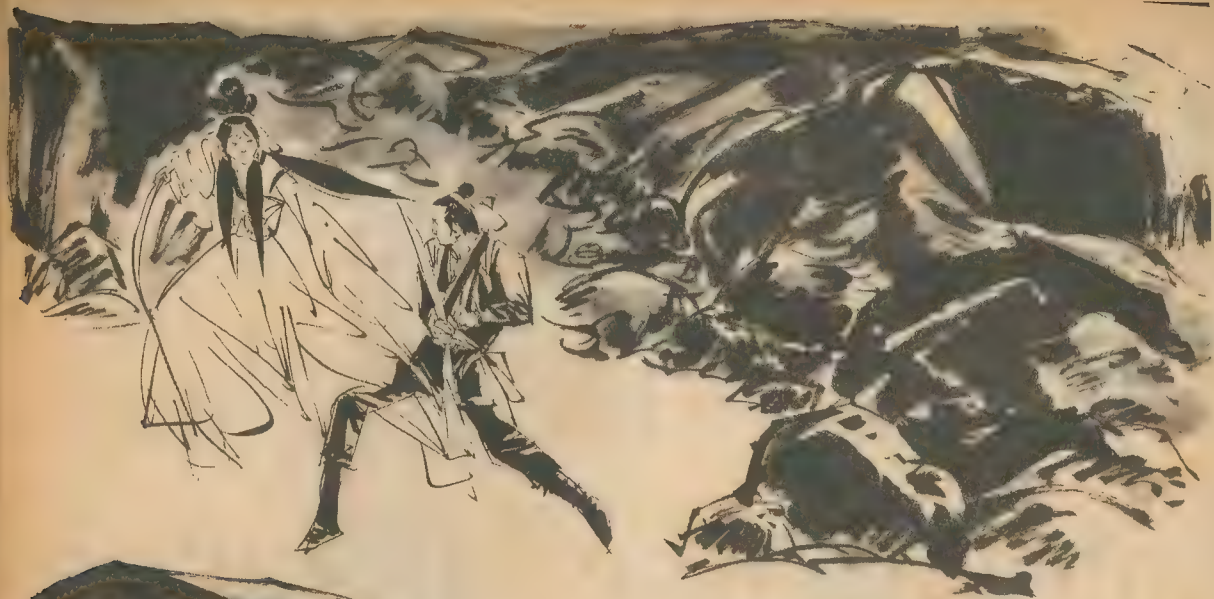
司馬洛走了進去，一點也不匆忙地在廳中巡視了一遍，由於他知道，他有一個鐘頭的時間。

司馬洛的搜索，從樓下伸展到樓上。那個麥廣深的睡房就是在樓上的。司馬洛隨了進去，首先觸他之目的，就是一邊牆壁上掛的東西。那牆壁的上部是嵌了一片有洞的木板，每隔一吋就有一個小洞。

這些小洞之中可以插進一隻直角的銅鉤，銅鉤上可以掛東西的。

在這些銅鉤的上面，就掛滿了鋒利的利刀，多數是兩隻銅鉤之間就托着一把利刀的，各式各樣的刀子，有古有今，有彈簧刀，也有切肉刀，飛刀，每一把都是磨得極其鋒利的，每一把都可能是殺死碧嘉的武器。

司馬洛體內的熱血沸騰起來，拳頭握得極緊。現在，他簡直是完全肯定了。他的拳頭，在櫃子一擊！砰！那櫃子整隻都震動了起來。司馬洛咬着牙，壓低着聲音，問着：「爲什麼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高庸 · 圖

紅袖刀訣 (十)



？為什麼？」

沒有人回答他。

司馬洛又說：「我會殺死你的！我會殺死你的！一如你殺死她！」

× × ×

麥廣深回到家裏來的時候，天已差不多亮了。他和非非究竟談得如何不知道，但看來非非一定對他落足了甜言蜜語，因此他回來的時候，是正在開心地吹着口哨，他一面解着領帶，一面吹着口哨，走進他的睡房。

在黑暗中，他並沒有亮燈，只是熟練地走進浴室，開了熱水龍頭，放一缸洗澡水。在水放著的時候，他就走到那隻飛刀架的前面，取了一柄飛刀，轉身一擲。那把飛刀直飛到房間的對面去，刺中了床邊的那張招貼畫。那是一張裸女的畫，畫中是一個與真人一樣大的裸女，而刀子剛好刺中了她的兩乳之間，在那裏微微地顫動着。那張畫上，原來已經有了好些刀痕了，顯然麥廣深是常常玩這個把戲的。

麥廣深看着那把刀子，面有得意地吃吃笑着。接着，他忽然霍地轉過身去，看看那刀架，他這一架刀子是他心愛的玩物，因此，他對於刀架上的情形是十分之熟悉的，他一眼看去，就看出，架子上是欠了一把刀子的，他摸摸那個空了的位置，臉容就變得猙獰起來了。

「阿雲！」他大聲叫起來，也許要質問他那個女僕人了。

「不是阿雲拿的。」司馬洛的聲音冷冷地說着，「是我。」說着時，對着房間前面那風景大窗前面，那張旋轉大皮椅轉了過來，那椅子上就坐着司馬洛，司馬洛的手上就拿着一把彈簧刀。

麥廣深從架子上抓起了一把六吋長的刀子，對着司馬洛，低聲咆哮道：「你是誰？」

「你也許不認識我，」司馬洛冷冷地說：

「但，欠債是要還的。」

麥廣深顯然對自己的本領相當有信心，他只是驚異，但是並不害怕，他冷冷地瞪着司馬洛：「我欠你什麼？」

「一條命！」司馬洛說。

麥廣深定住了一陣，然後問：「你是什麼人，警察嗎？」

「那你快滾出去，」麥廣深說：「這裏是私家地方，雖然你是喝醉了，我也一樣可以把你殺死而無罪的！」

「我並不是喝醉酒，」司馬洛說着，把那把彈簧刀在姆指上擡一擡，「我只是在奇怪，你是用那一把刀子殺她的？」

麥廣深只是瞪着司馬洛，而司馬洛仍然是慢條斯理的。他的手指在那刀鋒上擡抹着，又說：「你把刀子洗得那麼乾淨，也洗不出來了。」

麥廣深睨視了司馬洛好一會，然後慢慢地說：「那你想怎樣呢，朋友？抓我上警局，還是要把我殺掉？」

「我要殺死你！」司馬洛說，「但在殺死你之前，我要告訴你你為什麼？為什麼你要殺死她？」

「你有槍嗎？」麥廣深問。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舉一舉手上那把刀子，「但是用這個我就可以殺死你了！」

「那很好，」麥廣深說，「在死之前殺死我吧！因為，如果你沒有殺死我的本事，我是會回答你的什麼問題的。」

司馬洛站了起來，舉着手中那把刀子。「我很樂意殺死你，小子，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不要死得那麼快！不然我就沒有機會問你了。」

麥廣深那把六吋長的刀子對着前面，另外

他的另一隻手又從架子上取下了一把飛刀，他緩緩地說：「我也很樂意殺死你，我很樂意殺死一個嘴巴太大的混蛋！」

司馬洛慢慢地把上裝脫了下來。這間房間很寬大，除了床，梳粧檯和沙發之外，地毯上還餘下不少空地，可以作他們的競技場的。

在司馬洛脫下上裝的時候，麥廣深忽然就很快地動了。他的手一揮，那把飛刀直飛出去，寒光閃閃的，刺向司馬洛的胸部。司馬洛只是一個矮身子，那把刀子便在他的頭頂上掠過了，却刺中那風景大窗的那片大玻璃。

「兵兵！」那塊大玻璃，竟然給那把動力強大的匕首擊破了一個大洞。那個大洞的邊緣，尖尖的玻璃碎就像狗牙似的。

「怎麼樣了？」司馬洛冷冷地說：「除了暗算人之外，你沒有別的一把了嗎？」

「你這——」麥廣深好像一隻憤怒的貓一般露出牙齒，咆哮着。司馬洛的諷刺，顯然給了他強烈的被侮辱感。他一跳而前，手中的刀子就向司馬洛低低地刺過去。

快，但是並不幽葬，而且姿勢美妙，看得出他是一個高手。但是，一個一流高手，對付司馬洛是不夠的。司馬洛是一個超一流的高手，他不但天生有着比普通人快捷的身手，而且他對用力之術，也有過湛深的經驗和研究。經驗是他多年來實際地打出來的，研究則是由S組所供給。S組在他加入的時候曾給了他為期三個月的訓練。

後來，在有空的時候，司馬洛也常常去找S組之中那些教授們一起切磋及觀摩。因此，對於用力之道，他可以說是滾瓜爛熟的。

麥廣深這一刀自以為快，但司馬洛的動作比他還要快。

司馬洛的刀子一揮，就向麥廣深的手腕削下去。嘶！在麥廣深縮手之前，他的衣袖已給

削了一個缺口了，皮肉幸而沒有傷，但是衣袖已破了。

麥廣深吃驚地跳後。司馬洛那把刀子遞在前面，刀尖指着麥廣深的面部，輕鬆地微笑着：「告訴你吧，麥老兄，在貼身搏鬥的時候，沒有比彈簧刀更好的武器了，所以，意大利人的刀門是世界一流的，為什麼你不換一把彈簧刀？」

麥廣深的臉醜惡地扭曲着：「我仍然可以殺死你！」

司馬洛看準了麥廣深的來勢，輕輕一挪然後閃開，把彈簧刀一揮。麥廣深只是覺得眼前刀光一閃，看也看不清楚，臉上忽然多了一個傷口！

「你還是從實招來吧！」司馬洛冷冷地說：「我想你少受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麥廣深現在是又驚又怒。他手中那把六吋長的刀子，瘋狂了也似地揮舞着，向司馬洛的臉上亂刺過去。司馬洛閃避是迅速而從容的，他輕輕地跳躍着，轉動着身子，使到麥廣深的每一刀都是僅僅在他的臉前一吋的地方經過。似乎刺中了，但是差一點，每一刺都是只差一點就中了，但是都沒有用。這使麥廣深恨得牙癢癢的。而在幾招之間，司馬洛已經摸清了虛實，知道麥廣深並非他的對手。不錯，麥廣深是個高手，但是，他却有一個頗大的缺點，那就是，他的動作是太過輕浮了，也許因為很少碰到過真正的對手吧，他所碰到的，都是可以欺負的對手，沒有什麼抵抗力的。現在，碰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他便手足無措了。

如果真的要話，司馬洛是可以很快就把他殺死的。

但司馬洛不要他那麼快死，司馬洛先要給予他以充份折磨——殺了碧嘉。（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凌風、馮媛、費明珠穿過迷谷冰宮，利用冰塊藏人方法，通過火窟，但此法必須留下一人推動冰塊，又落入姊妹會的三公主手中，且在不知不覺中吞下了三公主的毒藥，三公主主要脅他說出紅袖刀訣，以交換何凌風，費明珠及仍在冰宮待援的馮媛性命，何凌風無奈，只好將紅袖刀訣八式演出，而保留世無人知的最後一式，三公主也依諾交出解藥，並說願與他同往迷谷，俟救獲馮媛後，彼此永遠交為朋友——

冰宮埋英骨

迷谷鬥強徒

可真想不到。」

何凌風笑笑說：「我也同樣想不到，只是太讓童妮妮和諸位失望了。」

花琴不答，一揮手道：「亮火！吹迎賓號角！」

六支火炬應聲點燃，同時响起尖銳的號角聲。

利時，谷中號角迴應，火炬通明，一片人聲鼎沸。

何凌風訝道：「這是做什麼？」

花琴欠身道：「何大俠闖冰宮，穿火窟，安然而歸，便是本谷貴賓，請入谷受賀。」

不由分說，簇擁着何凌風直入谷口。

一路上，但見火光連綿，勢如長蛇，從谷口起，萬頭攢動，全是人羣，男女老少都來爭觀貴賓。

號角聲不絕於耳，一谷居民盡都驚起。何凌風身不由己，被擁到莊院前，莊中已燈火通明，谷主唐小仙和長老院的姥媽們親在莊門迎接。

唐小仙的神色顯得驚多於喜，極不自然，長老們面有得意。

何凌風覺得很詫異，心知她同往迷谷，必然另有目的，但為了爭取時間，也無暇細問，只盼快些動身。

金紅玉顯然早有準備，她本來就是一件綠

色衣裙，稍加改扮，披上一件外衣，便成了「鑲白邊」的刀女裝束，領着何凌風離開了茅屋。

由茅屋到迷谷谷口，好像並不太遠，金紅玉對地形又十分熟悉，不消半個時辰，已經抵達。

何凌風舊地重來，回想起死裏逃生的經過，難免仍有餘悸在心，遠遠停步道：「咱們是明闖？還是偷過？」

金紅玉笑道：「放心，我早有安排了。」

舉手一揚，迎風颯然一隻火煙子，連續擺動了三次。

片刻，一簇人影由谷口如飛而至。

那是五名刀女和一位「鑲藍邊」的使者，何凌風一眼就認出，為首那位使者正是花琴。金紅玉趨前跟花琴低語了幾句，隨即混入刀女羣中。

花琴似乎有些驚疑不信，急步上前，向何凌風仔細打量了一遍，詫道：「果然是你，這

何凌風一到，鞭炮齊鳴。

唐小仙將一條紅綢彩帶，披在何凌風肩頭上，低聲道：「自有迷谷，何大俠是第一入冰宮而生還的人，特表申賀。」

何凌風拱手道：「不敢當，這是何某僥倖，也是谷主成全。」

不知為什麼，唐小仙的臉忽然紅了。童姥哈哈笑道：「好口彩，這也是天意要成全何大俠。」

許多人擁着何凌風進入正廳，唐小仙延客上座，由長老們兩邊相陪，侍女獻上香茗。前為階下四，今成座上客，何凌風竟毫無欣慰的感受，一心一意只想看冰宮中的馮援，無奈一直沒有開口的機會。

銀白邊刀女不發資格在大廳內陪客，金紅玉不知到那裏去了。

獻過茶，唐小仙又吩咐備酒，自己却告退離開了正廳。

等她一走，童姥就含笑問道：「何大俠，自你來到本谷，老身便知道你必非平常人，如今果然不負所望，老身可要向你討杯酒喝。」何凌風忙道：「姥姥太客氣，何某不才，只是僥倖而已。」

口裏說着，心裏却暗想：你要喝酒，等一會儘管喝，現在最好趕快去打開冰宮，接馮大哥出來……

童姥笑道：「何大俠是人中之龍，諸位姥姥都看見了，依老身愚見，此事也不必多作贅議，索性就訂明日為吉期，老姐們們意下如何？」

長老們都異口同聲道：「很好！很好！」童姥又向何凌風道：「這是何大俠的福氣，也是本谷的規矩，何大俠想必不會有異議了。」

何凌風心裏只想看冰宮，她們說些什麼，

並未留意，隨便點了點頭，道：「姥姥們千萬不要大鋪張，在下說過，此事全是僥倖，算不了什麼……」

他一時沒有注意，還以為人家在商議着明天要大大慶賀他歸迷谷哩。

童姥欣然道：「好！咱們就決定明日午正為吉時，立即通令全谷，準備喜事。」

話一傳出，滿谷歡聲雷動，鞭炮震耳。何凌風還在含笑稱謝，直到鞭炮聲稍停，才找到一個機會道：「其實，勞師動衆大可不必，姥姥們若定要賜賞慶賀，不如俯允在下一椅請求，在下將終身感戴。」

童姥笑道：「如今都是一家人了，有什麼事，只要力所能及，請儘管吩咐，何須如此客氣。」

何凌風道：「姥姥也知道，我有一位姓馮的朋友，跟我是一同進入冰宮的。」

童姥道：「不錯，你是說千歲府主人馮援嗎？他怎麼了？」

何凌風道：「他為助我出困，自己却無法離開，現在還留在冰宮中……」

童姥搶着道：「那真是太可惜了，老身對馮大俠一向很敬重，他能如此捨己助人，越發令人佩服。」

何凌風搖頭笑道：「姥姥會錯意了，我是說，馮大哥留在冰宮，現在仍然活着，並沒有死。」

童姥怔了怔，突然仰面大笑起來。何凌風道：「姥姥請不要笑，我說的是真話。」

童姥一面笑，一面轉顧其他長老道：「你們相信嗎？他竟然說馮援還活在冰宮裏，竟然還說這是真的。」

幾個老太婆都笑着搖頭道：「這只是何大俠心裏的希望，當然，咱們也希望他還活着，

但希望歸希望，事實上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何凌風正色道：「當初在下進入冰宮時，諸位也相信我絕不可能再活着出來，現在我仍然活着回來了，這也是事實。」

童姥道：「咱們是只認事實，不存幻想，除非馮援也能活着回來，誰都不會相信。」

何凌風道：「如果不信，咱們可以立刻打開冰宮查看。」

童姥搖頭道：「那是辦不到的，按谷規，只有一個人能進出冰宮，而且必須有特別理由，經長老會同意才行。」

何凌風忙道：「那人是誰？」

童姥道：「谷主。」

何凌風道：「好！我立刻去見她，希望諸位姥姥同意她去一趟冰宮……」

童姥搖頭笑道：「何大俠，你不必去了，明天午正以前，谷主是不會跟你見面的。」

何凌風愕然道：「為什麼？」

童姥道：「因為你們尚未正式舉行婚禮，未婚夫妻怎麼可以見面呢！」

何凌風一呆，楞住了。

童姥又笑道：「你別性急，為了敬重你是第一位由冰宮回來的人，咱們決定同意請谷主去冰宮查看一次，但總得等到明天大婚以後，你耐心一些吧。」

「不！」何凌風突然跳了起來，大聲道：「我根本不想做迷谷的駙馬，更無意在迷谷定居，我回迷谷來只是為了救馮大哥出去……」

童姥登時沉下臉來，冷冷道：「何大俠，你說話之前最好先三思再出口，這是本谷的規矩，你也親口同意過，現在喜訊已經傳遍全谷，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何凌風道：「我什麼時候親口同意了？」

童姥道：「剛才你分明答應，而且要求不必太鋪張，難道是假的麼？咱們以谷主終身

相許，雖說是祖規，也是敬重你，如此大事，你居然出爾反爾？」

何凌風道：「如果諸位看得起何某人，我寧願放棄跟谷主成親，只要求馮大哥離開冰宮。」

童姥佛然道：「這是什麼話，谷主身份何等尊貴，豈容以婚事為兒戲，再說，婚事跟馮援的生死風馬牛不相干，你若再如此無理，休怪咱們也不客氣了。」

何凌風暗暗叫苦不迭，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己跌進圈套中了。

姊妹會三公主金紅玉跟童姥勾結逼婚，顯然另有陰謀和目的，這倒不必管它，自己是否娶唐小仙做妻子，也無關重要，但是，馮援在冰宮引頸待援，刻不容緩，無論如何不能等到明天婚禮以後，這才是最緊要的事。

他急之下，本想翻臉動手硬闖冰宮，然而，自己只有孤零零一個人，雙拳難敵四手，何況面對全谷高手，就算能打進冰宮，救出馮援以後，也絕對沒有希望再殺出迷谷，縱然能殺得出去，費明珠還在姊妹會掌握中，也必然活不成了……

這真是令人難以取捨。好在何凌風並不是個死心眼，轉念間，忽然換了一臉笑容，道：「我也真是急昏了，能成迷谷駙馬，不知多少夢寐以求還不夠資格，我竟然還想放棄，這真是大錯而特錯。」

童姥冷冷道：「你現在想通了？」

何凌風連連道：「想通了，想通了，人不能不為自己設想，天子不取，豈非愚蠢，至於馮援的生死，我已經為他盡過力，朋友之義不過如此，相信他不會怨我。」

童姥對他的突然轉變，似乎有些驚疑，但並不追問，只淡淡地道：「這樣最好，為朋友盡心盡力，那是絕對應該，但並不爭這半天

時間。」

何凌風笑道：「不錯，他若已經死了，也無用，若命不該絕，一定能多等我半天。」

從此果然絕口不提馮援的事，談笑生風，只顧吹噓自己從冰宮脫險的經過。

不久，宴席齊備，長老們，陪着何凌風入席。

何凌風就像八輩子沒吃過酒，到口就乾，滿桌敬酒，幾個老太婆那是他的對手，不消多久，已被灌得暈頭轉向，一個個都推辭不敢再喝，何凌風還在一個勁兒的猛灌，老太婆們拿他沒轍，只好腳底抹油，先後都逃席溜了。

一席酒，才吃了不過半個時辰，便草草終席。

童姥多喝了幾杯酒，畢竟上了年紀的人，精神有些支持不住，吩咐何凌風在前廳東廂佈好臥室，自回長老院休息。

何凌風心知這東廂房四週，必然有人監視，便故意對侍候的刀女道：「這莊院內都住的女子，我却有夜間裸睡的習慣，必須緊閉門窗以防失禮，請姑娘轉告大家一聲，今晚千萬別走近東廂房。」

他越是故作神秘，監視的人越不敢疏忽，果然，他剛進臥室，那名刀女就把這番話轉報了花琴。

花琴聽了，冷笑道：「你們未出嫁的應該避諱，我是嫁過人，生過孩子的，不怕這一套，今夜的警備守望由我親自負責好了。」

眾人都安歇後，花琴佩刀來到東廂房，果見臥室燈火已滅，門窗緊閉。

花琴手按刀柄，蹣足掩至窗外，側耳傾聽，房裏寂然無聲，連呼吸微息也沒有。

她不禁起了疑心——難道何凌風已經不在房中了？

職責攸關，不得不「冒險」偷看一下。

花琴先吸一口氣，定定神，然後輕輕點破窗紙，眇目遠近窺竊。

噢！奇怪，怎麼眼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她揉揉眼睛，運聚目力再看，仍然一黑，別說人，連床榻和桌椅也不見踪影。

細看了好一會，啊！她終於明白了，原來窗內多了一幅黑布，根本無法窺孔看屋裏的情形。

花琴冷然一笑，緩緩啓開了窗簾。

那黑布掛在距窗三尺處，必須挑開黑布，才能看見床榻，花琴無奈，只得小心翼翼探進半截身子，伸手去挑那黑布……

她萬萬料不到何凌風就藏在黑布後，剛掀起布角，混身一麻，已被何凌風閃電般扣住了腕脈穴道。

沒等她出聲呼叫，壓穴上也挨了一指，後半截身子也從窗口爬了進去。

幸虧這時院子裏沒有別人，否則，花琴這「爬窗」的舉動被人看見，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白了……

何凌風低笑道：「真對不起，我原以為那些小丫頭們沒見過，或許會來見識一下，沒想到會是花大嫂親自賞光，請恕在下失禮了。」

說着，解下她的外衣和長刀，披繫在自己身上，一閃身，越窗躍出，反手掩閉窗門，向谷後揚長而去。

花琴口不能叫，身不能動，只能眼睜睜看着，怒目橫眉，也不知心裏究竟是氣憤？還是失望？

黎明前的一段時間，天色總是特別黑暗。何凌風趕到後谷石壁下，正是即將黎明的時候，他遠遠就停下來，解去花琴的紅衣，並且拋了刀鞘，僅留長刀，一面藉機稍作調息。

看守冰宮門戶的三個瞎婆子，一是長老身份，另兩人也是「鑲藍邊」的使者，武功必然都不弱。

何凌風知道無法瞞過她們，所以先拋掉累贅，準備必要的時候硬闖，無論如何，一定得在天亮以前救出馮援，離開迷谷，然後再設法援救費明珠。

如果在馮援與費明珠之中，只能援救一個人，他必定選擇馮援，這是道義。

如果援救必須有先後之分，他也一定先救馮援，因為費明珠落在姊妹會手中，未必立刻會死，而馮援却受困冰宮，命在旦夕。

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除此之外，別無兩全的安排。

因此，當他提着長刀，舉步向石壁行去時，心裏感到份外沉重——既然做了如此痛苦的抉擇，他當然不願兩邊都遭到失敗的下場。

他果然沒有錯過石壁裏的傅姥姥，人在三丈外，石壁內已經傳出冷喝聲：「什麼人？站住。」

何凌風疾行丈餘，才停下腳步，長刀反藏肘後，蓄勢而待。

傅姥姥帶着兩名瞎眼婦人迎了出來，翻了翻白眼，沉聲道：「好大膽，叫你站住，你竟然敢搶近一丈多才停步，報名上來。」

何凌風道：「在下姓何，急事要去冰宮，請姥姥高抬貴手。」

傅姥姥微詫道：「姓何？老婆子聽你的聲音好熟。」

何凌風報了自己姓名，接着道：「在下就是前幾天跟兩位朋友一同進入冰宮的人，姥姥還記得嗎？」

傅姥姥聽了，立刻回嗔作喜，忙道：「啊！記得，記得，怎麼會不記得呢，聽說何大俠安然無恙通過冰宮，火爐，明天就將成為本谷

駙馬，老婆子還沒跟你賀喜哩。」

一面又向兩名瞎眼婦人道：「嬌客上門，快請何大俠到屋裏坐，咱們應該依禮道賀。」

兩名瞎眼婦人忙退回石屋，點燃了燈，恭敬的請何凌風入屋。

何凌風倒有些意外，含笑問道：「姥姥不必這樣客氣，在下還有一位朋友留在冰宮內，急須接他出來，請姥姥開宮門，待咱們出來時再拜謝。」

傅姥姥訝然道：「怎麼？你還要再進冰宮去？」

何凌風道：「不錯，求姥姥成全。」傅姥姥想了想，道：「好吧，老婆子只好等明天大婚之後，再跟何大俠道賀了。」

何凌風沒想到她會一口答應，大喜道：「多謝姥姥。」忙舉步行了過去。

傅姥姥突然伸手道：「請拿來。」何凌風一怔，道：「拿什麼？」

傅姥姥說道：「號牌，開啓宮門的鑰鑰號牌。」

「這個——」何凌風便住了，好一會，才笑道：「對不起，在下來時太匆忙，忘了向童姥索取號牌，不知可能通融一次麼？」

傅姥姥搖頭道：「這沒有辦法通融，啓開宮門必須要有號牌才行，只好麻煩何大俠再跑一趟長老院了。」

何凌風道：「但在下必須立刻進去，沒有時間再往返耽誤。」

傅姥姥聳肩道：「抱歉，沒有號牌，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冰宮，老婆子只是個守門人，實在愛莫能助。」

何凌風道：「事急從權，請姥姥破例一次，待在下回來後再補如何？」

傅姥姥回答得斬釘截鐵：「不行！」何凌風暗想：這老太婆六親不認，看來多

說無益，說不得，只好先下手制住她，救人要緊……

這念頭在腦海中閃過，長刀疾轉，便想出手。

就在這剎那間，身後突然傳來一聲輕咳，道：「號牌在這兒！」

何凌風急回頭，却見一條纖細人影站在兩丈外，手裏高舉着一塊號牌。

她，竟是迷谷主唐小仙。

唐小仙顯然已在那兒站了很久，直到何凌風看清楚是她，才緩步走過來，她還怕何凌風誤會自己來意，一邊走，一邊又道：「凌風，你也太性急了，傅姊姊是個鐵面無私的人，沒有號牌，她怎麼會放你進去呢，我就知道行不通，才隨後替你送號牌來。」

這語氣，自然而親切，完全是未婚妻子的口吻，而且，號牌的確在手上，證明她此來絕無惡意。

何凌風被這情形弄糊塗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傅姊姊和兩名暗探一齊欠身道：「參見谷主。」

唐小仙笑道：「不用多禮，號牌你們拿去，先往宮門口等候，我和何大俠還有幾句話要說，隨後就來。」

傅姊姊躬身應諾，接過號牌，逕自退去。唐小仙目送三人進入石屋，才幽幽輕嘆一聲，道：「別拿那種眼色瞪着我，我是真心誠意要幫你的忙，號牌絕對是真的，不會像你的藏刀圖一樣。」

何凌風毅然拱手，道：「過去的事，請谷主別介意，如能救出敝友，何某會永遠感戴谷主的厚恩。」

唐小仙苦笑道：「我倒不希望你感戴，我只是想問你一句話，希望這一次你能告訴我真相。」

何凌風連忙道：「谷主請說，在下絕對實答。」

唐小仙低着頭，輕聲問道：「我想知道，你對明天的事實究竟有何打算？」

「這——」何凌風遲疑了一下，肅容道：「實不相瞞，在下自感卑微，不敢妄想匹配谷主，此來全是為了援救被困的朋友。」

唐小仙一點也沒有意外的表示，只平靜地道：「如果救出馮大俠以後呢？」

「以後……香雲府費姑娘已落在姊妹會手中，在下當然還得設法救她出來。」

「如果我替你救出了費姑娘呢？」

「那……那咱們真是太感謝谷主了。」

「只是一句感謝就完了麼？」

「當然，谷主對咱們如此厚恩，倘有差道，咱們力所能及的話，也定然要盡力報答。」

「我說過了，並不望你報答什麼，我只想知道你對明天的事，有什麼打算？」

她問得這樣緊，何凌風實在有些招架不住，只好苦笑道：「谷主的意思，希望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唐小仙仍然毫不放鬆，道：「我要知道你自己的主意。」

何凌風無奈，聳聳肩道：「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如果谷主不嫌我卑微，我自是求之不得，只怕鳥鴉難配彩鳳，辱沒了谷主……」

唐小仙仰起頭來，凝目道：「你這是真心話？」

何凌風肅聲道：「絕對出自內心，字字是真。」

唐小仙輕吁一口氣，道：「好，我相信你，現在我也告訴你真相，童姊姊安排這樁婚事，固然是違背祖規，但也是她跟姊妹會密議的，只是想問你一句話，希望這一次你能告訴我真相。」

何凌風連忙道：「谷主請說，在下絕對實答。」

唐小仙低着頭，輕聲問道：「我想知道，你對明天的事實究竟有何打算？」

「這——」何凌風遲疑了一下，肅容道：「實不相瞞，在下自感卑微，不敢妄想匹配谷主，此來全是為了援救被困的朋友。」

唐小仙一點也沒有意外的表示，只平靜地道：「如果救出馮大俠以後呢？」

「以後……香雲府費姑娘已落在姊妹會手中，在下當然還得設法救她出來。」

「如果我替你救出了費姑娘呢？」

「那……那咱們真是太感謝谷主了。」

「只是一句感謝就完了麼？」

「當然，谷主對咱們如此厚恩，倘有差道，咱們力所能及的話，也定然要盡力報答。」

「我說過了，並不望你報答什麼，我只想知道你對明天的事，有什麼打算？」

她問得這樣緊，何凌風實在有些招架不住，只好苦笑道：「谷主的意思，希望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唐小仙仍然毫不放鬆，道：「我要知道你自己的主意。」

何凌風無奈，聳聳肩道：「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如果谷主不嫌我卑微，我自是求之不得，只怕鳥鴉難配彩鳳，辱沒了谷主……」

唐小仙仰起頭來，凝目道：「你這是真心話？」

何凌風肅聲道：「絕對出自內心，字字是真。」

唐小仙輕吁一口氣，道：「好，我相信你，現在我也告訴你真相，童姊姊安排這樁婚事，固然是違背祖規，但也是她跟姊妹會密議的，只是想問你一句話，希望這一次你能告訴我真相。」

何凌風連忙道：「谷主請說，在下絕對實答。」

唐小仙低着頭，輕聲問道：「我想知道，你對明天的事實究竟有何打算？」

「這——」何凌風遲疑了一下，肅容道：「實不相瞞，在下自感卑微，不敢妄想匹配谷主，此來全是為了援救被困的朋友。」

唐小仙一點也沒有意外的表示，只平靜地道：「如果救出馮大俠以後呢？」

「以後……香雲府費姑娘已落在姊妹會手中，在下當然還得設法救她出來。」

「如果我替你救出了費姑娘呢？」

「那……那咱們真是太感謝谷主了。」

「只是一句感謝就完了麼？」

「當然，谷主對咱們如此厚恩，倘有差道，咱們力所能及的話，也定然要盡力報答。」

陰謀，要把你和我一齊害死。」

何凌風道：「噢？她準備如何下手？」

唐小仙道：「事情說來話長，咱們現在先救馮大俠，回來再詳談吧！」

兩人穿過石屋進入山洞，才沒幾步，唐小仙忽然停身，道：「你能確定馮大俠真的還活着？」

何凌風道：「一定活着，他有禦寒藥丸可以支持十二個時辰，我離開冰宮最多只有十個時辰。」

唐小仙道：「既然如此，你在宮門等候，我替你進去救人。」

何凌風道：「為什麼要這樣？」

唐小仙道：「因為傅姊姊是個死心眼兒，按谷規，只有我可以進出冰宮，你縱有號牌，也只能進去，不能再出來，如果你去，傅姊姊會掩閉宮門，再叫她啓開就麻煩了。」

何凌風沒有想到這一點，微微一怔，忽然體會到唐小仙這話原來別有用心。

她以傅姊姊為名，實際是為了表白自己的坦誠，如果讓何凌風獨自進入冰宮，可能會疑心自己突然掩閉宮門，斷了退路，所以寧願由她進去，留何凌風在宮門以示絕無害之心。

其實，何凌風並沒有懷疑她，却不能不深受感動，當然更不忍拒絕，於是，伸手握住她的手腕，含笑道：「那我就重托你了，我和馮大哥會永遠記住你的恩情。」

那輕輕一握，使唐小仙又喜又羞，忙抽回手腕，低頭向前奔去。

傅姊姊和兩名暗探已經在冰宮門口等候多時了。

唐小仙吩咐道：「何大俠決定不進冰宮了，由我替他進去，不久就出來，你們在此地等候，宮門不必上鎖。」

傅姊姊剛取鑰準備開門，聽了這話，却突然停下來，道：「谷主有金刀令牌，我可以拿給你看看。」

何凌風仍然搖頭道：「我沒見過那令牌，但人可假冒，令牌也可以偷取或假造。」

唐小仙沉吟了一下，道：「對了，你不相信我，便該相信馮婉君，她就住在外面，咱們可以叫她進來作證。」

何凌風道：「人在威迫之下，是會說假話的，我已上過她一次當了，不想再上第二次了。」

唐小仙頓足道：「唉！你究竟要怎樣才肯相信呢？」

何凌風道：「我想唯一方法只好等那位唐小仙出來，你們當面對質，才能分出真假。」

唐小仙道：「可是，若等她學會了紅袖刀訣出來，不僅馮大俠被就誤了性命，你也難逃一死，而且會連我一齊送命。」

何凌風道：「怎麼會連累到你？」

唐小仙道：「迷谷谷規嚴厲，夫妻中若有一人是因觸犯谷規被處死，另一人必須陪葬，這就是童姊姊加害咱們的陰謀。」

何凌風道：「現在咱們並沒有成婚呀！」

唐小仙道：「我是谷主，許婚即是夫妻……你還要我怎麼說……」

她的確已經把話說盡了，何凌風也漸漸有些相信，因為另一個唐小仙進入冰宮，迄今仍未見出來，顯然絕不是為了正在援救馮援。

然停下來，道：「谷主要進入冰宮，必須經過長老院同意才行。」

唐小仙道：「這當然是長老院同意的，否則，我那兒來的號牌。」

傅姊姊道：「僅有號牌還不夠，請谷主再留下金刀令，屬下才能留門不上鎖。」

唐小仙不悅道：「難道你不知道我就是谷主嗎？」

傅姊姊欠身一禮道：「屬下目盲，僅憑聲音無法辨認，最好請谷主按規行事，休讓屬下難為。」

這老太婆的確是個死心眼兒，居然認物不認人，連谷主也毫不買賬。

唐小仙向何凌風苦笑了一下，又道：「傅姊姊，你真的非要金刀令牌才肯聽話麼？」

傅姊姊道：「屬下只知按谷規辦事，啓鑰號牌僅能放人進，不能放人出，若要留門不上鎖，必須號牌和金刀令兩者俱備才成。」

唐小仙無奈地搖搖頭，道：「難怪你會一輩子守宮門，誰也拿你沒轍，好吧，金刀令在這兒，拿去！」

傅姊姊伸手來接，却不料唐小仙突然一沉腕，閃電般扣住了她的穴道。

兩名暗探聞聲驚變，雙雙拔出了佩刀。唐小仙沉聲叱喝道：「凌風，制住她們，快！」

何凌風也正感驚訝意外，但兩名暗探既已抽刀動手，根本無暇細想發生變故的原因，忙也揮刀出手……

兩名暗探武功都很高強，可惜何凌風非僅熟悉紅袖刀訣，更有剋制迷谷刀法的絕招，才不過三五個照面，兩名暗探都被逼退到宮門角落裏，刀法施展不開，人也動彈不得。

何凌風欺身上，輕易就將兩人制住。唐小仙急急從傅姊姊身上搜出鑰匙，打開

可是，他雖然懷疑冰宮裏的一個是金紅玉假冒，却因馮援的關係，投鼠忌器，不敢冒然行事。

正遲疑着，山洞中忽然傳來焦急而低沉的呼聲，道：「谷主請快一些，長老院已有警訊，何大俠失蹤的事可能被發覺了。」

唐小仙催促道：「你聽到了沒有，時機急迫，難道你真願意落在童姊姊的圈套中？」

何凌風咬緊牙關，一言不發。

片刻，山洞外又响起呼聲：「谷主，莊中已經發出警戒紅燈，不能再就誤了……」

何凌風心一橫，道：「你先出去，我隨後就來。」

唐小仙道：「你還留在這兒幹什麼？」

何凌風道：「我必须救出馮大哥，否則，寧願死在冰宮。」

唐小仙毅然道：「你死生同命，你不走，我也不走，我陪你一同進冰宮救馮大俠。」

何凌風無法拒絕，點點頭，推開了石門。門才啓開，唐小仙已搶先衝了進去……

宮門內還有一段山洞甬道，但由冰宮火窟投射過來的餘光，已可以隱約看見甬道內的情形。

因為那石門頗為厚重，何凌風正全力推動石門，唐小仙搶先衝了進來，他剛想隨後跟入，冷不防石門後突然閃出一個人，兩下裏險些撞個滿懷。

何凌風揉揉眼睛，再回頭看看身後石門，不覺呆了。

洞中無燈，一片漆黑，僅憑目力分辨，這剛來的唐小仙和已經進入冰宮的唐小仙，似乎並沒有多大分別，但一個已在門內，一個剛由外面進來，其中顯然有一人是假冒的。

剛來的唐小仙發現了何凌風，急忙停步，說道：「你这么大的膽子，竟敢闖入冰宮，這是本谷的大忌，被人發覺，是要處死的，你知道嗎？」

何凌風沒有回答，只凝目注視着，因為他實在無法分辨誰才是真正的唐小仙。

了宮門，叮囑道：「凌風，好生看住她們，我去替你救馮大俠了。」

沒等何凌風開口，一側身，閃入門內。

何凌風雖然滿腹疑雲，沒有機會發問，想想唐小仙一定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為了爭取時間，無法跟傅姊姊分辨，只得出此下策……

在她這麼做，全是為幫助自己救人，用任何方法都是值得原諒的。

宮門內寒氣外湧，使人難耐，何凌風只好暫時將石門拉攏，又把傅姊姊和兩名暗探拖到山壁腳下，以免阻礙了通路。

可是，等了好半晌，却不見唐小仙出來。何凌風暗忖，莫非她沒有服食禦寒藥丸，被宮中寒氣凍僵了？莫非她不認識馮大哥，找不到人在什麼地方？

想到這裏，心中焦急，忙又打開石門，準備親自進去救人……

突然，山洞中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何凌風匆匆拉上石門，橫刀轉身，却吃了一驚。

山洞內奔進來一條人影，紅衣鑲着金邊，竟然又是一個唐小仙。

何凌風揉揉眼睛，再回頭看看身後石門，不覺呆了。

洞中無燈，一片漆黑，僅憑目力分辨，這剛來的唐小仙和已經進入冰宮的唐小仙，似乎並沒有多大分別，但一個已在門內，一個剛由外面進來，其中顯然有一人是假冒的。

剛來的唐小仙發現了何凌風，急忙停步，說道：「你这么大的膽子，竟敢闖入冰宮，這是本谷的大忌，被人發覺，是要處死的，你知道嗎？」

何凌風沒有回答，只凝目注視着，因為他實在無法分辨誰才是真正的唐小仙。

了宮門，叮囑道：「凌風，好生看住她們，我去替你救馮大俠了。」

沒等何凌風開口，一側身，閃入門內。

何凌風雖然滿腹疑雲，沒有機會發問，想想唐小仙一定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為了爭取時間，無法跟傅姊姊分辨，只得出此下策……

在她這麼做，全是為幫助自己救人，用任何方法都是值得原諒的。

宮門內寒氣外湧，使人難耐，何凌風只好暫時將石門拉攏，又把傅姊姊和兩名暗探拖到山壁腳下，以免阻礙了通路。

可是，等了好半晌，却不見唐小仙出來。何凌風暗忖，莫非她沒有服食禦寒藥丸，被宮中寒氣凍僵了？莫非她不認識馮大哥，找不到人在什麼地方？

想到這裏，心中焦急，忙又打開石門，準備親自進去救人……

突然，山洞中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何凌風匆匆拉上石門，橫刀轉身，却吃了一驚。

山洞內奔進來一條人影，紅衣鑲着金邊，竟然又是一個唐小仙。

何凌風冷叱一聲，道：「胡說！人在什麼地方？」

那人反手一指，道：「在那邊石壁下，不信你自己去看。」

何凌風橫刀低喝道：「好，你跟我一同去！」

那人道：「我……我……」話音未完，突然迎面一刀劈了過來。

何凌風脚下斜退半步，長刀疾封，同時飛快地發招還攻。

兩人閃電般互拆了四五招，用的都是迷谷紅袖刀訣，竟然誰也沒佔到上風。

何凌風駭然道：「金紅玉，果然是你！」

那人冷笑道：「不錯，你現在知道已經晚了，紅袖刀訣九絕招我已學全，諒你也奈何不了我！」

何凌風怒叱道：「紅袖刀訣與我無關，你若就認了馮大哥，我發誓要將你碎屍萬段！」

正說著，忽聽唐小仙驚呼道：「別放走她，馮大俠被殺害了……」

這呼聲直如晴天霹靂，震得何凌風差一點長刀脫手，急問道：「真的已經死了麼？」

唐小仙道：「腹部被那賊人刺了一刀，傷勢很重，還沒斷氣。」

何凌風兩眼噴出怒火，大喝一聲，揮刀直取金紅玉。

他狀如瘋狂，刀勢陡然凌厲了一倍不止，招招進逼，都是殺着。金紅玉也不知道情虛還是被他的威勢所攝，接連被迫退了三四步。

兩人在石門前交手，此時一進一退，已打到石門內了，冰宮中的寒氣陣陣湧來，使人手脚僵硬，刀法已難全力施展。

何凌風着着搶攻，只想將金紅玉傷在刀下，却逐漸忘了封堵宮門。

金紅玉一心只求脫身，見有機可趁，便故

意裝作內力不繼，輕呼一聲往左邊石壁疾退。

何凌風大喜，刀身一轉，橫掃了過去。金紅玉暗運真氣，奮力揮刀一封，人却藉勢旋身，順着石壁壁腳向外撲倒，一連兩個翻滾，從何凌風腳邊滾過。

何凌風刀勢已用老，更沒想到金紅玉會出此險招，石壁壁腳又恰好是死角，沉刀劈時已來不及，錯愕間，已被金紅玉搶去外側出路，兩人等於互換了一個方向。

金紅玉得此良機，那還會停留，跳起來向門外便跑。

何凌風自然絕不會放過她，大喝一聲，竟將長刀脫手飛擲了過去。

金紅玉或許太興奮，或許受冰宮寒氣侵襲，身手已不如先時靈敏，發覺長刀破空聲響，急忙閃避，已遲了半步，冷冰的刀鋒像箭矢般進入了左後肩胛。

她悶哼了一聲，踉蹌幾步，停也不敢停，帶刀奔出石門……

何凌風追到門口，俯身拾起傳姥姥所佩長刀，正想繼續追趕，却聽唐小仙叫道：「馮大俠不行了，你……你快來一下……」

何凌風只得放過負傷飛奔的金紅玉，匆匆趕回甬道內。

馮援斜躺在石壁處，肚子上挨了一刀，已經奄奄一息，但並未斷氣，仍然掙扎着想坐起來。

何凌風拋了長刀，屈膝跪下，道：「馮大哥，對不起，我來遲了。」

馮援喘息不止，臉上却現出一抹笑容，低聲道：「不，你回來得並不遲，是那婆娘來得早了一步，當時我實在餓軟了，才被她刺了一刀……」

何凌風道：「我送你出去治傷——」

馮援搖頭道：「不行，千萬不要攪動我，

這兒冷，傷口血水凝固，我才能支撐着跟你說幾句話，一離開這裏，我會死得更快。」

唐小仙輕聲道：「這話不錯，你就照他的意思做，先聽聽他有什麼事情要交待的。」

何凌風點點頭，儘管冰宮奇寒澈骨，仍然忍不住熱淚滾滾直落。

馮援喘息着問：「小珠子也平安嗎？她怎麼沒跟你一起回來？」

何凌風哽咽道：「她很好，她……她另外有事，不能過來……」此時此地，他實在不忍吐露費明珠的實況。

馮援道：「平安就好了，咱們以前都誤會她，今後不能讓她再受委屈了。」

何凌風含淚頷首，道：「我知道。」

馮援忽然笑道：「老實說，我真擔心你們被火窟烤熟了，告訴我，那裏面滋味如何？想必很熱，是不是？」

何凌風不停點頭道：「是的……的確很熱……可是，我們都沒有受傷，我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大哥……」

馮援笑道：「謝什麼！我也只不過推了你們一把而已……憑良心說，我也很想試試睡在冰塊裏的味道，可惜不能夠了。」

停了一會又道：「你們見着婉君沒有？」

何凌風忙道：「見着了，她也很好……」

唐小仙接口道：「她現在就在山洞外面，要不要叫她進來？」

馮援搖搖頭，伸手握住何凌風的手，道：「答應我，不要怪她上次騙了咱們，她也是一番好意。」

何凌風道：「大哥放心，沒有人會怪她，我會護送她回天波府，帶着孩子回去。」

「好！那就好了。」馮援的手漸漸變冷，目光也逐漸渙散，却遊目四顧，口中喃喃道：「這地方倒是個難得的長眠之處，只是，太冷了……」

了……」

「馮大哥！馮大哥——」

何凌風再也忍不住失聲大哭起來。馮援就在這悲呼聲中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冰宮的石門重新關閉，傳姥姥和兩名瞎婦的穴道也解開了，一行人穿過山洞走向石屋。途中，誰也沒有開口說話，人人心情都很沉重。

金紅玉負傷脫逃，馮援挺身冰宮，費明珠安危堪慮……過去的已經過去，將來的尚難逆料，只有件事擺在眼前，必須立刻就要應付。那就是：童姥姥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擅闖冰宮禁地」的罪名，可能已在外面嚴陣以待。

擅闖禁地，其罪當死，唐小仙雖然身為公主，也不能免除「陪葬」的律條，此後，迷谷大權自然落在長老院手中，這正是童姥姥夢寐以求的事。

唐小仙不難想像童姥姥此時的得意，然而，罪證確鑿，無從辯解，這次爭權之鬥，她註定是輸了。

不但輸了權力，還賠上了性命。

她並不後悔，也毫不畏懼，因為她縱然失去一切，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貴的感情，對一個少女來說，這應該已是足夠了。

何凌風或許不是世上最完美的男人，但他願為天波府仗義出頭，證明他很正直；他能平安穿越火窟，證明他有智慧；他過目能記，學會了紅袖刀訣，證明天賦的聰明；他受恩不忘，信守承諾，證明他是個磊落君子——這樣一個男人，豈非正是少女憧憬的終生伴侶。

唐小仙早已決定了主意，死，甘願相隨於地下。生，不惜與郎併肩突圍，永離迷谷。所以，她緊傍着何凌風，了無所懼，腳步顯得出奇地安穩平靜。（以下轉入58頁）

武林軼事

龍虎劈手 張元稱霸

希華·文 盧令·圖



南拳北腿，一向就有這種講法，可見南方的拳比較北方的拳厲害得多，至於腳法，那就讓北方稱雄了，說到南方拳法特別厲害的原因，拳師過招的次數很密，因此就使一部份拳掌愈來愈精，從黃飛鴻傳下來的「虎鶴雙形」，有幾招屬於「龍虎劈手」，它是由老拳師盧九所傳的，即是說黃飛鴻歸納各家硬拳硬馬最出色的絕招加入洪拳之內，使它更加光彩。

盧九姓盧，排行第九，他在清末的時期設館授拳，當時有一個旗下教頭欺負良民，給盧九以龍虎劈手擊至重傷，飛奔突

圍而出，後來他知道旗下一人的勢力很大，不敢繼續設館授徒了，甚至不敢走到旗下一人的街巷那邊活動，隱居在西關的一條橫巷中，以小販度活，又因他不敢明目張胆擺攤，只是躲着製作一些糕餅類的小食交給白粥檔販賣，因此他工作非常辛苦。

他靠蘿蔔糕渡活，預先把粘米磨成粉，跟蘿蔔或芋頭混合，翌日天色還未亮透，便即起床把它蒸熟，變成蘿蔔糕和芋頭糕，親自托往白粥店，交貨之後，才是黎明，那時他已經做完了一日的工作了，照例到調珍茶樓品茗，順便經過一個炸油條檔

買兩條「油炸鬼」到茶樓吃，雖然這種生活相當清苦，不過，他並無家人，孑然一身，收入再少一點也能夠度活，並且他形同隱居，開銷不大，單靠蘿蔔糕和芋頭糕也可以維持生計，他就不再苛求。

一個大名鼎鼎的拳師，淪為小販，煞是可憐，但以盧九來說，他的胸襟很闊，不以為意，當時在白粥檔做工的一個小童，姓張，叫做阿元，張元此人從小就喜歡練武，眼見盧九的行動舉止，如此古怪，暗自稱奇，經過一番調查，知道他血戰旗下的教頭，用劈手打傷對方，連傷三人，還有一人重傷，畏罪逃去，隱居在橫巷之內，認為這是一條學習技擊的門路，打定主意，每天都送他兩條油炸鬼跟他結交。

盧九當時不知張元是有心討好自己的，有一天，他到白粥檔送蘿蔔糕以及芋頭糕，看見張元跟一個吃白粥的顧客發生爭吵，跟着打起來，張元僅有十五歲，但身型粗壯，發拳有力，三幾拳就把那個高大的顧客打到倒地打滾，不由自主的喝了一聲采。

張元聽到盧九喝采之聲，立刻收拳，不再打鬥，向橫巷走了三步，便即跪下，拜他為師，這種舉動非常突兀，盧九惘然，後來發覺他確有誠意學習功夫，便叫他辭去白粥檔那一份微職，同到橫巷過活，把他看做子侄一樣，下午照例磨米，早上蒸糕，有空的時候就教他練武，這樣過活，盧九的工作可以減輕一點，張元乘機學習他的龍虎劈手絕技，各有所獲，於是，安然的活下去，六年之後，盧九一病喪生，張元就執弟子禮，替他辦理身後事，悄然

隱退。

張元沒有讀過書，只好在海味店棲身，他只是一個店伴，不過，他身懷絕技，無人知曉。由於他的氣力較大，工作效率特別高，入息也好，店主陳翁對他十分賞識，過時過節，照例額外賞賜一些花紅賞金，他略為有錢花費，年輕人多數是結伴同遊的，當時有一個職位較高的店友，叫做陳滿，是店翁的親侄兒，那天，合當有事，兩人到泮塘海口看端午節的競渡，人多擠擁，陳滿給人踐踏鞋腳，跌了一跤，站起來跟對方爭吵，剎時間七個壯漢一湧而來，圍住陳滿，張元知道，非現身大打出手不可，便即揮拳踢腳，施展龍虎劈手絕招，剎時七八個人給他打到倒地呻吟，陳滿被他救出，便邀請他到鬼棚尾喚沙艇乘涼，介紹他一個姑娘相識，她芳名喚做桂嬌，非常艷麗，有如水芙蓉，兩人就在沙艇上面吃了一餐晚飯，正是冤家有頭債有主，桂嬌不知如何，喜歡張元，看見他生得英俊，又知道他一個打贏七個，正是英雄人物，芳心暗許，無意中就與張元纏在一起，陳滿只是那一隻沙艇的常客，並非阿嬌的戀人，看在眼裏，不以為意，殊不料張元跟桂嬌經過一番熱戀之後，便在夜間到沙艇歇宿，睡在一起，無異一對夫婦，張元究竟是海味店的店伴，經濟方面並非十分富裕的，月中只能到兩三次，便把一個月的薪金全都花完，不敢再去，桂嬌真心愛他，不但不收他的夜度資，還像俗語說的「盲老貼符」，有錢就倒貼給他，張元雖然心裏不安，但因美人情重，無法推辭，頑強跟她周旋，在這種情況下

他就隔晚必到桂嬌的沙艇幽會。桂嬌沒有握到一座金山，她有力倒貼張元，變成「二叔搵錢三叔使」，純因她有一個客人叫做周容，在城內開一間米店。此人濃眉大眼，非常粗魯，五十多歲，滿面鬚鬚，綽號周大眼，手上有的是錢，經常博取桂嬌的歡心，花費不少，因為他每逢單日的晚上必到桂嬌沙艇相叙，張元一定是雙日然後去沙艇的，兩人永不相遇。如是者過了一個多月，仍然沒有鬧出亂子來，不過，周容雖然不知道有張元此人，但因他的朋友很多，給人多告密，他就發生懷疑，故意在單日去完，雙日再去，而且在晚上靠近深夜的一段時間然後躍登桂嬌的沙艇找她。

周容在西關角名拳師胡強那邊學習過六七年的武功，身型雄偉，發拳有力，他自問一人可敵十人，如何肯讓桂嬌把自己的錢倒貼小白臉呢？那晚他懷着一團怒火，闖到沙艇去，張元眼見桂嬌正在擁抱溫存，忽然看見一個彪形大漢在吊板上面疾行而來，剛入沙艇就睜眉怒目，盯着桂嬌，怒容滿面，至於桂嬌，看見此人突然臉色大變，瑟縮一旁，不敢做聲，料想此人一定跟桂嬌有特殊糾紛了，立刻準備應戰。

張元看見那個大漢迫近她的臉前，左手抓住玉臂，右手一揚，拍的一聲，便在粉臉上打了一下耳光，桂嬌那塊嬌艷的臉孔給他打到又紅又腫，嘩然一聲，倒在張元的懷抱中，發展到這個田地，張元不免怒氣上沖，便即把她推開，站起來。周大眼那雙眼睛本來就是大如龍眼了，那時，在盛怒之下，一雙眼幾乎突出眼

見張元還沒有上艇，胡強恐怕打草驚蛇，因此不動聲色，跟周大眼躲在岸邊，叫他留意，倘若張元出現，便即通知他。

雖然花艇燈火輝煌，可是，堤岸那邊却是一片暗影的，躲着兩個人，不易覺察，周大眼聽了當然答應，兩人躲了一個時辰，然後看見張元到來，周大眼立刻奔出，指住張元，說：「師傅，這個花靚仔就是張元。」

張元十分機警，聽見他這樣說，又見黑暗中有些人影晃動，知道對方已經帶了一個武林高手到來，此大概就是師傅。因為周大眼的功夫有限，他認為周大眼的師傅也不會很出色的，故此，非常鎮定，毫不慌張，站着微笑，說：「周大眼，你果然有勇氣勸師欺騙師傅，請高手幫忙，但能不能打贏我的，因為你的拳腳有限，你的師傅不見得特別出色，不必藏頭露尾，索性請師傅出來介紹我認識吧！」

胡強躲在暗處，聽到這番話，勃然大怒，禁不住大聲喝喝：「我就是福德里的師傅胡強，就算你未曾到過福德里，也該懂得我的名字，你敢胆動手打我的門徒，照例由師傅出頭找你算賬。」

張元聽了，大聲說：「好的，你喜歡打架，有本領就放馬過來。」張元待着年輕力壯，擺出現龍藏虎的架式，以洪拳應戰。

胡強也是教洪拳的，看見他已經擺出一招，準備迎戰，便即大喝一聲，用十分氣力，以「八卦浪捶」推進，張元看見胡強一出手就向自己的中上門進擊，立刻使用低橋應戰，忽然俯下半邊身，雙手去

匪之外，他高聲喝喝：「桂嬌，你這個賤人，竟然把我的錢倒貼花靚仔，當我周大眼是傻瓜，如果你無法把我從前給你的錢立刻全部歸還，我就要拆你骨，而且把那個靚仔整個撕做兩邊。」

周大眼雖然向桂嬌辱罵，但因這幾句話涉及張元，張元索性開口，冷然說：「你這個粗人闖進沙艇來，不問情由，揮拳就打，等於在妓院衝房，刺我的眼眉，如果你不立刻走開，莫怪我手下無情。」

當時張元毫無名氣，至於周大眼，向胡強學過幾年功夫，因為師父有名氣，他也略有微名，怎會讓這個花靚仔嚇呢？聽了這番話，忍不住哈哈大笑，說：「你這個死靚仔還要如此牙擦，真是不知死活，看拳！」

說到這裏，他直衝過去，右拳打到盡，那一招黑虎偷心如果打中張元的胸部，張元登時就吐血，向後倒退幾步，跌在海中，可是，張元從虛九學到龍虎劈手這一招，苦練多年，怎會這樣輕易敗在周大眼的手上呢？他看見對方右肩一聳，便知他輕視自己，一定發右拳打來，而且打到盡，便把身體微向右閃，移步換形，先行使他直衝過來的右拳落空，然後用左手貼對方的右臂，壓制右拳，右手以鬼王撥扇姿勢，一掌打落對方的臉上，非常响亮，船娘和附近沙艇附近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剛才周大眼打桂嬌的一掌，只用兩分力，可是，張元打周容那一招，却非打耳光那麼簡單，他是全力出擊的，洪拳裏面有一招鬼王撥扇就是它，指掌的力度貫注，打在周大眼的右邊臉孔，那種力度很強

搶對方的前鋒馬，這一招也是洪拳的，叫做「倒拔垂楊」，如果胡強的腳給他抓住，連根拔起，即時打輸，不過，胡強也很機警，發覺他俯下半邊身，便知他想搶攻，連忙退馬，化前腳為後腳，用右臂的千字手迎頭斬落。

張元雖然急於搶攻，但見對方退馬，便即收步，轉身以「虎兇豺狼」這一招壓制對方的手腕和手肘，然後進馬，打算把他壓倒，胡強立刻化為「潛龍手」掩護，跟着左手用虎爪向張元的臉孔打過去，張元絕不畏懼，先用截手擋了一招，乘機用「撥雲見月」撥落對方的手，胡強在張元還未反攻之際，立刻車馬轉身，用鬼王撥扇這一招打他的頭部，那時張元就施展他的看家本領了，先用龍虎劈手，劈落對方的右臂，跟着用雙龍擺球這一招，雙手用力纏住對方的一隻右手，使勁一提一挫，胡強的右臂無法脫出，拍的一聲，右邊肘骨脫落，自知無法再鬥，只好連退幾步，捧着右臂跟周大眼抱頭鼠竄而去，那時他已心知肚明，如果張元有心進擊，他們兩人是有無法相鬥的，張元放他一馬，此情可感，便不再跟張元尋仇。

張元並非靠拳學搵食，雖然連勝兩次，打贏周大眼和師傅胡強，但却把此事秘而不宣，免得互相尋仇，於是兩方面相安無事。

胡強一向十分自負，可是，那晚連拆幾招輸得很乾脆，他知道張元的龍虎劈手厲害，不敢再鬥，仍算他對武功有很深的認識，不至於身受重傷，右臂脫肘，他是個跌打醫生，很容易就使它復元。（完）

嘩的一聲，周大眼就立刻口面浴血，仆在艇上，張元雙手抓住他的胸腰兩處，高舉起來，打算把他拋進海里。

沙艇的人素來做生意都是如此，不管任何顧客，只要有錢，便可登艇，享受一番。當時艇中的船娘看見這種情形，恐張元把周大眼拋入海中，如果周大眼不懂游泳，或者他略懂游泳，因傷無法支持，便會溺斃，弄出人命，再又因為張元不過是小白臉，一向靠藉，由桂嬌倒貼，至於周大眼，却是米飯班主，一擲千金，並無吝惜，故此，紛紛上前勸阻張元，叫他高抬貴手。

張元藝高人胆大，不以為意，先把周大眼放下來，然後說：「你這個莽夫，武功低微，竟然出手打人，實在太過好笑，今晚倘不是人多求情，我就要把你落海，既然你懂得我的厲害，以後就應該死了這條心，我仍是每晚雙日必到桂嬌沙艇，如果你不服氣，隨時到來找我張元算帳！」

周大眼吃了張元這一招，已經給他打到頭暈眼花，怎樣敢開口辯白呢？只得一言不發地頭鼠竄，急急忙忙的離開沙艇。他是胡強裏面的徒弟，吃了一拳之後，必須醫治，索性奔到他的師傅胡強武館。那時胡強設館在福德里的一條橫街，他正在館中教授拳腳，忽然看見周大眼奔走入門，滿臉鮮血，大吃一驚，先行問他給何人所打，何以臉上有血。

周大眼掩住半邊臉孔，低聲說話，請他先行敷藥止痛，慢慢再談，胡強知道他雖然所傷不重，因為牙床骨打到腫，比較牙痛更加痛苦，便不多問立刻用膏丹丸散

替他止痛，敷藥之後，又再吃了一杯跌打酒，讓他休息，過了半個時辰，然後再到他的臉前坐談。

周大眼的痛楚已減，勉強可以開口，便把他晚上到桂嬌沙艇被張元毆打的經過情形和盤托出來，胡強聽了，非常詫異，因為張元在廣州武林當中無人知曉，至於周大眼，氣力充沛，功夫也很出色，何以周大眼並非喝醉，竟然給張元出手第一招就打到臉上流血呢？再者，照周大眼所說，張元打倒了他之後，還把他高高的舉起來，打算拋他落海，照情形看，張元的氣力却是相當大的，出手也高，不能够只聽一面之詞，先向周大眼安慰一番，叫他忍耐，然後說：「張元此人的武功根底究竟是從那個師傅學習得來，我先要花一兩天的時間調查清楚，然後找他算帳，你一切放心好了，我必然替你報仇雪恨的。」

周大眼聽了，心上一喜，痛楚也減輕了許多，那晚他回到家裏睡覺，不必細表。翌日早上，胡強就拜托各方面的人馬到處打聽，三天之後，他歸納自己的門徒所報告的說話加以研究，便知張元以前是由一個師傅虛九學習得來的，至於虛九，只是賣芋頭，曬荷葉的小販，曾經設館授徒，但却維持不久，便自動收檔，胡強明白了張元的底蘊，認為此人功夫有限，不過懂得一兩招，湊巧打中周大眼而已，不再把他看眼裏，當天下午，跟周大眼在家裏飲酒，晚上同到鬼棚屋的海上沙艇找張元算帳。

兩人到達桂嬌的沙艇，隔遠從岸邊望過去，船內微有燈火，僅得桂嬌一人，可

紅袖刀訣

（本文承自五十五頁）

果然不出預料，石屋中已經佔了滿滿一屋子人。

童姥姥為首，長老院全數到齊，此外，是以花琴為首的十二名鑲藍邊使者，人人長刀出鞘，列陣以待。

石屋外面，還有二十四名鑲白邊的行刑刀女，以及近百名木蘭黑白兩條佩刀少女們。

天色已經大亮了，由窟窿望出去，黑壓壓一片人羣，全谷居民也大部來到屋外。

馮婉君被五花大綁，押在行刑隊前。

何凌風一脚跨進石屋，童姥姥立刻喝喝：「拿下了！」

十二名鑲藍邊使者同聲應諾，一擁上前。唐小仙沉聲叱喝：「站住！你們想造反嗎？」

她終究是一谷之主，這一出聲喝止，花琴等人果然不敢擅動。

童姥姥冷笑道：「唐小仙，你不必擺什麼谷主的威風，那號已不屬於你唐小仙了。」

唐小仙叱喝：「谷主是世襲，唐家世代俱是迷谷之主，誰敢不尊本座的名號！」

童姥姥道：「不錯！唐家世代俱是迷谷主人，但那是以前，傳至你唐小仙為止，依谷規，長老院有權在你去世之後，剝奪你谷主的尊號。另選新谷主繼任。」

唐小仙道：「本座現在並沒有死。」

童姥姥道：「那也快了，你已允婚下嫁何凌風，他既已觸犯死罪按例必須由你陪葬。」

唐小仙道：「何凌風是本谷英雄，他犯了什麼罪？」

童姥姥道：「他夜入後谷，擅闖冰宮禁地，論律當死。」

「定罪判刑，是谷主的權力，並不屬於長老院。」

「如果犯罪的人是谷主的未婚夫婦，而且，谷主也將受到牽連時，長老院自然有權定罪判刑。」

「笑話，本座一日未死，便一日是迷谷之主，長老院最多只能在本座死後攝權代行，却不能剝奪谷主的大權。童姥姥，你如此狂妄，藐視本座，不遵祖規難道存心叛祖欺宗嗎？」

「老身正是依谷規行事，何凌風按律當死，你必須從祖訓陪葬，難道你敢反抗祖宗所訂的規矩？」

「何凌風是否有罪，那是本座的權力，在他還未定罪以前，誰敢不承認本座仍是一谷之主！」

這當然是強辯，但也言之成理，使童姥姥無法反駁。

老太婆氣得冷哼了兩聲，道：「好！就算你仍是谷主，現在老身請問你，何凌風擅闖禁地，該當何罪？」

唐小仙說道：「罪行必須要有證據，你只能指控，並無確切證據，證明他真的擅闖過禁地。」

童姥姥大聲道：「他現在剛從山腹出來，這還不算證據嗎？」

唐小仙聳聳肩，道：「那只能證明他進過山腹兩道，並不能證明他闖過冰宮，山腹兩道，不算禁地，只要他沒有逞強硬闖進冰宮，依律就不能定他死罪，你是否親眼看見他進入冰宮？」

童姥姥道：「老身雖未親見，守宮門的傅姥姥和兩位使者都是親眼目覩。」（未完）

文圖
匡令
倪盧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血雷飛珠 (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鍾大白心懷目的，自投金虎堡中，第一天便輕易行動時，却被少堡主所擒，僥倖少堡主並未降罪，只是向他發出一人暗中和他聯絡，告訴他，他要得到之物便在堡門左面一塊石碑中時，他又起了拚死犯險之心，午夜他依着那女人所說，移開石碑，果然在那洞中，得到一支竹筒，僅憑手指的感覺，也知道那竹筒是如此的光滑，滑得如玉——

方幸逃虎口

又苦陷情關

鍾大白全身在劇烈發着抖，但是他的動作，仍然快得出奇，他一縮手，已將一個尺許來長，粗如兒臂的竹筒，取在手內。在那時候，他實在緊張之極，雖然四周圍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但是他右手一抖，「刷」地一聲，已經將七星刀抖了出來，同時，他的身子，也已緊貼着圍牆，向上直拔了起來。

他身形一拔起，眼看已可以翻出圍牆去了，然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一條黑影，了無聲息，突然自黑暗之中，冒了出來。

那條如鬼似魅的黑影，陡然冒出，而且是自下而上，直撲鍾大白而來的，來勢快絕，鍾大白連想也未會想，翻手一刀，已疾砍而出。

當他砍出那一刀之際，那條黑影，已然快來到他的身了，可是就在他發刀的同時，那黑影倏地向後，翻了出去，鍾大白的一刀砍了個空。

這時，鍾大白全身真氣，盡皆運行，一面發刀，一面身子，仍在向上拔起，就在那黑影翻開之際，鍾大白的左手手腕，突然一陣發麻。

在黑暗之中，鍾大白也根本看不出自己是

渡頭上，一艘木船已解了纜，兩個壯漢搖着橈，在湍急的河水中，船一解了纜，就向下游直衝出了十來尺，渡船上有七八個人，全都攏着手，縮着頭，兩個搖橈的壯漢，雖然穿着羊皮襖，可是都敞着胸，吆喝着，自他們的身上，冒出一陣陣熱氣來。

在河堤上的一根樁子一樣，雙手不斷拉着鐵鍊，那艘渡船，竟被他硬生生地拉了回來。此際，其餘十幾個人，也已一起跳到了堤上，其中一人大聲道：「各位，略就擱你們些時，我們在追一個人，不干事的，切莫驚恐！」

渡船先逆水搖着，再向對岸搖去，壯漢搖得極用力，可是水勢湍急，船的去勢，還是很慢。

一個出聲，那兩個壯漢也停了橈，渡船在轉眼之間，已被拉近了岸。

就在這時，直通渡頭的道上，捲起了一陣沙土，急驟的馬蹄聲，疾傳而至。

渡船上的一共是九個人，神色驚惶，魚貫上岸，那上了船的五六個人，目光灼灼，他們面上滿是風沙，是以看來，他們的目光，格外詭異。

就這一句話工夫，只見十幾匹駿馬，自揚起丈許來高的沙土中，疾衝了出來，馬上的，都一色地黑布包着頭，臉上沾滿了風沙，根本看不清他們的原來面目，其中有一騎，越眾而前，直衝上了河堤，才勒住了馬。那馬兒發出了一聲長嘶，人立了起來，前足落下，已然踏在河堤臨岸的斜坡上。

等到所有的人全都上了堤，那五六個人中，也有三個上了岸，只餘兩個，站在船上，最先躍下馬，以鐵鍊將船硬拖了回來的那人，仍然像柱子一樣，站在斜坡上。

這時，渡船離岸，還只有二十來尺，只見馬上那人，一聲吆喝，身子自馬背上，直掠了起來，身在半空，一個盤旋，只聽得「鏗鏘」之聲，不絕於耳，隨着那人身在半空的盤旋之勢，拋出了一條極長的鐵鍊來，鐵鍊的一端，連着一隻精光閃閃，極其鋒銳的利鈎，向着渡船，疾飛了過來。

渡船上的人一上岸，所有黑布包頭的人，全下了馬，將各人圍圍圍住，那兩個搖橈的壯漢互望着，道：「各位要找甚麼人，不干我們事，只請快些，天黑了，不好過渡，請諸位見諒！」

當那馬兒疾衝到河堤上，急速勒住之際，渡船上的人已然個個抬頭，向岸上看來。而那人的動作，確實快到了極點，渡船上人，還未曾看清是怎麼一回事時，「叭」地一聲响，那利鈎已然鉤住了船頭，那人的身形，也落了下来，落在河堤的斜坡上，他整個人，就像是打

那兩個壯漢，想是在渡口討日子久了，各色人等都見過，是以突然之間，見了這等陣仗，也並不見驚惶。

他們兩人的話才出口，就聽得一個黑布包頭的人，向前走前一步，大聲道：「鍾大白，你自己站出來吧！」

這時，自渡船上上來的那九個人，連兩個壯漢在內，全被圍在中心，那黑布包頭的人大聲一叫，九個人全望我，我望你，可是却沒有人站出來。

那九個人中，有三個是中年人，看來像是

農民，有一對青年夫婦，男的濃眉大眼，一望而知也是農民，那女的生得也很粗壯，膚色黧黑，分明是個農婦，還有一個，提着一隻老大的木箱，看來是貨郎，再有三個，其中一個像是教書先生，還有兩個，看來倒像是士財主，全穿着狐皮袍子。

寒風仍在呼號着，在那黑布包頭的漢子喝了一聲之後，靜寂了好一會，沒有人出聲，那人才又道：「好，鍾大白你還想躲過去？」他講了這一句，略頓了一頓，才又道：「各位，解開衣服來讓我們看看你們的胸口！」

看，又抬頭望着對方，呆立着不知怎麼才好。那持劍的人，却微微一笑，道：「兄弟，對不起！」

那人的話，實是出乎各人的意料之外，那年輕農民立時嘆叫道：「天那麼冷，開甚麼玩笑？」

他一面說，一面揮了揮左手，另一個黑布包頭的人，立時走向前來，伸手自懷中取出了一錠紋銀來道：「騷擾了你，這算是賠償！」

那錠紋銀，看來足有五兩上下，那年輕農民只怕一輩子也未會見過這樣大的銀元寶，一時驚呆了，等他定過神來時，他忙不迭咧着嘴笑道：「那算甚麼，粗皮厚肉，劃上一道口子，打甚麼緊！」

他一面說，一面接過了那錠銀子來，緊緊抓在手心，儘管寒風依舊，他也顧不得扣上襖鈕了。

那手持利劍的人道：「好了，另一個。」從渡船上下來的那幾個人，本來是極不願意的神氣，可是此際，看到那青年農民得了好處，都一起高興起來，爭先恐後，解開衣鈕來，那人也毫無例外，在每人的胸口，都劃上一道口子，他出手極快，精光一閃間，便已縮手回來，而劃出的口子，却又淺到恰到好處，剛好有幾滴血珠滲出來。

只有那兩個士財主模樣的人，看來仍然不願意，但既然不食那五兩銀子，却也得怕那七八柄雪亮的鋼刀，而那黑布包頭的人，倒一視同仁，一樣給了他們，每人一個五兩的元寶。轉眼之間，只剩下兩年輕農婦了，那人手中的利劍，向農婦一指，道：「你！」

只見青年農民的胸口，已被利劍的劍尖，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那人手中的利劍，緩緩抖動着，閃出一片精光來，沉聲道：「我們要找的人，忽男忽女，忽老忽少，我們非看看不可。」

可是那口子，却只是劃破了表皮，有幾滴血珠，隱隱在沁了出來。

那年輕農民又驚又怒，向自己的胸口看了

那年輕農民更是着急，道：「不行！她是婦道人家，怎能解了衣服讓你大男人看？你倒想啊，銀子我不要了，你們殺了我吧！」

他一面喘着，一面遮在那農婦的面前，瞪大了眼，那手持利劍的人，略一猶豫，轉頭道：「大妹，你過來查一查她。」

那人一叫，另一個黑布包頭的人，應聲走了出來。應聲走出的人，身形十分高，穿着一件大皮襖，臉上滿面塵土，一面向前走來，一面咧着一張大口笑着。那手持利劍的人指着那人，道：「這是我大妹子，她也是女人，看看總不要緊了吧！」

那年輕農民向這個走向前來的人瞪着眼，搖着頭，道：「我怎知道他是女人？」

那走向前來的人，雖然不像是一個女人，他看來和其餘的人，並沒有分別，身形只有比別人更高，年輕農民的這一問倒也大是有理。那手持利劍的人喝道：「別胡纏，她是我大妹子，怎麼不是女人。」

那年輕農民嘆道：「憑你說不行，得先讓他解開衣服來看看，要是她胸口有一對大奶子——」

他一句話沒有講完，站在他面前的人，已然一聲大喝，道：「放你娘的狗臭屁！」

那人一面喝罵，一面早已抬起手來，只聽得「叭」地一聲响，年輕農民的臉上已着了一掌。那一掌的力道，着實不輕，打得那年輕農民的身子一側，自河堤之上，向下直滾了下去，滾下了五六尺，眼看要滾進河中去了，才抓住了一塊石角。他半邊臉早已腫了起來，一面向上爬來，一面還在大叫大嚷，等他快爬到堤面上時，那打他的人早已將那農婦拖過了一邊，一柄尖刀，也對準了她的臉。

那農婦掙扎着，不多久，就聽得那人叫道：「大哥，她不是鍾大白。」

人，連停都不停，手中的利劍，又是「刷刷」兩劍，餘下三個，也一齊向前仆倒，每一個死去的人，都是後頸被利劍劃開了一道極深的口子，連聲都未出，就倒地死去的，只剩下那個年輕農民，看來是嚇呆了，他本來已奔出了幾步，這時反倒轉過身來，張口結舌地望着那兩個人。

那兩個人中的一個，已然還劍入鞘，另一個身形前掠，「騰」地一劍，便刺向那年輕農民的頸際，那年輕農民仍然站着不動，劍鋒在他的頸際拖過，鮮血迸濺，那年輕農民身子一幌，也已倒地，那人轟然轉身，「鏗」地一聲响，劍已進了鞘中。

只見大河三條柱的神色，難看到了極點，女霹靂大聲道：「少堡主，這九人我們都已查過，只是普通老百姓，如何驟下毒手？」

她一面說，鐵柱一面不斷向她使眼色，可是她仍然一口氣將話說完。那被稱作「少堡主」的年輕人口氣冷冷地望着女霹靂一眼，道：「寧願殺錯人，也不能叫鍾大白有機會逃走。」

女霹靂「哼」地一聲，踏前了一步，可是，她才踏出一步，「鏗鏘」兩聲响，已有兩柄長劍，交叉攔在她的身前，夜色已越來越濃，是以那兩柄長劍所發出的光芒，看來也格外森寒。

鐵柱和擎天柱兩人，一伸手，將女霹靂硬拉了回來，那出劍的兩人，才緩緩收回劍來。那年輕人口氣又向那擺渡的兩個壯漢望去，那兩個壯漢失聲道：「我們世代在此擺渡，我們和老爺——這三位全知道我們來歷的。」

那年輕人的神色陰冷，這時，一直坐在屋前的那老者，也疾走了過來。

那年輕人口氣退了開來，自鼻子眼中，發出了「哼」地一聲。

在他一哼之間，剛才殺人的那兩個人，身

那農婦半掩着胸，奔了過來，奔到年輕農民的旁邊，那持着利劍的人緊皺着雙眉，肩上的沙土，不斷地落下來，只聽得他沉聲道：「走。」

他一聲「走」才出口，所有的人已一起上了馬，可是，在船上站着的那兩人，却仍然一動不動，而且，他們的神情，古怪之極！

有幾個人，本來已經掉轉馬頭，要向堤下衝了下去的，這時也一起轉頭，向船上望來，斜陽正映在那兩個人的臉上，只見那兩人似笑非笑，似哭非哭，雙眼發定，真是古怪之極。

那十來個黑布包頭的人，有好幾個，一起叫了起來，立時有四個，飛身掠起，撲到了船上，他們才一到船上，原來站在船上的那兩個人，身子略晃，「砰砰」兩聲响，一起跌倒在船板之上。

一直站在河堤的斜坡之上，緊拉住鐵鍊的那人，一看到船上的那兩個人，忽然倒下了下來，在他滿面風塵的臉上，現出驚訝莫名的神色來，躍上船去的兩個人，也是陡地一呆，一齊向倒下的兩人看去，失聲叫道：「中了暗算，死啦！」

當時，由於船上的那兩個人突然倒了下來，四周圍全靜到了極點，只有呼呼的風聲，兩人突然叫了起來，聲音更是顯得淒厲無匹！

兩人一叫，只見有兩個人，自馬上飛身直掠了起來，落在河堤的斜坡之上，與手拉鐵鍊的那人，並肩而立。掠起的那兩個人，一個便是手持利劍，在渡船上各人胸前疾滑而下的那個，和他被稱為「大妹」的那個。這三個人，絕不是等閒之輩，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兄弟三人，被稱為「大河三條柱」，一上來，使飛劍鉤住了渡船的是三條柱中的老二鐵柱，身軀高大，被那年輕農民懷疑不是女人的是老三霹靂柱，老大則是擎天柱。大河三條柱，在

形疾轉，利劍又已揮出。

這一次，在那兩人出劍之際，女霹靂發出了一聲大喝，看來是想阻止他們，但是那兩人出手，實在太快，一老兩少三人，血自頸際濺出，又已倒卜地來。

女霹靂氣得雙手在頭上，用力一扯，將包頭的黑布，扯了下來，現出了一蓬蓬鬆的短髮，大喝道：「這樣胡亂殺人，算是甚麼？」

那年輕人口氣只是望向陳水，道：「陳老大，你不想再為金虎堡辦事？」

擎天柱的面色，在那一剎間，變得難看之極，女霹靂則已叫了起來，道：「誰還為你們辦事？」

那年輕人口氣自鼻子眼中，「哼」了一聲，道：「好！」

他一個「好」字才出口，身形掠起，已經上了馬背，而就在他一上馬背之際，和他同來的那兩個，身形疾轉，只見精光閃動，慘叫聲一連連響，那兩個人的身子，旋風也似，轉了一轉，與大河三條柱同來的十來個黑布包頭的漢子，全已倒卜下來了。

天色更黑，他們是怎麼死的，已經看不清楚，但是從他們發出的慘叫聲中，却可以知道他們已經死了，人只有在臨死之前，才會發出這樣的慘叫聲。

鐵柱在慘叫聲初起之際，已然手臂振動，揮着鐵鍊，向馬上的那年輕人口直砸了過去，他那條鐵鍊揮動之際，所蕩起的勁風，比呼號着的北風猶甚，眼看鐵鍊一端，精光閃閃的尖鈎，已在那年輕人的頭頂盤旋，看來他那一招，雖在急切之間揮出，但是仍極有法度，還唯恐對方逃走，先罩住了對方的退路，再使殺着。

鐵鍊帶着大鈎，就在那年輕人的頭上盤旋，可是那年輕人口氣是沒有看到一樣，自顧自緊了緊腰帶，掉轉了馬頭，鐵柱又是一聲大喝，

大河上下，人人皆知，這時，三人一起站在河堤之上，女霹靂身形高大，瞪着銅鈴似的那眼睛，她性烈如火，才一站定，便厲聲道：「二哥，是什麼人下的毒手？」

老二鐵柱，自從拉住了渡船之後，一直站在河堤之上，面對着那艘渡船，也就是面對着那兩個人，就算有一隻蒼蠅在那兩人面前飛過，他也可以看得見，可是，他却的確什麼也沒有看到，那兩個人究竟是怎麼死的，他瞪着眼睛，無法說得上來。

斜陽西下，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好端端站在船上的兩個人，突然死亡，在寒風之中，更顯得神秘，女霹靂身形再拔起，也到了船上，那兩個死者，仰面倒在船上，除了面上的神情詭異之外，竟看不出有一點傷痕來。

女霹靂俯身略看了看，又挺直了身子，在暴怒之下，她身形更高得出奇，而就在這時，岸上又是一陣馬蹄聲，三匹駿馬，旋風也似捲到。

在岸上的那些人，眼看天色漸漸黑了，自古黃河不夜渡，他們的臉上，却現出十分焦急的神情來，更至發現兩個人神秘死亡，他們的神情，也已由不耐煩而轉為驚訝，恐懼，這時，那三匹駿馬，一齊到了近處，馬一勒定，便有人失聲叫道：「金虎堡！」

一時之間，人人都現出極其恭謹的神色來，那兩個商人模樣的人，更是縮起了頭，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樣。

三匹駿馬在馳向前來之際，一樣揚起滿天塵土，並看不出甚麼特別來，而這時一停卜，人人可見，在斜陽的餘暉之中，那三匹馬的馬鞍，馬燈，金光燦然，竟全是黃金打成的。

普天之下，用黃金來製馬鞍的，只有金虎堡，也只有金虎堡出來的馬匹，哪怕整個馬兒全是金子的，黑道上人也正眼兒都不敢瞧着。

手臂陡地在後一縮，鐵鍊卜沉，鐵鈎向着那年輕人的頂門，直逼了卜去，去勢快絕。

直到這時，那年輕人才帶點懶洋洋地，抬頭向上，望了一望。那時候，鐵鈎離他的面門，只不過一尺上下，只見他一揚手，中指彈了出來，彈向那隻鐵鈎，發出「鏗」地一下响！

在那一剎間，鐵柱反倒呆了一呆，他那條鐵鍊，連鐵鈎，單重就有一百多斤，再加上他雙臂之力，鐵鈎卜壓之勢，怕不有千百斤重，而那年輕人却只是伸指，在鐵鈎上輕輕彈了一下，那有甚麼用？

鐵柱心念電轉間，還待用力再將鐵鈎壓卜去時，却已然覺出，有一股綿綿不盡，柔軀之極的大力，順着鐵鍊，疾撞了過來。

那股大力，來勢快絕，一撞到了他的掌心之上，他虎口一震，五指已不由自主，鬆了開來。

然而，他手雖然已經鬆開，但是鐵鍊却未曾落地，非但未曾落地，鐵鍊的一端，反倒如同靈蛇也似，倒捲了起來，「叭」地一聲响，正砸在鐵柱的面上，鐵柱連一卜慘叫聲都未曾發出，便自鮮血四濺，幾乎整個頭顱都被砸碎，鐵柱自然是立時死去，但是他死得太突兀了，以致人雖死了，身子却仍然直立着。

這時，天色已然更黑了，鐵柱人已死去，頭也不見了半邊，鮮血直冒，而身子仍然挺立着，他的那條鐵鍊，却還在半空之中，像是一條妖龍一樣，在舞動着，發出「鏗鏘」的聲响，此情此景，實是詭異之極。

而那年輕人，在彈出了一指之後，立時又抖着馬韁，連看也不向鐵柱看一眼，向前馳去，一直到他馳出了兩三丈，凌空盤旋的鐵鍊，才向卜落來，正砸在鐵柱的身上，鐵柱的屍體，才連同鐵鍊，「砰」地一聲，跌倒在地！那年輕人手輕輕一彈，竟能發出如此強大的力

馬上那三個人，和那些黑布包頭的人大不相同，全是衣飾華麗，身上還披着金綉的風披，奔在最近的那個人首先下馬，還未落地，便伸手在身上拍了拍，將身上的塵土，一起拍了下來，才一站定，便道：「陳老大，還沒有找到鍾大白？」

那人是一個相貌極其英俊的年輕人，長身玉立，可是臉色却蒼白得出奇，看來有一股陰慘慘的感覺。

鐵柱見到三匹馬馳到，也從河堤上掠了上來，立時道：「人沒找到，倒有兩個自己人，遭了毒手。」

那年輕人雙眉陡地一揚，面上也泛起了一層青氣，鐵柱的話，他似乎根本未曾放在心上，只是轉過頭，向渡船上被趕卜來的那九個人望來，冷冷地道：「他除了過河去投奔龍門幫之外，別無去路，這幾個人你點查過了麼？」

鐵柱連忙道：「全查過了，鍾大白胸前刺着一隻蝴蝶，我怕他在胸前貼着東西，在他們的胸前，都劃了一劍，雖然沒有鍾大白在白內。」

那年輕人口氣冷冷地聽着，臉上的青氣，也越來越甚，看來簡直不像是一個生人，他一步一步，向那九個人走去，冷森森的眼光，直逼着那九個人，然後，倏地轉回身來，喝道：「全殺了。」

他這「全殺了」三個字才一出口，大河三條柱，三個人盡皆呆了一呆，和那年輕人同來的兩個人，却已齊聲答應，身形疾掠卜馬，足尖略一點地，便已掠進了那九個人之中，那九個人像是也知道事情不對頭了，那年輕農民首先大叫一聲，想要逃走，可是精光連閃，已有五個人，疾倒了卜來。

那兩個人出手真是快絕，那五個人只怕到臨死，還未看到對方是甚麼模樣的，而那兩個

道來，真是難以想像。

從鐵柱抖動鐵鍊，去襲擊那年輕人，到他倒地死去，原只是電光石火，一剎間的事，與此同時，和年輕人口同來的兩個，各自出劍，疾刺向擎天柱，擎天柱身形疾退，那柄又細又長的劍，發出一陣緊密之極的「鏗鏘」聲，也疾揚而起。

擎天柱不愧是大河三條柱之首，他那柄長劍一出手，靈活之極，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之中，閃起一片清光，看來他像是也知道自己的處境，危險到了極點，是以劍一出手，直刺向前，竟不顧那兩人也在進攻。

他劍帶着一連串「嗤嗤」，「鏗鏘」之聲，向前刺出，那兩人的手臂，略略一縮，將兩柄已攻出的長劍，回收了尺許，只聽得「鏗鏘」兩下响，那兩人的兩柄長劍，一上卜，已將擎天柱的長劍夾住，兩人一個手臂向上抬，一個向卜壓，擎天柱的長劍本就柔軟，立時被夾成了「之」字形！

擎天柱一面用力和那兩人對峙着，一面急叫道：「大妹快走。」

可是，他不叫還好，他才一叫，女霹靂怒吼連聲，竟然赤手空拳，張開雙手，就向那兩人撲了過去，當女霹靂怒叫着撲向前去之際，她那樣子，在暮色中看來，簡直就像是一頭猩猩，那裏像個女人？

擎天柱一看到自己妹妹如此不知死活，發出了一下絕望的呼聲，眼看女霹靂已快撲到那兩人身上了，只聽得「拍拍」兩下響，那兩個人的兩柄長劍，已將擎天柱的長劍，硬生生壓得斷成了三截。

擎天柱的長劍一斷，那兩人略一轉身，兩柄長劍，已閃電也似，刺向女霹靂。

而也就在此際，黑暗之中，只見死人堆裏，突然冒起了一條黑影，那條黑影，來勢快絕

，簡直就如同是鬼魅一樣，撞向女霹靂。

就在那條黑影剛從死人堆裏冒起之際，那兩個人已齊聲叫道：「鍾大白。」

這時，天色已完全黑下來了，根本看不清那冒起的人是誰，只是從身形上來辨認，依稀可以認得出，那條黑影，就是那個年輕農民。那黑影的來勢，實在太快，兩人才一叫，黑影已和身撞在女霹靂的身上，女霹靂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被撞倒，那黑影也立時倒在堤上，和女霹靂兩個人，一起骨碌碌地向着堤下滾去，堤下就是滾滾河水。

女霹靂是靠了那黑影的一撞，才避開了那兩人的劍，可是，她在向下滾去時，仍然在不斷怒吼着。

那兩人兩劍刺老，女霹靂人已跌倒，他們一齊踏前一步，只見擎天柱手中握着不到一尺長的斷劍，發出撕心裂肺的吼叫聲，疾撲了過來。

擎天柱的身形，在兩人身旁，疾掠而過，一個轉身，斷劍已刺出。

那兩人前撲之勢不停，在擎天柱刺出一劍之際，他們兩柄長劍，自上而下，斜斜刺下。

這一次，擎天柱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反聽得「刷刷」兩下，鋒利的劍鋒，割破皮肉的聲響，兩股鮮血，疾冒了出來如同噴泉一樣。

然而，擎天柱那一阻，畢竟還是令得兩那人，慢了一慢，只聽得「撲通」一聲，顯然已經有人，跌進了河水之中。

擎天柱的身子倒卜地，那兩人已疾掠而下，可是，當他們掠下河堤之際，只見黑暗之中，反映出極其微弱的光芒，那裏還看得見甚麼人的影子。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一個道：「明明是全死了的，怎麼還活了一個？」

另一個人道：「我看，還是別和少堡主提

起這件事的好，要不然——」

他雖然未曾講出以下的話來，但是當他說到「要不然」之際，他的聲音，已不由自主地顫動，由此可知他的心中，充滿了恐懼。

那一個吸了一口氣道：「瞞得過去麼？」

另一個發出了一下苦澀之極的笑聲來，道：「不滿又怎麼樣？鍾大白從堡中逃出來，是少堡主自己的疏忽，只要你不說決不會——」

他一直望着河水在說話，可是，話說到一半，却突然停了口，陡地將劍，橫揮而出。

兩個人是並肩而立的，其中一個，忽然將劍橫揮，那一個實在連避避的餘地都沒有，黑暗之中，劍光一閃即斂，並不是發劍的人，立時收了劍，而是那柄劍，立時沒進了另一個人的體中。

中劍的發出了一下悶哼聲道：「你——」

然而，他也只不過掙扎得發出了一個「你」字，身子向前一仆，滾了一下，「撲通」一聲，也跌進了大河之中。那發劍的緩緩吸了一口氣，轉過身來，腳步沉重地走上了河堤的斜面，接着，便是一陣馬蹄聲，看來，他已馳回金虎堡去了。

那人顯然很明白一個道理，要一個人和自己共守一個秘密，最好的方法，就是將那個人殺死，只有死人，才是不會洩露秘密的人。

河水滾滾向東流，黑夜之中，四周圍靜得出奇，除了風聲之外，所能聽到的聲響，就只有「嘩嘩」的流水聲。午夜時份，在離那渡口，約有七八里處的一個河灘上，只見一個人，先從河中，濕淋淋地爬了上來，另有一個人，則勉強掙扎到了河邊，還在河水裏打着滾，先上來的那個，用力拖着，才將另一個人，拖了上來。

被拖上河灘的那人，身形高大，但却是個女人，她急速地喘着氣，掙扎着站起來之後，直掠而出，他去勢可快絕，一眨眼之間，人已

在三十丈開外，可是當他足尖略一點地之後，只見女霹靂隨後，追了上來，離他仍不過丈許，一面哭着，一面還在叫着。

年輕農民大是啼笑皆非，真氣連提，一連幾個起伏，人又掠出了十來丈，這一次，他不敢回頭看，可是女霹靂的聲響，聽來仍在他身後七八尺處。

年輕農民的心中又是驚訝，又是氣惱，陡地停下，轉過身來，只見女霹靂也突然停止，瞪大了眼望着他。女霹靂的雙眼，哭得有點紅腫，但或許是她想到要嫁給對方的緣故，是以竟大有羞澀之態，看來倒也嫵媚，那年輕農民，呆了一呆之後，伸手在自己額上，重重敲了一下。

女霹靂一看那年輕農民自己打自己，就大聲叫起來，道：「幹甚麼？」

年輕農民道：「一定是鬼摸了我的頭，我才會帶你一起逃走，你輕功是哪裏學的，怎可以追得上我？」

女霹靂嘻嘻笑道：「師父沒有騙我，他教我練這門輕功的時候，我還不信哩！」

年輕農民道：「你師父是甚麼人？這門輕功叫甚麼？」

女霹靂仍然十分得意笑着，看來她傷心了就哭，高興了就笑，絲毫也不用轉折，她道：「我這輕功，叫如影附形，不論你奔得多快，我只要在在一丈之內，就能隨着你走，自己不必費力！」

年輕農民嚇了一跳，面上神色也不禁變了一變，他够膽子，化裝成完全和他本來面目不同的另一個人，混進金虎堡去，自然本身武學有極深的根底，也是一個極有來頭的人物，見聞自然廣博。

這「如影附形」輕功身法，他也聽說過，

不斷地吐着水，翻着眼，看來她急於想講話，但是不斷地吐着水，却苦於無法再開口說話。

那女人正是女霹靂，另一個在她身邊的人，情形比她好了多少，就着星月微光，可以看出，他正是個年輕農民。

兩個人一起喘着氣，還是女霹靂最早開口，道：「他娘的，你想沒死我？」

那年輕農民勉強笑着，道：「不是我將你推進了河，你早已死了！」

女霹靂一面瞪着眼，一面仍然在喘氣，道：「你在河中的時候，為甚麼一直抱着我，可知我還是黃花閨女？」

那年輕農民先是呆了一呆，緊接着，陡地笑了起來，女霹靂揚眉瞪眼，突然「呼」地一拳，便向前擊出，這一拳來得倒也突兀，那年輕農民身子略略側了一側，可是並未避得過去，「蓬」地一聲，一拳被擊個正着，一個踉蹌，跌倒在河灘上。

可是他立時又跳了起來，搖着手，仍是一面笑着，說道：「好了，算我的不是，後會有期！」

他一面說，一面已轉過了身去。

女霹靂却在這時，大聲叫道：「慢走，你究竟是甚麼人，竟能將我在金虎堡天地雙殺手的劍下救出？」

那年輕農民脚步，略停了一停，可是却並不轉過身來，只是道：「你何必知道我是甚麼人！你快去改名換姓，躲起來還來不及，如何還要管別人的閒事？」

女霹靂大步踏了上來，一面追向前，一面伸手指頭上，面上的水珠去，叫道：「不行，你就是從金虎堡逃出來的鍾大白，是不是？」

那年輕農民疾轉過身來，望定了女霹靂，女霹靂也瞪着眼望定了他。

兩人互望了好一會，那年輕農民才道：「「如影附形」和「甜言穿心」，兩大絕技，乃是方今武林之中，正邪各派，黑白兩道，人人一提到她，就莫不頭痛，邪門之中第一高手鬼母雲飛娘的絕技。」

「如影附形」身法，只要貼近對手，不論對手奔得多快，都可尾隨其後，借的是對向前飛馳之際，倒捲過來的那一股力道。昔年輕功絕頂的華山派高手，神行無敵，縮地成寸怪尊者，輕功天下第一，就曾被鬼母雲飛娘，以這一門「如影附形」功夫追蹤，怪尊者連奔了七日七夜，奔出了三千餘里，鬼母始終跟在他的後面，以致怪尊者力竭而死，此事天下皆知。女霹靂如何會這門功夫？」

聞說鬼母雲飛娘人極美艷，中年之後，仍能顛倒衆生，又生性妒忌狠毒，和眼前的女霹靂截然不同，這兩個人又如何可能有師徒關係？他在怔怔發呆，女霹靂得意地道：「你不信，只管再向前奔！」

年輕農民說道：「我信了，你師父是甚麼人？」

女霹靂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她搖着頭，道：「不知道。」

年輕農民叱道：「這像話麼？」

女霹靂瞪起了眼，道：「我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們到金虎堡來，替金虎堡中的人做事，也是她吩咐的，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年輕農民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你有一個地方可去，不必胡亂嫁人！」

女霹靂高興了起來，道：「到什麼地方去？」

年輕農民道：「找你師父去，只要你回到你師父的身邊，也就不再怕金虎堡的人了。」

女霹靂瞪着眼，意似不信，年輕農民又道：「你師父是一個厲害的人，比金虎堡中的人更厲害！」

女霹靂大聲道：「你怎麼知道？」

年輕農民心想，和女霹靂這樣的人，多講

你弄錯了，根本沒有一個人叫鍾大白，也沒有人能進了金虎堡之後，再能逃出來的。」

女霹靂呆了一呆，搖着頭，道：「本來不錯，可是堡中傳出命令，說是走了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叫鍾大白，女的叫雲仙。」

那年輕農民略震了一震，失聲道：「走了兩個？」

女霹靂踏前一步，厲聲道：「你就是鍾大白！」

年輕農民攤了攤手，道：「就算我是鍾大白，那又怎麼樣，你還要將我抓回金虎堡去立功。」

女霹靂的身子，陡地震了一震，那年輕農民的話，令得她像是遭到了雷殛一樣，順着她的頭髮，還有水在不往下淌下來，她現出極迷惘的神色來，張大了口，站立着不動。在她發怔之際，那年輕農民已一步一步，一連退出了十七八步。

那年輕農民的心中，知道很清楚，他和女霹靂的距離，既然已有如此之遠，他只要一轉身，提氣前縱，就可以直接進黑暗之中，而對方再也追不上他了。

而只要他投進了黑暗之中，他這個人，就可以永遠在世上消失，從此之後，再也不會有人，還能夠看到這樣一個濃眉大眼，看來有點傻不楞登的年輕農民了。

然而，就在那年輕農民，快要轉過身去的一剎間，女霹靂卻陡地「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別看女霹靂身形高大，沒有一點像女人，可是她放聲一哭，哭聲之中，却是充滿了悲痛，就像是一個孩子一樣，將她心中的哀傷，毫無保留地「哭」了出來！

那年輕農民陡地一呆，女霹靂卻已越哭越是傷心，隔得雖然遠，也可以看到自她的雙眼中，大顆大顆的淚水，滾滾而下，這時候的女

也是講不明白的，是以他也瞪起了眼，道：「我知道就是知道，你要命的，快去你師父！」

他這樣一說，果然有效，女霹靂居然大點其頭，年輕農民趁機向後退去，退出了七八步，才站定身子，女霹靂並沒有再向前追來，只是大聲道：「喂，我說過要嫁給你的，現在不嫁，以後還是要嫁的！」

年輕農民連忙說道：「是！是！是！慢慢說不遲！」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向後退出了幾步，陡地轉過身，已然疾投進了黑暗之中。

在他疾掠出了七八丈之後，才聽得女霹靂發出了「啊」地一聲響，道：「糟糕，忘了問他，我師父在什麼地方了，真糟糕！」

那年輕農民的心向下一沉，幾乎又要停下來了，但是這一次，他却並沒有停下，他仍是不斷地向向前掠去，雖然他的心目中，很有些內疚，因為女霹靂雖然身形高大，武功也不弱，心地却純真得像一個小女孩一樣，他想到自己雖然沒有騙她，她只要能回到鬼母雲飛娘的身邊，只怕金虎堡的人雖然厲害，也不敢輕易招惹雲飛娘這樣神出鬼沒的人物！

但是，在未會見到雲飛娘之前，像女霹靂這樣毫無機心的人，給金虎堡中人找到的可能，實在太大了。

當他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心中彷彿被人刺了一下。可是，他仍然未曾停下來，那是因為他無法停下來，爲了他自己，他一定要一直向前走，他敢於回復自己本來面目，趕回去。

從進入金虎堡起，到現在，一切全像是一場夢一樣，而令得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如果這是一場夢的話，在這場夢中，最令他難忘的，却是女霹靂這個人。

他一向向前掠出，一口氣馳出了二十來里，才掠進路旁的草叢中，半個時辰之後，有一

霹靂，就像是一個傷心透頂的小女孩一樣！

那年輕農民皺起了眉道：「你哭甚麼？」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女霹靂哭得更傷心了，一面抽噎着，一面胡亂抹着眼淚，道：「你叫我怎麼辦？你叫我到那裏去？你叫我高興了對誰笑？你叫我傷心了對誰哭？你叫我怎麼辦？」

她越是說着，越是哭得傷心，年輕農民的雙眉也越皺越甚，女霹靂仍然哭着，道：「你要是鍾大白，我自然不會將你捉回金虎堡去，我還回金虎堡去幹什麼？可是金虎堡的人，不會放過我，你叫我躲到那裏去？」

在女霹靂未曾放聲大哭之前，那年輕農民，已幾乎就要轉身向前掠出了，可是這時，他却反而一步步地向前來。他走近一步，女霹靂滿面淚痕的臉，也看得更清楚，他突然問道：「你多大了？」

女霹靂仍然抽噎着道：「二十四歲了。」年輕農民笑了一笑，道：「不小啦，我看你，忘了自己曾學過武功，隨便找一個甚麼人嫁了，安安穩穩做一個女人，金虎堡的人再厲害，也找不到你！」

女霹靂先是呆呆地睜大了眼聽着，等到那年輕農民講完，她又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道：「誰要娶我？連你也說我不像女人！」

她講到這裏，突然停下了下來，那兩之間，也不哭了，接連抽噎了幾下，伸手在臉上亂抹了幾下，道：「不如我嫁給你吧！」

年輕農民再也不想不到女霹靂忽然之間，會講出了這樣一句話來，嚇了老大一跳，真氣略提，人已斜斜向後，掠出丈許，道：「那怎麼可以？」

女霹靂瞪大了眼，道：「怎麼不可以，要是你不答應，你將我救出來幹甚麼？」

年輕農民又大叫一聲，陡地轉過身，向前

個人自草叢中，緩步走了出來，那人看來，和瘦削的鍾大白，和優氣的年輕農民，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他是一個長臉，看來神態很威嚴的年輕人，那才是他的本來面目。

駿馬揚揚，向前飛馳着，他伏在馬背上，幾乎連頭也不抬。這條路，他是馳熟了的。要是抬起頭來的話，他可以看到遙遠的山影，祁連山頂上端端積雪在陽光下閃耀着的光芒，但是筆直的路上，兩旁的古樹，早已抽出了嫩芽。馬後揚起老高的塵土，不多久，他就看到了道旁一左一右，兩座涼亭，他也勒緩了馬。自那兩座涼亭中，奔出了不少人來，一起歡呼着，叫道：「少莊主回來了！」

他勒定了馬，駿馬打着轉，他望着迎出來的那些人，全是熟面孔，全是他莊子中的高手，他回來了，那些人歡迎他，他一點不奇怪，奇怪的是，那些人決沒有理由知道他會同來的，他們怎會在這裏？

等駿馬完全停住，他才問道：「有什麼人要來？」

一個身形高大，紫臉面皮的大漢，笑着道：「少莊主，有貴客來，還是替你說說。」他笑了起來，說道：「少胡說，來的就是誰？」

那大漢道：「這兩個人肯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飛龍莊上，有鐵髯老人和銀姑來過，我們在江湖上走動，也覺得臉上飛金！」

他雙眉陡地一揚，緊接着，面色又是一沉，道：「別將自己看得太輕了，飛龍莊在江湖上，也非同尋常！」

眾人一起轟然答應着，道：「少莊主快去吧，貴客臨門，少莊主又回來了，老莊主一定多麼高興。」

他微微一笑，又抖動韁繩，駿馬繼續向前跑去，又馳出了六七里，才看到一列木棚，綿綿

延只有里許長，圍着一座好大的莊子。

他直馳到了門口，又有十七八個身手矯捷的大漢，紛紛奔向前來，有的替他拉住了馬，他翻身下了馬，向拉馬頭的那漢子道：「楊總管，我離開之後莊中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那漢子身形極高，深黃面皮，看來有點精神不振，像大病初癒一樣，然而，病神楊子索的名頭，大河南北，却無人不知。以病神楊子索這樣的人物，居然甘心在飛龍莊作一個總管，由此可知，飛龍莊主，金爪飛龍謝天在武林中位望之高，而少莊主謝英傑，若是在江湖上走動，就算一無所長，也足以走遍南北，而安然無恙，何況小金龍謝英傑，屢投名師，本身的武功也極高。

看官，牢牢記得，這飛龍莊的少莊主，小金龍謝英傑，就是混進金虎堡，又逃出來的鍾大白，也就是那個逃過了追緝的青年農民。

少莊主謝英傑一問，楊子索就笑了起來，道：「少莊主主要是遲一天回來，莊中可有大事了，少莊主已知道，鐵髯老人和銀姑，今天要來？」

謝英傑和楊子索一面向莊中走去，謝英傑一面道：「是呵，這兩個人，都是出名的難惹人物，向不和武林中人來往，他們來作甚？」

楊子索道：「聽說信來的使者說，這兩個厲害人物，是來提親事的。」

謝英傑又皺了皺眉，加快腳步，向內走去，不一會，就進了大堂，穿過了大堂，便聽得一個極其洪亮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回來了麼？我在書齋，快來見我。」

那洪亮的聲音，傳入耳中，嗡嗡作響，謝英傑一聽就聽得出，那是父親的聲音。事實上，飛龍莊上，雖然高手雲集，但是要能將聲音透進房屋，傳入人的耳中，仍令人頭腦震動的，除了謝莊主之外，也不會有第二人了。謝英

傑忙加快腳步，向前走去，楊子索緊隨在他的身後，兩人一直來到了書齋之前，才又聽到莊主洪亮的聲音，道：「楊總管請回。」

謝英傑揚了揚眉，和楊子索互望了一眼，他知道父親對楊子索，極其信任，雖然名份上，一是莊主，一是總管，但却是交情極好的朋友。如果不是有什麼極為機密嚴重的大事，是決不會請他迴避的。

楊子索已立時答應，轉身掠了開去，謝英傑推開門，只見一個身形高大，頂門光禿，滿面紅光的老人，已自椅上，站了起來，正是他的父親謝天。

謝英傑忙搶前了幾步，謝天却手掌略翻，謝英傑只感到一股勁風，在身邊掠過，身後的那扇門，已然關上。緊接着，謝天並不說話，只是全神貫注，側耳聽了片刻。謝英傑知道，在這時，方圓十丈之內，就算有一支針落了地，也隔不過他父親的耳朵，可知他父親將要和他說的話，決不想有別人聽到。

謝英傑也感到事情有點嚴重，他吸了一口氣，叫道：「爹！」

謝天雙目，炯炯有光望着他，道：「英傑，我曾着人去打探過你的行踪，有人說你曾投在山東七十二變大聖門之中，接着就下落不明了。」

謝英傑微微一笑，道：「爹，我出門一年半載，也不是第一次，投師學藝，你也絕不反對的！」

謝天的面色，變得陰沉沉，一字一頓地道：「你老實告訴我，做了些什麼事？」

謝英傑自然面然，將聲音壓低，道：「爹，你不問我，我也會說的——」

他講到這裏，略為頓了一頓，那是因為他知道，就算他此刻安然站在自己的莊子之中，但是他話一說出來，任何人都是免不了要吃驚了，而是非成功不可的了。

銀姑的語音，雖然動聽，而且她也是帶着笑，說出來的，可是她的話，却是咄咄迫人之極，謝天又不禁皺了皺眉，若是來的不是這兩個厲害人物，只怕他們早已拂袖送客了。這時，他雖然知道這事情來得蹊蹺，但是心想，兒子大了，反正是要討老婆的，有這兩個厲害人物來做媒，將來可得無窮好處，又何必得罪他們？

是以，他一轉念間，雙眉舒展，道：「兩位說了半天，不知女家是誰？」

鐵髯老人和銀姑互望了一眼，銀姑笑道：「謝莊主放心，我曾見過新娘，確是天卜無雙的美人！」

鐵髯老人忙道：「銀姑說是美人，那一定錯不了的，謝莊主放心！」

的緣故。

他又自然面然將聲音壓得更低，道：「爹，我到金虎堡去走了一趟。」

他已經預料到，自己這一句話出口，父親一定會大吃一驚的，可是他却想不到，他父親竟會驚訝到這種程度！他話才一出口，只見謝天的臉色，「刷」地變得泛青，「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那一步退出的之際，腳步之沉重，像是整幢屋子，都要坍下來一樣，連書齋頂上的瓦面，都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來。

緊接着，謝天的身子一矮，向一張紫檀木的太師椅上，坐了下去。

他向卜坐去的力道更大，「嘩啦」一聲響，整張椅子，立時碎裂了開來，碎片四濺，而謝天也立時又挺立了身子，利那之間，透紅的頂門之上，竟已滲出了豆大的汗珠來！這情形，看在謝英傑的眼中，也不禁為之駭然，忙道：「爹，江湖上將龍莊，虎堡並稱，就算我到金虎堡走了一遭，你何必——」

謝英傑話沒有講完，謝天已連連擺手，示意他別再講下去，接着，他又喘起氣來，有點失神落魄地走出了幾步，伸手指在桌上，仍然望定了謝英傑，謝英傑反倒有點手足無措起來，一時之間，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過了這一會，謝天才嘆了一口氣，道：「不錯，龍莊，虎堡，武林中人確是這樣說法，但是你可知道，金虎堡中的人，絕不在江湖上露面，人家樂得借虎堡名頭，來討好龍莊！」

謝英傑仍是輕鬆地笑着，道：「金虎堡中，確神秘莫測，少堡主的武功也極高，但我看也不如傳說之甚，我不是進了金虎堡，又逃出來了麼？而且，我逃走的時候，還有一個女人，也逃了出來！」

謝天怔怔地望定了謝英傑，道：「那女人談這門親事了。可是銀姑却立時道：『謝莊主，我們說媒的事，究竟如何，還請答覆。』」

謝天冷冷地道：「那位天仙也似的美人，何必非嫁大子不可？」

銀姑皺着眉，笑道：「事情真難，那小姑娘，真是非嫁令郎不可，許是前緣註定也說不定！」

謝英傑在父親身後，一直未曾出聲，他已越聽越不像話，瞥了一肚子的氣，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抗聲道：「她要是非嫁我不可，也得看看我是不是願意娶她！」

鐵髯老人笑道：「少莊主，你要是見了她，包你千願萬願！」

謝英傑道：「好，那就請她到敝莊來。」銀姑皺起了眉，道：「少莊主，那是和我們兩人為難了，我們已在女家面前，誇下海口，人一到，立時請少莊主起程，和我們共赴女家成婚的。」

謝英傑只覺得義憤填膺，大聲道：「若是這樣，她只該嫁個死人，你們一到，便能將之抬走！」

謝英傑這句話才一出口，連謝天的面上，也不禁變了色，利那之間，只見謝天，鐵髯老人，和銀姑三人，一起霍地站了起來，氣氛大是緊張。

謝天一站了起來之後，搶在前面講話，道：「兩位，大子出言無狀，兩位莫怪，這頭婚事，有兩位來說媒，本當應允，可是對方如此不近人情，只怕大子沒有這樣的怪事，我看還是別再提了吧！」

謝天那一番話，實已說得十分得體，他自度眼前兩個人，雖然厲害得出了名，但是在自己這樣的一番話之下，也該無話可說了。

却不料銀姑立時冷笑一聲，道：「不行，這媒我們是做定了！」

（未完）

是誰？」

謝英傑道：「她戴着面具，用的自然也是假名字，但是我却上了她的當，我已將傳說中的竹譜秘笈，取在手中，却又被她奪了去，當時，在黑暗之中，我只看到一股紅絲，閃了一閃——」

謝英傑講到這裏，陡地停了下來。謝英傑之所以陡地停了下來，只因他發現謝天的臉色，越來越蒼白，甚至頂門上，紅色也在消退，這實在是謝英傑從來也未曾見過的事！

謝英傑停了一停，才又接道：「我想不出那是甚麼兵刃，準備一回來就問你的。」

謝天緩緩伸手，在臉上抹着，然後却仍不開口，只是閉上了眼睛。謝英傑發現他的身子，在微微發抖，謝英傑明知自己的話說出來，父親一定會驚訝，也會責備，但是他決想不到，父親會像是末日將臨一樣！

他正想再說話時，已聽得外面，人聲嘈雜，接着便是楊子索的聲音，綿綿不絕，傳了過來，道：「稟告莊主，鐵髯老人，銀姑，兩位貴客駕到。」

隨着楊子索的聲音，只聽得「哈哈」，「哈哈」兩下笑聲，也傳了過來。前一下笑聲，洪亮震耳，後一下笑聲，却是如同銀鈴相似，清脆悅目。可是兩下笑聲，都是直鑽入人的耳鼓之中，將其餘所有的聲音，一起壓了卜去。

謝天立時伸手抹了抹汗，沉聲道：「你跟我後面，切不可說話。」

謝英傑皺了皺眉，他只覺得這次回來，父親像是十分失常，但是究竟是為了甚麼，謝英傑卻一點也說不上來。當下，他跟在父親後面，向外走去，來到了大堂之上，只見楊子索正站着，陪着一男一女在說話，形態甚是恭敬，那一男一女兩人，樣子也十分隨便，尤其是那

延只有里許長，圍着一座好大的莊子。他直馳到了門口，又有十七八個身手矯捷的大漢，紛紛奔向前來，有的替他拉住了馬，他翻身下了馬，向拉馬頭的那漢子道：「楊總管，我離開之後莊中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那漢子身形極高，深黃面皮，看來有點精神不振，像大病初癒一樣，然而，病神楊子索的名頭，大河南北，却無人不知。以病神楊子索這樣的人物，居然甘心在飛龍莊作一個總管，由此可知，飛龍莊主，金爪飛龍謝天在武林中位望之高，而少莊主謝英傑，若是在江湖上走動，就算一無所長，也足以走遍南北，而安然無恙，何況小金龍謝英傑，屢投名師，本身的武功也極高。

看官，牢牢記得，這飛龍莊的少莊主，小金龍謝英傑，就是混進金虎堡，又逃出來的鍾大白，也就是那個逃過了追緝的青年農民。

少莊主謝英傑一問，楊子索就笑了起來，道：「少莊主主要是遲一天回來，莊中可有大事了，少莊主已知道，鐵髯老人和銀姑，今天要來？」

謝英傑和楊子索一面向莊中走去，謝英傑一面道：「是呵，這兩個人，都是出名的難惹人物，向不和武林中人來往，他們來作甚？」

楊子索道：「聽說信來的使者說，這兩個厲害人物，是來提親事的。」

謝英傑又皺了皺眉，加快腳步，向內走去，不一會，就進了大堂，穿過了大堂，便聽得一個極其洪亮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回來了麼？我在書齋，快來見我。」

那洪亮的聲音，傳入耳中，嗡嗡作響，謝英傑一聽就聽得出，那是父親的聲音。事實上，飛龍莊上，雖然高手雲集，但是要能將聲音透進房屋，傳入人的耳中，仍令人頭腦震動的，除了謝莊主之外，也不會有第二人了。謝英

傑忙加快腳步，向前走去，楊子索緊隨在他的身後，兩人一直來到了書齋之前，才又聽到莊主洪亮的聲音，道：「楊總管請回。」

謝英傑揚了揚眉，和楊子索互望了一眼，他知道父親對楊子索，極其信任，雖然名份上，一是莊主，一是總管，但却是交情極好的朋友。如果不是有什麼極為機密嚴重的大事，是決不會請他迴避的。

楊子索已立時答應，轉身掠了開去，謝英傑推開門，只見一個身形高大，頂門光禿，滿面紅光的老人，已自椅上，站了起來，正是他的父親謝天。

謝英傑忙搶前了幾步，謝天却手掌略翻，謝英傑只感到一股勁風，在身邊掠過，身後的那扇門，已然關上。緊接着，謝天並不說話，只是全神貫注，側耳聽了片刻。謝英傑知道，在這時，方圓十丈之內，就算有一支針落了地，也隔不過他父親的耳朵，可知他父親將要和他說的話，決不想有別人聽到。

謝英傑也感到事情有點嚴重，他吸了一口氣，叫道：「爹！」

謝天雙目，炯炯有光望着他，道：「英傑，我曾着人去打探過你的行踪，有人說你曾投在山東七十二變大聖門之中，接着就下落不明了。」

謝英傑微微一笑，道：「爹，我出門一年半載，也不是第一次，投師學藝，你也絕不反對的！」

謝天的面色，變得陰沉沉，一字一頓地道：「你老實告訴我，做了些什麼事？」

謝英傑自然面然，將聲音壓低，道：「爹，你不問我，我也會說的——」

他講到這裏，略為頓了一頓，那是因為他知道，就算他此刻安然站在自己的莊子之中，但是他話一說出來，任何人都是免不了要吃驚了，而是非成功不可的了。

銀姑的語音，雖然動聽，而且她也是帶着笑，說出來的，可是她的話，却是咄咄迫人之極，謝天又不禁皺了皺眉，若是來的不是這兩個厲害人物，只怕他們早已拂袖送客了。這時，他雖然知道這事情來得蹊蹺，但是心想，兒子大了，反正是要討老婆的，有這兩個厲害人物來做媒，將來可得無窮好處，又何必得罪他們？

是以，他一轉念間，雙眉舒展，道：「兩位說了半天，不知女家是誰？」

鐵髯老人和銀姑互望了一眼，銀姑笑道：「謝莊主放心，我曾見過新娘，確是天卜無雙的美人！」

鐵髯老人忙道：「銀姑說是美人，那一定錯不了的，謝莊主放心！」

謝天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不管她是西施天仙，總不能我們連來歷也不知道！」

鐵髯老人摸着卜領的鐵髯，在他手指撫摸之際，他的短髯，竟然發出一陣「刷刷」的聲響來，道：「這便是第一件為難之處，女家不願意表露身份。」

謝天和謝英傑兩父子，不禁都皺起了眉，託人來說親事，而不願透露自己的身份，天下豈還有這更不近情理的事情？

而就在這時，銀姑又道：「還有第二件為難之處，女家要令郎入贅女家。要請少莊主立時動程。」

謝天聽到這裏，實是有忍無可忍之感，雙手按在交椅的扶手之上，想要立時發作，但是再想了一想，却還是強忍了卜去。

這時候，謝天的臉色，已是極其難看，他打了一個「哈哈」，道：「兩位遠道而來，莊上有窖藏的好酒，何妨一醉？」

他突然之間，將話岔開了，是再也不準備

談這門親事了。可是銀姑却立時道：「謝莊主，我們說媒的事，究竟如何，還請答覆。」

謝天冷冷地道：「那位天仙也似的美人，何必非嫁大子不可？」

銀姑皺着眉，笑道：「事情真難，那小姑娘，真是非嫁令郎不可，許是前緣註定也說不定！」

謝英傑在父親身後，一直未曾出聲，他已越聽越不像話，瞥了一肚子的氣，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抗聲道：「她要是非嫁我不可，也得看看我是不是願意娶她！」

鐵髯老人笑道：「少莊主，你要是見了她，包你千願萬願！」

謝英傑道：「好，那就請她到敝莊來。」銀姑皺起了眉，道：「少莊主，那是和我們兩人為難了，我們已在女家面前，誇下海口，人一到，立時請少莊主起程，和我們共赴女家成婚的。」

謝英傑只覺得義憤填膺，大聲道：「若是這樣，她只該嫁個死人，你們一到，便能將之抬走！」

謝英傑這句話才一出口，連謝天的面上，也不禁變了色，利那之間，只見謝天，鐵髯老人，和銀姑三人，一起霍地站了起來，氣氛大是緊張。

謝天一站了起來之後，搶在前面講話，道：「兩位，大子出言無狀，兩位莫怪，這頭婚事，有兩位來說媒，本當應允，可是對方如此不近人情，只怕大子沒有這樣的怪事，我看還是別再提了吧！」

謝天那一番話，實已說得十分得體，他自度眼前兩個人，雖然厲害得出了名，但是在自己這樣的一番話之下，也該無話可說了。

却不料銀姑立時冷笑一聲，道：「不行，這媒我們是做定了！」

（未完）

四大名捕會京師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追命身負兩處刀傷，一處掌傷，逃出客棧，誤投虎穴，身落西門公子掌中，莫三給給隨後追到，眇目跛腳的張虛傲也為兩名青年扶著來到，追命自付再難逃出毒手，詎出他意料，那扶攜張虛傲到來的兩青年竟無情、冷血，至是雙方激鬥立起，追命奮起精神，制服張虛傲，無情也以絕世暗器手法把苗疆第一兇人莫三給給殺死，此時只剩下冷血和西門公子在激鬥，不久，西門公子雙鉤把冷血薄劍鎖住，用力一絞，薄劍立被折斷，西門公子這一下絞斷冷血的長劍，實是犯下一個大大的錯誤——

魔頭分設伏

四捕齊負創

西門公子犯了個無可救藥的大錯誤。他可以制住冷血的劍，但不該折斷了冷血的劍。

折斷了冷血的劍就等於鎖不住他的斷劍！

冷血的劍毒蛇般標向西門公子咽喉！西門公子臉色變了，雙鉤一推，劈向冷血！

冷血殺他，他就殺冷血！

這是同歸於盡的打法，如果冷血不想死，一定收招自保。

可惜，他又犯上一個更無可饒恕的大錯。

他是逼於無奈才拚命，冷血却是拚命招式的行家。

他已算準時間，力道，機會，一分一毫都不會有差池！

鉤劈至冷血額頂，便已無力。

冷血的斷劍一尺七寸長，已插入西門公子咽喉，自後頸穿了出來。

劍入咽喉，西門公子立時脫力。

至。

無情出的手！

張虛傲此驚非同小可，強吸一口氣，猛再拔起三尺。

第一蓬銀針落空，但張虛傲左腿却因劇痛而一沉，身子落下半尺，第二蓬六枚銀針，全打在他右腳脛骨上。

張虛傲痛入心脾，怒吼一聲，摔倒下來，痛得金星直冒，再睜眼時只見一柄斷劍指着自己的咽喉。

劍上還有血。

不消說是西門公子的血。

只見冷血冷冷的望着他，冷冷地道：

「你再逃，我殺你。」

張虛傲只覺得寒意由腳趾昇到頭髮裏去。

張虛傲只覺左腿的膝傷，右腿的六道針傷，右目的刀傷，左肩的踢傷一道發作，幾乎要大聲呻吟起來。

這一下「鐵傘秀才」張虛傲的傷，可比追命的傷嚴重多了。

冷血朝着他，像看進他的內心裏去，道：「你再痛，也要回答我的問題。」

張虛傲呻吟了一聲，說道：「什麼問題？」

冷血道：「頭兒是誰？還有六名兇手是誰？」

張虛傲閉上眼睛，沒有吭聲。冷血冷冷地道：「你要我用刑？」

張虛傲依然緊閉雙目，但全身發起抖來，激烈的在顫抖着。

追命倚在牆上，忽然笑道：「你到這

個地步仍不肯說出誰主使你來的？同伴有誰？下一個目標是什麼？的確很够意思，說到這裏，淡淡一笑，道：「可是你的同伴待你又是怎樣？你們追殺於我，是受了武勝東利用，他連關老爺子也殺了，要不是關海明也殺了他，他恐怕也要殺你滅口哩！」

這番話說得張虛傲呆了一陣，睜開眼睛，怔怔不語。

追命繼續道：「再看後來我與莫三給給交手，是你以鐵傘架了我給他致命的兩腳，而他反而勾出你的右眼，把你置之不理，送你回來的還是我兩個師兄弟，西門公子又何嘗有為你報仇之意？」

張虛傲欲言又止，追命又道：「你現在身受數創，傷得最重的恐怕是右目吧？那還不是自己人下的手！你若受傷沒那末重，恐怕我早就困不住你，現在你受傷那末重，你以為你能在我們三人之中再逃得出去嗎？」

張虛傲沉默良久，終於長歎道：「我若說出來，可有好處？」

追命望向無情。無情端坐於地，點頭道：「你說出來，我立刻放你。只要你不為惡，我們便不抓你。你今天所受的傷也够一世難忘了。」

張虛傲知道「武林四大名捕」說一是「忙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無情道：「當然。」

冷血道：「你說吧。要是我用刑，也是說要。」

張虛傲只覺全身傷口又一陣刺痛，當下不再遲疑，道：「我說……」

忽然窗外「喀嚓」一聲，像有什麼東西被捏碎了似的。

無情臉色陡變，叫道：「小心！」兩顆飛蝗石反手打出。

話口未完，一道尖銳的急風，撞向冷血的咽喉。

冷血閃避無及，突然腳下關節一麻，人軟了一軟，急風自頭上險險擦過！

無情的飛蝗石，正打在他左右腿軟骨上。

冷血這一矮身，却聽見張虛傲的喉骨「喀嚓」一聲，然後張虛傲一臉都是驚惶之色，用手捂住喉嚨叫道：「司馬——」

便口溢鮮血，竟連喉骨一齊吐出來，立時氣絕。

冷血一矮身，竄起，破窗而出。

追命驚道：「三丈凌空鎖喉指？」

「不錯。」無情道。

追命長長吁出一口氣，道：「我聽諸葛先生說，十三元兇中曾有人以『三丈凌空鎖喉指』拊斷更夫的喉核，我就那末想，武林中有此功力的只有三個人，但那三人都不至於做這等事……沒料到十二連環場的司馬荒墳還沒死。」

無情臉無表情道：「要不是張虛傲臨死叫出了一聲『司馬』，只怕到現在還猜不着是誰。」

追命道：「還有六名兇手是不是？」

無情道：「不錯。」

追命道：「其中一人是司馬荒墳是不是？」

無情道：「是！」

追命道：「司馬荒墳的武功比莫三給

給如何？」

無情道：「只高不低。」

追命長嘆道：「那你還不幫四師弟追殺，還管我做什麼！何況還有五個不知名的殺手，這錢案又絕不能斷！」

無情道：「我知道在那兒找他們的老巢！」

追命目光閃動道：「南西門莊……」

無情接道：「北歐陽谷。」

追命道：「不錯。剛才西門公子狂妄自大時，也曾透露過歐陽谷，並道明自己是南面的聯絡站。」

無情道：「所以我先趕去歐陽谷看個究竟！」

追命苦笑道：「連飲譽江湖的歐陽大也成了兇手，真是聾人聽聞。你為何還不去。」

無情道：「就是因為歐陽大這等高手也出動了，所以我不能離開你。你已身受重傷，他們若伺機出手，只怕就難有倖倖了。」

追命澀聲道：「那你等到幾時？」

無情道：「等我四劍童一到，先護送你回諸葛神侯府。有他們四人再加上你，就算歐陽大親自出馬也勉強可一戰了。」

追命苦笑道：「你真的要我回去？」

無情板起臉孔道：「你已受傷不輕，若不回去，又叫我們怎放心得下呢！」隨而又柔聲道：「要是你對我這做大師兄的有點信心的話，你就給面子我回去吧。」

追命嘆了口氣道：「好吧。」

無情欣慰地道：「四劍童馬上便到，你若在道上遇見二師弟，叫他先到歐陽谷

「快看。」
追命輕嘆口氣而應道：「是。大師兄保重。」

冷血飛躍出窗外，窗外人影一閃！
窗外的人返身就逃，冷血狠命而追！
一追一逃，跑了數里，冷血與那人的輕功在伯仲之間，但冷血越跑越狠，大風迎臉激烈地吹來，冷血的頭巾也吹掉了，衣襟也袒開了，草鞋也磨破了，但冷血越跑越興奮。

而那人開始累了，有點氣吁吁了。
冷血大叫道：「司馬荒墳，你跑不了！」

其時明月如勾，已經偏西，大霧漫漫，正是一處荒墳。

只見亂塚零亂遍佈處，司馬荒墳人影一閃，閃入了一座碑石後面去。

冷血停步，冷冷地看着那塊石碑，道：「司馬荒墳，你適才出手暗算，一擊必殺的勇氣去了那裏？」

只聽墓中有人桀桀笑道：「你知道我什麼名字？」

這時濃霧升起，黎明之前最是荒涼黑暗。

冷血道：「司馬荒墳。」

司馬荒墳道：「不錯。荒墳，荒墳，哈哈……一入荒墳，死而不葬。」猛地自墓後冒了出來。

就是冷血胆大包天，也嚇得一愣，朦朧的月色下，這司馬荒墳披頭散髮，滿臉刀疤，五官都奇異的扭曲着，簡直比鬼還要可怕。

只聽司馬荒墳嘶聲笑道：「霧來了……霧來了……霧泣神鬼號，雨落天地悲……」這時大霧漸濃，只見一丈外都被濃霧所罩，看不清事物，司馬荒墳的黑影在霧中似真似幻，厲笑好不恐怖。

冷血喝道：「看劍！」

斷劍直刺入濃霧，切斷了濃霧，刺入了濃霧的中心！

就在這剎那間，大霧中黃光一閃，司馬荒墳左右手各自多了一張銅鈔，閃電般右左一閃，「鏘」地夾住冷血的閃電劍。天下能一舉而來往冷血的快劍的，江湖上也沒幾個人，縱然是西門公子這樣的高手，也要等到二百四十二劍後才能以雙鈎扣住冷血的劍。

冷血抽動劍身，斷劍在銅鈔磨擦中發出令人牙酸的尖銳聲響。

冷血暗驚，但並不失措。因為他冠絕武林的那一擊，尚未施出。

他那一擊曾把一個武功在他三倍之上的刺客領袖擊而毀之。

可是就在這時候，他腳下的土地忽然燃開，一雙沒有血色，蒼白的手伸了出來，閃電般抓住了冷血的雙腳。

遠處濃霧中又一聲叱喝，一柄金柄紅穗鞭槍，劈面刺到，力勁擊破濃霧！

這幾件事情同時發生，冷血雙足被制，無法閃避，唯一的方法只有棄劍用手接槍。

冷血一鬆手，不料司馬荒墳雙鈔也一張，閃電般左右夾住冷血雙肩。

冷血只覺左右壓力排山倒海而來，雙手已無法動彈，忙運功抗拒，這才變了臉

色！

而這時長槍已迎臉刺到。

這一根槍不但長，而且大，這一下如刺中臉部，不被搗得個稀爛才怪！

冷血雙手受刺，雙足被抓，猛一張口，竟咬住了槍尖，長槍竟刺不下去。

可是這樣一來，冷血連半分動彈的機會也沒有了。

這根槍十分之長，槍的另一端在濃霧之中，提槍的人也在濃霧之中，鐵板銅鈔一般的聲音自濃霧中傳來：「好！居然接得下我這一槍！」

只聽黃土中的那人桀桀笑道：「可是你現在等於沒有了手，沒有了腳，沒有了咀吧的人。」一面說着，雙手疾封了冷血腿上的穴道，突地跳了出來，陰惻惻地笑道：「現在，我們要你怎麼樣，你便得怎麼樣。」

「不知道冷血現在怎樣了？」追命心中惦念着，轎子如飛一般平衡地走着，青衣四劍童的功力顯然又激進了不少。

烈日如炙。夏天的時候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追命覺得渾身都是汗，汗水浸濕了胛骨的傷口處，陣陣隱痛傳來。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一聲尖嘯！

這一聲尖嘯甫起，轎子忽然停了。

停得那麼自然，使轎子絲毫也沒有震動。

轎子一旦停下，第二聲尖嘯，又告响起！

這第二聲尖嘯又近了不少。

追命掀開簾簾，只見大道上閃出了五

六個人，追命心中一凜，但見這五、六個人神色張惶，其中一人道：「不成了，咱們被迫了這麼久好歹也要回頭拼拼！」

另一人愁眉苦臉的道：「咱們『鬼符』集團七個人圍攻他一個，老五還是讓他給幹了，剩下我們六個人，再拚也不是他的對手啊。」

一人又說道：「可是咱們逃二百餘里他還是追得上來，不拚乾脆只有等死。」

有一人站在土崗上眺望，突地跳下來，噓聲道：「來了，來了，那鬼崽子又來了！」

為首的一個比較沉着冷靜的人疾聲道：「不管了，咱們躲起來，再給他一下暗的。」

話一說完，六人立散，各自躲了起來，行動迅速，身法詭異。

轎外的青衣童子金劍童子悄聲道：「

看來他們並不是冲着咱們來的。」

銀劍童子道：「他們好像要在這兒伏擊某個追殺他們的人。」

銅劍童子道：「他們自稱『鬼符』，不知是什麼組織？」

鐵劍童子道：「要問三師叔看看。」

追命道：「『鬼符』就是『鬼符門』，這『鬼符門』共有七鬼，一個貪財，一個好色，一個酗酒，一個行騙，一個搶盜，一個奸邪，一個人販，七人合起來，偷搶騙殺，無所不為。老大叫胡飛，擅使大刀，一刀斷魂，很少用第二刀。老二叫丘獨，擅使細刀，殺人之前要對方鮮血流盡。老三叫藍彬，外表君子，內心狠毒，專以毒鏢傷人。老四叫金屈，用的判官筆是

追命一腳已踏住了細刀，再想出腳，傷口又一陣痛楚，細刀趁機抽出，疾砍追命！

追命一連七招四十九個變化，迫住了丘獨。那邊鐵手已撕斷了彭喜的鐵鍊，扼住了金屈的判官筆。

只聽一聲呼嘯，剩下的四鬼急遁，發出呼嘯的人是胡飛。

鐵手一面道：「大師兄，四師弟不是是遇上了十三元兇了？」一面已困住了金屈。金屈左衝右突，始終無法衝得破鐵手的兩隻手掌。

彭喜轉身就走，追命猛一個「飛踢」，連人帶腿，踢在彭喜的額前，彭喜倒飛出去，頭顱就像一隻破爛的瓷碗。

追命冷笑道：「要不是用刑太過殘毒，今天我也不一定要吃定你。」可是這一下「飛踢」，也帶動了真氣，使追命傷口痛疼不已。

丘獨一見追命分心，猛攻兩招，轉身就跑，不料青影閃動，四個童子已亮出短劍，包圍了他。

丘獨殺人不眨眼，一柄細刀喜把對方砍得遍體鱗傷而死，那把四劍童放在眼裏，不料三十招一過，愈覺四柄劍壓力愈大，而且天衣無縫，辛詭急異，丘獨驚道：「是無情手下四劍童？」

四劍童劍法一變，四劍脫手飛出，分別釘入丘獨雙臂、雙腿中。丘獨轟然倒下，細刀脫手飛出。

這邊鐵手已把金屈判官筆拗斷，一掌打碎金屈的腳骨，道：「你們兩個，跟我歸案吧。」金屈拚力欲逃，鐵手再一掌打

出，打碎金屈另一條腿骨。金屈倒在丘獨身旁，呻吟不已。

而那邊的老大胡飛與老三藍彬，早已乘機逃遁，影蹤不見。

追命點了點頭。四劍童立時會意，過去把丘獨與金屈像粽子一般的紮了起來。鐵手走過去，仔細觀察追命的傷口道：「江東關家『大手印』和苗疆鈎刀所傷？」

追命嘆道：「不錯。二師兄，現在只怕大師兄與四師弟那兒已事急了，我先把詳情告訴你再說。」

距離「歐陽谷」八十七里有一處地方，叫做「三歇腳」。

這地方之所以叫做「三歇腳」，確是有三個歇腳之處。第一處叫「水豆腐」，這家的豆腐花是遠近馳名的。

何況現下正是夏天，更何況賣豆腐的又是一個容光煥發的大姑娘，有誰不想吃這一家豆腐呢？

偏偏今天豆腐攤子沒開。無情只想解渴，於是促動轎輪，到了「三歇腳」的第二個歇腳處，一棵大樹蔭下，有個麻子在賣蓮子湯。

第三個歇腳處遠遠便可望見，是一家燒餅油條，配上蓮子湯，可以解渴，又可以充飢。那賣燒餅的看見客人走上那麻子的門，好像很不服氣，放聲就叫。

「客官呀——您要解渴呀，來小的這家，小的細磨豆漿，包你滿意，遠比麻子不乾不淨的蓮子湯來得好！」

那麻子聽了勃然大怒，怕無情轉到那邊去，他就沒生意可做了，當下拉住轎子

，罵道：「賣燒餅的，你給我閉口，你那家淡出名王八的豆漿，不知是從毛坑裏撈出來的，還敢跟老子搶客人！」

那賣燒餅的一聽，怒火中燒，捲袖跑了過來，指着麻子的鼻子，大罵道：「你的蓮子湯又好到哪裏去？還是你老婆夜壺裏——」

麻子閃電般一伸手，抓住賣燒餅的手，叱道：「你再說！你敢說——」

賣燒餅的反手一推，喝道：「我怎麼不敢說，怕了你啊？」

麻子跌跌撞撞在轎旁，拚力扯住賣燒餅的，叫嚷道：「你這王八——」

兩人扭扭扯扯，轎子中的無情猶分毫未動。

就在這兩人爭持不下的時候，這看來是普通的一場生意上的紛爭，驟然大變！

那麻子忽然身子滴溜溜一轉，已轉到轎子之前，手中驟然精光暴射！

沒有人來得及看清楚那是什麼，因為實在是太快了。

精光飛入簾內，發出一聲悶响。

可是並沒有慘呼。

一條白衣無腿人影冲天而起！

精光又一「閃」地自轎內飛出，閃回麻子手中，原來是一環精鋼，鋼齒上沾了木屑。

無情冲天而起，另一道人影亦冲天而起！

那人正是賣燒餅的，不知怎的，手中已多了一柄扇，半空一張，赫然竟是「逆我者亡」四個大字。

等到看清楚這四個大字，至少有二十

傷？」眼睛望着追命，左手向後東抓西抓，所有的暗器已抓在手裏。右手一舉，打在精光上，魏武的長劍立時碎成劍片，劍片釘入魏武自己的腳上！

魏武慘呼，倒下。

追命笑道：「不碍事的。倒是大師兄和四師弟那兒事急。」

他一番話未說完，一柄細刀已砍向他雙足。

另外一雙判官筆，疾點向鐵手左右太陽穴，一條鐵鍊，猛擊鐵手全身。

種微小的暗器，有的直飛，有的旋轉，打向人在半空的無情。

無情身上也立時飛出七八道黑點。

這七八道黑點打在先飛到的暗器上，撞擊在一起，並未落下，又撞中後來的暗器，糾纏在一道，於是所有的暗器都中途落下。

暗器尚未落地，無情的人又落入轎子中。

麻子手中一震，「霍」地一聲，精光又脫手飛出，「奪」地打入轎中。

但轎子及時落下一道鋼板，「登」的一聲，精芒在鋼板劃了一道火星四濺的銀綫，但勢已偏，斜飛出去，麻子忙飛身接住，臉色已然大變！

那賣燒餅的半空居然能轉身，下沉，扇子一摺，下點轎中人的門頂。

不料又是「叮」的一聲，轎頂又上了一道鋼板，扇子收勢不及，「叮」地點在鋼板上，這賣燒餅的看來武功高絕，居然能借這一點之勢，化為斜飛之勁，飄然落地。

轎子左右後三面本已封實，現在前上二面又封死，變成好像一隻鐵籠子，立在太陽底下。

麻子冷笑道：「好！你有本事縮着不出來，我就把你砸下山崖去。」

說着雙臂一掙，就要過來抱轎子。

賣燒餅的一聲吆喝：「小心！」

轎子的鋼板上忽「騰騰」二聲，兩枚小箭射出，來勢之急，無可比擬！

麻子大驚，雙臂已張，後退無及，手中精光一閃，「騰」地切下一支箭，但另

我還是着了你的道兒：我忘了你是無腿的，那兩根『見血絕命搜魂針』自小孔穿入，只打在你衣襟下擺上吧？」

轎裏的人冷哼一聲，不置可否。

歐陽大嘿聲道：「幸好你的暗器全無洋毒，否則只怕這次是我遭了殃啦。」

無情冷冷地道：「我的暗器，從來不必洋毒。」

歐陽大怔了一怔，旋又大笑道：「好，有志氣！果然不愧為暗器名家！只是今天你放不倒我，他日只怕沒那便宜你了。好！告辭了。」雙手執摺扇一拱，大步而去。

冷柳平深深的望了轎子一眼，道：「但願日後你能走出轎子來，咱們再在暗器上決一勝負。」說完一竄而去。

烈日下，轎子依然動也未動。

又過了很久，烈日已在中頂，轎子的影子縮小至無，這時才聽到緩慢的「軋軋」之聲，轎前的鋼板慢慢昇了上來，露出無情沉鬱的臉容。

「我何嘗不想出來與冷柳平決一勝負呢。只是以二對一，我絕非歐陽大二人之敵。看來冷血追緝司馬荒墳，有這班高手在，想必是凶多吉少了。」

「凶多吉少？」金劍童子眨了眨眼睛，又搔了搔光頭，笑道：「怎會呢？四師叔劍法卓絕，何況還有師父協助，絕不會有事的。」

追命淡淡地笑了笑，猛灌了幾口酒。客店打尖的人看見一個駢髑髏的傷者和四個青衣童子在一起，都不禁投以奇怪的

一眼眼看就要插在胸前，忽然人影一閃，那賣燒餅的已以姆食二指挾住此枚小箭。

麻子此驚非同小可，後退十餘丈；賣燒餅的雙指夾箭，冷冷在盯着像一間銅屋的轎子。

只聽無情的聲音淡定的從轎中傳來：「歐陽谷主好快的身手。」

那賣燒餅的一怔，冷笑一聲，道：「不敢。」

無情冷冷地道：「只可惜憑閣下的『陰陽神扇』絕技，尚要扮成賣燒餅的，未免太看小自己了。」

歐陽大聳了聳肩，忽然笑道：「大神捕好眼力。只不知如何識破我們的身份的呢？」

無情冷哼了一聲，道：「『三獸脚』享譽十餘年，若幾十年的老友記天天尚如此吵架，這樣的拉客人法，只怕是趕客人而已。」

歐陽大「哦」了一聲，道：「這點倒是失算了。」

無情道：「還有你們一搭一推兩式，雖已節制，但並未到家，名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讓我看，你們隱藏武功，尚如此厲害，真正放起來必是絕頂高手。」

歐陽大搖頭道：「啊」地張開了扇，搖了搖扇道：「縱是絕頂高手，也破不了你的一頂轎子。」

無情的聲音自轎子傳出來：「那位可是飲雷雷第一迴旋快刀，『無刀更』冷柳平？」

那麻子暴戾之氣焰，反而冷峻得令人不寒而慄，雙目緊盯住轎子，道：「我是

注目。

這時客店外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在叫賣：「水豆腐啊水豆腐。」

一面叫着一面挑了進來，客店的夥計立時圍上來，要攔她出去，一面罵道：「臭娘，怎麼賣到咱家來了！」

「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要不是看你細皮白肉的，早把你擄出去了！」

這一句倒是點醒了一些顧客，幾個流氓翹着腳評頭品足。

「嗨，這姐兒還不錯嘛。」

「對，咱們就試試她的豆腐。」

「她倒是比豆腐還嫩哩。」

有幾個大胆的江湖浪子還圍了上去，大力分開夥計，向那賣水豆腐的姑娘調笑道：「噲，還不錯嘛，何必賣豆腐呢，嫁給本少爺，包妳有吃有穿的，不委屈了你。」

「噲，真是禾稈蓋珍珠，這麼出色的大姑娘，怎麼要拋頭露臉的叫賣啊？好叫大爺心疼哦！」

那幾個夥計倒是慌了手脚，又不願姑娘受辱，又不敢惹這批登徒子，急得團團亂轉，不知如何是好。

而那俏美的大姑娘，轉來轉去總轉不出去，又怕碰在那班流氓身上，急得大眼睛都紅了。

這邊的四劍童早已豎眉瞪目，蠢蠢欲動，追命酒杯仍在唇間，隔了一會終於點了點頭。他一點頭，四劍童立時不見了。

青衣四劍童早已站在那邊，六個流氓的身後。銀劍童喝道：「呔！你們這班狗

冷柳平。你躲過我兩刀，我却幾乎躲不開你兩箭，佩服！」

無情在轎中似乎一震。這是行家遇着行家的尊敬，無情道：「我能擋你第二擊是依靠這轎子的機巧，否則未必能接得住。再說你那『無刀一擊』尚未出手，這樣對你並不公平。」

冷柳平原來是苗疆四大使刀高武功最強者。有次「一刀千里」莫三給給與冷柳平約戰黑龍江。莫三給給的鈎刀與冷柳平的飛圈互碰而落，而莫三給給的刀沿竹笠却敗在冷柳平「無刀一擊」之下，從此「無刀更」的名遠在「一刀千里」之上。

冷柳年聽了無情的話，臉上也有一片傲然之色。「陰陽神扇」歐陽大道：「我們既突襲你不成，你為何不反擊我們？」

轎子裏沉默了半晌，無情終於道：「你們一擊不成，我借勢反擊，但亦給你們破了去，現在正面攻擊你們，以一敵二，我連兩成把握也沒有。」

歐陽大道：「正是。我也想再度猛攻，但合我們二人之力，而你在轎內，又有所戒備，我也沒有超過四成的勝算。沒有六成以上把握的事，我決不為之。」

無情冷笑一聲，道：「好，那你們為何不走？」

歐陽大道：「好，我們走。不過我們一路上還是會引你離開轎子，再突擊你的，要小心囉。」

無情冷哼一聲，道：「謝了。我當心便是。」

歐陽大笑道：「我這便走。不過在臨走前，我還有個嘗試……」

徒，沒有王法了？」

幾名流氓倒是被嚇了一跳，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個小孩子，不禁啼笑皆非，一人張牙舞爪的道：「他媽的，老子還道是誰，原來是幾個小雜種！」

另一個賊眉鼠眼的人道：「操他！索性拐來賣掉他們。」

又一臉肉橫生的人道：「吃奶的齒還未長得够大，居然敢罵起爺們來了，不想要小命了！」說着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一把抓下來。客店的人都暗呼不好，以為這幾個大胆包天的小孩子就要遭殃了。

只聽鐵劍童子忽然揚聲叫道：「三師叔，好色之徒，橫蠻之兒，如何懲罰。」

追命一口酒吞下肚去，疾道：「切其指爪，斷其筋骨！」

一語甫出，四道劍光掠起，六個登徒子立時倒了下去，有些痛得在地上打滾，有的蹲在地上哀號，有的索性痛暈過去了。六個人，一個左手筋脈，一個右手筋脈，一個左腳筋脈，一個右腳筋脈，一個五隻手指，一個五隻腳趾，不是被挑斷便是被削去。

客店中的人幾時見過如此快的劍招，登時嚇得怔住了。

那大姑娘也怔住了，好一會兒才哭得出聲音來，一面哭一面向青衣四劍童拜道：「四位小爺救了小女子，小女子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青衣四劍童被人稱作「小爺」，小孩子好勝之心自然濃烈，不禁喜溢於色。

鐵劍童子笑道：「姑姑怎麼這般客氣。不過姑姑這般漂亮，還是不出來的好

無情冷冷地道：「什麼嘗試？」

歐陽大道：「這嘗試倒有八成以上的把握……」摺扇一點，「鏗鏘」兩點寒光，射入轎前幅下擺的一個不易令人察覺的小孔裏。

無情的聲音，就是從這小孔裏傳出來的。

這一下變化之快，令人始料未及；甚至連冷柳平驚覺時，毒針已射入孔內，不偏不倚。

針是見血封喉的毒針。

轎內一聲悶哼。

歐陽大喜動於色，大笑道：「倒也，倒也！」

猝然轎前的鋼板完全抽起，無情就瞪着他，雙手一震，至少二、三十件暗器飛出。

有些打前面，有些側打左右翼，有些打上部，有些打下部，更有些借迴旋之力反打歐陽大背後。

歐陽大見無情，心中已然一凜，冲天而起，摺扇一展又反，變成黑底白字「順我者昌」在前面，東打西點，把全身舞得個風雨不透！

冷柳平怒喝，手一揚，精芒掠出。

「軋」地轎門又闔下，精芒半途轉回冷柳平手中。

只聽一陣「叮叮」之聲，二、三十件暗器落地，跟着歐陽大也飄然落地，肩頭已染紅了一片。

冷柳平趨前一步，問道：「你不得事吧？」

歐陽大搖了搖頭，強自笑道：「沒料

，免受人氣。」

那姑娘不禁展顏笑道：「沒料到你們年紀輕，功夫好，居然還會看人家容色漂亮不漂亮。」

金劍童子笑道：「姑姑這般美，小子也會看啦。」

銀劍童子作大人狀，大刺刺地道：「我們嘛，本來就極有眼光的啦。」

那姑娘笑道：「瞧你們，自以為觀人透徹了嗎？還差得遠哩。」這句話一說完，姑娘手裏就多了一柄可柔可硬的「鐵蓮花」，蓮花梗閃電一般點倒金劍童子。

其餘三名劍童一驚，蓮花瓣忽然分頭射出，金劍童子又被打倒。銅劍童子方待拔出劍來，胸前已中了一掌。鐵劍童子一劍刺出，蓮花中心忽然噴出一團紅霧，鐵劍童子砰然倒地。

這一下劇變，把全客店的人都嚇呆了，包括那幾名登徒在內。

追命的臉色也變了。當他看出端倪時，尚未來得及出聲警告，對方便出手了。

這一下攻其無備，竟連無情親手調教，諸葛先生指點劍招的青衣四劍童，也悉數倒栽。

姑娘冷笑一聲，雙腳連環踢出，地上的兩桶豆腐猛然溢出，濺得地上六名登徒子一身都是。

幾乎是在同時間，這六名登徒子的臉色由藍變紫，拚命用手在自己沾有豆腐的地方抓搔，哀號打滾，那姑娘鐵青着臉色道：「你們想吃我的豆腐？現在吃吧！」

那六名登徒子慘呼打滾，終於全身發抖，一陣抽搐，用手抓住自己的咽喉，終

於氣絕。

這姑娘臉色不變，而全店裏的人臉色都變了。

姑娘冷冷的環視這些縮成一團的店伙與客人，冷笑道：「你們也別想活了。」

突聽一人冷冷地道：「毒蓮花，妳還要濫殺無辜麼？」

毒蓮花回眸向追命，笑道：「本姑娘行事，素不留活口，怪只怪是你害了他們的命。」

追命大笑道：「那妳果然是衝着我來的了。」

毒蓮花嬌媚一笑道：「你也別假裝了。你要是沒受傷，姑娘也怕你五分。你現在已受傷了，四個黃口小兒又給姑娘放倒了，你強笑反而震痛創口而已。」

追命怒道：「妳把四劍重怎麼了？」

毒蓮花笑道：「這四個鬼靈精總算機靈，還會說本姑娘貌美，他們又非大男人，否則，姑娘也得挖其雙目……這次姑娘就網開一面，饒他們不殺。至於這干旁人嘛——」

追命怒瞪雙目，叱道：「妳敢！」

毒蓮花展顏笑道：「姑娘又有什麼不敢。」

追命閃電般已到了毒蓮花身前，一連踢出十八脚！

毒蓮花一連閃了十八下，正待反擊，追命又踢出三十六脚，比先前的十八脚更迅速，更凌厲，更詭異！

毒蓮花臉色一沉，手一震，手中的蓮花噴出一團紅霧！

追命立時閉氣倒縱，一連七八個翻身

，倒撞出牆，定睛看時，店裏的人都倒下去，有的噎咳，有的抽搐。

毒蓮花盈盈躍出，追命沉聲喝道：「

杜蓮，這是你我之間的恩怨，妳却濫殺無辜，總有一天我要抓妳繩之以法！」

「毒蓮花」杜蓮笑道：「你自保尚且不及，還管別人的閒事哩。姑娘幹下的七宗大案，手底下亡魂無數，就要看你超度不超度得了！」

追命冷笑道：「好一個龐大的組織，居然把關東關海明，西門莊，歐陽堡，甚至苗疆的莫三給和妳都吸收過來了。」

杜蓮笑道：「你也不必再拖延時間了，還有那三位捕頭是救不了你的。冷血已為司馬荒墳等所擒，無情只怕現在也給歐陽谷主和冷無刀超度。」人在千里，槍在眼前，的「長臂金猿」獨孤威，現在只怕也釘住鐵手了。」

追命一聲怒吼，道：「那妳先給我死。」這句話只有六個字，在六個字裏他已攻了七十一招。杜蓮一口氣接下來連話也回不上了。

追命正欲全力追擊，但肩胛處傷口一陣痛，腰際也一陣酸，腿勢一緩，杜蓮的毒蓮花已捲了過來。

追命手一翻，已扣住毒蓮花梗。

然後他就覺得手心一麻。

毒蓮花的莖梗上，都裝嵌着細密的倒刺。

追命大怒，全身而起，展出拚命一擊，側飛踢而出！

追命這一擊，力道萬鈞，勢若驚雷，武林人的流寇巨盜，喪在這一招之下，已

不知有多少人。

追命這一招展出，杜蓮臉色就變了！

她也沒有把握接得下這一招。

可是在這利那間，追命在半空的身子一震。在這一震之間，這完美無瑕的一擊，忽然露出了一點空隙。

杜蓮的毒蓮花立時「鏘」地一聲，一枚藍汪汪的東西就打入了追命的右脇，然後立即身退！

追命的身子半空翻倒下來，只說了一句話，便仆倒在地上。

「要不是關老爺子那一掌，妳還逃不過我這一腿……」

離歐陽谷尚有三十里的一個驛站，無情的轎子就停在那裏，一面吃着他所攜帶的乾糧，心中很多感受。

他覺得這兒四面都是埋伏，而他的兄弟，冷血、鐵手、追命等都不知下落。

他彷彿可以感覺到他們也正在遭到不幸。

他對面是一家棺材店，棺材店裏冷冷清清的，沒有伙計也沒有顧客。

可是無情知道，不久以後這棺材店的生意就會很好。

因為這兒馬上就要死人了。

死的可能是突襲者，也可能是無情自己，更可能是這家棺材店的老闆。

因為棺材店的老闆易容術雖是天衣無縫，但無情十餘年來闖蕩江湖，仍使他一眼就感覺到，這人絕對不是一個普通普通的棺材店老闆。

而且更令無情手心出汗的是，平常一

個敵手的武功份量，他在第一眼至少可以估量出七八分來。

而對這人，他竟無法估計對方的身份，實力和手段。

完全無法估計。

無情暗暗歎息了一聲，催動轎輪，畢直向棺材店行去。

（已然對方已經在等了，逃也沒用，乾脆接戰吧。）

就在這時，有一個高大臂長的人，從一間茅居裏把一個跛子扯出來。

那高大的長臂人，身軀臃腫，行動似十分不便，但力大無窮，被他揪住的跛子一面罵道：「你……你有王法沒有？我欠你的租，我就還你，你幹嗎就打人！你……你有王法沒有？」

兩人扭扭扯扯，就纏到無情的轎前來

了。

另外兩個人，一個文士打扮，一個似是江湖賣藥者，手提大關刀，走過來勸。這幾個人看來還是同一村子裏的人，彼此還是十分相熟的。

（事情當然沒那麼簡單。既然他們先找上來，那我就姑且看他們演這一齣戲，再出手吧。）

這四個人衣襟已觸及轎沿，那個手提關刀老者喝道：「不要再打了，再打會砸壞別人的轎子。」

那文士也道：「阿威你不能再欺負老伯了。」

那長臂漢癰腫的身段，使他騰挪很不便利，轉過手就想扳開轎子，一面喝道：「關你們屁事！」

「你說！」

無情哈哈笑道：「倒不是你刀快，而是因為我不相信連冷柳平也發冷刀！」

冷柳平臉色大變，手中握着鐵環，手筋根根突露。

無情笑聲一歇道：「只怕我們已不用在轎外公平決一勝負了。」

冷柳平臉色鐵青，倒是「長臂金猿」獨孤威看了看冷柳平，不禁問道：「為什麼？」

無情笑道：「因為我不喜歡。」

跟着又接道：「我不喜歡和背後發暗器的人比武。」

獨孤威臉色一沉，道：「無情，現在你在什麼處境，可有想到？」

無情淡淡地道：「我受傷了，而且我被包圍了。」

獨孤威笑道：「你被什麼人包圍了，你可知道？」

無情道：「人在千里，槍在眼前」的獨孤威，「無刀雙」冷柳平，以及那丟槍給你的高手——已死的胡非和藍彬不算，以及我還沒有發現的人不計在內。」

獨孤威一哂道：「不錯。就算在我和冷兄的聯手下，你今日還有生機嗎？」

無情平靜地道：「勝算甚微。」

獨孤威笑道：「很好。那你就會死得不那末慘，還是少開罪冷兄幾句。」

無情道：「多謝奉勸。」

冷柳平一直沒有發覺到轎前來，這時忽然大聲道：「無情，今天的事我不管的，就到此為止，若你還生還，我再與你作一公平決戰！」

（未完）

關刀老者一握關刀，怒叱道：「你敢動人家我就砍了你的膀子！」說着一刀劈下！

刀勢中途，忽然劈入轎中。

（果然出手了！）

關刀長，刀勁大，似乎要把轎子分劈為二。

但是轎前的兩棵木槓也不短，關刀觸及轎子時，槓木也離那老者的身子不遠。不遠得只差兩尺。

而在那利那間，槓木的尖端彈出兩柄利刃。

三尺長的利刃。

利刃全刺入老者的腹中。

關刀半空停下，老者怒吼一聲：「無情——」

只聽無情冷冷地說道：「一刀斷魂胡非，鐵手追捕你已久，我代他殺你，也是一樣。」

胡非頹然倒下。同時，文士，長臂人，跛足人都出了手。

文士手一揚，手中飛出十三點星光。跛足人却是身法比誰都快，閃電般一幌，已轉到轎後，他手中寒芒一露，直盯住後轎。

三個人出手中，却似長臂人最快。長臂人身軀臃腫，但一伸手，已在半空接住一柄扔來的金槍，回手一撈，已刺入轎中。

這一撈一刺，竟比那十三點暗器還要先到。

連無情也只來得及看到金光一閃，槍尖已點臉而至。

（竟是常山九幽神君的三弟子：『人在千里，槍在眼前』的「長臂金猿」獨孤威！）

在這利那間，連轎中的前聞也來不及落下。

鐵關最多只能封住暗器，但槍已入轎中。

任何鐵關，也封不斷這一擊。

無情沒有封，也沒有閃躲，衣袖一長，一道刀光閃電般劈出。

飛刀直取獨孤威心口。

獨孤威要殺無情，他自己就一定得死在刀下！

獨孤威怒喝，回槍一點，激開飛刀，人倒拖長槍而退居左而立。

一擊不中，立時身退，待機再發，方是名家所為。

那文士十三點寒芒，正打入轎中，轎前的一串珠簾，忽然「簌簌」激盪！

十三點寒芒連珠簾都打不進去。

那文士正是在鐵手與追命手下逃生的藍彬。

藍彬不像獨孤威，一擊不成，却把握機會，衝入轎中。

因為他知道，武林四大名捕中的無情，武功內力幾乎不如一個普通人，只有暗器輕功却是過人的。

轎裏狹窄，只要他衝得入轎裏，無情的暗器和輕功都沒了用處，他就可以有把握制得住無情。

只要制得住無情，他就可以以無情作餌，截殺鐵手，以雪前仇了！

藍彬衝入了轎中。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妙算誘強敵

玄陣殲狂徒

左明月楞了一下，下意识的向著遼闊的湖面上看了一眼，搖頭道：「這個……還不至於吧？」

樊銀江嘆道：「但願如此，否則，我們可就……」

他身後的二位香主之一——「南天禪鷹」秦無畏聆聽之下，上前一步道：「殿主大可放心，我們這裏早已作好了必要的準備，新近由『清風堡』調來的二十四名兄弟，都已按左先生的分配，佈置好了，敵人下不來則已，只要來，哼——管他是由陸上還是水上，包管殺他一個片甲不留。」

樊銀江眉頭微微皺道：「秦香主這番豪氣，故是可嘉，只是，唉……」

自從他由「碧荷莊」轉回之後，對於敵人甘十九妹，內心平添了一番新的恐怖，確是引

為心腹大患。

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看看這位秦香主，他喃喃的道：「甘十九妹絕不是你所想像的那麼簡單，我們切忌有絲毫大意，否則後果必將不堪設想！」

左明月微微領首道：「然——少東主的話誠然不假，月鳳軒的武功，至今在武林中還是一個謎，正因為這樣，所以我輩也就不得不煞費苦心的有此一番佈置。」

說到這裏，但聽見「嘩啦」水响之聲，原來水中已立起了一截標杆，十數名大漢赤着身子，泗水過去，把這個高有三丈的木塔立起來，四週圍繫上鋼絲棕繩，打槽的打槽，綁索的綁索，忙成一片。

左先生甚為滿意的道：「這個標杆一經搭起，上設孔明燈座四處，非但可以用為觀察敵

情，用以陣法的發動，更具有無限威勢——手勢一舉，足下快船隨即發動，向另一處水面上飄去——不意就在船身方自轉過的一剎，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就在漆黑一片，一望無際的水面上，忽然現出了一串亮光閃閃的星串。

任何人在初初一見之下，必然會誤為閃爍在穹宇天際的繁星，只是你仔細的話，當會發覺到，天上的星萬萬不會低到如此程度——首先發覺到這件不平凡，而令人驚訝事情的是樊銀江，緊接着左先生也發現了。

「噢——」樊銀江睜大了眼睛道：「這是什麼……？」

左明月先是一愣，緊接着面現驚奇的道：「這是什麼？那裏來的船……？」

秦無畏察極兩位香主也都發覺了。

「……六七八九十——」左先生嘴裏數着：「十隻船，那裏來的這些船？」

「飛流星」蔡極赫赫一笑道：「左先生不向樊銀江請示道：『飛羽隊已奉命集合，聽令差遣。』」

樊銀江道：「四下埋伏，聽左先生號令發射。」

「射月神弓」烏天球應了一聲，反回身來，舉了一下手上的三角號旗，五十名隊員頓時分散開來，頃刻之間消逝無踪。

烏天球隨即前進兩步，緊隨在左明月身邊——這人身長七尺，一頭散髮披散臉旁，生得最首闊面，看上去簡直同厲鬼模樣，只是凡是「銀心殿」裏的人，俱都知道此人一身武功確是了得，非但有一身傑出輕功，甚至於更精於水功，昔日追隨老堡主樊鍾秀，最得樊氏喜愛，傳授了許多獨門功夫給他。

由於老堡主樊氏的推重，是以才蒙其子樊銀江的重用，「飛羽隊」事實上也就是負責所有「銀心殿」安危的一支禁衛武力，飛羽隊長這個職位，自然也就非比尋常了。

「飛流星」蔡極目光一直注視着來船，很不耐煩道：「屬下之意，不如乘一船過去，看看究竟，對方到底是在弄什麼玄虛？」

左先生搖搖頭道：「那麼一來，秦香主只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了！」

樊銀江心中一動道：「烏天球精於水功，大哥哥是否可派上用場？」

左明月眼睛一掃烏天球，點頭道：「這倒可以一試！」

「射月神弓」烏天球聆聽之下，頓時褪下那一襲白色外衣，現出了裏面的一身油膩子緊身衣，外面加上一隻離弓，一攔羽箭，越顯得矯健十分。

左明月眼睛向來船，却關照烏天球道：「烏隊長，你要小心了，我要你去潛敵人的形勢，最重要的是這十艘大船是聽令何人？發號施令的主帥是那隻，看清楚了這些，即速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十九妹命阮行召集十三把刀、金刀盟、紫城九龍三幫強徒，齊集海邊，聽候吩咐。一羣草莽雖聞甘十九妹威名，但只屬耳聞，未曾目睹，是以各均心存不服，甘十九妹迫得親自現身，以無上功力和施毒手法，使得一羣草莽，懾伏下來，願為丹鳳軒效死。清風堡少堡主自認識了甘十九妹的玄功技力後，返回銀心殿，心存懷懼，堡主樊鍾秀遂留下左明月助其在湖心擺陣，那晚，樊銀江與左明月親自督工擺陣，樊銀江聞知這座命名「分水雙刀陣」需時兩天才能擺好，他担心中這期間內敵人攻進來，必緊張，我看這是打魚的漁船吧？」

「噢——」樊銀江一聽是漁船，這才鬆下了一口氣。

「不對——」左先生一雙眼睛直直的向前面注視着：「我看不像——」

各人在他說話時，却也發覺到那不是漁船了。

漁船沒有這麼大，而且燈光更沒有這麼強烈，船的模式更不對。

最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來船原先是呈現一個半圓弧度，緩緩向前移動，這一陣子，在各人目注之下，忽然却有所改變，十條大船，忽然歸納起五組來，每兩艘船併列在一起，仍然是成爲一個半圓的弧度向前推進過來。

左先生，樊銀江，甚至於蔡、秦兩位香主，俱都看出不妙！

樊銀江面色一凜，道：「不好——怕是他們來了，快回去。」

快船在兩名健漢掉首力操之下，很快的返回，最好不要驚動敵人！」

烏天球躬身道：「謹遵先生嚴令！」

說罷將原先發號的令旗，雙手轉交給「飛流星」蔡極道：「如有意外，請香主暫替卑職施令。」

「飛流星」蔡極方自由他手上接過那面令旗，「射月神弓」烏天球，已騰空而起，在空中側着劃了一個半圓圈子，「唰——」的一聲，頭下腳上的已投身入水，水面上甚至於不曾冒起一些兒水花，只炸開了一條紋路，遂即將他全身吞沒。

看着他精湛的水性，左明月由不住點頭讚許了一聲，遂即作了個手式，各人都向後面退到暗處站好。

「射月神弓」烏天球再次露出水面的時候，已在來船船前咫尺之間。

這個人端的是好水性，一發覺雙方距離太近，緊接着右手後翻，一個輕快的側裁勢子，水波不高，第二次把身子又沉了下去。

再一次他露出來的時候，却已繞向了最右翼來船的側面——僅僅露出了上額與兩隻眼睛，却已把敵人船陣瞧了個清楚。

這一看之下，令他吃驚不小，却也被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原來這十艘大船的正前方，都遮掩着一襲純黑色的布幔，怪不得正面看上去一無所見。敵人船隻雖慢，利用黑夜行船，顯然是別有用心，烏天球實在是不透對方弄的是什麼玄虛，當下向側面翻了個身兒，水波不興的潛出了尋丈以外，來到了最邊上的一艘大船的船舷左側方。

雙方距離不足兩丈，烏天球行動至爲輕微，再加上這區域在「銀心殿」燈光照射的範圍之外，是以不會爲對方船上人發現，而他却就

近把船上人看了個仔細。

原來敵人的船，每兩艘併在一起，當中似乎連繫着鎖鏈——

每一艘船都黑壓壓的站滿了人，顯然個個都嚴陣以待，一個個刀出鞘，劍在手——烏天球雖然看不出船上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偶爾閃幌的兵刃寒光，却使他膽戰心驚，以此而付，如果一條船以三十人為準，那麼十條船上當載有三三百之衆，這是一個驚人的數目，甚至於超過了「銀心殿」現有的人數。

「射月神弓」烏天球看着眼睛裏，焉得不驚心動魄？

悄悄的在水裏扎了個猛子，把身子又便近了一些，等到浮出來時，已到了第一艘大船的船頭邊。

忽然被他發現了一件事——

這一艘大船的船頭上，蹲着一個穿着黑衣的人，手裏拿着一面黑色的三角旗幟，正在比劃着什麼。

烏天球心裏正自奇怪，無意間却發覺到由這人手上閃出了一點星光——

緊接着船頭上也有了同樣的反應——原來每一艘船的船頭上都守立着一個黑衣人，每人手裏都拿着一面用以彼此聯絡的三角旗幟，和一面鏡子，借着船頭現有的燈光，使鏡光倒射，一幌即還，借以引起彼此注意，這種聯絡的方式，顯然高明，確係得自高明傳授。

「射月神弓」烏天球在水裏看了一陣，心裏雖知他們是利用鏡光在互通消息，只是到底這些什麼消息，他却是不知，傳向何人，他更未能看清楚。

他的性子太急了一點，如果他够沉着仔細，只需要再過一些時候，是可看出一些眉目——原來這些鏡光經過一番互相傳遞之後，即由當中大船的一個人，綜合所得加以整理，遂即

利用特殊的燈光照向後方水面——那裏所隱匿的一艘小船，顯然才是負責指揮全體船隊的中樞命脈所在。

這一切由於配合的極為巧妙，那一艘隱藏在後方，負責指揮全局的小船，更是不着絲毫痕跡，設非極為細心之人，決計不會看出。烏天球看了一刻，確實也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他也有他的主意，心裏想：我只須將這幾個傳遞消息的傢伙給射死，教他們不能傳遞消息，不就結了嗎？

直性子人都是犯同樣的一個毛病——想到就做。

烏天球一經着念，頓時覺得有理，當下不假思索的由身上取下了竹胎射月神弓，一面踩着水，將整個上身露出水面，一面抽出白羽長箭。

——他的箭術確是高明之極，根本無須瞄準，向着船上的那個人舉弓搭箭，弓弦一响，箭如流星而出。

蹲在船頭的這個人，活該命喪於此，怎麼也沒有想到水裏竟會埋伏的有敵人。

這一箭真有「百步穿楊」的準頭——那人手持銅鏡，才向船頭揚了一揚，這一箭不偏不倚的正好射在了他的咽喉部位。

這個人連一聲都沒來得及出，登時一頭扎倒船板上動彈不得，手上一面銅鏡，「噹」一聲滾落下來，烏天球一箭奏功，頓時迅速沉入水中，在水裏雙足離水，其快如箭，那消一刻又已來到了第二艘船邊。

這一艘船，同前一艘船一般，也蹲着一個人，想是久久不見船頭發來消息，心中不明，一面頻頻揚動手銅鏡，一面伸長了頸子向隣船張望不已——

就在這個時候，烏天球射出了他的第二支

箭。

弓弦响處，同前一箭一般，正中這人咽喉之上，這個人嘴裏「啞——」的怪叫了一聲，腳下一連幾個踉蹌，碰——一聲摔倒在船板上。

頓時這條大船上形成了一陣騷亂——兩名大漢嘴裏怪叫着，直向這人身邊跑過去——緊接着弓弦一响，又飛來了兩支白羽雕翎，二漢子一中腦門，一中肩膀，相繼倒了下去。

一片人聲喧嘩裏，整艘大船個個都驚動了。

「射月神弓」烏天球再調白羽，未經射出，一道燈光，匹練也似的已照在他身上——隣船上有人大聲呼喊道：「在這裏，快射他。」

「射人者反被人射」，弓弦响處七八支箭齊向水中射去，烏天球反身離水，身子一個倒穿，扎出了尋丈以外——

就是如此，只覺得小腿肚上二陣刺痛，却吃一支弩箭射了個透穿。

總算他一身水性無人能及，一個猛子扎下去，再浮起來，早已是十數丈外。

在衆聲喧嘩，無數道的燈光照射之下，烏天球已泗水到了岸邊，即有人趕忙上前將他接應出水，攙扶着他一逕來到了樊銀江與左先生跟前。

樊銀江皺了一下眉頭，驚聲道：「你中箭了？」

「不要緊……」一面說着，烏天球探手把中在腿肚上弩箭拔出來，鮮紅的血立刻湧了出來。

「同殿主，左先生的話，」烏天球咬着牙道：「敵人勢力浩大，十隻大船上載有好幾百名勇士……」

一面說時，他痛得身子搖幌了一下，在一塊石頭上坐下，「飛流星」蔡極忙走過來替

他察看腿上的傷勢。

左明月很注意聆聽着烏天球所說的話：「這幾百個人是怎麼分佈的？」

「同先生話，」烏天球道：「這些人分散在每一隻大船上，看起來，每一隻大船上都有幾十個人，人人都帶着傢伙。」

左明月道：「船上有些什麼佈置？」

「這個卑職就看不清楚了，」烏天球一面思索着道：「好像每一條船上都遮着一層黑布幔子，所有的人，都藏在布幔後面。」

左明月嘿然一笑，向着樊銀江點頭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敵陣之中竟有如此高明之士——」

樊銀江道：「左大兄以為如何？」

左明月道：「詳細情勢，我尚一時難以看出，不過，看樣子，敵人像是也在佈置一種陣勢？」

「佈陣？」

「不錯，」左明月喃喃道：「利用活動的水上船隻，形成一種進攻的如意戰陣……誠乃是高明之舉！」

樊銀江皺眉道：「他們又何必這樣？」

「哼——」左明月徐徐的道：「事情很簡單，那是他們看見了我們陸上的佈置，所以才不敢輕舉妄動，由是才興起了水上佈陣之法，想要以活動的水上陣法，來拊制我們死的陸地陣堡——」

說到這裏，他微微一頓，冷笑道：「不用說，這必然又是那個十九妹的主意了，好個精明的姑娘——嘿，我左明月偏偏就不讓你稱心如意。」

樊銀江嘆息一聲道：「談到陣法，可就要左大兄你偏勞了，我們應該如何防患？」

左明月道：「現在還看不出眉目來，我們到『分水廳』去應付一切。」

說罷轉身向當前那座三面瀝水的巍峨建築物走了進來。

那是一座三面向水，僅僅背後沿陸的一座凸出大廳。

各人落座之後，循着三面敞開的排窗，可以將湖上情形一覽無遺。

但只見靜寂的水面上，羅陳着十點燈光，雖然近在咫尺，可是由於在光圈之外，看起來若即若離，那歷歷船影，黑沉沉的倒印在微泛金光的湖面上，真有點「海市蜃樓」的撲朔之感。

看着敵人這一番氣勢，樊銀江真有點莫名其妙，忍不住向左明月問道：「左大兄——你看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個打算？怎麼始終不見他們移動？」

「快了！」左明月冷冷的道：「姓甘的丫頭，很明顯的是在跟咱們鬥心機，只是我預感着他們已經有些沉不住氣了！」

樊銀江道：「沉不住氣又將如何？」

「很難說——」左明月環顧了一下左右，喃喃道：「我們這半島上的一百廿八盞明燈，使敵人知道厲害，所以遲遲不敢登岸——」

樊銀江搖頭道：「先生之意，是說廿十九妹怕了我們？」

「廿十九妹當然不怕，」左先生慢吞吞的道：「只是她手底下這一羣烏合之衆，如果冒然登陸，可就有全軍覆沒之危，」左先生很得意的笑着：「看起來，廿十九妹很重視這一羣新近投奔她，為她効死的手下，所以才不甘心他們上來送死！」

「飛流星」蔡極性子很急的問道：「可是左先生，難道我們就讓他們一直耗下去麼？」

「耗下去又有何妨？」左明月嘻嘻笑道：「他們都不急，我們當然更不急了！」

微微一頓，左先生接道：「蔡香主不必着

急，我想眼前就有好戲看了——」

一面說，他轉着向烏天球道：「烏隊長，我要你注意敵人中樞頒佈命令的那隻船，你可注意到了。」

烏天球搖搖頭道：「這個卑職沒有看清楚，只是，啊——」

他忽然想起來：「只是卑職却看見敵人每一艘大船頭上，都有一個人利用銅鏡，彼此互相傳遞消息！」

左先生一怔道：「哦——這就難怪了，我正是在懷疑有此一着……」

一面說，他輕輕皺着眉，似乎運用思維在想着什麼，五根手指輪流的在桌面上敲着。

「有了……」他炯炯的目神，看向總攬大局的樊銀江：「少東主，眼前我有一計，可以誘使敵人一股實力來犯，却要親煩少東你親自出馬，才能有以制勝的把握——」

樊銀江早已按耐不住，喜道：「什麼計謀？左大兄快請說出來吧！」

左明月道：「烏隊長這麼一說，可證明我們這裏的動靜，對方都看得甚為清楚，我是想，故意佈置一處空隙予敵人可乘之機，對方很可能就會上來一股實力，然後由少東親自率領一隊幹練手下，埋伏在側，將來人一股殲滅，這麼一來，姓甘的丫頭可就對我們大存戒心，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樊銀江點頭道：「很好——只是左大兄你有把握麼？」

左明月點點頭道：「少東你眼前就趕快佈置——我想第三號砲台比較適合，等一會我命人把那裏燈火熄滅，少東可利用黑暗之中進行掩飾，使敵人一時無從發現，燈光再亮時，敵人很可能會從那裏上岸，少東等人即可奮力一鼓作氣，將來人全數消滅！」

樊銀江點頭道：「好吧，我就去！」說

龍轉向「飛流星」蔡極道：「蔡香主你速速召集手下聽令，我們這就去吧！」

× × ×

廿十九妹十分安詳的坐在船艙之內。

她臉上的那一層輕紗，雖然已經揭了下來，只是，對於她手下所有的人——除了她那個近身跟班兒阮行以外，仍然極其神秘而「諱莫高深」。

現在——她獨自坐在船艙裏。

這是專屬於她出行時所乘的豪華畫舫，艙中佈置極其華麗，四週花團錦簇，地上鋪着白色長毛的熊皮褥墊，自她坐處而通向艙門口之間，垂着淡紅色的一層紗簾——這一切渲染在那垂吊下來的八角琉璃燈之下，更顯得絢麗多彩，那怕只是看上一眼，也會發覺你許多靈思遐想。

畫舫在平靜無波的水面上，極其輕微的起伏着。

船上的幾個人，包括「黃面太歲」花二郎，「洗雪刀」李桐，「紫面鬼」馬一波三個當家的以及紅衣人阮行……都顯得靜寂無聲——

他們雖然有榮幸能與「廿十九妹」同舟共舫，只是除了紅衣人阮行可以隨意進出以外，其他各人却都摒隔於紗幔之外，即使必要的對答，也只能隔着這一層紗簾，誠乃「咫尺天涯」，越是這樣，似乎越能襯托出這位「丹鳳軒」特使高道「廿十九妹」的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

總領十艘戰船，數百名黑道好漢大規模的出襲任務，廿十九妹確是表現了她過人的才華，和臨場鎮定的「大將」風範。

事實上有關這次的出襲任務，雖然他們在出襲以前，已經做了必要的整訓和特別的攻防演習，到底仍然事出倉促，執行起來，不免有些偏差。

——即以綜合情報傳遞消息這一項來說，

廿十九妹就大大的感到不滿，要是依照她的理想計劃行事，現在他們應該早已登陸成功，現在，由於執行這一方面任務的手下，不能迅速把握可靠的消息，以至於各方面配合鬆懈，至使大軍停滯不前，才有了眼前這種尷尬的局面，真是一件令人大與遺憾之事！

雖然如此，廿十九妹臉上並不顯得十分沮喪——

在她感覺裏，這一仗必能成功，只是如何「運籌帷幄」，却是絲毫大意草率不得。

身上穿着一襲淺紫色的羅裙，她盤膝坐在鋪有獸皮的船板上，面前陳放着一張繪有「銀心殿」詳盡的草圖，圖上對於銀心殿位置的這一半島各處關隘，都有明確的標示。

在每一處關隘地方，都置有一粒紅色的玉質棋子——她不止一次的撥動着這些棋子，但却又一次的把它們放回原處，不時的搖搖頭，輕輕的嘆上一口氣！

這種表情，不禁使得侍立在他身邊的阮行，大大的感覺到困惑不安！

「姑娘——」他彎下身子請示道：「是怎麼回事兒？我們總不能老在湖裏泡着呀，大家夥已經呆得心煩氣躁，都有些憋不住了！」

「你懂些什麼？」廿十九妹看了他一眼，淡淡的嘆了一聲道：「想不到敵陣之中，竟然會藏着這麼高明的角色……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阮行楞了一下道：「莫非是樊老頭子親自來為他兒子押陣來了？」

「不像！」廿十九妹搖搖頭：「樊鍾秀也不見得就有這個本事，我看是另有高人——」

阮行更加不明白的道：「姑娘是說……」

廿十九妹一隻纖纖手指，指撥着圖上一些棋子道：「這些地方，本來都是最好的登陸地

方，只是敵人顯然有了事先的埋伏——如果只是你幾個人，自然來去自如，可是我們有這麼多人，冒然上去，勢將吃虧不輕，說不定就可能全軍覆沒。」

說到這裏，她微微一頓，苦笑道：「你知道——這些人既然都已真心投効於我，我豈能輕易的置他們性命於草率不顧，設非是十拿九穩，我是不願意他們輕易涉險的！」

「你行轅了！下道：『姑娘怎麼能認定，銀心殿附近埋伏的有厲害陣勢？』」

「這很明顯！」透過那片紗簾，她手指着來自銀心殿的那些明燈：「這些燈光就是最好的說明，我已經算過了，共是一百二十八盞，你可知道，這代表了什麼？」

「它是代表什麼？」阮行顯然如墮五里霧中。

「代表一百二十八星宿！」甘十九妹冷冷的說：「敵人厲害的是在於『虛實莫測』，很可能是個騙局，但是我們却只能寧可信其有，萬一不幸的屬實，可就中了敵人『星宿歸海』的大舉殺着，那時候我們這數百手下，即使饒勇善戰，也只怕要損失過半——」

頓了一頓，她苦笑道：「這個仗難打就難在這裏，所以，我急於需要前面敵人動態的詳細資料。」

阮行嘆道：「這些人已經很難得了，他們習慣了衝鋒陷陣，殺人放火，却不習慣眼前這樣長時間的在船上，姑娘能不能注意這點。」

「你說的不錯！」甘十九妹道：「這一點我已經注意到了，你不妨轉告他們，不會再堅持太久，總有機會要他們上去的。」

阮行應了一聲，揭簾外出把話傳了去！就在這艘畫舫最前頭，兩名訓練有素的弟子，負責總司收發往來的信號情報工作。

利用銀光明滅長短停歇的次數，綜理出一着礁岸，嘩啦啦激發起滿空浪花，景像頗為壯觀。

李大麻子走在最頭裏，四十名漢子一個個如狼似虎，翻過了眼前一片岸礁，跨進了那一處僅可供二人併行的狹窄隘口。

套特有的信號傳遞，顯然在整個江湖武林中，還係創舉，確是「丹鳳軒」一項極為傑出的發明成就。

利用一套特有的鏡光設備，兩名弟子把甘十九妹的話傳遞了出去。

可是立刻他們又收回了一份情報。

這份情報現在立刻到了甘十九妹手裏。

阮行十分渴望的問道：「姑娘，消息上說些什麼？」

甘十九妹眉頭輕輕皺了一下，緩緩站起身來，向着外面注視了一會兒。

「敵人第三號隘口，有了空隙——」她一面向着遠方眺望，嘴裏喃喃的道：「奇怪，燈也滅了！」

一面說時，她緩緩的又坐了下來。

阮行喜形於色的道：「既然這樣，姑娘還不趕快下令，咱們就由這個隘口攻進去。」

甘十九妹道：「原是應該這樣，只是我擔心這當中有詐術，敵人陣中，既然存有這麼高明人士，好像不應該有這個疏忽……」

才說到這裏，即見船外人影晃動，那個「金刀盟」的老大——「洗雪刀」李桐，已趨向艙門——

隔着那層紗簾，李桐躬身抱拳，洪聲道：「啓稟甘姑娘——卑職手底下的人，都有點忍不住了，請姑娘快一點頒發進攻的命令吧！」

阮行聆聽之下，亦顯得十分激動的看向甘十九妹，等待着她的頒發命令。

甘十九妹無奈的嘆了口氣道：「你們真的都這麼沉不住氣麼？好吧——既然這樣，我們就先試他一試，不過——我卻不能保證這一仗可以成功！」

隔簾的「洗雪刀」李桐聽到這裏，大聲回

道：「同甘姑娘的話，卑職願意打這頭一陣，妳等着瞧吧，我這一般人一定能旗開得勝！」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你有這個把握，我可是不敢斷定，不過，既然你再討令，就讓你去打頭陣，建這個功吧！」

李桐嘻嘻一笑，大聲的嚷着：「得令！」轉身就要離開。

甘十九妹喚道：「慢着——李當家的，我還有話要關照你。」

「是——卑職在！」說着，李桐又轉過身子來。

「你記住！」甘十九妹說：「我擔心，敵人這是故意設下的圈套，你帶着你的手下的第三號隘口上岸，如馬上就遇敵擋，事情或許還大有可為，那時我就會令人援助你，我們的人大舉上岸後，勝算的可能自然極大……如果

你上岸之後，並不曾立刻遭遇敵人，我就預感事情恐怕不妙，那時你有兩個步驟可為。」

李桐連口稱諾，大聲說道：「敬請姑娘賜示——」

甘十九妹點頭道：「……果真是那樣，你當就地按兵不動，或是原班退回來，這樣雖然也不見得就稱高明，却可以減低你手下的傷亡程度——你速速去罷。」

「洗雪刀」李桐大聲應着，遂即登上一艘專供接運的小船，轉登上手下人盤踞的兩艘大船之一。

甘十九妹目送着李桐離開之後，才又轉向「黃面太歲」花二郎說道：「花兄，你即刻去集合手下，準備接應李桐，切記，須要有可為才可上岸，花兄你是明白人，我也不再囉嗦了！」

「黃面太歲」花二郎對於這位姑娘，早已心服口服，這時聽她以「兄」來稱呼自己，分明對自己恩寵有加，自是「受寵若驚」！

到存在眼前，形像却至為模糊——在本能的聯繫呼應上，實在已是「咫尺天涯」。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反應，自然使得每一個人大起恐慌，頓時形成了一片亂糟！

「洗雪刀」李桐情急之下，嘴裏罵了一句髒話，忽地拿出了千里火，迎風一晃，「呼啦」一聲，火光猝然竄起了尺許來高。

就在這一剎那之間，面前人影一幌，一個長身後立，手捧長劍的銀衣少年，忽然臨近在眼前。

「洗雪刀」李桐就手上火光照射之下，驚地認出了來人，正是那日「碧荷莊」將自己摔落在地的少年，心中方自一驚，對方少年已冷笑一聲，陡地一劍，直向着李桐臉上猛劈了下來。

李桐大叫一聲：「不好。」身子霍地向後一閃，掌中刀迎着對方劍勢一揮——「噹啷！」一聲大响。

他滿以為自己臂力奇大，雖說對方一身功夫，前些一見之後，留有深刻記憶，但是這種硬碰硬之下，保不住他就不是自己對手。

殊不知刀劍相接之下，李桐仍然不是對手，掌中刀霍地被壓得落下來，那條持刀的左手，齊根上一陣疼痛，簡直是難以持刀。

他又那裏知道，眼前這個銀衣少年，正是對方敵人日前陣營裏的一個最厲害角色；也就是對方「銀心殿」裏負責其事的首領——被稱為「銀心殿主」的樊銀江。

看起來左先生所埋伏的這一奇兵，算是完全用上了。

利用原有的佈置在石林之內的陣勢，「銀心殿主」樊銀江率同「飛流星」蔡極，以及十二名幹練殺手，在適當的時機裏，忽然奇兵突出，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當時聆聽之下，躬身應道：「姑娘不必費心，這件事屬下必能謹慎應付，這就告辭。」

甘十九妹點頭道：「馬當家的也請退下策應，一切聽我號令行事，你們這就去吧！」

花、馬二人匆匆領命而去。

甘十九妹冷冷一笑，向着阮行道：「想不到銀心殿竟有這麼一個能人，我倒想要見識見識這個人，看看是什麼角色，頭行兒，你吩咐下去，把船靠近了，我們來看看這一陣輪贏到底如何？」

阮行應了一聲，即刻傳話，這艘畫舫即偏過頭來，徐徐向着「銀心殿」那處半島接近過去。

靜靜的水域裏，看不見一些兒燈光。

漸漸的，一艘大船緩緩向着岸邊逼過來，四下裏全是黑黝黝的，——對於「洗雪刀」李桐來說，這是一次甚為成功的偷襲任務，包括他在內，全船四十名漢子，無不精神抖擻，心存必勝，認為勝券在握。

「金刀盟」這個組織的所有精銳，俱都在此——

除了他們的頭兒「洗雪刀」李桐之外，較為得力的還有「飛刀」謝一虎，「黑面虎」柳山，「三眼神」關萬里等幾個。

謝一虎——矮個子，擅施飛刀，柳山——黑臉，兇風耳，孔武有力，比較起來，倒是「三眼神」關萬里還算是個厲害角色——身高六尺開外，施兩柄「雪花神斧」，論功夫，就連「洗雪刀」李桐也要輸他一籌。

「洗雪刀」李桐為示勇猛，口咬鋼刀，走在前面——四十名漢子，緊隨其後，就在大船即將接近岸邊之時，一個個涉水登岸，來到了所謂「第三號隘口」，那處天險所在。

眼前黑忽忽不見一些動靜，身後潮水拍打加上內心的恐懼，簡直形同瘋狂！

只聽他嘴裏狂嘯一聲，霍地一掄掌中刀，使了一招「大鵬展翅」，刀身由下而上，劃出了一道經天銀虹，直向着樊銀江胸前帶面門猛劈過去。

刀勢一展之下，眼看着對方人影滴溜溜一個打轉，竟無影無踪。

簡直像是見了鬼！

李大麻子只覺得頭皮一陣子發炸，身上汗毛一根根的都倒豎了起來，嘴裏由不住大聲的喘息着。

就在這一剎，身後冷風襲頂——李桐大驚之下，快速的一個轉身，盲目的揮刀就砍。

他這裏刀身方自一經遞出，只覺得手腕子一陣子發麻，已吃對方緊緊的拿住了脈門。

可不又是那個銀衣少年？

李桐只覺得那隻手腕子上，簡直就像是着了一道鋼箍一般的疼痛！

一陣心驚之下，他左手的千里火也權作兵刃，驕地前伸而出，直向着對方臉上燒去——

只是却慢了一步。

他這裏方自才抬起手來，頓時只覺得下腹猛的一涼，緊接着全身由不住打了個哆嗦，對方銀衣少年掌中一口長劍，已深深的刺進了他的下腹。

隨着樊銀江拔出的劍，一股怒血，箭也似的噴了出來——樊銀江後退一步，「洗雪刀」李桐的身子，推金山，倒玉柱般倒了下來。

再也爬不起來了——他死了。

整個石林裏，形成了一陣亂響，昏天黑地裏，不時傳出兵刃交擊之聲。

這片石林，像是一片天然的屏障，這麼多的人，在裏面淩厲的拚殺，怪在石林之外，却是一無所見，即使有所謂的「旁觀者」，亦必然毫無所見，唯一所能聽見的，只是隱隱傳出

「洗雪刀」李桐四下裏看了一眼，眼前靜悄悄的，那裏看得出一些兒破綻。

頓時，他雄心奔起！

「看見沒有？」他用手指了一下石林子那一頭：「這些小子還壓根兒不知道，我們先把他們解決了再說。」

「三眼神」關萬里緊了一下手裏的板斧，左右看了一眼，到底也忍不住心裏的衝動。

「好——咱們上！就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李桐悄聲道：「我打頭，你殿後，可別帶出一點聲音來，給他們來一個措手不及！」

說了這句話，他遂即又把那口雪花刀咬在嘴裏，比了比手勢，所有人都扒下了身子。

就這樣李桐帶頭，關萬里押後，「飛刀」謝一虎，「黑面虎」柳山居中，四十名大漢連成一條長龍，蛇也似的向前爬着。

眼前這片石林，雖然是沒有多大，可是却也頗具規模，容納眼前這四十個人，簡直毫無問題。

轉瞬間，這支以李桐為首，關萬里殿後的長長隊伍已經全部消失在眼前這片崎嶇石林之內。

說也奇怪，雖然不見得十分明亮，却能依稀辨到一切，那裏知道身子一經爬進之後，等到進入到一個相當的距離，頓時面前一片漆黑，却似有「天旋地轉」之感——這一剎給人的感受十分突然！每個人內心頓時浮現出一種「不吉」的預兆！

「洗雪刀」李桐爬在最前面，一發覺不對，立刻停住了前進。

他第一個躍身站起，身後各人俱都相繼爬起來。

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記得來時，他們是彼此前後相腳，連成一行，然而現在，當他們發覺不對相繼站起之時，才忽然發覺到敢情不知道什麼時候陰形已經亂了。

非但如此，甚至於彼此之間雖然尚能感覺

徐田創立自然門

慧心

中國的武功有許多派別，自然門就是其中的一種，因為全國武術比賽在若干年前舉行，武狀元萬籟聲屬於自然門的高足影響所及，當時自然門有許多人學習它，後來這一個門派逐漸隱沒，現時在香港承繼自然門的一個人叫做謝新，他已經是花甲高齡了，因為他很少傳授這一派的武功，自然門就沒有其他門派那麼昌盛，不過，它所主張的一種理論仍是有價值的，從萬籟聲到謝新都有這種講法，想練武強身，必須順其自然，出手踢腳，也要順勢施展，故稱自然門，究竟如何出手然後算得是「順其自然」呢？關於這點，很難用三言兩語解釋出來，只是一句話：「避重就輕，乘虛出擊」，就可以使讀者對這個門派有些概念。

自然門在山東推行特別廣泛，該門派都相信創立自然門的一個人不是和尚，也非俗家，而是在家帶髮修行的居士，這位掌門人姓徐，單名一個田字，山東墨城人，幼讀詩書，希望在宦途博得一官半職，可惜命運不佳，考來考去都考不上，便即壯志消沉，中年以後，他就更加沒有興趣讀書，索性離家出走。

有一天，他的行踪到達華山，住

在天寶寺跟該寺主持惠林高僧相遇，兩人談得非常投合，一見如故，變成知己朋友，他橫覽四海為家的，索性在該寺居住下來，研究佛學，並且在空閒的時候與惠林大師談論武功。

他的意思只是想研究好像達摩易筋經似的內功，壯體強身，殊不料他跟惠林大師多次談及武功，就發覺這位高僧是個武林高手，身懷絕技，因此加強了他練武的信心，在一個夏夜，他索性把自己的懷抱說出來，懇求惠林大師把絕技傳授給他。

惠林大師跟他一向談得來，是個好朋友，當然是有求必應的，不過，徐田已到中年，不再像年輕的小伙子那麼跳來跑去，他想出一個辦法，一方面把壯身強體的練功方式傳授給這位好朋友，另一方面，教他順其自然騰挪閃避，乘虛出擊的招式，徐田一住十年，回到故鄉，發覺住在紅塵，很難做得到一塵不染，惹下許多煩惱，不久他就再度離家出走，此行並非很遠，只在墨城縣附近的寺門隱居，同時在那種清閑的境地中潛心研究佛學，閒來無事，他發覺寺僧太過瘦弱，不懂武功無法自衛，他索性把惠林大師教授的自然門武功傳授給寺僧，並且對他們說知，學成就一生苦練到

死為止，不必把這種武功傳授到俗家的弟子去，因此山東境內學習螳螂拳的人非常多，懂得自然門的人却少而又少。照上述的話看來，徐田可以說是開山祖師了，雖然他的拳腳從惠林大師學習得來，不過，惠林大師之上是否另有別人教授給他呢？那就難以查究，徐田並非和尚，總算是一派的掌門人，因此自然門的高徒就說他是開山祖師。

何以自然門的招式能够引人入勝呢？就因為它的出手順其自然，並無確實拳套，能够逐套打出來，就算爲了練習上的便利，可以打成一套拳，仍是後人把自然門的幾種或幾十種招式併在一起，容易操練，事實上自然門是沒有固定法則的，練功的時候並不勉強，亦非矯揉造作，以氣爲主，用氣帶意，寓攻於守，守中有攻勢在內，這樣就不失自然用意，照謝新師傅的說法，練習這一門派，最重要的是練功，功成然後研究打法，出手一定要有雄健的勁，同時久戰不疲，必須練氣，故此，自然門的練功方式，亦可稱爲氣功，謝新師傅認爲自然門的打法比不上練功那麼重要，確是事實。謝新師傅如此教授門徒，最初的一種功夫就是「內圈手」，其次是一「推手」，先行坐低四平大馬，然後轉成弓箭式，以圓圈的姿勢走動，順勢把雙手推出收回，再推第二次，並且

的人是否有恒心。

初練自然門的武功，應該一開始就依式練習，並非學習任何一派外家拳腳，至於姿勢，有坐功和站功之分，坐功是雙膝盤坐，兩手相合，形如拜佛，這種姿勢稱爲佛手亦名拜手。想到做到坐功姿勢準確，殊不容易，必須雙膝盤坐，即是把左腳的腳跟伸入，跟右邊小腸接觸，同時右腳加於左腳之上，腳跟跟左腹非常接近，這種姿勢，佛門弟子稱爲「蓮花坐」，比較普通坐法困難許多，練習已久，便無難處，坐功一定要研究腰勁，腰脊不能彎曲，但却不必勉強伸直，更勿左右搖擺，前後幌動，到時雙手的掌心貼合，形如拜佛，左右手與雙掌看來好像山形，牙則咬緊，舌尖輕輕的貼近上顎，每次呼吸，又細又慢，順其自然，吸氣時腹部略脹，呼氣則剛剛相反，胸部始終沒有忽脹忽落之形，這種呼吸然後能够做得到氣沉丹田，增加腰勁。

一雙眼可以微微閉合，但却不可緊閉，應該留有一線的曙光，不必用勁向外視看，吸氣時要用自己的心意把所吸之氣，送達丹田，呼氣之際，口唇微張，腹部微微向內收縮，將混濁之氣吐出，如此呼吸，對整體的健康非常有利，因為它可以使人吸進較多的氧氣，並把污濁的空氣驅除，故此健體養顏。

的兵刃交擊以及痛傷呼之聲——只是這些也只限於眼前，再過一點，連這些聲音也難以聽見。

是的，即使你是一個旁觀者，在全然無知的情況下，你也不難想像出石林裏在幹些什麼新奇的勾當。

「洗雪刀」李桐梓以輕心之下，暗上了自己一條性命，「銀心殿主」樊銀江當然是胸有成竹，是以在殺害他之後身子毫不遲疑——緊接着飛快的幾個轉身，已來到了另一面戰場。

即見「飛刀」謝一虎，正自兩把手囊（手旁）子，與自己方面一名殺手打在一團。

謝一虎矮小的身材左舞右幌，極見靈活，要在平常正常的情況之下，銀心殿方面這名殺手，萬萬不會是謝一虎的對手。而此刻佔有一地利之便，加以謝一虎本能的內心恐懼，自然動起手來，行動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雙方竟然戰成平手。

現在樊銀江的忽然躍進，自使形勢大爲改變。

「飛刀」謝一虎略一驚顧之下，竟吃對方那紅衣殺手猝然落下的長刀，砍在了右膀上，頓時皮開肉翻，血浸褲管——

他足下一個踉蹌，斜出三四步，乍見樊銀江的來到，一時心膽俱寒，嘴裏怪嘯一聲，左手翻處——「嗆」地發出了一口飛刀，直取樊銀江眉心。

這口刀自是難以傷得了他。

樊銀江猝然翻動劍身，「嗆」一聲脆响，已把飛來的那口飛刀劈向一旁！

謝一虎果不愧是擅長飛刀的能手，在任何情況之下，他身上都準備着幾口飛刀，而且出手的招式，相當的特別，即使在最危急惡劣的情況之下，也不碍他的出手。

這時，隨着他一個擰身的勢子，第二口飛刀反身由肋下又飛出了手——却是直奔向樊銀江小腹躡——樊銀江陡然彈動雙足，大扒虎似的越身而起。

這口刀看似險到了極點，擦着樊銀江的衣邊滑了過去——這口飛刀發了空，謝一虎再也沒能力發出第三口刀，也不再發機會發出第三口飛刀了。

眼看着樊銀江騰起空中的身子，驀地向下一落，掌中劍向下一落，銀光乍閃，「嗆」地一聲，不偏不倚的劈中了謝一虎的人頭。

像是切西瓜似的，謝一虎這顆人頭猝然分成了兩半，頓時一命嗚呼！

值此同時，「飛流星」蔡極以及一千殺手，已先後解決了來人主力中，比較強悍的「黑面虎」柳山以及一千手下。

夜色朦朧，再加上參差如犬牙交錯的石林掩護，局外人簡直看不出什麼名堂。

只是極短的一段時間，樊銀江，蔡極等一千人，已把亂陣中最厲害的關萬里等幾個厲害角色消滅，剩下的一些人自是不在話下。

轉瞬間，這裏又趨於安靜——除了十數丈外湖水翻打着礁岸的嘩嘩聲外，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

四十條人命就這麼無聲無息的葬送了。

× × ×
站立在大船上，注目眺看的「黃面太歲」花二郎，忽然嘆息了一聲，向着身邊的手下「緊背低頭」莫三畏苦笑了一下，搖搖頭。

「緊背低頭」莫三畏不明其意的愕了一下，翻着眼皮子道：「當家的——這是怎麼回事，老半天，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情形不妙，」花二郎皺眉道：「甘姑娘關照說，要我們看情形予以接應，這麼看來，李大麻子他們一定凶多吉少！」（未完）

練習陰陽手，陽手從直線推出，有如虎爪之形，陰手則把手掌由下打出，同時踢腳，先站後踢，這種打法在自然門稱爲「蝦形」。

照謝新師傅所述，上述的繞圈走法，是該門派必須學習的，初走一百步，後來逐漸加上二百步三百步，以至五六百步等，甚至走足一個鐘頭，必須練習到繞着圓圈行走之際，絕不喘氣，然後練習出手踢腳。

這種基本功夫應該在每日清晨或深夜無人騷擾，很沉靜的練習。此外，還有椿法，即是拳術中稱爲「插椿」的一種，又有練腳之法，另有子母球，一重十六斤，另一重二十斤，以及鴛鴦連環十六對，每隻重一斤，俱是鉛鑄的，其餘有虎口棒和貼竹等硬功，各種硬功的目的跟打沙包相似，目的是把內功化爲外勁。每一家一派的拳腳都有口訣，由師傅傳到徒弟，緊記在心，任何一次練習本門的拳腳，都依照這種口訣，自然門亦無例外，它的口訣是：「吞身如鶴縮，吐手若蛇奔，活動似猿猴，兩足如磨心，若問真消息，氣穴尋原因」。

這些口訣相當微妙，含有禪理在內，可見它是從高僧流傳下來的。

走圈之際，也有口訣，這樣說：「身似弓，手似箭，眼似流星，腿似鑽」。

打法亦有口訣：「生擒拿捉，躲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圈套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嘯林為追查方覺被狙慘死的真相，往找看相的雲海大師，詎雲海大師堅不承認認識方覺，岳嘯林無奈只好離去，不料甫出看相館便遭三名大漢襲擊，岳嘯林假作中擊昏倒，被三大漢架回看相館中，岳嘯林乘各大漢不備，突起發難，制服雲海大師，要迫他說出他的頭兒是誰，就在此際，一中年人突在屋後走來，自稱是雲海大師的頭兒，要岳嘯林放下雲海大師，岳嘯林依言放走雲海大師，向那頭兒責問，不該殺死方覺，那頭兒否認，並說殺方覺的是董更生，岳嘯林雖信他所說，但還要逐步去求證。

各要陰謀計

互逞手段狠

「朋友！」岳嘯林稜目四下一掃。「我們先將敵對的態勢消除，請他們離開，我們好好談一談。」

那中年漢子一揮手，原先的三個大漢跟雲海大師都馴服地離開了。

「貴姓？」岳嘯林很客氣地問。

「董標。三尺童子的董，目標的標。」

「聽口音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不錯。我是徐州人，來上海才三個月，你大概就是樊積雨的親戚岳嘯林，剛從天津來的，是不是？」

「樊先生有一個遠親從天津來的事，好像整個上海都知道了。」

「因為大家都在注意樊積雨的被殺……」

岳嘯林將對方的話截住：「樊先生被殺的事已經不是新聞，我們談談方覺被殺的事。」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方覺是被董更生派人殺的。」

「憑據呢？」

「如果有憑據，我還要如此費口舌嗎？岳嘯林，你在同慶茶樓露面，我們就開始注意你了，因為我們是樊積雨的朋友，而我們也在

秘密追查樊積雨的死因，本來早就想跟你接觸，可惜一直沒有機會，後來看你進了華家，又由董家的人陪你去買新衣，新帽，這情況看在咱們眼裏，可就替你擔心啦，因為咱們一直拿董更生看成最大嫌疑的兇手。」

「你知道董更生怎麼說嗎？」

「很聽聽聽。」

「他說，他跟樊先生私交不錯，正在全力追查殺害樊先生的兇手。」

「欺人之言！」董標忿忿地說。

「憑據呢？」

「岳老弟，你想想看：任何地方都有排外性，天津武術界中嶄露頭角的，有幾個是外地去的，董更生是上海灘混字號的大亨，如何會和樊積雨私交不錯。說句不好聽的話，樊積雨根本不在他眼下。」

岳嘯林道：「最近樊先生跟他過從甚密，你知道嗎？」

「那是事實。」

「那麼，董更生的話就可信了！」

「不，我却有另一種看法。」

「哦？」

「董更生最近與樊積雨過從甚密，也許是想收買他，或者游說樊積雨順他的旗，樊積雨不肯，於是董更生就教人把他給殺了。」

「是這樣嗎？」

「當然是一種假設。」

「他如此擺給我，目的又何在呢？」

「因為他怕報復。」

「那麼，他派一個人把我殺了，不就了結了嗎？」

「他不敢。」

「為什麼不敢？」

董標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因為有很多人注意你。」

這話使岳嘯林瞠目結舌，他實在不明白董標的意思。

見他發愣，董標忙作解釋：「上海灘有很多人知道你跟樊積雨的關係，也有好多人在意你的行動。如果董更生這時派人做了你，那

不是不打自招嗎？」

「這樣說，我目前倒是很安全的。」

「安於一時，未必能永久。」

每個人都有一套說話，岳嘯林到底應該相信誰的話呢？這的確是一個難題。

他沉吟片刻，開始旁敲側擊：「方覺被殺，你已肯定是董更生派人下的毒手。」

「不錯。」

「那麼，你們打算採取什麼行動呢？」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不急於動手，是有什麼顧忌嗎？」

「是怕壞了大事！」

「你所說的『大事』，能說得更明白一點嗎？」

「我們一定要揭發董更生殺害樊積雨的陰謀。」

「我已經叫了董更生一聲『先生』，當時

我實在不明白這一聲稱呼的意義，今晚他要宴客宣佈這件事，地點在豐澤樓，你說我應該去嗎？」

「去！」

「理由呢？」

「將計就計，日後也好與我裏應外合。」

「方覺約我明天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要當面告訴你這些事情。」

「那麼，我剛才來的時候，你為什麼不露面？」

「因為方覺被殺時，你在場，所以，我不敢信任你，直到你逼問雲海大師，我才決定露面。」

董標的解釋是合理的，態度也很誠懇，岳嘯林不由得信了。

「好，我們如何聯繫呢？」

董標道：「我會主動跟你連絡的，岳老弟，你千萬注意，董更生是一位老狐狸，可別露出破綻。」

談話到此告一段落，岳嘯林立即趕到豐澤樓去，要不然就要誤時了。

來到豐澤樓正好是六點半鐘，也正好看見董更生從一輛黑色汽車下來，岳嘯林連忙過去叫了一聲：「董先生！」

雖然經過下午那一場驚濤駭浪，董更生還是挺開心的，他挽着岳嘯林的手臂，進入豐澤樓。

席開兩桌，設在雅廂，清一色的男七，年齡也都在四十以上，當董更生一介紹的時候，岳嘯林很留意地記住他們的相貌和稱呼。

岳嘯林特別注意大家的態度，他發現：在座的人都很尊敬董更生，由此可見，董更生是非常有影響的一位大亨。

這樣一位兜得轉的大亨，必須要殺害樊積雨那樣一個小人物嗎？」

酒過三巡，董更生開始說話了：「各位，今天除了介紹我新收的學生子以外，順便還要跟各位談一樁事情。」

因為他的語氣太過嚴肅，大夥兒全都擱箸停杯，全神貫注。

「前幾天，曹家渡的樊積雨被人用斧頭砍了，我很想聽聽各位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這個問題似乎不應該在這個場合中提出來，主人逢喜事，宴客者在慶賀，為什麼要提出這種不愉快的事呢？」

因此，融洽歡愉的氣氛在瞬間消失殆盡，客人一個個面面相覷，不知該如何回答！

岳嘯林也大感意外，他明白董更生提出這個問題的動機何在。

局面僵持了一陣，終於有人開了口，岳嘯林記得他是在楊樹浦一帶混地界的曹九爺。

「更生，」大概因為他們輩份相同，所以彼此直呼名字。「今天你是請我們吃酒，可不是出難題難我們的，幹什麼呀？這個問題不談好嗎？」

「滋九！」董更生也直呼對方的名字，態度應該是溫和的，而他的措辭却非常嚴厲：「你不要裝糊塗！」

「這話什麼意思？」曹滋九也瞪眼了。

有人說我是殺害樊積雨的主使人，你難道沒有聽說過嗎？」

「沒聽說！」曹滋九搖搖頭。

岳嘯林冷眼旁觀，發現有人附和，也有人木無表情，不表示任何意見，而他心中也暗暗覺得奇怪，在此之前，董更生從來沒有向他表示過有這種傳說，怎麼又突然會冒出這句話來呢？」

「你也許真沒聽說，也許是故意裝糊塗，各位！」董更生說到這裏，目光向全場一掃。

「你們認為我有必要殺死樊積雨嗎？」

隔桌有人站起來說話，岳嘯林記得他姓什麼叫什麼，在印象中，不與主人同桌的總是關係不太密切的，因此岳嘯林也就沒有用心去記。

「董老！」從這一聲尊敬，就可知道他的身份較低，事實上他的年紀也較輕。「在上海灘混了幾十年的人，都曉得斧頭用得最好的是方君前，小方如果要出手，根本就用不到第二斧，在場各位前輩也都明白。」

兩桌客人均頻頻點頭，即使身為主人的董更生也點頭贊同。

「樊積雨雖是北方人，本地人跟他相處很好的也不少，大家都曉得他的武功不錯，身體也康健。他不欺侮人，別人也休想欺侮他。」

全場又是一片贊同之聲。

「樊積雨一斧致命，這恐怕不是一般人能辦得到的事。」

董更生終於開口了：「你是說，殺害樊積雨的一定是方君前？」

「不止是我，是很多人，也不是說，而是想。」

「猜想？」

「是的。就因為大家有這種猜想，所以董老才會聽到這種流言。」

「就算是方君前幹的好事，也不該扯到我的頭上呀，他又不是我的學生子。」

「可是，方君前經常在府上走動，這是事實。」

「不錯。」

「小方是個很活躍的人，有幾個地方他是每天必到的。可是，自從樊積雨被殺之後，小方突然不見了。」

「不見了？」董更生似是非常吃驚。

「在座各位恐怕都曉得這件事，這兩天沒有任何人見過小方的行踪。」

謀。」

「我已經叫了董更生一聲『先生』，當時

岳嘯林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好像又向圈套中踏進了一步。

董更生的神色，非常凝重，而他的語氣，却反而非常溫和：「各位還有什麼話要告訴我的？」

「董老！」說話的還是那個年輕小伙子。『很多人都這樣認為——擺平樊積雨是你的主意。』

這句話並不是一根針，而是一把利刀；不是扎向董更生無關緊要的部位，而是刺向他的心臟。

岳嘯林等待着，等着觀看董更生被刺的反應。

預料中，董更生一定會跳起來，惱羞成怒，或者暴跳如雷。

結果却是風平浪靜。他甚至連眉毛都沒有舉動一下。

岳嘯林着實佩服，董更生這種涵養和定力已經够資格作一個大將了。

「如果真是小方下的毒手，即使不是我授意的，我都應該負責任。」董更生竟然來了個一肩挑。「好啦，這個問題暫時打住，明後天我再請各位聚一聚，專門來談這個問題，——來，喝酒，喝酒！」

席間當然不乏想看熱鬧的人，而他們都失望了。

岳嘯林却認為董更生如此作未必高明，這不是等於默認了嗎？這種情況被在場的人傳揚出去，那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

董更生不明白這種後果嗎？

他一定明白。那麼，他這種處理方式只有另一種解釋了——先來緩兵之計，然後再慢慢思量對策。

是嗎？岳嘯林也不敢太過肯定，只有慢慢再求答案。

宴會還在進行，不過氣氛並不融洽。好像是董更生故意造成的，如果他不提，不是啥事都沒有嗎？

宴會終於拖拖拉拉地結束了，客人也零星散去，岳嘯林當然站在董更生的身旁送客。即使心裏頭不是那麼回事，表面上，總要做做樣子。

客人已經快走完了，忽然聽見馬路上一聲大叫。

叫聲非比尋常，呼叫的人好像拼盡了全身的力量。

岳嘯林飛快地跑了出去。

路邊躺着一個人，街燈很亮，岳嘯林清楚地看見鮮血正從他的胸口處噴灑出來。

就是那個年輕人。

就是那個方才在席間說話毫不保留的年輕人。

岳嘯林稜目一掃，並未發現可疑的人，而且這時路人都圍過來看熱鬧，也阻擋了他的視線。

晚走的客人也圍了過來。

當然，董更生也趕了過來，當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時，臉色變得蒼白。

但他還能說出一句話：「嘯林！看看，還有救嗎？」

岳嘯林搖搖頭。傷口在左胸，血湧如泉，根本就不管用。

董更生連忙說：「盡人事也要盡，嘯林，趕緊到豐澤樓借電話，撥九九九。」

岳嘯林只得往豐澤樓跑，不過，在他的想像中，董更生的目的，不是救人，是想把他調開。

等他跑進去，已有人先一步撥了九九九要救護車了。

岳嘯林又連忙跑出來，這是一個元兇呼之

欲出的時刻，他當然不能放過。

圍觀的人七嘴八舌，也有些未及離去的賓客在窺竊私議，岳嘯林突然發現董標也在人羣之中。

董標以炯炯的目光看着他，似乎有什麼話要對他說。

岳嘯林悄然走了過去。

董標的目光現在望着董更生了，而他却低聲地向岳嘯林說道：「現在，你該完全相信了吧？」

「相信什麼？」

「董更生的為人。」

「我還沒有發現什麼。」

「現在擺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個鐵證。」

「鐵證？能證明什麼呢？」

「這個躺在地上的死者，是董更生派人殺的。」

「董更生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他揭了董更生的瘡疤。」

「哦！你是如何知道的？」

「宴席上也有我們的人。」

「你武斷了，我一直在注意董更生的行動，他沒有離席，也沒有向他的部下發出暗示。時間太快，他連埋伏都來不及設置，事發時他和我站在豐澤樓門口送客，——你看，他的神情非常沮喪，這不是裝出來的。」

「嘯林老弟！你中毒太深了。」

「什麼意思？」

「你相信他是好人，那是因為你受了他的蠱惑。」

「董先生！你能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董標很誇口地說：「我能够回答你任何問題。」

「你怎麼會在此地出現？」

「看熱鬧。」

岳嘯林道：「難道你預先就知道這裏會發生命案嗎？」

「不知道。但我早知道有人會在席間揭他的瘡疤，我要看看他如何應付。」

「如果這真是董更生幹的好事，這豈不是極不高的下下之策？」

董標點點頭說：「的確如此。」

「一個很兇悍得轉的大亨會用這種下下之策嗎？」

「應該不會。不過，人在急的時候就可能不擇手段，不計成果。」

「董先生！」岳嘯林很不客氣地說：「你這種說法我不贊同……」

「嘯林老弟！你始終不信我的話，——」

「不是不信。董先生！我們的眼睛生在前

面，耳朵生在旁邊，就是要我們從正面去看，從側面去聽。我不會輕信一面之詞的。」

說到這裏，嗚嗚大叫的救護車來了。事實他們只是來搬運一具屍體，而不是搶救一個傷者。

岳嘯林不去理會董標的反應，來到董更生

旁邊，輕輕地喊了一聲：「董先生！」

「嘯林！」董更生的神色很凝重：「你發覺事情有多嚴重嗎？」

「哦？」岳嘯林明知對方話中所指，却故作不知。

「這是借刀殺人之計。」

「這話怎麼說法呢？」

「嘯林！讓人家覺得這個小傢伙是我把他擺平的，因為他方才曾經當眾給我難堪。」

「董先生！我就不會如此想。」

「哦？」董更生似乎顯得得意外。

「稍為有點腦筋的人都不會這樣想，董先生，對方這樣作，對我們更有利。」

「為什麼呢？」

林，優在看啥呀？」

「看看而已。」

「勿要往右邊看。」

「為什麼呢？」

「那邊有我認得的人，不好意思。」

「是誰呀？」

「是小方。阿爹蠻喜歡他的，他喜歡我，我討厭他，你明白了嗎？」

「是小方？他有心看戲？照理說，他看見董桂芬應該打聲招呼，為什麼沒有呢？」

岳嘯林心中雖有許多疑問，表面上却很鎮定，他輕輕問道：「阿芬小姐，妳不會看錯人嗎？」

「當然不會呀！」

「他坐在右邊第幾個座位？」

「第四個座位。」

「他看見妳了嗎？」

「沒有。」董桂芬說的是實情，走道在左邊，他們入座時並沒有經過小方面前，而且身軀高大的岳嘯林在前引導，衡情度理，小方的確沒有看見她。

那麼，岳嘯林所滋生的疑問就多餘了。

岳嘯林為了使董桂芬情緒能够輕鬆，他暫時放開了這個問題，當董桂芬已經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到戲台上的時候，他才開始去打量方君前。

因為不能目不轉睛地去注視，岳嘯林在觀察了好幾次之後才獲得了一個完整的印象。

方君前年齡約莫在二十八、九之間，面部輪廓分明，一看就知道生得非常英俊。岳嘯林還得到一個格外鮮明的印象——方君前看戲的神態太過嚴肅，他幾乎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至於說轉頭側視，那更是沒有其事。

天下有如此專神的戲迷嗎？

有的。但是那種人一定會隨着戲台上的喜

「線索更多了呀，我相信，一定可以查個水落石出，不過，我要請董先生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你問。」

「你說只要我拜你作先生，你就負責在三天之內將殺害樊先生的兇手交出來，是不是早已有錢索呢？」

「沒有。」

「董先生！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沒有錢索，你怎麼誇此海口？」

「嘯林！——董更生壓低了嗓門說：「我也不瞞你，這是一計。」

「一計？」

「也就是一個套子。」

「怎麼個套法？」

「想把兇手套出來呀！」

「董先生，你越說我愈糊塗了。」

「你來，是來助樊積雨一臂之力的，不幸他已遇害，那麼，你當然要查出他的死因，這是上海灘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事，樊積雨死後，我也曾經對外揚言，要查出兇手。現在我們兩個人聯合，想想看，兇手會不會緊張？」

「嗯！」

「如果你是兇手，你會怎麼樣？」

「也許會逃。」

「也有可能先下手為強。」

「兩者都有可能。」

「那就對了！」董更生說得口沫橫飛。「我最怕兇手潛伏不動，那我真沒有辦法，不管他逃也好，先動手也好，只要他一動，就會鑽進我的圈套。」

「董先生這樣有把握嗎？」

「當然。」

「如果他在三天之內不動又如何？董先生並不是要失信於我？」

「我認為兇手沒有這種忍耐功夫，如果他有，就不會用斧頭去對付樊積雨。」頓了一頓，董更生又接着說：「事實上，他剛才已經動過了。」

「董先生是說方才那件血案。」

「是呀！」

「死者和樊先生有什麼關係呀？」

「方才那件命案與我有關係，而我又在追查樊積雨的死因與兇手，嘯林，其中道理還要我一——解釋嗎？」

「董先生，你認為剛才那個兇手與殺害樊積雨的是同一人嗎？」

「不是。但主使者是同一個人。」

岳嘯林沉吟片刻，又提出了問題：「董先生，關於小方這個人，——」

「他是我的心腹死黨。」

「如今他人在呢？」

「我教他藏起來了。」

「為什麼？」岳嘯林顯得吃驚。

「因為他要暗中追查另一個用斧頭跟他同樣高明的人。」

董更生的聲音，表情，可以說逼真之極，岳嘯林又如何去辨別他這番話是真是假呢？

沉吟良久，岳嘯林終於還是提出了最現實的問題，說道：「董先生，如何使我相信你的話呢？」

「嘯林，如果你不相信，我也不能勉強你，我們常聽說一句古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不久，你就會完全了解。」

岳嘯林也只得如此了，事實，才是最好的佐證，沒有人能够推翻事實。

「董先生，你現在要去哪兒？」

「你呢？」董更生反問。

「我跟一個人訂好了約會。」

「哈人？」

「董先生，我能够暫時不說嗎？」

「好！你不說就不說，早去早回，免得我掛心。」

岳嘯林跟董更生作別，繞了些路，這才來到豐澤樓的後門。

他正在找尋董桂芬的踪跡，忽然叭叭汽車喇叭聲。

岳嘯林跑過去，坐上車。董桂芬氣吁吁地罵道：「死人！教我一等一個鐘頭……」

岳嘯林道：「董小姐，前面出了事情，妳沒聽說嗎？」

「什麼事幹呀？」

「董先生請的一位客人在門口被人殺了，所以我一時走不開了。」

「哎呀，」董桂芬嬌聲嬌氣地說：「殺一個兩個又什麼稀奇呀？這是常常有的事體，下一次遇到這種事情，你趕快跑。」

「董小姐，妳說這是常常有的事情，這話是什麼意思？」

「唉！勿要問了，我看你這個人囉哩吧唧的，——阿根，到了嗎？」

「到了，小姐，」司機正好在這個時候踩了剎車，將汽車停了下來。

「阿根，勿要來接我了，散戲之後，阿拉說不定還要到外灘公園散步。」

「是的，小姐。」阿根對董桂芬是必恭必敬的。

天蟾舞台在當時的上海是數一數二的京戲園子，岳嘯林還是頭一次開洋車。大概是董桂芬常來的關係，剛一下汽車，就有人迎過來。座位當然是最好的，岳嘯林落座之後，並沒有去欣賞台上的演出，却在注意四週。他心裏有個感覺——跟這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在一起，心理上就好像壓了一塊鉛板似地沉重。董桂芬似是也注意到了，她悄聲說：「嘯

怒哀樂而喜怒哀樂，怎可能面部的表情一直都沒有變化呢？

那麼，方君前不是爲着戲而來，換句話說，他雖然在戲園裏，心却在別處……

岳嘯林不容許自己再這樣想下去，他發現方君前可能就是殺害樊雲的兇手，他會如此想嗎？

岳嘯林自解人事開始，就立志要作一個正直的人；作一個正直的人，必須心地正直，行爲正直……他開始不去理會方君前，就好像隔着他幾個人的地方，坐着一個與他毫無相干的人。

岳嘯林很想專心注意戲台，不幸得很，右邊的吸引力可就是比正面來得大。

當他再度轉過頭去時，正好發現茶房爲方君前送茶，茶房還趁機在方君前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奇怪的是，方君前仍無表情。不過，當茶房離去之後，方君前也站了起來。

岳嘯林也連忙站了起來，那是一種自然的衝動。

「什麼地方去呀？」董桂芬問。

「洗手。」岳嘯林撒了個謊，他發現，作一個正直的人也必須撒謊。由此可見，世上似乎不可能有絕對正直的人。

方君前並沒有走向戲院出口，而是走向販賣部，那時販賣部還是剛剛流行的新把戲。

岳嘯林跟了過去。

方君前買了一包大門的捲菸，岳嘯林眼尖，看見販賣部的人遞了一張紙條夾在菸包下面，而方君前則悄悄地將紙條收了起來。

岳嘯林趕快轉身，怕方君前起疑，想不到方君前却找了上來。

他拿着一根菸，要向岳嘯林借火。

一塊大洋塞在那茶房手裏。

「少爺！有什麼吩咐？」

「剛才那個口信是什麼人交給你的？」

「勿認得。」

「哦！生得什麼樣子？」

「四十來歲，中等身材。」

「是在座上看戲的客人？還是……？」

「外面來的。」

「之後呢？」

「之後他就走了。」

「假使以後你再看到他，還認識嗎？」

「認得。」

「好，」方君前在香菸盒子撕下一張碎紙，在上面寫了一個電話號碼。「以後如果發現他，就撥這個電話號碼。我會給你賞錢。」

茶房的兩眼突然發直。

方君前明白，一定是什麼吸引了他：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人。

他緩緩轉身，看到了四個人。一個中年人，和兩個年輕人，那兩個年輕人手裏都拿着鋼環。

方君前很穩定，他似乎已經肯定這一場惡戰已不可避免了。

一個善博者他應該懂得一個原則：如果一場戰爭無可避免，而在實力上本身又吃虧的話，那麼，就主動挑起戰端，以造成先聲奪人的氣勢。

方君前當然懂得這個原則。

但他却有顧忌：其一是，他想追究對方爲什麼要假冒董先生名義亂傳命令；其二是，動手的時候是用拳頭，還是用斧頭？

因此，他寧可放棄了「先聲奪人」，站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

那個中年人向茶房擺擺手，那茶房趕緊開溜。

岳嘯林笑着說：「我不會吸菸……」

他的話才說出一半，方君前的拳頭就上來了，又快，又猛，岳嘯林根本沒有防備，一拳被擊個正着。

方君前的攻擊是一連串的，一擊中的，第二擊又到，這一回是擊向岳嘯林的小腹。岳嘯林也就索性裝成不懂拳術的樣子，中了一拳，就蹲了下來。

戲園人多，架是打不長久的，看熱鬧的，勸架的，立刻湧了上來。方君前拍拍手，飛快地走出了戲院，他當然不想將事情弄大。

離開天蟾舞台，方君前低頭疾走，而且遇到巷弄就鑽，幾乎有點慌不擇路的味道。

走着，走着，方君前突然發現有人擋道。弄堂很窄，可是三、四個人併肩行走還是可以的。而路中間那人兩脚八字分開，篤定泰山地站着，不是擋道是什麼呀？

方君前這一次沒有突然出手，他得先看清楚清楚：擋道的是何許人。

抬頭一看，方君前不禁大驚，竟然是岳嘯林。

再看，沒錯：三看，仍然沒錯。

方君前不再懷疑自己眼花，方才那個被自己的鐵拳擊扁了：這個好端端地站在他面前，莫非是兩個學生兄弟嗎？要不然……？

就在方君前一楞的時候，岳嘯林開口了：「小方，抽冷子動手，爲什麼呀？」

方君前現在明白站在面前的不是什麼學生兄弟了，就是方才被自己狠揍的人：還以爲遇上了一頭羊，却料不到是一頭披上羊皮的狼。

「你是誰？」

「岳嘯林。」

「我管你是什麼個林，你到底在要什麼個花樣？」

「我要還手，躺下的一定是你。」

「我管你是什麼個林，你到底在要什麼個花樣？」

「我要還手，躺下的一定是你。」

地點是天蟾舞台的側門通道，除了在散場時候之外，此地是沒有人的。

在鐘鼓喧天的情況下，這裏不但可以打架，甚至可以殺人。

他們也許想殺人。

方君前在那中年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絲兇氣。

「小方嗎？」那中年人冷冷地，陰森森地問。

「不錯，閣下呢？」

「用勿着問。」

「是無名小卒，還是大名鼎鼎的人？」

「小方，用不着在舌尖上挑……想跟你打聽一件事，希望你够朋友，放漂亮點，講點老實話。」

「什麼事幹？」

「讓董更生在擲個名堂？」

「交換一下如何？」

「交換一個問題？」

「嗯！」方君前狡猾地要緊眼。

「好吧！」

「你施展挑撥離間計，教我揍岳嘯林，不痛不癢的，目的何在呀？」

「我對你們兩個人都不認識，所以要了個手法，把你們兩個都認出來了，當然也希望你們相互痛毆一頓，讓咱們瞧瞧。」

「這不是老實話。」

「哦？」那中年漢子笑了笑。「這麼說，你連我的心都摸透了？」

「不錯。」

「說來聽聽如何？」

「你想試驗岳嘯林的功夫，因爲他是你們目前最注意的人，我沒有說錯吧？」

中年人顯然不想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扯下去，他倏地將話題一轉，說道：「小方！斧頭帶

「你吹牛！」其實方君前已經知道對方不是在吹牛。

「小方，用斧頭，在上海灘你沒得比：用拳頭，你還差我一大截。」

「可是剛才你就躺下了。」

「不躺下，戰火不能結束，你也不會離開；我也無法跟上來與你談話。」

方君前心頭已服，單是對方君前在前頭攔路的這個行動上就足以令他折服；對方拳腳功夫好，却不出手，這種氣度也令他心折。

「我們素不相識，談什麼？」

「我們素不相識，談什麼？」

「當然有緣故。」

「說來聽聽。」

「不想告訴你。」

「小方，早已聞名，却料不到你除了會用斧頭之外，別無是處。最羞動的，是你的頭腦，我能一口把你喊出來，會對你一條也不了解嗎？」

方君前沉默了，他發現這個人很難纏；也許他在思索該用什麼方法對付難纏的人。

「小方，在上海灘，你最敬重的是誰？」

「講出來你也未必知道。」

「那倒不一定，說來聽聽。」

「董先生！」方君前加重語氣說：「董更生先生。」

「那麼，你沒有看見我跟誰坐在一起看戲嗎？」

「我沒有注意。」

「小方！讓我告訴你，是董桂芬小姐。」

「阿芬？」方君前的眼睛珠子瞪得很大。

「你跟阿芬在一起看戲？」

「不錯。我奉命陪她來看戲。」

「你是董先生的學生子？」

「可以說是。」

「幹什麼？」方君前聲色俱厲地喝問。

「這兩個小老弟想討教。」

「在此地？」

「此地有什麼不好呀？」

「假使有興趣，不妨提個地方，外灘公園，跑狗場，宋教仁公園，都可以。」

「不！」那中年人表現得很堅持。「就在這裏。」

他說完之後，往後退。那兩個年輕人往前上了兩步，似乎經他一決定，戰鬥的序幕就拉開了。

方君前毫無懼意，短柄斧端在懷裏，隨時可以亮出來。但他不想捲起這場戰鬥，主要是因爲地方不對：再則，他想深入了解對方的動機。

因此，他一動也沒有動。

那兩個年輕人逐漸在方君前逼近，所謂討教，不過是好聽的字眼，他們似乎早就有了決定，要將方君前放平在這兒。

即使方君前不想動武，大概也無可避免了，因爲他不可能閉目等死，或瞪眼挨打。

方君前穿着對襟褂子，褂子上一共有五粒鈕子，通常靠頸項那一粒是鬆開的，那幾乎是大多數人的習慣。而方君前穿這種衣服時，最下面那粒鈕子也是鬆開的，那當然是爲了隨時可以拔出插在腰間的短斧。

他的右臂緩緩向上曲起，這是一個拔斧的準備姿勢。而他的目光則全力注視着左邊那個年輕人：因爲他發現右邊那個頻頻去注視他的同伴，所以方君前判斷左邊那個是這一個雙槍攻擊陣營中的指揮官。

就在這大戰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中，方君前的身後突然响起嘹亮的話聲。

「喂！以二對一，以多攻少，這也算是討教嗎？」

「沒見過傻呀！」

「今天才拜的。」

「那就不對了呀！」方君前一臉迷惑狀。

「小方，你現在跟董先生有連絡嗎？」

「最後一次連絡是什麼時候？」

「就是剛才。」

「剛才？」岳嘯林顯然也明白了。

「剛才那個茶房對我說……」方君前的話氣有些猶豫。他說……他說……

「小方！自己人，還顧忌什麼？」

「他說，董先生交代，給你一點不輕不重的教訓。」

岳嘯林道：「小方！你相信這是董先生下達的命令嗎？」

方君前道：「如果你說的都是真話，那麼該不可能。」

「我說的都是真話。小方！情況已經非常明顯，有人在施展挑撥離間之計。」

「你說你姓什麼，叫什麼……」

「我叫岳嘯林。」

「哦！阿根開車來了嗎？」

「開來了，不知停放在什麼地方。」

「岳兄！你先去把車子找到，然後護送阿芬到車上等候，要有耐性，那個千金小姐的脾氣可不好伺候哩！」

「你呢？」

「我去找茶房。」

「追查嗎？」

「當然。也許茶房是無辜的……你快去，我會到車子旁邊來找你。」方君前的言行都像一陣風，快而敏捷。應該是上驕之才。

他回到天蟾舞台，毫不費事就找到了那個茶房。

方君前的辦法也真絕，他一句話不說，摸

教嗎？」說話的人是岳嘯林。

岳嘯林的出現使方君前精神爲之一振，那兩個年輕人却不由自主地將進逼之勢停住了。

中年人上來了，氣勢瀟灑地問：「還是什麼人？」

岳嘯林根本就不理會他，側轉身子對方君前輕聲說：「小方！阿芬不見了。」

「哦！是不是先回去了呢？」

「阿根還在車上打瞌睡，你想，阿芬會自己叫黃包車回去嗎？」

「那……？」

「小方！這幾個是幹什麼的？」

「沒見過傻呀！」

「今天才拜的。」

「那就不對了呀！」方君前一臉迷惑狀。

「小方，你現在跟董先生有連絡嗎？」

「最後一次連絡是什麼時候？」

「就是剛才。」

「剛才？」岳嘯林顯然也明白了。

「剛才那個茶房對我說……」方君前的話氣有些猶豫。他說……他說……

「小方！自己人，還顧忌什麼？」

「他說，董先生交代，給你一點不輕不重的教訓。」

岳嘯林道：「小方！你相信這是董先生下達的命令嗎？」

方君前道：「如果你說的都是真話，那麼該不可能。」

「我說的都是真話。小方！情況已經非常明顯，有人在施展挑撥離間之計。」

「你說你姓什麼，叫什麼……」

「我叫岳嘯林。」

「哦！阿根開車來了嗎？」

「開來了，不知停放在什麼地方。」

「岳兄！你先去把車子找到，然後護送阿芬到車上等候，要有耐性，那個千金小姐的脾氣可不好伺候哩！」

「你呢？」

「我去找茶房。」

「追查嗎？」

「當然。也許茶房是無辜的……你快去，我會到車子旁邊來找你。」方君前的言行都像一陣風，快而敏捷。應該是上驕之才。

他回到天蟾舞台，毫不費事就找到了那個茶房。

方君前的辦法也真絕，他一句話不說，摸

教嗎？」說話的人是岳嘯林。

岳嘯林的出現使方君前精神爲之一振，那兩個年輕人却不由自主地將進逼之勢停住了。

中年人上來了，氣勢瀟灑地問：「還是什麼人？」

岳嘯林根本就不理會他，側轉身子對方君前輕聲說：「小方！阿芬不見了。」

「哦！是不是先回去了呢？」

「阿根還在車上打瞌睡，你想，阿芬會自己叫黃包車回去嗎？」

「那……？」

「小方！這幾個是幹什麼的？」

「就是假冒董先生之名，教茶房傳話，要我揍你的陰謀主使者。」

「我看，阿芬的失蹤與他們有關。」

「也許。」

岳嘯林道：「小方！對付兩個年輕的，你有把握嗎？」

「沒問題。」

「好！他們的頭交給我……」話聲未落，岳嘯林已從兩個年輕人的中間跳過去，落在那中年人的面前。

那兩個年輕人此刻略顯慌張，四道目光注視着中年人，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命令。

中年人很穩，他一絲兒也不驚慌。

「你就是岳嘯林？」中年人緩緩地問。

「不錯。」

「你剛才跟方君前在談論一個叫阿芬的人，她不見了，是嗎？」

「你好像對每一件事都關心。」

中年人冷冷道：「難道你不關心那個行踪不明的阿芬嗎？」

「我當然關心。」岳嘯林很用力地說。

「如果你當真關心，那就請你安份一點站在一邊去，你應當明白我的意思。」

岳嘯林當然明白，對方就利用他與方君前發生磨擦的那一瞬間將董桂芬劫走了。那就是他蓄意挑起二人戰端的真正目的。

方君前也同樣明白。

在這一瞬間，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一瞥之下，二人已有相當良好的默契。

他們決定採取行動，以暴制暴才最有力量，退縮，妥協，那只有增高對方的氣燄，使自己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他們都是有血性的剛烈漢子，在四道目光一觸即分的那一瞬間他們已建立了互信的友誼，團結的力量是相當驚人的。

當他們展開行動時，幾乎分不出先後。岳嘯林飛身撲向那中年人，而方君前則以左邊那個年輕漢子為第一攻擊對象。

岳嘯林幾乎在沒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得手，而方君前也只是一拳一腳就將他的第一攻擊對象攔腰。當另一個年輕人在錯愕一瞬之後再撲上來時，對方君前已經不構成威脅了。

原以為是一場酣戰，是一場惡戰，却想不到如此稀鬆平常，岳嘯林和方君前幾乎都有點兒感到失望。

兩個青年小伙一擁，一坐，他們原先拿在手裏的鋼環也不知道飛到那兒去了。中年人的頸子在岳嘯林的臂彎裏，額上淌着汗。

方君前冷冷地一哼，問道：「老兄！現在怎麼樣？」

中年人的語氣倒還挺硬：「你們這是幫董更生的倒忙，如此一來，他的女兒只怕凶多吉少。」

「不管怎麼樣，先死的一定是你。」方君前跨上幾步，惡狠狠地說：「我問一句，你答一聲，一句不答，或者回答不能令我滿意，我就給你一拳，只要你能夠挺，你就儘管裝吧！」

「敬他，為什麼不……？」

「因為我過去拜過『先生』，先生剛死不久，如果我立刻另拜先生，那是對過去的先生不敬。」

「那麼，你過去的先生也是上海灘的白相人嗎？」

「是的。但他在六年前就已中風半身不遂，那時他就等於退出了上海灘的白相地界。」

「何時過世的呢？」

「三個多月以前。」

「你跟隨董先生左右有多久了呢？」

「四、五年了。」

「如此說來，你與董先生沒有師徒之名，却已有了師徒之實了？」

「不能這樣說，這幾年來，我雖然與董先生走得最近，而董先生身邊發生的事我從來都沒有出過面。」

「這一次呢？」

「這一次？」方君前似乎不明白岳嘯林所指的是什麼事。『你能說明白一點嗎？』

「董先生教你潛伏起來，等待或者搜尋另一個用斧頭比你更高明的人。」

「這一次不同。」

「有何不同？」

「我是在搜尋，追緝殺害樊積雨先生的兇手。」

「你也認識樊先生？」

「在董先生家裏認識的。」

「他對樊先生的印象如何呢？」

岳嘯林是最厭惡暴力的，但他現在不再那麼固執了；有時候，暴力對某一種人是很有效果的。他用膝蓋頂住中年人的背脊，使對方腹部凸起，這樣，方君前的鐵拳搗上去將更有力量。

不等方君前發問，那個中年人倒搶先開了口。

「二位，先聽我說……」

「好！」方君前倒挺有耐性。『我先聽你的。』

「我是奉命行事，第一，先設法將你們調開，使另一起人馬將董小姐架走；第二，再傳一句口信請你們轉告董更生。至於董小姐被劫到什麼地方去了，以後二位想問的問題我都不知道；即使少數問題有我能夠回答的，我也不能說，洩漏機密就只有死路一條。」

岳嘯林怕方君前一怒動拳，連忙搶着問道：「有什麼口信要帶給董先生？」

「請他黎明前五點鐘左右到開北宋公園來，有人要跟他談判，條件談得攏，他的女兒就可以生還。他只能一個人來，多帶一個人，我們就撕票。」

「好！我只問你一個問題——你的頭兒是誰？」

「不能說……」

方君前飛快出手，一拳搗向對方腹部，這一拳非常重，若不是他被岳嘯林架着，恐怕連站都站不住。

中年人拚盡餘力嚷着：「小方！你混過，該懂得規矩，我只要再開口說一個要緊的字，我就死定了。」

方君前又要握拳搗出，岳嘯林連忙以眼色制止。

同時，岳嘯林也將手鬆開了。他極為輕鬆地說：「朋友！我明白你是身不由己，不為難你。」

「一天。」

「好了！這些都暫且不提，談談眼前的事，我打算一個人去赴約會，你千萬不要告訴董先生。」

「好！我等到天亮。」

「在何處等？」

「在我的住處。」

「能不能到同慶茶樓去等我，也許我有急事與你商談，那樣找起你來比較方便。」

「我不便到同慶茶樓去。」

「為什麼？」

「謠言傳得很厲害，樊先生昔日的弟兄已經對我充滿了不滿。」

「那……我們另外約一個地方好了。」

「天亮的時候在兆豐公園見面好了，」方君前說，「那兒一大早就有許多練身體，我們不見不散，如果過了七點還不見，我就認為你出意外了。」

一經約妥，二人就在天蟾舞台分了手。現在，岳嘯林決定回同慶樓去一趟，有許多情況還需要問一問王坤生。

同慶樓正在打烊，一般的茶客都已經散了，可是，王坤生的弟兄還聚集在那兒，好像臨時發生了什麼事故。

岳嘯林一問，才知道明日樊積雨出殯的事需要預先去打點。他也就作了一個旁觀的腳色，瞧着王坤生指揮張三，調派李四忙了好一陣子。

忙完了，弟兄們也紛紛散去，最後剩下了王坤生和岳嘯林兩個人。

「坤生阿哥！」岳嘯林先開口說話：「外面有個謠言，說樊先生是死在董更生的手裏，你聽說了嗎？」

「你可以走了。」

「中年人不相信地問道：『真的讓我走？』」

「當然是真的，不過，麻煩你留一個口信回去，董先生上了年紀，夜間行動不便，到時候由我代替他去宋公園赴約。」

「這……？」

「你老兄照話傳話就是了，我是董先生新收的學生子，够資格代替他，就這樣決定了。順便再交代一件事，董小姐若有三長兩短，你們的頭兒縱使有三頭六臂，我也不會放他過門的。」

中年人頻頻應是，連忙教那兩個年輕人快走。那兩個小子原先哼哼哈哈地在叫痛，這會兒跑得比誰都要快。

方君前一直都沒有阻撓岳嘯林的決定，等那三個人走得無影無蹤了，他才問道：「岳兄這樣作，是何用意呢？」

「小方！在他們口裏問不出什麼來的。」

「哼！給他一頓生活學，他什麼事情都會招出來。」

「小方！即使他熬不出說了話，說出來的也有有限，想想看，對方架走了阿芬，必然有目的，目的未達之前，絕不會罷手。我們不用追，他們的頭兒也會出現，到時候再說。」

方君前心中雖不贊成岳嘯林的看法與作法，却没有說出來。他將話題岔開，揮揮手說：「走吧！我們去報告董先生。」

「我認為暫時不要讓董先生知道。」

「為什麼？」方君前大感意外。

「愛女心切，董先生也許會作出不計後果的事情來，那樣反倒不妙。」

「萬一阿芬出了差錯，誰負責？」

「小方！這件事照說誰也負不了責，不過，我認為在雙方沒有正式接觸以前，情況還不至於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相信。」

對於王坤生回答得如此果斷，倒是使得岳嘯林大感意外，他不由自主地問道：「為什麼呢？」

「董更生與樊大哥沒有利害關係，也沒有仇恨，殺人總是有動機的。」

「你認識小方嗎？」

「你認為這個人怎麼樣？」

「是塊好料子，在上海灘人緣很好，樊大哥生前尤其喜歡他。」

「哦！小方的斧頭玩得很好，樊大哥又是被斧頭劈死的，當初你沒有懷疑小方嗎？」

「沒有。」

「上海灘會用斧頭的不止小方一個，如果真是小方下的手，他就絕不會用斧頭，老實說，殺人的方法，小方最少會十種以上。」

王坤生的解釋不能算不合理，岳嘯林沒有再究問下去，事實上，他也不相信方君前是殺害樊積雨的兇手。

他又開始試探另一條路：「坤生阿哥！你聽說過董標這個人嗎？」

「董標？」王坤生想了許久，才突然振聲說：「對！有這麼一個人……怎麼樣？」

「他是幹什麼的？」

「專門『釣空子』的，諸如看相，算命，都歸他管，在蘇州河畔，外白渡橋畔，玩『三葉子』的，擺『六門攤』的，都在他的手……」

在上海灘，他只能算是下五門，上不得台盤的。」

「他手下實力如何？」

「這……倒很難估計。」

「岳兄！你太不了解上海灘的情況了，你要代表董先生去赴約，也許是好意，而對方却可能誤會是我們看不起他……」

「那會有什麼結果？」

「對方會惱羞成怒，開出來的條件將會比原先更高，我們就更難應付。」

「小方！如果我們存心不被勒索，不受威脅，對方開出的條件高與低，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麼兩樣？比方說他們要錢，我們決定分文不給。他們要一塊錢和要一百萬，一千萬並沒有差別呀！」

方君前默然無語。似是被岳嘯林的理由駁倒了。

良久，他才問：「岳兄好像已經有了萬全之策？」

「還沒有。」

「岳兄打算如何應付呢？」

「岳兄！我要說句冒失的話，你既然沒有計劃，沒有把握，為什麼要把這樣一副擔子挑在身上呢？」

「小方！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你應當立即將實際情況告訴董先生。」

「不！」岳嘯林的態度非常堅決。『阿芬跟我在一起的時候被人架走，責任當然落在我的肩上。』

「岳兄還沒有明白我的意思，你現在是一個人面對強敵，如果告訴董先生之後，就有一股強大的力量面對敵人，這你還不明白嗎？」

岳嘯林道：「小方！我問你一句話，你要老實回答。」

「問吧！」

「你拜過董先生為『先生』嗎？」

「沒有。」

「這倒奇了，董先生很尊重你，你也很尊敬他，為什麼不……？」

「現在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

「甚麼事體？」

「董更生的女兒桂芬被綁架了。」

「甚麼時候發生的？」

「岳嘯林就將天蟾舞台所發生的事講述了一遍，同時也將自己的決定說了出來。」

王坤生力持反對。他說：「嘯林，我不贊成你捲進這個漩渦裏去。」

「坤生阿哥，桂芬是在我身邊被人架走的，我怎能放手不管呢？」

「嘯林，我相信你，經過你仔細考慮過的事體一定道理……要不要我派人跟你去？」

「用不着，對方規定只准一個人去。」

「這樣萬一你發生了什麼事故，我是一點消息也得不到呀！」

「坤生阿哥！萬一我發生意外，那也只有認命了。你就當我這個人沒有從天津來，你們該怎麼作就怎麼作，反正主要的錢索我都告訴你了。」

「嘯林，你既然這麼說，我就要將一樁很重要的事情告訴你了。」王坤生的語氣非常凝重。

岳嘯林本來想問一句的，但他保持了緘默，靜靜地等待下文。

「有一個傳說，也許你已經聽到了，也許你還沒有聽到，說我想早一天當五角場的大阿哥，也就是說樊大哥的死是自己兄弟下的手。甚至連樊大哥相好的女人都這麼說。」

「坤生阿哥，這話，我也聽到了，但我不能信。」

岳嘯林當然明白，對方就利用他與方君前發生磨擦的那一瞬間將董桂芬劫走了。那就是他蓄意挑起二人戰端的真正目的。

方君前也同樣明白。

在這一瞬間，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一瞥之下，二人已有相當良好的默契。

他們決定採取行動，以暴制暴才最有力量，退縮，妥協，那只有增高對方的氣燄，使自己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他們都是有血性的剛烈漢子，在四道目光一觸即分的那一瞬間他們已建立了互信的友誼，團結的力量是相當驚人的。

當他們展開行動時，幾乎分不出先後。岳嘯林飛身撲向那中年人，而方君前則以左邊那個年輕漢子為第一攻擊對象。

岳嘯林幾乎在沒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得手，而方君前也只是一拳一腳就將他的第一攻擊對象攔腰。當另一個年輕人在錯愕一瞬之後再撲上來時，對方君前已經不構成威脅了。

原以為是一場酣戰，是一場惡戰，却想不到如此稀鬆平常，岳嘯林和方君前幾乎都有點兒感到失望。

兩個青年小伙一擁，一坐，他們原先拿在手裏的鋼環也不知道飛到那兒去了。中年人的頸子在岳嘯林的臂彎裏，額上淌着汗。

方君前冷冷地一哼，問道：「老兄！現在怎麼樣？」

中年人的語氣倒還挺硬：「你們這是幫董更生的倒忙，如此一來，他的女兒只怕凶多吉少。」

「不管怎麼樣，先死的一定是你。」方君前跨上幾步，惡狠狠地說：「我問一句，你答一聲，一句不答，或者回答不能令我滿意，我就給你一拳，只要你能夠挺，你就儘管裝吧！」

「敬他，為什麼不……？」

「因為我過去拜過『先生』，先生剛死不久，如果我立刻另拜先生，那是對過去的先生不敬。」

「那麼，你過去的先生也是上海灘的白相人嗎？」

「是的。但他在六年前就已中風半身不遂，那時他就等於退出了上海灘的白相地界。」

「何時過世的呢？」

「三個多月以前。」

「你跟隨董先生左右有多久了呢？」

「四、五年了。」

「如此說來，你與董先生沒有師徒之名，却已有了師徒之實了？」

「不能這樣說，這幾年來，我雖然與董先生走得最近，而董先生身邊發生的事我從來都沒有出過面。」

「這一次呢？」

「這一次？」方君前似乎不明白岳嘯林所指的是什麼事。『你能說明白一點嗎？』

「董先生教你潛伏起來，等待或者搜尋另一個用斧頭比你更高明的人。」

「這一次不同。」

「有何不同？」

「我是在搜尋，追緝殺害樊積雨先生的兇手。」

「你也認識樊先生？」

「在董先生家裏認識的。」

「他對樊先生的印象如何呢？」

「你不信，別人會信。」

「那又何必去在乎別人怎麼說法。」

「噯！你不懂，混白相人最講究的就是一個義字，連自己的大哥都可以下毒手，這種人可怕呀！所以我決定澄清這件事。」

「坤生阿哥！你打算如何去澄清呢？」

「等明天樊大哥入土之後，我要將弟兄們解散，賭檔關閉，我就靠這家同慶茶樓正正經經地過日子，這樣，別人該沒有話說了吧？」

「也許這正是那些說閑話的目的……坤生阿哥！你要多考慮一下。」

「我已經決定了，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放棄，只有一樣，那就是追查樊大哥的死因。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都不會放手。」

「坤生阿哥！你的決定我當然不能再教你更改。不過，我想趁機會勸一勸你，一個人只要作到心安理得，毀譽根本就無以不必計較。這件事，你認為是對的，你就這樣去作吧！」

「好兄弟！王坤生挽着他的手，略顯激動地說：『我會記得你這句話。』」

「那……我走了。」

「噯！多保重。」

岳曉林微微一笑，笑容不但可以安慰別人，同樣也可以安慰自己。

拳壇近事

踢拳道一蹶不振

麥海雲

由於李小龍在武林中稱霸，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他的腳法凌厲異常，引起全世界喜歡技擊人士注意，認為目前已進入腳的時代，影響所及，便有一部份日本拳師創立新的門派，索性以腳為主，稱做「踢拳道」。

拳道」。

其實踢拳道的拳法和腳法，都是從泰國拳學得來，不過略加改變而已。日本踢拳道的高手苦練兩年之後，認為他們的腳法有資格跟泰國拳師搏鬥，遠征曼谷，

鐘聲一响，兩個拳師立刻交戰，差烈直衝過去，即時用他快速的左腳飛起來，向大澤連環掃出，先用腰腰跟着向下盤踢出，又再踢高腳，因為他一條腿分上中下三路打出，大澤顯得防範他，不提防差烈踢完左腳之後，立刻用右腳猛掃，又再三腳，那位踢拳道高手，只能捱打，毫無反攻的機會，強弱懸殊，觀眾看來，差烈好像把對方看做一個活的沙包，大澤苦戰，但卻沒有倒下來，仍是幸運，結果差烈以點數獲勝。

由於泰國拳師的腳法異常威猛，而且有備而戰，日本的踢拳道高手落場就輸，故此，第二場由泰國拳師蒙空勒對日本阿島，阿島落場就傾全力應戰，但比之不上對方，蒙空勒也是剛剛交戰就以快速的腳法橫掃過去，幾乎是以壓倒性的優勢取得勝利的，剛剛交手，觀眾就看出日本的阿島必輸。

這一場也是以點數獲勝的，一共六場，日本方面連負兩場，不覺有些沉悶，當然第三場日本的拳師傾全力出擊的，那個拳師叫做大咩，泰國拳師獨意猜，兩人落場不久，便即展開大戰，獨意猜並非純然用腳出擊，碰頭就用兩隻手，如飛殺上，身體頻頻轉動，有如車輪，因為貼身作戰，出乎意外，日本的踢拳道高手大咩，給對方迫得團團轉，只是招架，這一場的第一个回合，他沒有打輸，但在第二個回合剛開始，他就慘敗了，不知怎樣，連吃兩拳，頭顱給泰國拳師一打打爆，第二拳又擊打中他的下頷，兩拳就使他倒下來，不省人事，而且由別人用担架把他抬走

現在，才午夜，離開赴約的時間還有四個鐘頭。可是岳曉林決定先到現場去，凌晨四時，也許連一輛黃包車都找不到。

從曹家渡到宋教仁公園，幾乎是從上海的這一端到另一端，黃包車將他拉到宋公園門口時，已經是凌晨兩點多鐘了。

進入公園，岳曉林就在宋教仁先生的銅像前坐下來。

宋教仁公園位於宋公園路到底，地點非常僻靜。附近除了幾個大工廠之外，少有住戶。現在是凌晨，就顯得格外沉寂了。

約會的時間還沒有到，岳曉林趁這個機會把整個情況理一下，雖然情況紛亂，總可以理一個頭緒出來，像現在這樣在混亂中摸索，只會愈陷愈深。

可惜，現實環境沒有讓他深思熟慮的機會，雖然約會的時間沒有到，對方的人卻來了。

「岳先生！你來得太早啦！」說話的人站在銅像後面，並未露面。

岳曉林並不意外，他一直就認為他的行動在對方監視之中。

「你就是訂約會的人嗎？」岳曉林仍然坐在那兒沒有動。

「是的。」

「你為什麼也來早了呢？」

「客人都到了，主人還能不來嗎？」

「我明白了，你一直在監視我的行動，是嗎？」

「不要談這些題外之事，談咱們今晚約會的主題——我想先請問一下，你能全權代表董先生嗎？」

「可以。」

「好吧！董桂芬在我們手裏，請問董先生有什麼打算？」

「你這句話，問得很奇怪，你架去董桂芬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是為了錢，那麼就來談數目……」

「不為錢。我們有別的找錢方法，還不至於幹起綁票的行當。」

「那麼……」

「說坦白一點，我們存心要砸董先生的招牌。」

「是有什麼過節嗎？」

「當然有。」

「說來聽聽。」

「他作事太絕，不該派人殺死樊積雨，誰都曉得樊是上海灘的老好人。」

又一個為樊積雨出頭出氣的人，他們究竟

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於曼谷舉行的泰日拳師之戰，當時有一萬多拳迷欣賞，甚至有些拳迷以泰國拳和日本踢拳道的勝負作為賭博，可見聲勢浩大。

那一次大會戰六場賽事當中，除了一場由泰國拳師龍拉柏出戰發生問題之外，其餘五場俱是泰國拳師獲勝的，有兩場以點數獲勝，三場以擊倒獲勝，一句話說，日本踢拳道慘敗，那一次經由彩色電視傳

沒有中腳，却給對方拳頭打了好多下，不過，到了第三個回合，岡尾就並非吃拳頭了，而是頭部吃了兩拳。

旋猜用最擅長的高掃腿掃他的頭部，岡尾閃得過一腳兩腳，無法閃過第三腳，隨時倒下來，裁判員走近他計算數字，從一數到六七下，岡尾勉強站起來，殊不料剛剛站起，那條頸又吃了旋猜一腳，再次倒下，這樣子又倒又起，有三次之多，最後一次，他幾乎無法站起了，看來身受重傷，裁判員快要數到十了，他然後掙扎站起，但已東倒西歪，無法站穩，旋猜站在一旁，沒有搶攻，那時裁判員害怕岡尾傷上加傷，阻止他繼續攻擊，於是泰國拳師獲得另外一次勝利。

第六場出賽的泰國拳師叫做沃盛，日本踢拳道高手渡邊高志，這一場賽事看得出日本拳師渴望扳回一場，有頑強的鬥志，而且挺得起打，但因他的技術有限，拳腳並用，腳法齊施，展開猛烈攻擊，雖然幾次貼近沃盛，硬碰硬的搏鬥，但卻無法擊倒沃盛，至於沃盛，閃了幾閃，就用他泰國拳的遠距離掃腳，一掃一掃，直衝過來，閃電般衝擊，跟着用膝蓋骨飛撞過去，一長一短連環進擊，渡邊高志實在吃不消，勉強支持，到了第三個回合，沃盛一招把渡邊的臉孔踢爆，有一條大裂痕，鮮血淋漓，跟着飛膝撞擊，渡邊有如滾地葫蘆，那場戰鬥極為兇猛，渡邊勉強忍受，終於捱到第四個回合，靠近終結，然後喘息着保持下來，不消說，在第五個回合繼續戰鬥當中，他是完全無力進攻的，沃盛忽然拳打腳踢，還用膝撞，渡邊腳部吃了

是實在為樊積雨出氣雪仇？還是藉此打擊董生呢？」

「請問：你和樊先生是什麼關係？」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那麼，你應該了解我和樊先生的關係，有什麼事你可以和我推心置腹地詳談，用不着來這一套東躲西藏的鬼把戲。」

「岳曉林，本來我們以為你是一條鐵錘錘的漢子，後來發現你投靠董更生，我們再不會相信你的話，現在我們談的是董桂芬的問題，閑話少說！」

「好吧！我聽聽你的意見。」

「先問一聲，董更生還想要他的寶貝女兒嗎？」

「當然想要。」

「只要董更生公開承認殺害樊積雨的罪過，交出兇手，我們就立刻放回董桂芬。」

「如果這件血案不是董更生作的呢？」

「一定是他作的。」

「老兄！你不能這樣肯定，而且，用這種方法也不正當。只要找出鐵證，還怕董更生不招認嗎？」

岳曉林的話聲一落，他面前突然出現了四條人影。

（未完）

播全球，因為泰國拳師贏得乾脆，說腳法，仍是穩居冠軍的寶座。

至於那一晚的六場戰事，日本踢拳道的高手打輸，仍是有價值的，可以看出出腳與腳的戰鬥相似，棋高一着，永遠佔上風，六場的戰鬥情形分述如下。

第一場由泰國名拳師差烈出戰，他善用左邊飛腳，踢出去可高可低，不易躲開，他的對手就是踢拳道代表名拳師大澤。

一個膝撞，再也爬不起來，於是，沃盛就以擊倒的姿勢獲得勝利。

這一場戰鬥，在座的觀眾只要有一雙眼，都能看出泰國拳師確實憑本身的力量取勝，只有第四場可能有些拳師放水，然後給日本踢拳道贏回一仗，是否如此，那就不可知了，就算那一場戰鬥確是日本拳師獲勝，對方並非放水，贏了一場，只是一比五，出戰六場，輸了五場，仍是輸得很慘的，無怪事後日本的武林中人也認為踢拳道跟泰國拳較量，實在太過急進，因為踢拳道只是學習泰國拳的腳法，泰國拳有幾百年歷史，踢拳道只有兩三年的歷史，當然不能夠取勝，此外，日本武林中人還很鄭重的說明此事，踢拳道並非發源於空手道或柔道，只是新創的一種拳法，免得學習技擊的人發生誤會，以為它代表日本正宗的拳腳。

回說那晚泰日的拳鬥，那一場比賽結束之後，拳會就宣佈在賽事結束之後安排另一場很有趣的拳術比賽，由四十八歲的泰國老將龍震，對二十四歲的泰國拳師鐵德龍，希望觀眾可以看到泰國拳並非瞎打盲撞的，有經驗的拳師雖然年紀老去，仍有很大的把握取勝，結果兩人交手，雖然第一和第二個回合，鐵德龍這個年輕的拳師搶攻，老將捱打，但在第三個回合，鐵德龍的右腳踢出而沒有收回之際，給老拳師龍震連環出擊，用高腿打擊他的頭顱，鐵德龍中了一腳，便即倒下，整個昏倒在台上，無法再戰。

這一場戰鬥反映出泰國拳仍是講究戰術的，絕對不是硬碰硬那麼簡單。（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應綠衣少女之約，前往一樹林中作生死搏鬥，激戰兩次均不分勝負，最後綠衣少女施展展劍術，劍傷楚小楓前胸，此時如綠衣少女再刺一劍，楚小楓定然無能避過，但不知是綠衣少女不願如此作，還是因施劍術而消耗體力過甚，逕自離去，楚小楓得王平包紮好傷勢，返回城中，見丐幫幫主、白梅、陳長青、白鳳、董川降階相迎，急伏地謝罪，丐幫幫主對白鳳等人指出，在這場維護正義之門中必須借重楚小楓的才幹，白鳳提出疑問，丐幫幫主指出，因楚小楓讀書多些，他看法比較遠大——

雙肩肩重任

鐵掌掌帥符

白梅道：「你這麼看重無極門，他們都很感動，不但小楓這孩子，只要是你覺得有需要，無極門中人，不論那一個，都聽你老幫主一話。」

黃老幫主點點頭，目光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道：「孩子，老叫化子替你由丐幫中選出了幾個人，他們的武功，在丐幫中不算太好，但他們的勇猛，却是很少人能比。」

楚小楓道：「多謝前輩。」

此時此地，楚小楓也覺得沒有再推辭的必要了，當任不當的承當下來。

黃老幫主道：「除了丐幫替你選的幾個助手之外，排教也替你選了四個人，聽說他們不但排教中年青高手，而且，還各有專長，這一批人，明天，都可以交給你了。」

董川道：「老幫主，我們無極門中可以派人麼？」

黃幫主道：「可以，我替你們留了一個缺額。」

董川道：「只有一個人？」

黃幫主道：「丐幫七個人，排教四個，七、四十一，你們無極門派一個人，剛好促成了十二之數。」

董川回顧了白鳳一眼，道：「師娘，這個由弟子……」

白鳳道：「不行，你是一派掌門之尊，如何能去，要一志去。」

白梅道：「對！董川，應該由一志去。」

董川道：「是，但成師叔和弟子談過，他要助小楓一臂之力。」

白鳳道：「老幫主，別誤會我的意思，我總覺得他年紀太輕，知道的事情太少，只怕挑不起這個擔子。」

黃幫主略一沉吟，道：「他是年紀輕一些，不過，在我們這些人中，他是最適合的一個人！」

白鳳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白梅道：「老幫主，我相信，你已經過了很詳細的盤算，留給他一派人，實力也相當的強，但他們是不是太年輕一些？」

黃幫主道：「白老弟的意思是？」

白梅道：「我的意思，把長青留下和他們在一起。」

黃幫主道：「你也留下，是麼？」

白梅道：「如若老幫主發覺有這個需要，在下決不推辭。」

黃幫主搖搖頭，道：「這個，我已經想過了，絕對不行。」

白梅道：「為什麼？」

轉臉望去，只見陳長青也是一臉迷惘之色，顯然，他內心之中，也有些懷疑，只是不敢啓齒罷了。

黃幫主道：「我留下這一批年輕人，就是要他們橫衝直撞，不按規矩辦事，你和陳長青留下來那就完全不是我的本意了。」

白梅點點頭，道：「是這麼回事。」

黃幫主道：「對，你，陳長青，白鳳，董川，都不能留下。」

董川道：「晚輩和小楓只是師兄弟，留下來，有何不可？」

黃幫主道：「小楓太敬重你，凡是，他太敬重的人，都不宜留下來，需要以他為主，隨他的意去辦。」

目光轉到了白鳳的臉上，接道：「你要告訴一志，中岳，千萬不可違拗小楓的意思，留

下來，就必須聽命行事。」

白鳳道：「爹，這麼說來，成師弟留下來，只怕不太方便了。」

白梅道：「不要緊，這話，我對成岳去說，要他維護小楓的權威。」

白鳳點點頭，未再多言。

黃幫主四顧了一眼，點點頭，道：「好，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不過，白老弟，你也不能閒着。」

白梅道：「老幫主有事情，但請吩咐。」

黃幫主道：「你，白鳳姪女，董掌門，都算是無極門中人，所以，跟老叫化子去看看春秋筆，這一次出現的熱鬧。」

白梅道：「這熱鬧，在下還沒有見過，老幫主肯攜帶，那就最好不過。」

黃幫主一笑，道：「白老弟，我和排教教主，一同組織十二金剛，都以門戶中最精銳的年輕弟子，交給楚小楓的同時，他們在丐幫和排教中的身份，也同時除名。」

董川呆了一呆，道：「老幫主，這又爲了甚麼呢？我們無極門是否也要如此？」

黃幫主道：「無極門怎麼作，老叫化子沒有意見，不過，老叫化子要把這中間的原因，告訴董掌門人。」

董川道：「老幫主請指教。」

黃幫主道：「老叫化告訴他們，這是一種犧牲，而且，明白的告訴他們，當他們離開了丐幫和排教之後，就完全脫離了這個門戶，丐幫，排教的規戒，對他們已經完全沒有約束，他們只要作一件事，那就是：聽從楚小楓的話，他們此後的一切，都要以楚小楓的生死成敗爲主。」

董川道：「老幫主，這麼說來，成師叔和一志師弟，也都要脫離無極門了？」

黃幫主道：「這個，你們自己想一想了，

黃幫主道：「好吧！你們派兩個人，一個編入十二金剛之中，一個跟着楚小楓作爲近身護衛。」

白鳳呆了一呆，剛想開口，却被白梅示意攔阻。

董川道：「好！我們出兩個人，成中岳，宗一志。」

黃幫主點點頭，道：「小楓，你先去休息一下。」

楚小楓抱拳一揖，道：「晚輩告退。」

目睹楚小楓背影消失之後，白鳳才搖搖頭，道：「老幫主，你太寵他了。」

黃幫主歎息一聲，道：「白鳳，丐幫，排教，和無極門，都沒有辦法去應付這些事，人家表現的幾下子，實在相當驚人，我不是寵愛楚小楓，而是借重他……」

白鳳接道：「他還是個孩子，搖旗吶喊可以，鬼點子也够多，了不起，來作爲馬前先行，你這是要他作主帥，如何叫人心服。」

黃幫主道：「丐幫中兩個精靈，神出，鬼沒，他們就佩服楚小楓，說他們兩個人怕我，那是不錯，但他們却未必心中服我，丐幫七虎，排教四傑，都是下一代中，很傑出的人才，但也很挑皮，沒有幾個花招的人，也統馭不了他們，我把這些人，交給楚小楓，要他們自成一格局，不是排教，也不是丐幫，也不是無極門。」

白鳳接道：「老幫主，你這作法，應該有個目的吧！」

黃幫主道：「有！你算算看，很快就是春秋筆出現的時間了，老叫化子必須要盡快離開這裏。但火燒萬花園的事，正在發展，這個後果，讓誰承擔呢！」

白鳳道：「要小楓擔起來。」

黃幫主道：「對。」

老叫化子要他們脫離丐幫和排教，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不希望他們受太多的約束，武林中很多的門戶，都有他們傳統的規矩，這些規矩，本是限制門下弟子，不可爲惡，走入邪路，但在遇上個不講江湖規矩的組合，那就等於綁住了兩隻手和腳。

董川道：「對，晚輩也有這種感覺。」

黃老幫主又道：「我要他們成爲一個特殊的團體組合，沒有門規約束他們，只以楚小楓爲中心。」

董川道：「老幫主，這樣一個組合，以十二個人，對付他們那麼一個龐大的組合，如何能够應付呢？」

黃幫主道：「這個，我們自然還要支持他們，不過，我們要按規矩行事。」

董川道：「晚輩有些明白了。」

黃幫主道：「雖只是十二金剛，但也是十二個無名英雄，他們這一個組織，只許一個人出名，那就是楚小楓。」

董川點點頭。

黃幫主接道：「自然，團結在楚小楓周圍的人，不止這十二個人，楚小楓除了他三個女婢之外，還有丐幫的神出，鬼沒，和貴門的宗一志，再加上排教教主，把他身邊的兩個劍童也撥了出來，跟着楚小楓作隨從，在他的身側，就有了八個人，這實力雖非太強大，但也可觀了。」

白鳳插口道：「老幫主，你這樣，太捧小楓了。」

黃幫主道：「白鳳，有麝自然香，他有這種才慧，能力，才使老叫化子和排教教主願意如此。」

白鳳道：「老幫主，你這作法實在叫人感動，看到你老幫主這等爲人處事的大公無私態度，使晚輩感覺到慚愧。」

黃幫主道：「賢姪女，妳要這麼一說，倒叫老叫化子有些不安了，我這些作法，有些違反傳統。」

白鳳道：「大是大非之下，無法兼顧小節的。」

黃幫主道：「好，賢姪女能想到這一點，老叫化子實在很愉快。」

白鳳道：「老幫主，這件事，就這麼決定了，我會囑咐中岳和一志，要他們遵照老幫主的意思。」

黃幫主道：「賢姪女的打算呢？」

白鳳道：「如若老幫主覺得我還有可用之處，晚輩也準備和老前輩一起去開開眼界！」

黃幫主道：「你和令尊，重掌門人，咱們一起去看看春秋筆的出現情形，此地的事，就交給楚小楓了。」

白鳳點頭道：「好，一切都遵照老幫主的安排。」

事情到此地，算是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束。

黃幫主的年紀雖然很大了，但辦事的效率，却是出奇的速度。

第二天，中午過後，楚小楓就被召到了大廳之中。

廳中坐着兩個人，一個是丐幫的黃老幫主，一個是年約三十左右，四十不到的青衫中年人，像貌清奇，風標高貴，和黃老幫主並肩而坐。

兩個人的木椅，相距半尺。

很大一座敞廳，只有兩個人。

楚小楓不認識中年人，但只看那人的氣勢，就知道這人的身份非同小可。

緊行幾步，楚小楓抱拳一禮，道：「老幫主，有何指教？」

黃幫主一笑，道：「我不告訴你他的身份，你怎麼知道？」

份了，但你要仔細的看看，記住這個人。」

楚小楓抬頭看看那中年人，低聲說道：「見過前輩。」

那中年人點點頭，微微一笑，道：「你很好，黃幫主慧眼識英雄，對你推重。」

楚小楓道：「老幫主錯愛。」

青衫中年人一笑，未再答話。

黃幫主道：「小楓，我給你選出了十二個人，等下，他們會來拜見你。」

楚小楓怔了一怔，道：「十二個人，他們是那裏來的？」

黃幫主道：「那裏來的，你不用管了，由今天起，他們都變成了你的屬下，唯你之命是從，他們已經沒有過去，只有以後。」

楚小楓道：「是，小楓記下了。」

黃幫主道：「這十二個人，我稱他們作十二金剛，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楚小楓沉吟了一會，道：「這個，等晚輩見過他們之後，再答覆前輩。」

對黃幫主這樣德高望重的人，楚小楓如此回答，顯然有些不敬。

但黃幫主對楚小楓這些答覆，竟然十分贊賞，點頭道：「好！這件事，應該由你決定。」

那青衫中年人似乎也欣賞楚小楓這種態度，一笑，微微領首。

楚小楓道：「老幫主，晚輩有幾件不解的地方，想請教一下！」

黃幫主道：「好，你說，有問題，最好能問清楚。」

楚小楓道：「其實，晚輩的問題，只有兩個，老幫主要我作甚麼？怎麼作？」

黃幫主道：「交給你一批人，保護你自己的安全。」

楚小楓道：「我是甚麼身份？」

黃幫主道：「領頭的，不是無極門，也不是丐幫，你高興怎麼作，就怎麼作，沒有規戒束縛你。」

楚小楓點點頭，道：「這一點，晚輩明白了，還有一點，晚輩此後的行徑如何？」

黃幫主道：「悉憑你意，你不用去找任何人幫助你，你就是你，一個完全獨立的組合，你領導這批人，帶他們闖蕩江湖也好，坐下來，自封一個門派的主持也好，孩子，你要甚麼，就作甚麼，況且江湖上沒有規矩的人太多了，你如太守規矩，那就無礙被縛了手脚。」

楚小楓點點頭，道：「晚輩受教！」

黃幫主回頭看了那青衫中年人一眼，道：「要不要吩咐他兩句甚麼？」

青衫中年人欠欠身，回頭望了楚小楓一眼，微微一笑，道：「區區只有一語相贈，大道不孤。」

楚小楓一抱拳，道：「晚輩承訓。」

青衫中年人點點頭，拂袖一笑。

兩個人四目相注，頗有意氣相投之概。

但楚小楓沒有問對方的姓名，對方也沒有告訴楚小楓他的身份。

黃幫主突然舉手互擊三掌，道：「七虎何在？」

但見一扇室門啓動，七個勁裝大漢，魚貫而出。

楚小楓轉頭，只見這些人，都在二十四五之間，穿着淡青色的勁裝，胸前綉一個黃色的虎頭，每個虎頭之下，都有一個編號。

微微突起的太陽穴，和雙目含蘊的春光，說明了這些人，都已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身上佩帶一把長刀，腰中，還插着一把一尺五寸的短刀。

楚小楓心中明知道他們是丐幫弟子，但他們穿的衣服和用的兵刃，和丐幫的傳統，却

是完全不同。

青衫中年人打量了七人一眼，一笑，道：「果然是七隻猛虎。」

語聲一頓，道：「四英，二童何在？」

另一扇門中，魚貫行入了六個人。

前面四個，都在二十七左右，身着深藍色勁裝，每個人都佩帶一把長劍，肋間掛着一具革囊。

四人之後，是兩個十六七歲的童子，眉目清秀，穿着海青長衫，各佩雙劍。

這兩個童子，第一眼就給人一種精明伶俐的感覺。

青衫中年人指指楚小楓道：「過去，見過你們的主人，從此刻起生從主，死亦從主。」

四個藍色勁裝人應聲轉身，齊齊跪倒地上，由左報名，道：「段山，夏海，劉風，馬飛叩見主人！」

這時候，楚小楓表現出了他統帥三軍的氣度，微微一躬身，道：「四位請起。」

四人應聲而起，肅立一旁。

兩個青衣童子，緊隨着拜伏於地，道：「劍童成方，劍童華圓，叩見主人。」

楚小楓點點頭，道：「兩位請起吧！」

黃幫主手拂長髯道：「黃山七虎，還不拜見主人？」

七虎應聲，拜伏於地，齊聲道：「拜見主人。」

楚小楓道：「七位請起。」

七人應聲而起，道：「我們全都姓黃，以號排名，在下黃一虎。」

「在下黃二虎。」

「在下黃三虎！」

楚小楓接道：「我明白，諸位都是黃老人家培養的猛虎！」

黃一虎道：「主人明鑒。」

但楚小楓心中清楚，這些人，對他的敬重，並非是完全出於本意，而是承受另一個人的命令，嚴格點說，這種尊敬，只是奉命行事。眼看十二金剛退出之後，王平低聲說道：「莊主，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楚小楓一笑，道：「應該作點事。」

王平道：「不錯，可以作什麼呢？」

楚小楓道：「這就是咱們要作的事了，咱們沒有辦法找人時，最好讓別人找咱們。」

王平道：「對！如何才能讓別人找我們呢？」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你們在江湖上走動多年，又是晚一代中最能幹的人，難道就想不出一個法子麼？」

王平道：「過去是過去，我們會得很多的幫助，就在不行了，我們一切都要憑藉自己的力量去辦。」

楚小楓道：「人貴自立，為什麼不自己想個辦法呢？」

王平道：「所以，咱們才向莊主請示。」

楚小楓道：「招搖好像是引人注意的辦法之一。」

王平道：「對！先讓別人注意我們，我們才能找別人！」

楚小楓一笑，道：「辦法有了，你們想想看該如何進行吧！」

王平道：「望江樓，襄陽城中的望江樓，好像每一個到襄陽的武林人物，必去之處。」

楚小楓道：「現在，還不算太晚。」

王平道：「請莊主移駕望江樓。」

很少開口的周橫，道：「莊主，要不要通知十二金剛一聲。」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文房四寶。」

成方立刻奔出去，片刻工夫，手中捧着文房四寶行了進來。

黃幫主歎息一聲，說道：「兩位也請出來吧！」

成中岳，宗一志，緩步行了出來。

楚小楓怔了一怔，起身迎了上去，說道：「師……」

成中岳搖搖頭，道：「不要這樣叫我，我是十二金剛中人。」

楚小楓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宗一志一抱拳，道：「小弟奉命，追隨主人，聽候差遣。」

楚小楓只好點點頭。

黃幫主道：「楚小楓，這就是你的人，再加上周橫，王平，綠荷，黃梅，紅牡丹……」

楚小楓道：「晚輩明白了。」

青衫中年人道：「很好，你們現在，是不是可以離開了？」

楚小楓道：「是，晚輩告辭了。」

黃幫主道：「聽說，襄陽城，有一家很好的客棧，叫作豪傑居。」

楚小楓道：「容晚輩感恩一拜。」

擦衣拜伏於地。

這一次，黃幫主和那青衫中年人，倒沒有推辭，大馬金刀的受了楚小楓跪拜大禮。

沒有人送行，但大門外面，却站着很多的人在等。

是周橫，王平，綠荷，黃梅，紅牡丹。

周橫，王平，都換了衣服，換了一身青色勁裝。

五個人似乎都得到了通知，躬身一禮，道：「見過主人！」

楚小楓道：「見過四英，七虎，二童，宗一志，和成前輩。」

眾人一一見禮。

王平輕輕咳了一聲，道：「成爺，四英和七虎，合稱十二金剛，他們以對抗敵人為主，

其餘的，包括我兄弟在內，咱們都是保護主人安危為己任，不過，咱們也得把工作分配一下，人多嘴亂，不好辦事。」

成方一笑，道：「王兄，江湖上的閱歷多，咱們推頭兒。」

王平道：「當仁不讓，如是諸位不反對，在下就承擔起來。」

事實上，他也是最適當的人選，自然是沒有人反對。

王平道：「好，你們沒有人反對，那就承認，在下先把諸位工作，分配一下。」

目光一掠綠荷，黃梅，紅牡丹，緩緩說道：「你們三位姑娘，擔負照顧公子的生活起居，兼伺防人下毒之責。」

綠荷，黃梅，紅牡丹，一躬身，道：「小姐們遵命。」

王平道：「不用客氣。」目光一掠成方，華圓，道：「你們兩位，是主人的近衛，日夜守護身側。」

成方，華圓一躬身，道：「遵命。」

王平望望周橫，宗一志，道：「咱們三個是從衛，也跟着主人行動。」

這時，四英中的段山，快步行了過來，道：「段山有事，請命主人！」

楚小楓一笑，道：「什麼事？」

段山道：「成爺德威俱尊，我們已推他為十二金剛之首，還望主人成全。」

楚小楓回顧了成中岳一眼，只見他挺胸抬頭而立，一臉肅然之色。遂點了點頭，說道：「好！」

段山道：「謝主人。」行了一禮，退了下去。

王平道：「請示主人，咱們此刻，要到那裏去？」

楚小楓一笑，道：「諸位，咱們雖然職

稱不同，但相處却不用太過拘禮。」

語聲一頓，接道：「豪傑居。」

豪傑居，王平很熟，帶路向前行去。

這一個年輕，無名的江湖組合，就這樣颯起了江湖。

浩浩蕩蕩的陣容，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暗中的注意。

到了豪傑居，包下兩座整間的庭院。

楚小楓召集了所有的人，集於一座上房中，道：「我們沒有什麼門規約束，但也不能胡作非為，行禮義之事，求良心平安，希望記到這幾句話就行了。」

陳橫道：「主人，咱們人數不算少，也該有個名稱才好。」

楚小楓道：「我來自迎月山莊，就是迎月莊主。」

成中岳，宗一志，都聽得大為感動，但兩人都未多言。

王平道：「我們是什麼身份？」

楚小楓道：「都是迎月莊的武士，你就稱為總管吧……」

語聲一頓，接道：「咱們敵人很多，也很惡毒，由此刻起，諸位就要小心一些，諸位可以請回了。」

簡簡單單的幾句話，聽起來，沒有什麼章法，但却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儘可以放手對敵，不用顧忌什麼。

但也表現出了他處事的果決，四英，七虎，來自兩個不同的大組合中，彼此之間，由素不相識，一下到生死同命的一個組合中，就算想要他們說些什麼，實在，也無法開口。

楚小楓明白道理，帶人要恩威並濟，現在是立威的時刻。

十二金剛都對楚小楓表現出了忠誠，和尊敬，每個都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退出去。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488261（十線）

浪子邊城



吸血蛾

集上

龍古

龍古

楚小楓提筆寫了兩封密函，道：「交給他們。」

華圓道：「給成爺。」

楚小楓點點頭。

華圓執函而去。

兩函都已密封，成中岳接函一看，見上面註明了拆閱的時間，立刻收入懷中。

楚小楓吩咐綠荷三姊妹留在豪傑居，配合十二金剛行動。帶着兩位劍童，和神出，鬼沒，直奔望江樓。

這不過是申末光景，但望江樓已上了八成座。

店伙計迎上來，笑一笑，道：「諸位，雅室。」

雅室，就是圍起來的小房間。

王平笑一笑，道：「不用了，就在大廳中，在一個靠窗的桌位就是。」

店伙計道：「大爺，很抱歉，大廳靠窗的桌位沒有了。」

王平道：「那邊不是空了一個桌位麼？」

店伙計道：「那桌位，被人訂了。」

王平道：「什麼人訂位？」

店伙計道：「大興綢緞莊的李掌櫃。」

王平沒有理會店伙計，大步行了過去。

那是張大桌子，早已擺好了碗筷，上面還放了一個訂位人的牌子。

王平笑一笑，隨手把牌子拿起來，丟在了地上，笑道：「伙計，我看，咱們就坐這一桌了。」

這時，負責斷後，暗中查看的宗一志，也登上了望江樓。

宗一志沒有和楚小楓等坐在一處，獨自一個人，坐了一個面對着樓門口的位上。

這是楚小楓的安排，以便彼此接應。

看看楚小楓的氣派，和王平擺出那一副要打架的樣子，店伙計呆住了。

這望江樓是襄陽最巨最大的一座酒樓，也是武林人物最喜歡來的地方，這裏發生任何一點小事情，立刻就會傳揚出去。

楚小楓輕輕咳了一聲，自行在上位坐下，兩個劍童，却分左右站在身後。

周橫，王平，打橫坐在兩邊，空出了楚小楓對面一個席位。

楚小楓笑一笑，道：「王總管，叫伙計上菜。」

吃飯時，身後兩側，站着兩個佩劍童子，這氣派够大，也够狂。

王平回頭望着那發呆的伙計，冷冷一哼，說道：「你小子在發什麼愣，還不快去拿酒菜上來。」

這氣派，再加上這一陣爭吵，早已已經引得酒樓上的客人側目。

大部份的目光，都投注過來。

店伙計低聲道：「總管大爺，訂位的是小號的老主顧，你這麼一來，豈不是要敲了小的飯碗麼？」

只聽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樓梯口處，一串上來了六個人。

當先一人，身着長衫，足踏福字履，正是大興綢緞莊的李掌櫃。

李掌櫃似乎早已知道了他訂的位置，直對楚小楓等行了過來。

那店伙計一見雙方碰了頭，哭喪着一張臉，站在一側。

李掌櫃看到訂的桌位上早已坐了客人，頓時笑容一斂，回頭看到了店伙計，更是火上加油，道：「這是怎麼回事，望江樓的生意太好了，咱們訂好的桌位，也被賣了。」

店伙計躬身，道：「大掌櫃，這桌位咱們早就留下來了，可是這幾位大爺一定要坐，小

的，小的……」

李掌櫃回頭望望楚小楓，只見楚小楓揚着臉，望也不望他一眼，心中更是火大，冷笑一聲，道：「還有這種事，不論什麼事，也該有個先後來到，是不是李大爺吃飯不付錢，去叫你們掌櫃，今天，我非要一個公道不可！」

店伙計應了一聲，轉身要走，却被王平伸手攔住，道：「等一等……」

站起身子，王平雙一下雙肩，道：「這位想是大興綢緞莊的李掌櫃了。」

李掌櫃道：「是啊！在下姓李！」

王平道：「大人不見小人怪，你大掌櫃這火，用不着發在店伙計的身上。」

李掌櫃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王平道：「店伙計說過了，這桌位已被你李大掌櫃訂了，不過，咱們沒看到你李大掌櫃，咱們算是搶先了一步，先後來到嘛，所以，咱們就先坐了下來。」

李掌櫃道：「可是，咱們現在人到了。」

王平道：「諸位晚了一步，那就只好請換個地方坐了。」

他究竟出身丐幫，受的忠義教誨，就算想耍賴，也無法擺出冷面孔。還要想一段交代過去的說詞出來。

李掌櫃火很大，蓬然一掌，拍在了桌子上，道：「這是什麼話，這是欺侮人，還有王法麼？」

王平笑一笑，道：「你不用咆哮如雷，吃一頓飯小事情，和朝廷的王法無關，如是李大掌櫃覺得咱們欺侮了你，那麼你就看看該怎麼辦？」

楚小楓心中已經有了數，暗道：「這望江樓隱藏着黑豹劍士，定然和那神秘組合有關，這李掌櫃如若真是作生意的人，也不會有這麼大火氣，楚小楓已經擺出了武林人的氣勢，真

正的生意人，誰願意找這樣一個麻煩，李掌櫃這大火氣，分明是有恃無恐，想不到，事情竟會如此的順利，一卜子就撞上了點子。

修養兩個字，說來容易，但要作到，却十分困難，斤兩重的人，要他裝的輕巧些便是不太容易。

微微領首，楚小楓示意給王平，要他放手施為。

王平得了暗示，氣勢又壯了很多，笑一笑，道：「李掌櫃，在下要奉告一句話，咱們莊主人已經坐下了，你如想讓他再站起來，可是不太容易。」

李掌櫃冷笑一聲，道：「怎麼坐下，怎麼站起來，我相信也不會太難，我本來找店家理論，你既然把事情攔上了身，在下也只好找你說話。」

王平道：「咱們人在這候着，你李掌櫃有辦法叫咱們起來，盡管施展。」

李掌櫃道：「這是硬吃了，好！我倒要看看，你們有多大勢力，竟然如此不講理法。」

說完話，人却向後退了一步。

兩個穿着長衫的大漢，却突然行了上來。這是李掌櫃同來的五個人中的兩個。

王平一側身滑開三尺，冷冷說道：「怎麼，要打架？」

望江樓的敞廳雖然很大，但却擺了很多的桌子，王平一閃身讓避，滑到另一張桌子後面。

那張桌子上，本來坐着四個人在吃喝，眼看打了起來，立時離位避開。

兩個長衫人一撲不中，同時繞身而去，分由兩側，向王平兜去。

王平笑一笑，道：「兩位，這望江樓上，可都是細盤子細碗，你們在這裏打架，豈不是大煞風景麼？」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為強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藥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峨嵋藥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藥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